

天道人语

旧约

当天主向人说话时，
是用人的方式说话。

—— 圣奥斯特定



天道人语·旧约

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

2007年10月

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 金鲁贤 准
Cum Approbatione Ecclesiastica

衷心感谢思高圣经学会赠予我们中文简体字版权

- 书 名 天道人语·旧约
编 译 者 思高圣经学会
出版发行 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
地 址 上海市重庆南路 270 号
电 话 (021)64670200
传 真 (021)64670197
网 址 www.catholic-sh.org
电 邮 guangqishe@gmail.com
印 数 5000
出版日期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天主教上海教区印刷部
地 址 上海市七宝镇南街 76 号乙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

目 录

序言	1
1. 打开圣经(创第 1—11 章)	7
当你打开圣经时	9
第二记述	17
恶进入了世界	22
人类的惨痛历史	31
对原罪的注释	47
2. 亚巴郎动身(创第 12—50 章)	49
亚巴郎:信者之父	51
雅各伯:以色列被召	74
若瑟:人民的救星	84
3. 迈向福地(出;肋;户;申;苏)	97
逾越节	100
盟约	111
旷野	121
许地	135
4. 达味为王(民;撒上;撒下)	141
民长时代	145
迈向王国	153
默西亚国王	163
5. 崇拜偶像(列上;列下;亚)	189
伟大的撒罗满	192
分裂(撕破外衣)	204
面对君王的人——先知	213
6. 一线新希望(依;欧;申)	233
期待默西亚(依)	238

爱的盟约(欧;申)	264
7. 严厉的考验(耶;则;依第 40—55 章)	279
被围困的耶路撒冷(耶肋米亚)	285
充军巴比伦(厄则克耳)	300
宣告解放(依撒意亚第 40—55 章)	315
8. 欢乐回国(厄上;厄下;盖;匝)	331
回归耶路撒冷	334
没有边界的宗教	353
新圣殿	367
9. 赴汤蹈火(加上;加下;达)	379
信仰危机(玛加伯书)	382
希望的信息(达尼尔书)	403
10. 在外邦人中(卢;友;艾;多;纳)	425
卢德传:热爱信仰	430
友弟德传:信仰的胜利	437
艾斯德尔传:爱迫害者的报复	448
多俾亚传:天主陪伴	455
约纳书:外邦人的先知	465
11. 以色列人中的智者(箴;约;训;德;智)	473
箴言:民间的智慧	476
约伯传:义人受试探	481
训道篇:信者的不满	494
德训篇:识得生活的人	502
智慧篇:突破死亡的思想	510
耶稣:智慧和完成	520
12. 贫穷的人真有福	523
天主的大能与人的弱小	527
以色列的穷人	533
天主举扬谦虚的人	565

“当天主与人说话时，即以人的方式说话。”

——圣奥斯定语

序 言

“父啊，天地的主宰，因为祢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而启示给小孩子”（玛 11：25）。

“圣经”（BIBLE），按希腊文，即“书”的意思。

这本书记述了人类绝大部分的集体和个人的历史。

为基督徒来说，这本书包括了天主向人类启示的信息，直到时代的终结。为犹太人来说，它只是传递旧约的信息。但伊斯兰教徒竟认为圣经也是他们宗教思想的来源之一。

在这些具有信仰的民族以外，圣经也引起了许多人的尊敬和赞赏，也令另一些人惊奇不已，凡接触到圣经的人，决不会置若罔闻。在世界上，没有一本书，至今为止，如此畅销，译成如此多的语文，如此诵读，如此研究，如此解释，如此讨论。

今天，超过十亿人口，无论是基督徒或犹太教徒，都承认圣经中包含唯一的天主的信息。只要细想一下，过去数千年来，无论是犹太人或基督徒，皆按照这信息而生活；这信息不但启发了他们的信仰，指示了他们的伦理道德，激发了他们设立各种机构，而且也影响了他们所接触的人群。试想一下他们至诚的爱、圣德、正义、慷慨跨越了他们的生活范

围，而远于整个世界……想到这一切，不论谁，不能不承认其中必有奇迹存在；不能不承认在人类历史中，这是独一无二的现象。



对我们公教徒来说，谁都知道有本圣经存在。在听要理时，我们常会听说；在弥撒圣祭中，我们常听到圣经诵读，圣经解释；我们的礼仪，我们的祈祷文，常有圣经段落。可能我们借讲座、讲习会、避静、反省，或借祈祷小组、读经小组，对圣经更加有所认识。

但是，大部分公教徒，他们对圣经只有些遥远的记忆，只有些模糊的印象；甚或有时接触过圣经，但对圣经大都不太熟悉。

如果有人调查一下，今天读圣经的人，不是基督徒，就是犹太人，或者能是一位神父、修士、修女，或者占很少数的热心而又有知识的平信徒。普通所称的“好教友”，可说是绝无仅有。



或者某人有一天，忽然兴趣到来，想取得读经的经验：他立即拿起圣经来，打开便读，按自己的性格，或者由头读起，或者翻到哪里，就读那里。在这种毫无准备之下，很快便会放弃。因为面对如此繁多的经文，书与书之间又是如此地不同，对时代、地理、风俗、语言又如此生疏，甚或毫无所知，必会遭受挫折而灰心失望。

不错，这是指那些不明智的读者所说的。他们不是先该当装备一下自己，先读一本释义，以免受此挫折？

实在有许多这样的书籍，而且都写得很好，然而我们不认为我们今天所贡献的工作，是多此一举的工作。因为，我们构想直接写给那些只涉猎过以前出版过的著作而对圣经没有多深认识的人，尤其写给在目前的世界里自认为“小孩子”的人，正如我们在序言一开始所引用的基督的话，向他们启示天地的主宰——天父的信息。

那么，为那些具有世俗和宗教知识，被列为“智慧和明达”的人，这本书可能没有什么贡献了？一定有所贡献。这本书，看来可能很简单，但更直接把圣经的信息重要点讲了出来；尤其为那些天赋或读书较多的人，更易接近，因为我们如果不变成这样的“小孩子”，不能进天国。



我们拿起一本圣经，第一个印象是：好厚的一本书！足有两千余页！

再进一步看，是一个图书馆！一共有七十三卷书，无论是篇幅、文笔、主题、都如此地不同。

只从旧约来看，可分为三大类：历史书、先知书和智慧书；新约也包括四福音、宗徒大事录、一连串的书信和默示录。

现在我们看出：圣经并不是一本普通的神修著作。圣经包罗万象：有历史、礼仪、祷文、诗篇、伦理道德、民法、

刑法等等，里面有天主的信息，同时也有许多人的生平事迹，有辉煌的，也有暗淡的。

很显然，圣经内所包含的著作如此不同，一定不会出于同一作者，并且，圣经的记述，在成书之前，都是以口传的方式传下来的，有些口传的时间还很长久。

经学者对经文的研究，以及考古学的发现，可以断定目前所有的某段经文，大约是在何时编纂的。为旧约来说，都是在耶稣基督之前一千余年，经过许多世纪，分批写成的；新约都是在公元第一世纪内写成的。

教会自起初，即不断地郑重声明：圣经的经文是天主的著作，因为是在圣神默感之下写成的。为向全人类忠实地通传天主的启示，天主的自我作证，天主的爱的信息。

不但如此，天主亲自进入了人的历史。因祂亲自来到人间时，是为生活在我们中间，一如我们中的一员，埋在人群之中；生活在一狭小的地方，即巴勒斯坦，生活在两千年前的历史时代中。除了罪恶以外，祂完全经历了我们人类的处境，自不声不响出生在白冷，一直到死在十字架上。

同样，我们知道，圣经并非是由天上神奇地掉下来的一本书。它是由受圣神默感的人传授给我们的，他们有如耶稣一样，用当时的语言，按照当时当地的思想与文化程度表达出来的。

的确，圣经是天主的信息，是交与人的信息，是嵌入人类历史的信息，以致各时代的人可以自由地予以接受，或予以拒绝。因为天主是爱，天主愿意在爱中，在自由中，将自

已启示给自己的子女。



天主的信息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旧约时期。直到耶稣基督的来临，旧约是向犹太民族——天主的“选民”发表的。天主拣选他们接受这一信息，是要他们按照生活，并为预告默西亚的来临准备道路。

第二个时期：是新约时期。新约是供给全人类的圆满启示，说明“圣言”如何“取了血肉，居住在我们中间”；旧约的预许如何在祂身上一一应验了；记述祂所讲所行的一切，以及祂交予教会的使命和留给教会的预许。新约同时也记述教会的开端和宗徒们的主要教训。

对于新约，基督信友当然都有所认识，或者自以为认识。首先，在弥撒中定会听到福音和书信；或者曾经研究过某段经文；甚或更进一步，对于圣经某些经文相当熟识；甚至以圣经经文作个人神修的滋养。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没有注意到：新约中差不多每一页，都引用一些以前的事迹、经文和人物？如果一个人不知道某些人物，如亚巴郎、梅瑟、厄里亚、达味，如何能真正了解经文？

原来，旧约所预报的这位默西亚、耶稣基督，祂来不是为废除旧约或代之以其它事物，而是来完成它，成全它。这正是祂在纳匝肋第一篇演讲所宣布的（路4：16—21），也

是祂在复活后，在厄玛乌路上所重复的（路 24：13—32）。这也正是致希伯来人书所提及的：“天主在古时，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借着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在这末期内，祂藉着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1：1）。

无疑地，如果我们不以全副的信德，全副的智力，全心全力去寻求、去认识、去了解天主在旧新二约中向我们每个人所发表的信息，我们绝不能完全接受天主的信息。

如果你还有疑惑，一是因为你认为自己认识得不够，一是因为你认为自己认识得太多，那么，便应再读一次路加福音 24：13—32 所记载的那段美妙的经文：在去厄玛乌的路上，有两位门徒因耶稣的死亡而沮丧，忽然遇到了一个不相识的人，“祂从梅瑟及众先知开始，把全部经书论及祂的话，都给他们解释了”；以后路加告诉我们：他们如何在“分饼”的时候，认出了祂来。

期望主也与你同行，赐予你在圣经中发现天主全份酷爱的信息。

活出完美生活运动

总秘书 Gérard Ziegel

灵修顾问 Mgr. René Kerautret



1

打开圣经

(创第 1-11 章)

纲要

一、当你打开圣经时……

世界的起源
样样都好
对阿冬的赞歌
咏一〇四篇
咏赞创造的诗歌
天主的肖像
第一端信经

二、第二记述

祖母的措词
天主用泥造人
人单独不好
两只眼睛看得更好

三、恶进入了世界

怙恚作恶者
他们便吃了……
他们的眼睛开了
一连串的破裂
最大的破裂
预许

四、人类的惨痛历史

加音与亚伯尔
一代又一代
洪水
难道创造失败了？
有一人常同天主往来
憧憬新的世界
和平鸽
诺厄的祭献
一条礼规
一条基本法令
普遍的盟约
巴贝耳塔
世界起源的奥秘

五、对原罪的注释

当你打开圣经时……

(创1:1—2:3)

你在第一页，立即读到创造的叙述，如果我们要认清这段经文，我们大家应一起一再诵读，因为我们要发现天主如何向我们说话。

“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天地还是混沌空虚，深渊上还是一团黑暗，天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天主见光好，就将光与黑暗分开。天主称光为‘昼’，称黑暗为‘夜’。过了晚上，过了早晨，这是第一天”（创1：1—5）。



在这几行里包括了多么奇妙的事！一开始即隆重地肯定：全世界是天主的杰作。对于我们来说，这很简单；但应当

知道，当这段经文书写时，人类大都崇拜上天，并认为在星宿中，或大自然界里，有神明的存在，因而在圣经第一句话即说明世界与天主是有区别的：天地万物是天主的作品，天地万物不是神，这实在令人惊奇！

世界的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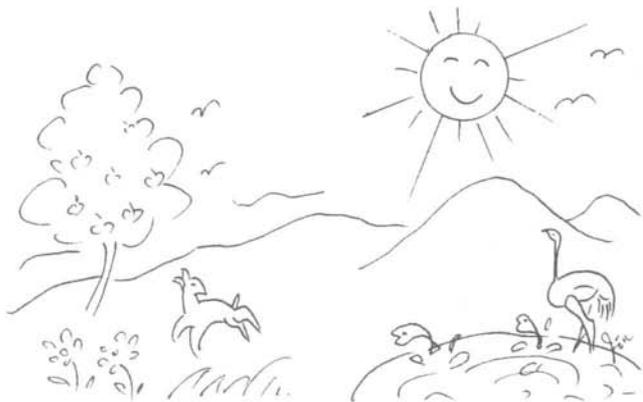
“大地还是混沌空虚，深渊上还是一团黑暗”，这是当时的人对天地万物所有的想法。当时的人没有大地好像一个地球的观念，他们想大地好像一个盘子，放在大水之上，放在汪洋上，有一个半圆形的拱覆盖其上，即所谓的穹苍，托着高处的水。创造的记述即在这种布景之下展开。

“天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天主说……”这实在是令人惊奇的格式！天主独自存在，一切都出于祂的思想，出于祂发出的言语。天主的话不但创造了星辰、大地、植物、动物和人类，而且有秩序、有系统地组织了整个宇宙。自然律、天上星宿的运行、原子的构造、宇宙间的动力，以及物理、生理的定律等等，无一不是天主所创造的。“天主说”这句话表达了天主的智慧。

“天主见光好”，这句话充满了乐观的思想，由圣经第三行，就肯定天主的创作是好的，其中绝无邪恶的存在，展示了启示的一种主要的远景：天主主要的是善，天主主要的是幸福。

“天主见光好”，这一表达方式，在创造的每一阶段，都予以重复。的确，这第一段叙述，是分阶段进行的：“过了晚上，过了早晨，这是第一天……”

随后的叙述，放在一周的架构里。按照我们现代的知识，我们知道，世界并非在七天之内创造的。经文的意思是要说：天主不但创造了空间，也创造了时间；并叫我们知道，我们今日认识的宇宙，不知经过了多少百万年，才逐渐由原始的混沌中浮现出来。



样样都好

在创造的每一阶段都有同样的肯定：“天主看了认为好”。当天主创造了植物和动物之后，天主造了一对男女。每样受造物在创造中都有它的角色。最后，作者惊奇大呼说：“天主看了祂所造的一切，认为样样都很好”。

其实，世界的美丽使人发现天主的存在：比如三千多年前一个法郎王写的一首诗歌可以作证。他崇拜太阳，称之为“阿冬”。他虽然生活在一个崇拜多神的世界里，但他在此名下歌颂了万有的造物主，唯一的真天主。如果我们将这首诗

与咏 104 篇作一比较，不能不由衷感动。

对阿冬的赞歌

你在天边兴起了，多么美丽，
生活的阿冬，生命又再重开始；
你在东方的地面上发射光辉，
你使天地充满了你的慈惠。

……

在破晓之时，你在水平线上放射光芒，

你，太阳，你在普照，

……人们醒起，

都站了起来……

树木和植物披上绿装，

鸟儿由窝巢中飞出，

它们展开双翼，向你崇拜，

小山羊在跳跃舞蹈，

当你光照飞禽时，

它们迅速振翼翱翔。

……

你的作为多么不可胜数……

你，唯有你，独自按你的旨意创造了大地，

人类和走兽，无论天与人，

凡在地上行走的，

在空中飞行的……

咏一〇四篇

我的灵魂，请你向上主颂赞！

上主我的天主，祢伟大无限；
祢以尊贵威严作祢的衣冠；
身披光明，好像外氅。

.....

祢从高楼宫殿上，灌溉山地，
以祢出产的果实，饱饫普世；
祢使青草和植物生出，
喂养牲畜，为给人服务。
又使土地产生五谷，
美酒，人饮了舒畅心神；
膏油，人用来涂面润身；
麦饼，人吃了增强心神。

.....

这一切生物都瞻仰着祢，
希望祢按时给它们饮食。
祢一赐给它们，它们便会收集，
祢一伸祢的手，它们便得饱食。

.....

只要我活着，我要歌颂上主；
只要我存在，我要咏赞上主。
愿我的颂辞使祂乐意；
我要常在上主内欢喜。
我的灵魂，颂赞上主！

这首看见了天主的工程，而爆发喜乐的诗歌，圣经中有相当的篇幅加以引用。每一时代的圣人——如圣奥斯定、亚西西的圣方济各——都不断赞颂天主所创造的世界的美丽。

圣经不是不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为痛苦、折磨，以及为各式各样的灾难所撕裂的世界里；虽然如此，但圣经中的人，犹如我们现代许多人一样，却知道在大自然界的美丽中藏有天主的信息。

咏赞创造的诗歌

在圣经中，有许多经文咏赞创造的诗歌，这里举出一些段落。

咏 8, 19, 93, 95, 104, 136, 147, 148; 依 40: 12—18, 44: 24—28; 达 3: 57—90; 德 2: 15—43; 33; 智 13: 1—5; 罗 1: 20—23。

读者如果读一下德第 17 章和 18: 1—14, 描述人类在万物中的地位 and 面对天主的处境，必感到兴趣，并获益良多。

天主的肖像

“天主于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就是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人，造了一男一女。”这一肯定，即人与天主相似，同时，这一简单的句子给我们启示了人的命运的奥秘。

“按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人，造了一男一女。”这句话说明天主造了一对配偶，这对配偶有双重的使命：第一，应治理整个大自然；第二，应作人类的起源。这双重使命，使这一

对配偶成了天主的合作者，继续并延续创造主的作为。

人好像是天主的管家，一方面借繁殖生命，另一方面借改造世界，来继续天主的创造工程。因此，天主在万有中所设备的一切资源，都应善用，使天主的作为逐渐揭露它的美丽。

“过了晚上，过了早晨，这是第六天……到第七天，天主的创造工程已完成……天主祝福了第七天，定为圣日，因为这一天，天主停止了祂所行的一切创造工作。”

天主休息了。休息这一概念可能使人感到意外，可是……创造虽如此美丽，不过只是天主的外在行为，天主还有祂内在的生命，丰富的生命。这生命对人来说并非陌生，圣经即刻向我们解释说：“应记住安息日，守为圣日。六天应该劳作，作你一切的事，但第七天是为恭敬上主你的天主当守的安息日……因为上主在六天内造了天地、海洋和其中的一切，但第七天休息了，因此，上主祝福了安息日，也定为圣日”（出 20：8—11）。

人被造并非只是统治世界和生育子女，他还有一项更高的行为，即与天主一起生活。他是整个宇宙的司祭，领导天下万有实现他们的目的，使整个世界赞美天主的光荣，使崇拜、赞颂和感恩的诗歌上升到造物主前：他被召入天主的亲密中，安享天主的“休息”。

第一端信经

我们刚才诵读和默想的一段圣经，宛如第一端信经，它告诉我们：

——天主是谁：是万有的创造者，但也是生活的天主，具有自己的生命。

——人是谁：是“按照天主肖像”的受造物，被召与天主一起工作，并且，面对天主。

——人在天主前，并非单独一个，而是一男一女，二人彼此相辅相成。

“这是创造天地的来历”。这句话是创造记述的结语（另有些学者认为是下段记述的开始），这就是创世纪：世界的起源，天主的计划。

第二记述

(创2:4—25)

祖母的措词

当我读要理班时，本堂神父向我讲论降生的奥迹，但我的祖母早已带我到马槽前，要我祈求耶稣圣婴。我的本堂神父和我的祖母所用的说话方式不同，但都要我认识耶稣基督；同样，我的本堂神父讲说全能的天主，我的祖母则给我讲说仁慈的天主。在圣经的记述中，也往往如此：有些篇幅措词有如司铎，有些篇幅则如老祖母一样。创世纪的开端即是如此。我们所读的第1章，就好似一位司铎在说话，我们现在要读的第2章则好似一位老祖母在说话一样；司铎在给我们读一段奇妙的历史，老祖母则用其它的说法，给我们讲：天主是谁，人是谁，以及人性的爱。

天主用泥造人

“在上主天主创造天地时，地上还没有灌木，田间也没有生出蔬菜，因为，上主天主还没有使雨降在地上，也没有人耕种土地，有从地下涌出的水浸润所有的地面，上主天主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人。”

在叙述创造的这个新方式中，好似一切都由人开始，但是思想是一样的：人是为首的。在这第二记述中，好似如果没有人的存在，世界则毫无意义。

“上主天主种植了一个乐园，……就将祂形成的人安置在里面……上主天主将人安置在伊甸的乐园内，叫他耕种，看守乐园。”

有如第一记述中所述，人对周遭的世界要负责，他应延续天主的创造行为，他被召叫作天主的合作者。

照经文所载：天主工作好似一个陶工一样，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一个人，然后在他鼻孔内吹了一口生气，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生物。当人的肉体——物质，为天主的气赐予体力之后，开始了人类生命的第一步。实际上，人不单是一个活物，而是一个“按照天主的肖像”受造的活物。

第一记述说：“天主按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现在我们所读的一段说：天主将生命之气吹入人的体内（“气”和“神”、“灵”，按希伯来文是同一字）。这两段记述都告诉我们：人是按照天主——“神”的肖像所造的有“灵”之物。他能够认识，能够愿意。他是自由的。肯定人的自由，是创世纪最初几章，最主要的要点之一。表达的方式很具想像力，也很具启发性。“上主使地面生出各种好看好吃的果树，生命树和知善恶树在乐园中央。”由这些树的名称，这不是指我们果园的果子树，不能将生命树和知善恶树与梨树或苹果树并列！上主天主给人下令说：“乐园中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吃，只有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哪一天你吃了，必定要死。”这一禁令证明了人是自由的。人被召是为认识天主的旨意，以参与造物主的计划。他可以承行，也可以不承行！他并非被强制，或被命运所支配。

人单独不好

人被造是为了爱。他爱谁呢？天主认识人的心。上主天主说：“人单独不好，我要给他造个与他相称的助手。”

经文到此看来好似中断了（因为继续描写天主创造动物）。其实，这是为更能突出天主要准备的一个出奇的受造物。经文继续写说：

“上主天主用尘土造了各种野兽和天空中的各种飞鸟，都引到人面前，看他怎样起名；凡人给生物起的名字，就成了那生物的名字。”如此，他分享了天主创造的智慧，经过人类不断的发现，科学的进展，人发现了大自然的许多秘密，开展了创造中的宝藏。

但人的心如果没有爱，这些认识和发明为他有什么益处？

“人遂给各种畜畜牲、天空中的各种飞鸟和各种野兽起了名字；但他没有找着一个与自己相称的助手。上主天主遂使人熟睡，当他睡着了，就取出了他的一根肋骨，再用肉补满原处。然后上主天主用那由人取来的肋骨，形成了一个女人，引她到人面前。”



这段记述实在扣人心弦！这个人，若只有他是人，则只有他单独一个。他受造是为了爱，因为他是按照天主的肖像造成的。他被造是为了与人相遇，与人交谈，与人共融……但是没有另一个存在，这“另一个”深深地刻在他内，是他的组成部分。天主使人沉入神秘的熟睡中，由熟睡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受造物。人见了她大为惊奇，遂喊说：“这才是我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

这段记述的作者，不但只想到第一对夫妇的个案，而且想到世世代代所有的夫妇。因而他说出了一句有关婚姻在天主的计划中的意义，以及由此引出了一条基本的法律：“为此，人应离开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

我们都知道，耶稣也曾引用了这段主要的经文，以肯定婚姻的地位与不可拆散性（玛 19：5—6）。

两只眼睛看得更好

我们有两只眼睛，能有立体感；同样，创造的两段记述，每一段都使我们见到天主、人，和人的爱。但两者的看法却多少有所不同。

第一记述是按照世界的次序，按次排列的，排列了七种。有两个选句分划诗节，并指出分类：“天主看了认为好……过了晚上，过了早晨，这是第 X 天。”

第二记述写得好似一个东方色彩的故事。在旷野里有一个园子，其中有河流，有果树，有一对夫妇发现了爱。这是波斯乐园的描述。（波斯语，“乐园”是 Pardès，由此出了英

文的 Paradise)。

但是两段记述都使我们认识天主：第一记述的作者知道，人是看不到天主的。人能发现天主在说话，是由祂的工作。第二记述的作者，则以人人都熟悉的语言来讲述天主：天主工作好似一个陶工（天主用泥土造人），好似一个园丁（天主种植了一个乐园），好似一个施手术的医生（由人身上取了一根肋骨），好似一个立法者（你不可吃这棵树上的果子）：一会儿我们会读到，天主好似一个家主，在晚凉的时候，在自己的园中散步；以后，又好似一个预审法官，最后又好似一个裁缝。作者描述天主，虽然用了人人都熟悉的形象，但对天主仍保持着无限的尊重，仍以天主为造物主、全能者。

两段记述都讲论了人类的第一对配偶：第一记述特别强调夫妻之间的平等地位；第二记述则特别强调彼此相辅相成，以及彼此间的爱。两段记述都晓得，是天主创造了“性”。

两段记述都标出人的工作是应延续创造的工作：第1章讲论人对动物的主权；第2章好似特别讲论耕作。

一章着迷于诗的想像，一章着迷于绘画：两个记述都描述了人与天主相遇的基础。

恶进入了世界

(创第3章)

最初两章描述天主赐予恩惠的丰富与辉煌。由第3章起给我们讲述人的回应：人以拒绝来回应天主的恩惠。

第3章是圣经中最神秘的一章，它在讲述“恶”的问题，追述“恶”的由来。在前两章描述天主所创造的美丽和美好的世界里，“恶”怎能潜进入来？怎能迅速扩散起来？圣经并没有答复这个问题。连耶稣也没有答复。耶稣只确认了罪恶、人类的痛苦和灾害的幅度，祂只劝勉祂的听众：一方面自己要悔改，转向天主；另一方面，要对罪人仁慈，对受苦的人要帮助。

创世纪第3章帮助我们了解罪恶的由来和其后果，而且也向我们显示：虽然人的自由拒绝了天主，但天主仍继续祂的计划。

怂恿作恶者

“在上主天主所造的一切动物中，蛇是最狡猾的。”这条蛇钻入了乐园里，它是谁？圣经的记述给我们显示的，好似是一个勾引者，怂恿人作恶者。

圣经说：“蛇是天主所造的一切动物中最狡猾的。”这是要指出：这条蛇并非另一个神，它并非如天主造物主一样，

由永远就存在；因而世界并非由两个原理所掌握，一善一恶，将世界一分为二。蛇是天主的受造物，不可置疑；蛇被创造，一定是好的，它怎样变成了恶的呢？圣经在这里并没有答复，这里最有关系的，是人——或更好说，是那一对配偶，面对勾引者作出了如何反应？

蛇对女人说：“天主真说了，你们不可吃乐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乐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有乐园中央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天主说过，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摸，免得死亡。”蛇对女人说：“你们决不会死，因为天主知道，你们哪天吃了这果子，你们的眼就会开了，将如同天主一样知道善恶。”

这一段生动而又别致的记述显示，诱惑怎样潜入了人的心理、幻想和深切的欲望中。蛇——那诱惑者，诱人拒绝服从天主命令的技巧是使人妄想成为天主。

圣若望宗徒在他的福音中对我们说：当耶稣来到世界上时，祂要给予凡接受祂的人权能，好成为天主的子女（若1：12）。他在所写的第一封信中，又提起这一惊人的词语，并明确地解释说：“请看，父给我们何等的爱情，使我们得称为天主的子女，而且我们也真是如此……但我们将来如何，还没有明显；可是我们知道，一明显了，我们必要相似祂，因为我们要看见祂实在怎样”（若一3：1-2）。

诱惑者在他的谈话中，曾提示了天主计划中的远景。但我们要小心，不要上当，陷入他的圈套里。不错，人被召是

为成为天主的子女，为分享天主的生命。但这只是出于天主白白的赐予，祂要求我们感恩。诱惑者向人提议吃地上的果子，好得到天主的生命，他提供一种魔术式的，即彻底虚伪的方法。人本来应该对他们的造物主知恩报爱，但诱惑者不但唆使他们不服从，而且使他们不信任天主。不但如此，而且他还妄称天主恐怕人成了祂的匹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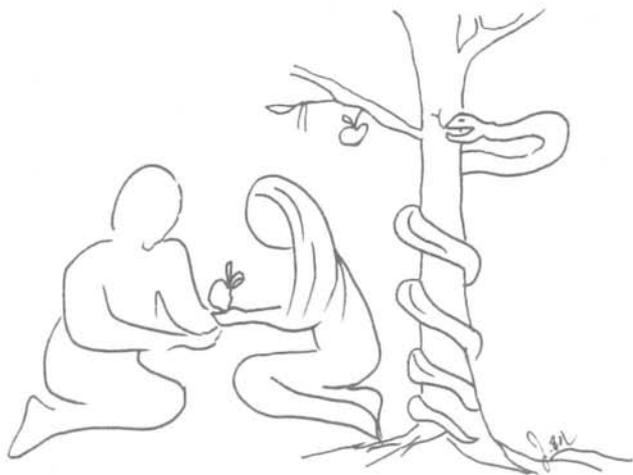
他们便吃了……

看！女人竟听信了蛇的话，蛇的阴谋便进行无阻了：“女人看那棵树实在好吃好看，令人羡慕，且能增加智慧”。简单几句话，便道出了诱惑怎样轻快地便成了罪恶。诱惑本身不是罪恶，只是促使人犯罪。连耶稣本人也经历过诱惑的试探，圣经记载耶稣受了三次魔诱，每一次耶稣都以天主的话来回应诱惑者的话。那女人开始也想引用天主的话来回应诱惑者：“天主说过，你们不可吃……”但诱惑者仍继续坚持，使女人疑惑天主的话。那女人不但听见了诱惑者的话，而且听从了，遂伸手摘下了一个，这便成了罪恶。这表示她不再相信天主的话，受造物与造物主之间开始了分裂。随后，必然的结果，便是一系列的恶。女人“看见”了那果子又好吃，又好看，令人羡慕！

“遂摘下了一个果子吃了。”

看见了，便贪恋；贪恋了便伸手去摘，摘下来便吃了。这还没有完：

“她又给了她的男人一个，他也吃了。”



他们的眼睛开了

“于是二人的眼立即开了。”

他们触摸禁果之前，并非是瞎子！他们能够看见万物，能够高兴地欣赏所有的一切。他们的目光反映着天主的目光：“天主看了祂所造的一切，认为样样都很好。”……可是“他们的眼开了”。从此，他们看世界，具有另一种目光，因为在他们内以及他们周围，一切都变了。他们本来是天主的朋友，具有统治天主所造的万物的大权；现在他们失掉了他们的伟大，他们成了堕落的受造物，在世界上成了一个陌生人，甚至成了一个四面受敌的人。“他们的眼睛开了”，他们看到他们是罪人，罪恶进入了世界。古老的圣经记述，借这数行，告诉了我们由罪恶而来的不平衡的后果。

“发现自己赤身露体。”这句话曾使许多人认为第一个罪过是性的过失。这一定不是圣经经文的意思。因为天主曾造了一对配偶，并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配偶的性生活是天主所创造的事物的完整部分，“天主看了认为好”。所以第一对夫妇所犯的罪过，绝不是在于性的应用，而是在于拒受天主的旨意，在于与天主破裂。如果想要给这一行为起一个名字，可以称为骄傲，或更好说，拒绝爱天主。

一连串的破裂

有罪恶，必有其后果，与天主破裂带来一连串的破裂。第一个是人内在的破裂。男人和女人，出于天主的手时，是由肉身和灵魂组成的；肉身是由灵魂使之生活，使之超越。自从他们的眼睛向恶开了以后，他们的眼睛看事再不是如此。他们发觉到一内在的分裂，他们不再是一个合一的、和谐的个体，而是灵肉在斗争。

罪恶所引起的第二个破裂：“上主天主呼唤亚当对他说：‘你在哪里？’他答说：‘我在乐园中听到了祢的声音，就害怕起来，因为我赤身露体，遂躲藏了。’天主说：‘谁告诉了你，赤身露体？莫非你吃了我禁止你吃的果子？’亚当说：‘是祢给我作伴的那个女人给我那树上的果子，我才吃了。’”

夫妇被造是为了爱，为了彼此扶助。现在女人引诱了

男人犯罪，使本来应保护女人的男人，成了女人的控诉者。爱情受了连累，夫妻开始不和，这是夫妻生活中第一场悲剧。

夫妻的和谐破裂了，二者之间分离了；以前是“我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现在变成了“她”和“我”。在全人类之中，这一悲剧不断地增多。

这种夫妻之间失调，在下文更由天主的话来表达。上主对女人说：“你要依恋你的丈夫，也要受他的管辖”，男女之间分裂的罪恶，招致了女人受男人的管辖。以后在人间层出不穷地出现破裂、纷争、争权、夺利等等事件，这在创世纪第4章和以后的记载中将不断地展开。

罪恶带来的第三个破裂，是在人与大自然之间，本来天主召叫人是为耕种大地，使大地发展，使之变为美观，使大地忠于天主所定的秩序，引领万有歌颂赞美天主的光荣……但如今人却使世界成为自己享乐的地方，成为他争权夺利的地方，事事以自己为中心，甚至歪曲人际与人物间的关系，使万物都叛离不经。

天主最后对亚当说：“因为你听了你妻子的话，吃了我禁止你吃的果子，为了你的缘故，地成了可咒骂的！你一日日劳苦才能得到吃食，地要给你生出荆棘和蒺藜，你要吃田间的蔬菜；你必须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直到你归于土中，因为你是由土来的；你既是灰土，你还要归于灰土。”

工作——人与大自然的合作，越来越困难，甚至成了劳苦，非斗争劳力不可。在此应特别注意：工作本来是天主赐予人的一种恩惠，要人负起耕种大地的重任……工作本身并不必然带来劳苦，劳苦显然就是罪恶的后果。

最大的破裂

“……直到你归于土中，因为你是由土来的，你既是灰土，你还要归于灰土。”

当天主给人出命，不准吃知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曾说：“哪一天你吃了，必定要死。”因此，天主在这里所下的断语：“你既是灰土，你还要归于灰土”，只是重提这一禁令。

人由土而出，自然要死亡，有如地上其它的受造物一样。但因了天主的信实，人可以避免死亡。可惜因了人的过犯，与天主分离了，又要归于死亡。圣保禄说：“罪恶借一人进入了世界，死亡借着罪恶也进入了世界”（罗 5：12）。

“上主天主遂把他（人）赶出伊甸乐园，叫他耕种他所由出的土地。”

天主本来愿意人生活在乐园里，现在被赶出乐园，人类的历史在乐园之外展开了。我们现在在人间，是处于一个具有惨痛的历史中。由此，在地上与天主过一个圆满的生活，简直是不可能的。人自己的力量，绝不能再与天主共融，直至有一天，藉基督——新亚当，才可实现这种生活。

预 许

在人是不可可能的，在天主前没有不可可能的。在人和女人被赶出乐园之前，圣经经文曾以暗含的语句，宣告天主并没有抛弃人类，为人还有前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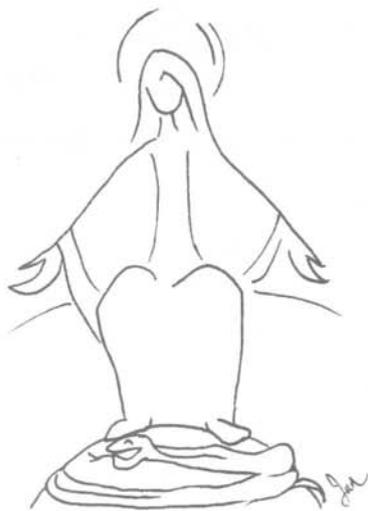
天主在向女人和男人说话之前，曾对蛇说：“因你做了这事，你在一切畜牲和野兽中，是可咒骂的；你要用肚子爬行，毕生日日吃土。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你的后裔和她的后裔之间，她的后裔要踏碎你的头颅，你要伤害他的脚跟。”在人和撒殢之间将有一场恒久的战争，而“伤害脚跟”，是人类迈向与天主相遇的跬步。在这场殊死的斗争中，天主让人看到了胜利：

“女人的后裔要踏碎你的头颅。”

我们都看到童贞圣母的态像，玛利亚手臂中抱着耶稣圣婴，踏碎了蛇的头。创世纪的这一节正使人想到玛利亚之子——耶稣，圣教会也一向这样了解这节圣经。这就是第一次宣布救恩。正当在第一对夫妇被定案之时，这是唯一的希

望，唯一的好消息，第一个喜讯（即“原始福音”，希腊文“福音”即是好消息，“喜讯”）。这喜讯在目前还只是一项预许。

“预许”这一词极为重要。天主在祂选民的历史中，从头到尾，曾多次重新提及祂的预许。这表明天主要我们常常注目于未来。圣经最初几章，并不是要我们怀念过往，惋惜过去，相反地，是要我们展望未来。预许产生希望，希望是信者的基本心态，为犹太人是如此，为基督徒亦是如此。全部圣经，由头至尾，都是借预许，来推动我们与天主相遇。所以预许是一种召唤。



人类的惨痛历史

(创第4—11章)

创世纪第4至11章可称之为“罪恶的泛滥”。第一个罪过在人间引起了分裂：灵肉之间的分裂，夫妻之间的分裂，在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分裂、对抗与张力。现在我们观看人类每况愈下的分裂：兄弟之间的分裂，民族之间的分裂；罪恶因为是与天主分裂，自然使人与人之间发生分裂。

在创世纪第4至11章所绘画的这幅人类惨痛历史的大壁画，是由三幅图画组成的：即加音杀亚伯尔、洪水、巴贝尔塔。这三件事道出了人类命运的悲剧。

加音与亚伯尔（创4：1—16）

这段记述告诉我们：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生了两个儿子，加音和亚伯尔，并且写出：“亚伯尔牧羊，加音耕田”。有人认为作者要以这两个人物，表达两种文化的斗争。亚伯尔是牧人，代表游牧文化，希伯来民族大致属于这种文化；加音耕田，是农民，是定居民族的典型，代表另一种文化。在旷野中的游牧民族和在富饶平原中的定居民族，不断地发生对抗。

在加音和亚伯尔的故事中，有一个好主角：即亚伯尔，他代表牧人；另一个坏主角，他代表农民。在这场戏剧里，格斗十分残暴：“加音对他的弟弟亚伯尔说：我们到田间去，

当他们在田间的时候，加音就袭击了弟弟亚伯尔。将他杀死”。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仇恨？圣经只说：“上主惠顾了亚伯尔和他的祭品，却没有惠顾加音和他的祭品；因此，加音大怒，垂头丧气”。为什么天主没有惠顾加音的祭品？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有人以为：这是因为天主认识加音的心态。也许这段很古老的经文想表达天主有无上的自主权，天主是绝对自由的。总而言之，作者是要表示天主的判断，不是按外表，而是按心地的正直。

这是第一次凶杀的出现，加音袭击了弟弟亚伯尔，将他杀死。上主对加音说：“你的弟弟亚伯尔在哪里？”他答说：“我不知道，难道我是看守我弟弟的人？”上主说：“你作了什么事？听！你弟弟的血由地上向我喊冤。”天主本来不愿意人死亡，是人心的恶毒招致了死亡。人与人本来应是兄弟姊妹，人与人之间，应彼此照顾，彼此守护，彼此帮助，彼此相亲相爱。

天主诅咒杀人犯：“你现在是地上所咒骂的人，地张开口由你手中接收了你弟弟的血。”但是应注意：天主即刻保护杀人犯，上主对他说：“……凡杀加音的人，一定要受七倍的罚”。“上主遂给加音一个记号，以免遇见他的人击杀他。”天主不容许报复，更不容许私人报复。天主自己保留审判罪人的大权，创世纪第4章所描述的这场具有象征性的情况，是要准备并引进在人间应有统治正义的法律。所谓的“报复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即是为限制暴力，要在刑罚与过失之间制定一种平衡。但是从今以后，罪犯不应公

开报复，因为没有人能替代天主的正义，对罪犯亦应有所保护。在此我们得到了一项圣经中非常基本的要素，也得到了以色列整个历史中，以不同的方式，常可遇到的定理：天主不愿意罪人丧亡，而是要他们悔改，得以生存。罪人是贫困的，是弱小的，理应加以保护。

一代又一代（创 4: 17—5: 32、10 及 11: 10—32）

由第 4 章第 17 节至第 5 章末，我们读到所谓的“祖谱”：“加音认识了自己的妻子，她怀了孕，生了哈诺客。加音建筑了一座城，即以他儿子的名字给这城起名叫‘哈诺客’。哈诺客生了依辣得；依辣得生了默明雅耳；默明雅耳生了……”如此一代一代地记录下去，我们在第 10 章会遇到更长的祖谱。

毫无疑问，在游牧民族中，因为还没有文字发明，记忆应扮演最主要的角色……古代所记忆的事物，忠实地一代一代传授下来。当某人述说古先人所做的事迹时，自然会提及自己先人的名字：“我是谁的后代，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儿子……”

圣经中的记载给我们传流下来的祖谱，可能是在以色列支派中口头传述的回声。这些传述可能出自更古老的传说。如果我们想在里面寻找历史顺序的资料，那便犯了错误！这些祖谱搜集在创世纪中，目标是在于教导，具有很大意义，愿意告诉我们：在人与人之间有不可置疑的联系，我们都彼此相关，我们都由先人继承了德行与罪恶，成功

与失败……我们所承受的，我们也传于下一代。这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属实，在道德方面，尤其在信仰方面，更为属实。

在罪恶的记述之后（第一对夫妇的罪恶，加音的罪恶），记载这一连串的祖谱，明显地在告诉我们，我们是出于罪人的后代。我们都负有软弱和罪恶的重担；另一方面，我们也承受了我们先人神性方面的努力成效，和信仰方面的成长效果。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时时意识到我们与我们的祖先之间彼此之间的联系。

洪水（创第6—9章）

“上主见人在地上的罪恶重大，人心天天所思念的无非是邪恶。”

圣经经文用了这几句话，指出了罪恶的普遍性。人类堕落了！

难道创造失败了？

面对这一事实，天主的反应（若能这样说）是：

“上主遂后悔在地上造了人，心中很是悲痛。”

我们在圣经中很多次遇到这一说法：“天主后悔了！”这一说法实足奇怪……天主好像后悔了祂所从事的创造大业，祂好像被人的自由挫败了，而大失所望。人的罪恶伤害了祂的心：“心中很是悲痛”。我们以前曾说过：圣经为了使人容易明白，有时表达好像一位老祖母一样，她描述天主的作为

或行动，好像一个人一样。这种说法并不是把天主贬低到我们的水平上，相反地，是要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经验发现天主的奥秘，因为，我们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样所创造的。不错，天主悲伤是由于人不服从，好似使天主的计划失败了。其实，更深一层，是由于人拒绝了祂的爱。

“上主于是说：我要将我所造的人，连人带野兽、爬虫和天空的飞鸟，都由地面上消灭，因为我后悔造了他们。”

稍后，第13节说：“天主遂对诺厄说：我已决定要结果一切有血肉的人，因为他们使天地充满了强暴，我要将他们由大地上消灭。”天主在此所谴责的，是人的暴力，这一暴力已在加音对他兄弟的行为上表现了出来；在本章内，这种暴力已蔓延到整个地面，天主对当时人类的这一谴责，实在具有现实性：有如诺厄时代，今天的大地也充满了暴力！

有一人常同天主往来

“唯有诺厄在上主眼中蒙受恩爱……”

“诺厄是他同时代唯一正义齐全的人，常同天主往来。”介绍这一个远代的古人，多么出色！诺厄是个“正义”的人。在此我们应确定一下，“正义”在圣经中的意义。普通来说：正义是一种德行，就是互相尊重对方的权利。在圣经中，正义是忠于天主的旨意；一个义人，是一个满全天主所期待于他的人……按这个意思来看，义人是一个“刚好合格”的人，即合乎天主要求他应该怎样就怎样的人，

亦即我们现代所说的圣人，一个完全实行了天主对他的旨意的人。

经文还加了一句“他是同时代唯一齐全的人”。他是出类拔萃，与众不同的人；他在当代所有的人中，是唯一寻求并满全天主旨意的人。此外，更进一步，他“常同天主往来”！这句话表示诺厄一生常保持在天主面前，从心底听从天主，始终忠于天主。

与这唯一的义人，天主再重新开始工作。一个人便可使天主的计划得以实现。天主在“后悔”之后，再一次显示祂要达到祂的计划的志愿，和天主的忠实。有如我们在感恩经第四式中所表达的：“人虽然违背了祢的命令，失去了祢的恩宠，祢并没有弃置不顾，任其丧亡，反而大发慈悲，向所有的人伸出援助的手，使寻求祢的人都能找到祢。并且多次与人订立盟约，借着先知施以教导，以期待救恩的来临。”

遂后，天主要诺厄建造一只方舟，把各种走兽聚集在方舟内，并带领自己的妻子、儿女，以及全家进入方舟，以逃避惩罚罪恶的洪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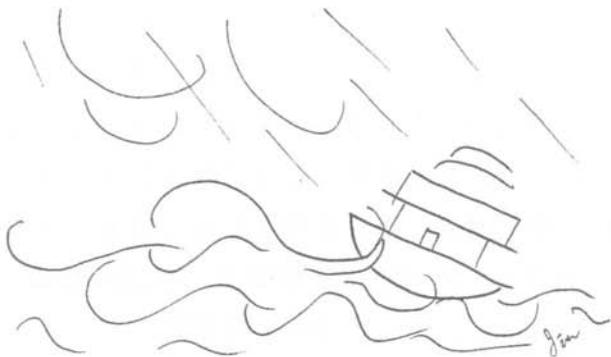
“诺厄全照办了，天主怎样吩咐了他，他就怎样做了。”

诺厄躲进了方舟，洪水便开始泛滥。四十天四十夜，天降大雨，掩盖了大地。

“四十天”这个数字，我们在圣经中屡次见到。梅瑟在领受约版，即法律石版之前，曾在山上停留了四十天。厄里亚为与天主相遇，步行了四十天。耶稣也在旷野里禁食

四十天。这四十天好似天主的选民流浪在旷野里四十年的翻版。

当我们说“一个星期内”或“半个月内”或“百年战争”，一个星期，半个月，一百年，都不是指一定的数字，而是差不多之意，或具有象征的意义。在希伯来语中亦是如此。七、十二、四十，并不是计数的数字，而是一个成数。这里的四十天的大雨，是表示暴雨成灾，时间相当长，甚至消灭了整个地带（在美索不达米亚一带，时有暴雨成灾，洪水泛滥惊人）。



憧憬新的世界

“看，我要使洪水在地上泛滥，消灭天下一切有生气的血肉；凡地上所有的都要灭亡。但我要与你立约，你以及你的儿子……”

整个人类堕落了；这不但是指“原罪”说的，而且也是天主所指出的：“人在地上的罪恶重大，人心天天所思念的无非是邪恶”。堕落的人类必自趋灭亡。只有诺厄和他一家

逃避了灾害。天主即由这一家开始，与他们一起，再兴起一个新的世界。

和平鸽

创世纪 7: 17-18 这样记载说：“洪水在地上泛滥了四十天；水不断增涨，浮起了方舟，方舟遂由地面上的升起。洪水汹涌，在地上猛涨，方舟漂浮在水面上。”

8: 6-7 又记载说：“过了四十天，诺厄开了在方舟上做的窗户，放了一只乌鸦，乌鸦飞去又飞回，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以后继续记载，诺厄放出了一只鸽子，鸽子找不着落脚的地方，遂飞回方舟；诺厄伸手将它接入方舟内……再等了七天，他由方舟中又放出一只鸽子，傍晚时，那只鸽子飞回他那里，看，嘴里啣着一根绿的橄榄树枝，诺厄于是知道，水已由地上退去。诺厄又等了七天再放出一只鸽子；这只鸽子没有回来。这只鸽子嘴里啣着一根深绿的橄榄树枝，深刻地留在人的记忆里，作为和平的象征。

在耶稣受洗后由水中出来，要开始宣讲“喜讯”的时候，也有一只鸽子出现。并且创世纪最初数节，也告诉了我们：“天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

诺厄的祭献

诺厄由方舟出来之后，“给上主筑了一座祭坛，拿各种洁净的牲畜和洁净的飞禽，献在祭坛上，作为全燔祭。”

全燔祭是一种崇拜的祭献，将动物或地上的出产，用火

焚尽，以表示一切都是属于天主的。全燔祭——在原始的宗教里皆有——是表示人承认天主对于世界具有全权的表现：物归原主。在祭献中人表达了人是造物中的司祭。



圣经告诉我们：天主悦纳了诺厄的祭献。圣经表达的方式使我们觉得有些奇怪，好似火烧的全燔祭的香气能够平息天主的怒气。但是，这一古老的说法，无疑地是表明人的愿望和天主辨识人心之间的对照，“上主闻到了馨香”，经文即刻写说：“我再不为人的缘故咒骂大地，因为人心的思念从小就邪恶；我也再不照我所作的打击一切生物了，只愿大地存在之日，稼穡寒暑，冬夏昼夜，循环不息。”

洪水之后，天主表示要继续工作，对人类仍表示信任。

“天主祝福诺厄和他的儿子们说：你们要滋生繁殖，充满大地。”我们在此遇到天主与第一对夫妇所说的同样的话。天主再托付给人在大地上生育繁殖生命的伟大任务。同时也交给了人治理一切的权柄：“凡有生命的动物，都可作你们的食物；我将这一切赐给你们，有如以前赐给你们蔬菜一样。”

一条礼规

但是有一个限制，公布了一条禁令：“凡有生命，带血的肉，你们不可吃。”按照闪族人的思想，血是生命之源，亦可说，是某一物的生气。丧失了血，即是丧失了性命。因而血很受人尊敬。这一条规律，在犹太民族中，至今仍然生效，人不能吃带血的肉……是因为人不能将别人的生命归为己有。只有天主是生命的主宰。

一条基本法令

比这一礼规更为基本的，是下一条大诫命：

天主说：“我要追讨人的命。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要为人所流，因为人是照天主的肖像造的。”你不可杀人，你应尊重别人的生命；你要在别人身上看见天主的肖像，因为使别人生存的生命，也就是天主给予你的同样的生命。这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奥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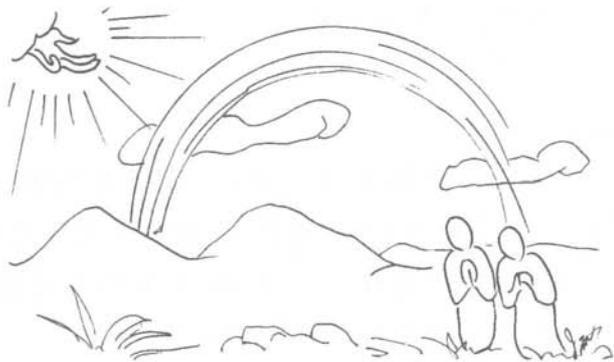
普遍的盟约

以后的几节（9：8—17），甚为重要。经文如此记载说：天主对诺厄和他的儿子们说：“看，我现在与你们和你们未来的后裔立约，并与同你们在一起的一切生物：飞鸟、牲畜和一切地上的野兽。即凡由方舟出来的一切地上生物立约。”

天主与诺厄和他的儿子们立了约……天主预许再不抛弃由洪水救出的生物。但祂等待他们的忠诚和服从。

第 11 节说：“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以后不再受洪水湮没，再没有洪水毁灭大地。”

第 17 节：天主对诺厄说：“这就是我在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的生物之间，所立的盟约的标记。”这句话标榜了天主与诺厄之间所立的盟约的特性。这不是一项与一个支派，一个民族，一个种族所订立的盟约，而是一项普遍的盟约。所以，由圣经的开端，天主即显示了祂的爱的计划，祂是“与地上一切有血肉的生物立约”。



不错，以后天主也与亚巴郎立了约，以后又借梅瑟与以色列子民立了约，在天主与选民之间建立了特别优越的联系。这约虽然也很重要，但具有时间性。先知们曾宣布了一项“新约”，这是基督以祂的血所订立的盟约。这一盟约圆满地实践了预许与诺厄的盟约。这一盟约是普遍的，是具有决定性的。

洪水之后，便有了盟约：雨停止了，天空出现了一道虹霓；天主说：“这是我在我与你们以及同你们在一起的一切生物之间，立约的永远标记：我把虹霓放在云间，作我与天

地之间立约的标记。”



洪水的记述，是否是由于回忆古代一场洪水蹂躏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或者可能，但这并不重要。这一记述更好说是一种具有先知性的预告。这里所展示的形象：大水泛滥、方舟、口啣橄榄枝的鸽子、天上的虹霓……都深刻地印在记忆中，它以诗的语言，再加上象征的色彩，可使人隐约地看到天主对待有罪的世界的作风。

巴贝耳塔

创世纪第 10 章和第 11 章大部分，都是由祖谱构成的。这些祖谱，一方面说明人类在地面上的扩展；另一方面说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这在第 11 章第 10 节特别看得出来：“当时全世界只有一种语言和一样的话。”

那么，现在的人为什么说如此多种的语言，使得他们沟通如此困难？创世纪的作者感觉到在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反常的场面，使得人类彼此之间发生了分裂。

现在我们面对一个新的破裂，这同样是罪恶的后果。诱惑者说：“你们将如同天主一样……”因为人被这一“预许”所迷惑，世界的和谐便崩溃了！

这几页的作者可能在眼前有这一幅瓦解的图画。在美索不达米亚曾有人建筑了一些梯形的高塔，其目的是要建筑一座圣山，作为敬神的祭坛。经过了许多世纪，这些塔被放弃

了，慢慢变成了废墟。创世纪的作者便把这一历史变成了说教的资料。



“当人们由东方迁移的时候，在史纳尔地方找到了一块平原，就在那里住下了。他们彼此说：来，我们做砖，用火烧透。他们遂拿砖当石，拿沥青代灰泥，然后彼此说：来，让我们建造一城一塔，塔顶摩天。”

“上主遂下来，要看看世人所造的城和塔。上主说：看，他们如今就开始做这事，以后他们所想做的，就没有不成功的了。”天主在此指责人的，是他们的抱负，他们的高傲，他们太过分了。人想建造高塔，顶可摩天，这一诱惑是出于他们不满自己的现况，想与天主相比，想与天主列为同等。这与创世纪第2章所描述的诱惑相同：“你们吃了这果子，将如同天主一样”。人总是努力不懈地梦想以自己的能力来与天主竞争。

“于是上主将他们分散到全地面，他们遂停止了建造那城。为此，人称那地为‘巴贝耳’，因为，上主在那里混乱了全地的语言，且从那里将他们分散到全地面。”

巴贝耳……是人任意建造的一座城，是人按照自己的愿望和本能所布置的地方；它不是天主所愿要的世界。巴贝耳是一罪恶的渊藪。

罪使人分散，罪使人分裂、愤恨、争斗。罪使人本身分裂，使夫妻不和，使兄弟相反兄弟，使人类分散，由此民族与民族时常彼此攻击。罪恶阻止人彼此了解。罪恶尤其破坏团结。

在新约中，五旬节正是巴贝耳塔历史的反面。这惊人的一幕，并非如有些人所设想的，把各种不同的语言使之成为一致；相反地，而是各种语言从此一致歌颂天主的奇能。创世纪所表现的语言分歧是恶，但这不同的语言成了光荣天主的大合唱。

世界起源的奥秘

当你打开圣经，便会在这本厚书的开始，读到前 11 章。这 11 章好似是全部著作的序言。这一使人惊奇的序言所叙述的是历史，是富于反省的历史，足以挑起读者的注意，因为其中所叙述的是我们人类起源的奥秘。创世纪，按原文的意义，是“起始”，是“开端”。

其实，我们所读的这 11 章，其中有记述，有诗篇，有比喻故事，可说是一篇较长的沉思，追溯人类的起源。

所以，这 11 章并非是智者的作品，想要揭开宇宙起源的秘密，或者探求大地生命的出现；也不是史家的作品，寻求史前发展的阶段。无疑地，智者和史家对人类都有所贡

献，应受注意和尊崇。

但是，远在准确的科学出现以前，以色列子民生活在信仰之中，慢慢发现了自己的身份，尤其寻到了他们自己的天主。创世纪前 11 章即是给我们传达这一沉思的结果。它们构成了一本智慧书，因为将人定位于天主面前。这是世界的全貌，给我们显示了人在整个宇宙中的地位。

全部圣经，使我们认识了一些伟大的人物，如亚巴郎、梅瑟、达味、众先知等等……我们将看到一些人的信德或无信，或一个小民族所受的考验。有时我们难以捉摸这段直到基督时代的漫长历史的意义；但是这前 11 章，给我们提供了全部圣经的一个壮观的引言。借着这些展示在我们眼前的伟大人物，这几章好似画了一幅天主对人类的计划的大壁画，赋予了历史一番意义；并且标出了一些重要的课题：天主的爱、人的自由、罪恶、天主的忠实、预许永不能毁的盟约。

我们在若望福音中，将会遇到这些辽阔的远景。若望好似回应创世纪，一开始即用“在起初”，目的是宣布新历史的开展。

创世纪使我们认识天主和祂的神与万有起源的关系，若望则给我们展示天主的圣言——基督，临现在和参与这创造：

在起初已有圣言，

圣言与天主同在，

圣言就是天主。

……万物是藉着祂而造成的，

没有一样不是由祂而造成的。

在祂内有生命，
这生命是人的光。

人的创造是由天主父、子和圣神的工作；由父、子和圣神给予人生命和光明。但人的回应是自由的。有如创世纪的作者，圣若望也提及人拒绝的一幕：

祂（圣言）已在世界上，
世界原是藉祂造成的，
但世界却不认识祂。
祂来到了自己的领域，
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祂。

由拒绝而产生分裂，真是没有救药了吗？绝不，因为天主重新显示了祂的仁慈，天主将自己赐予那些相信祂的人，天主仍然施救：

凡接受祂的，祂给他们，
即给那些信祂名字的人权能，
好成为天主的子女。

（若 1：12）



创世纪继续追忆圣祖的历史（第 12—50 章）。这第二部分不再追述人的起源，而只追述一家一族的历史，天主召选了这一家，为建立一个信者的民族，这是一段新觉悟出的历史，为整个人类亦很重要。

对原罪的注释

创世纪第3章记述第一对夫妇背叛天主的命令及其所引起的后果。对于这个罪过，通常称之为“原罪”，即是第一个罪过，亦即是罪过的开端。

四部福音中，没有一处提及“原罪”。一个皈依的无信的人在读福音的时候，一定发觉到有许多地方提及罪行。但找不到“原罪”这一说法。他知道天主的存在，天主创造世界，天主打发祂的圣子来到世界上为救赎世人。他也知道有圣洗和圣体圣事。他透过耶稣的说话也知道，我们并不需要关心恶的由来，反而要去帮助那些受苦的人，并且由我们的罪行中皈依过来。

我们念信经时，也是确认差不多同样的真理。信经表达我们对天主父、子、圣神的信仰，确认我们等待肉身的复活，和得常生……但没有提到“原罪”。

那么，为什么创世纪由第3章起，给我们叙述人的堕落？这是因为创世纪的作者愿意我们由开始即认清我们是谁：

1. 人，整个人类是天主的受造物，也是罪人。
2. 由人类历史的开端——无论历史如何开展，如何演变——虽然天主在各方面对人类亲切关怀，但人反叛了祂；由此，人陷于困难痛苦的境界，陷于罪恶、苦难、死亡之中。当人归向天主时，一切都彼此和谐；但人与天主一旦破裂了，人的每一部分——智力、感情、肉身——都想独立自

主。人解体了，人分裂了。

3. 不是所有痛苦都由人而来（大自然也会产生灾害与祸患）。但人类的部分痛苦，的确是出于他们的过错。这过错称之为“罪”。罪对人发生的第一个效应，就是指出某些痛苦的由来是出于它。救恩的第一步，就是揭穿罪恶。福音中由头至尾都记载耶稣如此行事。创世纪的做法不同，它只说出从开始罪就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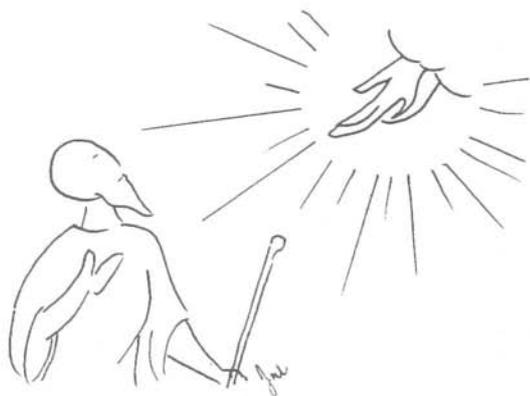
4. 当人说：出世的婴儿即有原罪，并不是说他本人犯了过错，也并不是说他的父母因生他在世界上而犯了罪。只是说：婴儿一开始，就不能生活在天主计划与人分享的圆满友谊中。

5. 圣保禄在致罗马人书中，曾讲述天主的慈爱多么伟大，甚至藉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于罪恶之中。为了使人容易了解，他将亚当的角色与耶稣基督的角色作一对比：

“就如罪恶借着一人进入了世界，死亡借着罪恶也进入了世界：这样死亡就殃及了众人……”

“天主的恩宠和那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宠所施予的恩惠，更要丰富地洋溢到大家身上……”

“如果因一人的过犯，死亡就因那一人作了王；那么，那些丰富蒙受了恩宠和正义恩惠的人，更要藉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为王了”（罗 5：12-19）。



2

亚巴郎动身

(创第 12-50 章)

纲要

一、亚巴郎：信者之父

被召

信仰之旅

起程

分离

会晤

联盟

天主显示的标记

人的同意

来年将生一子

牺牲

预许之子

无上的礼品

信仰者之父

你和你的后裔

二、雅各伯：以色列被召

天主拣选的奥秘

重新誓许

人的诡计

与天主搏斗

三、若瑟：人民的救星

反对的标记

智者

“上主与若瑟同在……”

“我立你统治全埃及国”

仁慈者

若瑟与其兄弟

雅各伯逝世

拯救者

“上主对亚巴郎说：离开你的故乡、你的家族和父家，往我指给你的地方去。”

创世纪第 12 章的开端，为人类的历史甚为重要。

前 11 章是一段颇长的沉思或默想。基于人生的经验，来默想人类的起源，反思天主的事理——亦即依据以色列民族的信仰来阐明人类的命运。这一部分圣经使我们知道天主的意向。天主创造了世界，并把人立为万有的中心，要人与祂一起生活在友谊之中；并且也显示人的自由，他拒绝进入天主的计划之中。他想要以自己的意愿来替代造物主的意愿，如此，他为自己制造了祸患。

从第 12 章开始，天主显示给我们：祂不只赐予人生命，并为这生命安排一切；而且祂还参与人类生活的进展。自此以后，所提及的事件都发生在时间与空间里，即我们所称的“历史”里；虽然不一定按照准确时间的连贯，但却是体现天主对人的计划的一连串事实。

亚巴郎：信者之父

被召（创第 12 章）

当亚巴郎听到天主召叫的时候，是在加色丁的乌尔或是在哈兰？圣经的经文，不能使我们确定知道清楚，因为经文表现得有些区别。这无须奇怪，因为，亚巴郎的历史在以文字写下之前，大概过了七、八个世纪（犹如我们要编写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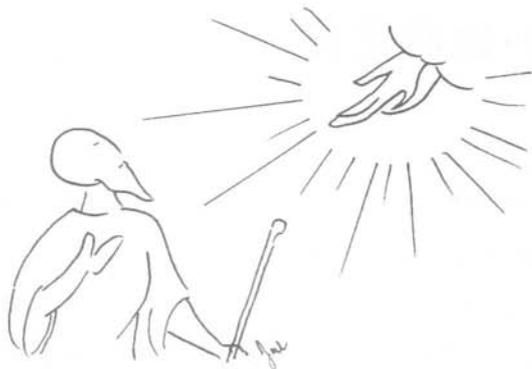
的历史，不知要经过多少代的相传)。

在公元前 1850 年左右，亚巴郎或他的父亲特辣黑应离开乌尔。亚巴郎即出于这一古老文明的城市。此城在当时是一个大商业城市，船只由远东满载香料与丝绸而来。

乌尔人当时崇拜天上的神明，天上的天体即是神明，每一座城，甚至每一家，都有自己的护守神。

上主对亚巴郎说：“离开你的故乡、你的家族和父家，往我指给你的地方去。”救赎史即由天主召叫亚巴郎，要他起身开始：他应该离开富庶的商业城市，再回到他的先人所过的刻苦耐劳的游牧生活里。

当亚巴郎回应天主的召叫时，有什么感想，我们无从知道。不过，我们确知的，是他心受莫大的痛苦，因为他的妻子“撒辣依不能生育，没有子嗣”。按当时人的思想，尤其按亚巴郎所属的闪族人的思想，为男人来说，没有子嗣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们认为人死后，埋葬在祖坟里，如果没有子嗣，便再不继续生存，为一个人，继续生存，只在于他的子孙身上。一个不产生后代的生命，便是失落了生命。



老亚巴郎如果没有子嗣便死亡，他的仆人将继承他的产业，所以他生活、劳苦、希望，都属于枉然。圣经曾多次提及他为此而心碎。

天主的召叫，天主的预许，寄托在这一希望中：“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民族”。这一宣告给了他生活的意义。天主将人的希望与祂的预许联合在一起，使他看出这一预许的意义。人的希望越大，天主的话越深入人的心灵。

“亚巴郎遂照上主的吩咐起了身，罗特也同他一起走了。亚巴郎离开哈兰时，已七十五岁。他带了妻子撒辣依、他兄弟的儿子罗特和他在哈兰积蓄的财物，获得的奴婢，一同往客纳罕地去，终于到了客纳罕地。”

亚巴郎照上主所要求他的起了身……由此亚巴郎的一生开始了长征。如果你在地图上依循他的行程去探索，可知他的行程有数千公里之遥。由乌尔至哈兰，要沿河而上，经过整个美索不达米亚，而达到高原。亚巴郎再由那里南下，经过目前的土耳其、叙利亚、约旦，才可到达客纳罕地，即目前的巴勒斯坦。他走得还远，甚至到达了埃及。以后由埃及回来，带领他的牲畜，由一牧场到另一牧场，经过了犹大山地，经过了加肋里亚，由南向北，再由北向南，由舍根到了贝尔舍巴。他的行程永无止境。

信仰之旅（创第 13—14 章）

比在地图上所划的行程路线更重要的，是亚巴郎的灵性旅程：他慢慢地走向他所寻求的天主，一步一步地前进，与主相会合，直到天主亲自把自己启示给他，使他认识天主，

并在他的生活中占有首位。

起程

“亚巴郎遂照上主的吩咐起了身”。天主怎样使亚巴郎知道自己的旨意，我们虽不知道，但由亚巴郎这一方面，我们知道，他的回应是单纯的、完整的、盲目的。他起了身，开始了行程。亚巴郎即刻按照他认为是天主的旨意去实行了。他便上了路。

“亚巴郎经过那地，直到了舍根……亚巴郎就在那里给显现于他的上主，筑了一座祭坛……从那里又迁移到贝特耳东面山区，在那里搭了帐幕……他在那里又为上主筑了一座祭坛，呼求上主的名。以后亚巴郎渐渐移往乃革布区。”

亚巴郎一路上为上主建筑祭坛，是要特别指出他的行程具有宗教的意义。他停留的每一个地方，是与天主会晤的地方：天主叫他向哪里去，他便向那里去。因为是天主给了他预许，他便怀着老人尚无子嗣的希望予以回应：“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民族，我必祝福你，使你成名，成为一个福源。”亚巴郎一路前进，一路心中怀着得子的希望。

分离

亚巴郎的起程要求他作出一些割爱，好准备让天主处置。信仰之旅本质上就是贫穷之路。亚巴郎逐渐更加孤独，更加抛弃自己，更为开放，更把自己交与天主。

第一个分离，即脱离他由童年在那里成长的地方：或者

是乌尔的城市文明，或者是他的家族，在哈兰周围牧放羊群的家族。他应该离弃这一切，与他的家人诀别。他独自带领自己的妻子撒辣依和他的侄儿罗特，以及他所有的牧人和牲畜离去了。此后，他一生的生活方式，即是一个游牧生活，“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在那一带地方，实在是一个外方汉。



那是一个什么地方呢？人在那里可以见到一些村庄盘踞在山谷之上，另有些好似城堡一般，盘踞在山脊。在东部约旦河谷和西面地中海海岸之间，有些可以耕种的山坡，肥沃的平原；但中间也有一条绵延不断的山脉（加尔默罗山、厄弗辣因山、犹大山脉），土地贫脊，只可牧放牲畜，在收割之后，游牧民族，也可下到村庄附近，在草秸中牧放他们的牲畜。

这期间，亚巴郎本来已是一个外方人和一个以游牧为生的人，现在又要面临第二次分离（创第13章）。“与亚巴郎同行的罗特，也有羊群、牛群和帐幕，那地方容不下他们住在一起，因为他们的产业太多，无法住在一起……”牧放牲

畜的人，因争夺较好的牧场，时常发生口角，应当找出一个解决办法。亚巴郎便向罗特建议：“在我与你，我的牧人与你的牧人之间，请不要发生口角，因为我们是至亲。所有的地方不是都在你面前吗？请你与我分开。你若往左，我就往右；你若往右，我就往左。”

罗特便选了较好的地方，选了约旦河谷平原，土地甚为肥沃，生产富庶；亚巴郎便走向撒玛黎雅和加肋里亚较贫脊的山地，即在客纳罕人境内。

这是第二次分离。这一分离切断了，或者至少疏远了亚巴郎与他的侄儿罗特的家庭关系，况且他的侄儿可能就是他的继承人。

虽然如此，但罗特并不就因此成了亚巴郎的陌生人。当亚巴郎听说有些部落的首长，在一次抢掠的行动中，抢掠了罗特和他的家人，并把他们掳走了，便立刻出动来拯救他们：“遂率领家生的步兵三百一十八人，直追至丹。夜间又和自己的仆人分队袭击，将他们击败，直追到大马士革以北的曷巴，夺回了所有的财物，连他的亲属罗特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和人民都夺回来了”（参阅第14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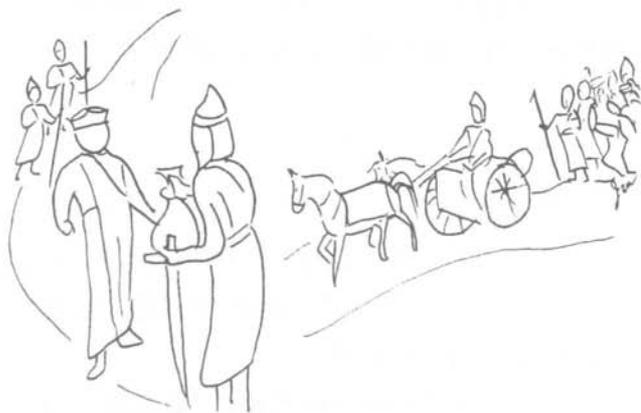
会 晤

亚巴郎因了他的决断和技巧，战胜了那些首长。这一出奇的胜利激起了当地人的敬仰。有一部落的领袖默基瑟德便来找他：“撒冷王默基瑟德也带了饼酒来，他是至高者天主的司祭，祝福他说：‘愿亚巴郎蒙受天地的主宰，至高者天主的祝福！愿将你的敌人交于你手中的至高的天主受赞美！’

亚巴郎遂将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给了默基瑟德。”

这一会晤，甚为特殊，富有意义。默基瑟德是撒冷的君王，人们大都认为撒冷就是未来的耶路撒冷。他来到亚巴郎前，因为他认为这个游牧民族中的一员，具有势力，最好与他联盟，这是他带饼酒而来的意义。因为按东方习俗，共食饼酒是在友谊中建立盟约的表示。也许是一种礼仪上的圣餐？

亚巴郎送给了默基瑟德他所得的十分之一作礼品，以感谢他的祝福。默基瑟德是君王，也是司祭，即是说，他是他这一小民族的政治、军事和宗教的领袖。在每一个民族有每一个民族神的世界里，默基瑟德恭敬称为至高者的天主，祂“超越天地”，祂统治天上万军。他看到亚巴郎所获得的辉煌胜利，遂宣福说：“愿亚巴郎蒙受天地的主宰，至高者天主的祝福”。亚巴郎虽已恭敬顺从了这位天主，一心期待着祂，并期待祂的回应，赐给他一个后裔，但他不知道祂的名字。现在默基瑟德给他启示了这个名字：至高者。亚巴郎充满了这一祝福，自此他崇拜服事这位至高者天主。



联盟（创第 15—18 章）

游牧民族应面对许许多多生命的危险，在旷野中找不到水的危险，受敌对部落攻击的危险，为城市居民抛弃的危险，所以不能不联盟，以保持生命的安全。

最基本的聪明是血亲：出于一个祖先的后裔之间的联盟。有如亚巴郎去救助他的侄儿罗特。但是部落与部落之间也可以结盟，彼此守望相助。这虽是一项政治上的行为，但按当时人的思想，这一行为同时也是宗教上的行为，因为都以要求神明的干预来作见证。

缔结盟约普通是在宗教仪式中进行。因此大家共同吃些基本饮食，有如饼和酒，实行一种神圣的礼仪，表示大家都参与同一的生命，需用同一的食粮作滋养。

亚巴郎时代，还有另一种礼仪：部落各酋长带来一些牲畜，由中间剖分为二，将两半分开排列，中间留一条通道，以后，酋长便从所奉献的牺牲中间走过。这一行动可能使我们惊奇，但为他们是一项很慎重的行为。由牺牲中间经过，等于宣誓保证：谁若违犯盟约，有如这些牲畜一样，为天空的猛禽所啄食。

天主显示的标记

亚巴郎怀着预许上路，已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他完全信赖天主，现在他知道了，祂的名字是“至高者”，但对他的期待尚毫无回应的征兆。

有上主的话在神视中对亚巴郎说：“亚巴郎，你不要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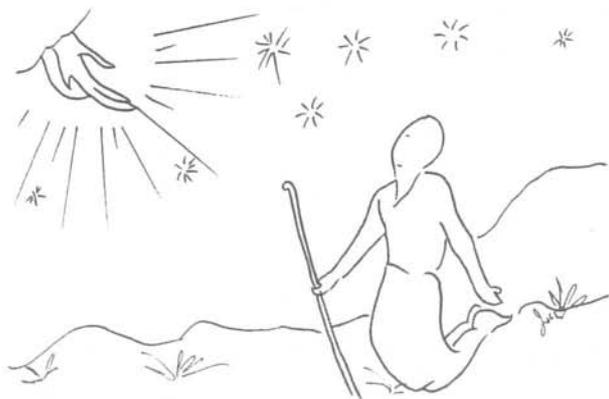
我是你的盾牌；你得的报酬必很丰厚！”亚巴郎说：“我主上主！祢能给我什么？我一直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家仆来作我的承继人。”有上主的话答复他说：“这人决不会是你的承继人，而是你亲生的要做你的承继人。”上主遂领他到外面说：“请你仰观苍天，数点星辰，你能够数清吗？”继而对他说道：“你的后裔也将这样。”亚巴郎相信了上主，上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

好似天上星辰如此多的后裔，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但对向亚巴郎宣告此事的天主却是可能的，“他便相信了”。“相信”一词在此初次出现，由此，“信仰”冲入了人类的历史中。亚巴郎相信了天主的话，这话在他的心底掀起了热烈的回响。亚巴郎相信了天主，将一切希望都放在天主身上。亚巴郎这一信仰行为，“算为他的正义”，即是说，亚巴郎肯定是一个“正义”的人：完全符合天主的旨意。

那时，天主按照当时人的礼仪，隆重地显示了祂与亚巴郎立约的标记。上主对亚巴郎说：“你给我拿来一只三岁的母牛……一只斑鸠和一只雏鸽。”亚巴郎便把这一切拿了来，每样从中剖开，将一半与另一半相对排列……有鸫鸟落在兽尸上，亚巴郎就把它赶走……太阳快要西落时，亚巴郎昏沉地睡去，忽觉阴森万分，遂害怕起来……当日落天黑的时候，看，有冒烟的火炉和燃着的火炬，由那些肉块间经过。在这一天，上主与亚巴郎立了约。

亚巴郎在当地是一个流浪的外方人，一心一意等待天主的预许。他按当地的习俗，准备好了礼品。当日落垂暮时，有一团火由剖开的牺牲中间经过。亚巴郎得到了一个标记，

知道天主亲自由牺牲中间经过，与他订立了盟约。



如果把表示天主临在的象征作一比较，火的标记在圣经中占一大部分，天主是在火中显示给梅瑟，在点燃的荆棘丛中，在西乃山顶。圣神在五旬节日清晨，也是借火显示给宗徒们。火有光有热，火能吞噬，能洁净，是天主临在的标记。

人的同意

天主借火的形象签署了盟约。亚巴郎也应在自己方面，按照他的生活方式，并在自己身上盖印，以表示他的同意；不但在自己身上，而且也在他们后裔身上盖印，因为上主的盟约延及他整个家族。

天主向亚巴郎说：“你当在我面前行走，作个成全的人。”这一简短的方式，影响很远，连福音也没有要求更多。在所有的法律订立之前，天主并没有向亚巴郎下其它的命令，只是要他“行走”，在祂赐予他的土地上前进，但

绝不应该像亚当一样，想将世界归于自己，而叛离自己的造物主；却要“在我面前行走”，即在我的照顾之下，在我的友谊中行走，因而你将是成全的，完全“正义的”，是圣者。

“看，是我与你立约：你要成为万民之父，以后，你不再叫做亚巴郎，要叫做亚巴辣罕……我要在我与你和你历代后裔之间，订立我的约，当作永久的约，就是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天主……这就是你们应遵守的，作我与你们以及你的后裔之间所立的约：你们中所有的男子都应受割损。你们都应割去肉体上的包皮，作为我与你们之间的盟约的标记。”

上主给亚巴郎改名（同样也给他的妻子改名），是要赋予他另一使命。改名一事，在圣经中常常出现，由雅各伯改为以色列，直到耶稣给西满改名为伯多禄。

割损礼——在肉身上所刻的标记，在东方和非洲许多民族中至今甚为流行，多数是准备结婚的礼仪，但为亚巴郎和他的后裔，是隶属于天主的标记，因为，他们接受了天主的盟约。在充军和四散之后，这一标记更为重要，因为，这是以色列子民的特殊标记。

来年将生一子

天正热的时候，亚巴郎坐在帐幕门口，上主在玛默勒橡树林那里，给他显示出来。他举目一望，见有三人站在对面，他一见就由帐幕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如果我蒙你垂爱，请你不要由你仆人这里走过去。”

当中午时刻，亚巴郎在帐幕阴影处休息的时候，忽然来了不速之客。是三个人？是一个？是上主？经文相当混乱，含糊不清，又多数变为单数，又单数变为多数。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那是三位一体的天主第一次显现。

亚巴郎热情地招待这些不速之客，并称之为“我主”。亚巴郎如此好客，如此慷慨大方……怎能不叫人想起耶稣的话：“我作客，你们收留了我？”（玛 25：35）应细读一下第4—8节所描述的亚巴郎，如何准备丰盛的宴席，并站在客人前亲自侍候。

以后开始对话（请注意由多数变为单数）：他们对他说：“你的妻子撒辣在哪里？”他答说：“在帐幕里。”其中一位说：“明年此时我必回到你这里。那时，你的妻子撒辣要有一个儿子。”撒辣其时正在那人背后的帐幕门口窃听。亚巴郎和撒辣都已年老，年纪很大，而且撒辣的月经早已停止。撒辣遂心里窃笑说：“现在我已衰老，同我年老的丈夫，还有这喜事吗？”上主对亚巴郎说：“撒辣为什么笑？且说，像我这样老，真的还能生育？……明年这时，我必要回到你这里，那时撒辣必有一个儿子。”

这一次，预许终于确定了：已经有了日期，来年，老人与不生育的妻子将有一个儿子，这是天主要赐予亚巴郎无数后裔的第一环。

这一来访，同时还给亚巴郎带来另一喜乐：即这一会晤，发现了接近人的天主。天主不只是至高者、超越者、完全另一位，而且也是单纯的、亲切的、与人接近的。

因了这一友情，便发生了天主与亚巴郎之间的一段奇妙

的对话：天主要因素多玛和哈摩辣的可憎罪行，而施以惩罚，亚巴郎却愿代为求情。上主说：“我要作的事，岂能瞒着亚巴郎？”不能，因为这相反他们彼此信任的盟约！亚巴郎反问：“祢要将义人同恶人一起消灭吗？假如城中有五十个义人……”这实在是惊人的交易：“或许四十……三十……二十……十个？”天主说：“为了这十个我也不毁灭。”可惜，索多玛连十个义人都没有！

牺牲（创第 19—22 章）

亚巴郎的信仰之旅已印上了许多考验与试探：离乡的痛苦，与亲人分离的痛苦，长期等待预许实现的痛苦……还有两次更大的痛苦，使他的信仰受到严峻的考验，因而得到净化：第一，他要与他的婢女哈加尔给他生的儿子依市玛耳分离；第二，他要把他与撒辣所生的儿子——他的长期期待的唯一后裔——依撒格祭献给天主。

预许之子

第一段插曲写在数章之前（第 16 章）：“亚巴郎的妻子撒辣依，没有给他生孩子，她有个埃及婢女，名叫哈加尔。撒辣依就对亚巴郎说：‘请看，上主既使我不能生育，你可去亲近我的婢女，或许我能由她得到孩子。’亚巴郎就听了撒辣依的话。亚巴郎住在客纳罕地十年后，亚巴郎的妻子撒辣依将自己的埃及婢女哈加尔给了丈夫亚巴郎做妾。亚巴郎便去同哈加尔亲近，哈加尔就怀了孕。”

亚巴郎为响应天主的召叫，放弃了一切，过游牧生活十年之久，但他的希望还没有满全。那时，他的妻子便按当时的习俗，提示亚巴郎娶她的婢女哈加尔为妾。亚巴郎心想，或许这是天主所选的方法，为给他一个后裔。哈加尔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依市玛耳，他是否就是应许之子？

天主在玛默勒橡树林那里宣布：由他的正妻撒辣——她虽是石女——所生的儿子，才是应许的后裔：“上主照所许的，眷顾了撒辣；上主对撒辣实践了祂所说的话，撒辣怀了孕，在天主所许的时期，给年老的亚巴郎生了一个儿子。亚巴郎为撒辣给他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依撒格”（参阅第 21 章）。

亚巴郎现在有了两个儿子，但在两个母亲中间出现了敌对的现象：哈加尔的儿子是老大，撒辣的儿子是正出……应如何裁决？“撒辣见那埃及女人哈加尔给亚巴郎生的儿子，戏笑自己的儿子依撒格，就对亚巴郎说：‘你该赶走这婢女和他的儿子，因为这婢女的儿子不能和我的儿子依撒格一同承受家业。’亚巴郎为了他这儿子的事很苦恼。”老人心中十分难过，因为，他爱他的儿子依市玛耳，可能他也爱哈加尔。亚巴郎虽性情爽朗大方，但为此一争吵甚觉困惑，遂祈求天主，寻求天主的旨意。

天主对亚巴郎说：“你不必为这孩子和你的婢女苦恼；凡撒辣对你说的，你都可听从，因为，只有借依撒格，你的名才能传后。至于这婢女的儿子，我也要使他成为一大民族，因为，他也是你的孩子。”

由依市玛耳实在出生了一个大民族，有些学者认为他即

是阿拉伯民族的始祖。以色列与阿拉伯之间的冲突，并非始自昨日，由遥远的日子即已开始，但这两个民族之间有很近的血亲，二者都是亚巴郎的后裔，具有同一的传统，朝拜唯一的天主。

“亚巴郎清早起来，拿了饼和一皮囊水，交给哈加尔，放在她肩上，又将孩子交给她，打发她走了。”这一驱逐实在是一次残酷的行为，不但为母亲，也是为儿子——如果没有预见天主照顾他的话——连作为父亲的，也必心痛欲裂。这一放弃为亚巴郎实在沉重，牺牲相当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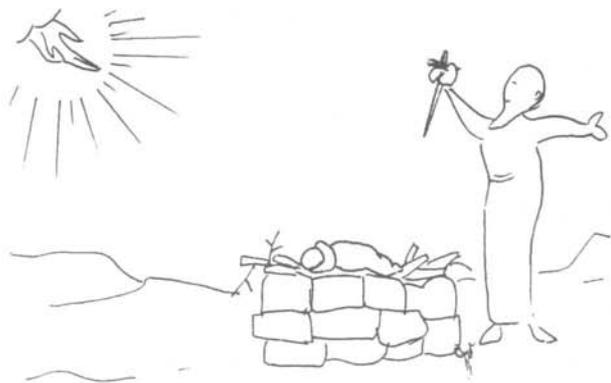
但还有更大的牺牲要求他去忍受！

无上的礼品

这些事以后，天主试探亚巴郎说：“亚巴郎！”他答说：“我在这里。”天主说：“带你心爱的独生子依撒格往摩黎雅地方去，在我所要指给你的一座山上，将他献为全燔祭。”

按照我们目前的思想看来，这几行实在使我们震惊，使我们觉得这是个不可饶恕的罪行。不过，按圣经的记载，这一计划是出于天主，也为天主所撤回。

在亚巴郎时代，奉献人祭并非罕见。在客纳罕地——在别处一样——族长或酋长，甚或国王，因对自己的人民负责，觉得应该奉献他们的儿子或女儿为平息神的盛怒，或驱逐恶运（记得：希腊与特洛伊之战：阿加默侬为祈求顺风曾祭献了伊费哲尼）。以色列的先知常强烈地反对残杀婴儿这一礼仪，因为，当时有些犹太君王（列下 16：3）也效法邻近崇拜巴耳或摩洛哥邪神的敬礼，作出了同样的事。



因而不必惊奇：亚巴郎相信应该把自己的儿子奉献给天主作为全燔祭，当作至大无比的奉献，和自己信仰的最高考验。圣经经文特别强调这一情境的残酷说：“你的儿子，你心爱的独生子。”亚巴郎已经离别了依市玛耳，除了依撒格一子外，再没有别的。况且这唯一的独生子，是期待了这么久，又这样可爱：是他要实践天主的应许，是他要负起传宗接代的保证。依撒格被祭杀了，他的信仰与希望，至少表面上看来，也就消失了。

“亚巴郎次日清早起来，备好驴，带了两个仆人和自己的儿子依撒格，劈好为全燔祭用的木柴，就起来往天主指给他的地方去了。”（按传说，即是摩黎雅山，在其上建筑了耶路撒冷圣殿，并且位置正是至圣所奉献祭品的地方。这块大石头现在正为奥玛尔伊斯兰教寺的圆顶所掩盖，是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和基督徒朝圣的地方）。在这段痛苦的路上，由圣经所描述的父子的谈话：孩子单纯的问话，父亲慈祥安抚的回答，其中暗藏着多么残酷的恐惧：“依撒格对父亲亚

巴郎说：“阿爸！”他答说：“我儿，我在这里。”依撒格说：“看，这里有火有柴，但是哪里有作全燔祭的羔羊？”亚巴郎答说：“我儿，天主自会照料作全燔祭的羔羊。”于是二人再继续一同前行。”

这是逼真的时刻，亚巴郎带着盲目到不可理喻的服从：“将儿子依撒格捆好，放在祭坛上的木柴上，亚巴郎正伸手举刀要奉献自己的儿子时，”亚巴郎在信仰中准备好奉献他绝对的礼品，绝不逃避考验……现在轮到天主的回应了：“上主的使者从天上对他喊说：‘亚巴郎！亚巴郎！’他答说：‘我在这里。’使者说：‘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下手，不要伤害他！我现在知道你实在敬畏天主，因为你为了我竟连你的独生子也不顾惜。’”上主的使者并非天使，按圣经的说法，是指天主的亲临，来与人会晤。天主亲自干预，阻止了这祭献，因为天主接受了亚巴郎的信心，看见他已走到了信仰的极点。这是人生怎样的一条旅程！亚巴郎踏上了旅程，走向天主，因为天主要赐给他一个儿子，使他的生命有了意义，经过数个阶段，经过数次会晤，亚巴郎逐渐认识天主虽是至高者，但也多次与人甚为亲近。他逐渐脱离了人间的安全；最后，连天主的恩许也能放弃，因为他所寻求的，只是天主自己。他对于天主的信心，甚至放弃了一切，他的生命，他的儿子，他家族的前途。

“亚巴郎举目一望，见有一只公绵羊，两角缠在灌木中，遂前去取了那只公绵羊，代替自己的儿子，献为全燔祭。”天主拒绝了人祭，以牲畜作为祭献来代替——此后为犹太人

成了由上主而来的法律。数十个世纪，犹太人的祭献礼只用牲畜。到了时期一满，阻止依撒格死亡的天主，却允许自己的儿子耶稣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为人类作赎罪祭。

“上主的使者由天上又呼唤亚巴郎说：我指着自已起誓——上主的断语——因为你作了这事，没有顾惜你的独生子，我必多多祝福你，使你的后裔繁多，如天上的星辰，如海边的沙粒。你的后裔必占领他们仇敌的城门；地上万民要因你的后裔蒙受祝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亚巴郎显示自己能放弃天主的恩许（后裔与土地），现在这些恩许以更隆重的方式再预许给他：“我指我自己起誓”。他的后裔要为地上万民成为一个福源。实际上，也这样成就了，因为天主借着他为全人类带来了救恩。

信仰者之父（创第 23—24 章）

亚巴郎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这不但只是我们的一个印象，而且是铭刻在每一个人记忆中的一个事实。犹太人的传统使我们认识了亚巴郎的信德，面对走上冒险旅程时的信心，在受各种考验时的忍耐，在接受要求时——虽然多次是令他颇为困惑的——所表现的英勇。

圣保禄对这位信者感受颇深，他给迦拉达人写说：“具有信德的人，才是亚巴郎的子孙”（迦 3：7）；给罗马人写说：“他在绝望中仍怀着希望而相信了，因此，便成了万民之父，正如向他所预许的：你的后裔也要这样多”（罗 4：18）。

因此，亚巴郎——第一个具有信德的人，成了所有信者

的模范。同时也是他打开了信仰之路，告诉我们：信仰是一个旅程——走上旅程，并不是一项教义或教理。不错，由亚巴郎开始，直到我们现代，信仰的动向是同样的，但其内容却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的信仰，在我们所念的“信经”中表达出来。其中包括的是一些历史的事实和启示的真理。“我信唯一的天主，天主圣父，化成天地……我信耶稣基督，取了人性，居我人间；祂在般雀比拉多居官时死了，第三日复活了……我信圣神……我信罪之赦，我信肉身之复活，我信常生……”

亚巴郎当然不能念我们在主日圣祭中所念的信经；那么，他能肯定什么呢？他同他同时代的人一样，认为有无数的神，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他只是在众神之中，寻求一个关心他，与他立约，给他希望享福的神。他相信有一个神超越其他一切的神，他不会相信“常生”，也不会相信“肉身之复活”，为他说来，一个人只能继续生存在他的后裔身上。

在我们信仰生活的开端，有人教导我们所谓的“信仰真理”。亚巴郎什么也不知道。当时，他只是“在绝望中仍怀着希望而相信了”，他便“起了身”。他的信仰是一种跨越一切边界的希望的冒险，是对那不知由何而来的预许抱着信心，不怕生命危险的大胆尝试……他由此强烈地相信，甚至切断了一切联系，起了身。他如此相信，甚至一步一步放弃了一切联系，不顾一切安全，一切便利，为追随与他订立盟约的天主的呼叫。

起身……前行……都是在黑暗中……他完全放弃了自己，以静听天主的话，以分辨及履行天主的旨意……这是信者的基本心态。亚巴郎如此，我们也应如此：“我们并不是那般退缩以致丧亡的人，而是有信德的人”（希 10：39）。致希伯来人书第 11 章全章即是一首信德赞：一开始先尝试给信德下一个定义：“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是未见之事的保证”；以后，即举出一连串以色列子民中具有信德的伟大人物，作为振奋人心的凭证：“因着信德，亚巴郎……献上了自己的独生子”……以后的经文所举出的无数榜样，都在显示他们如何回应了天主的召叫。无数的男女，“有如此众多如云的证人”（12：4），在他们不知不觉之中，为救恩的完成，作出了他们的贡献。

在旧约的开端，举出了信仰之父亚巴郎的历史，怎能不使人想起，在新约的开端，有童贞玛利亚的信仰旅程？我们在玛利亚身上可以见到“信仰之母”的形象，因为，她为将来的世代照亮了并且肯定了信仰之路。玛利亚有如亚巴郎一样，当天主召叫她，向她宣示要诞生耶稣时，她虽不了解，但应承了这一要求：撒辣是石女，玛利亚是贞女。“看，主之婢女，愿照祢的话，成就于我吧！”她走向她一无所知的路途，虽然她可能预感到困难，她仍放弃了一切安全，为向天主说“是”，冒险走上了不知之途。她在黑暗摸索的时期中，决不会想像到默西亚的命运，和她自己的命运，更不会想像到祂在公开生活中所遭遇的困难；她应面对摇摆不定的群众，敌对的人物，以及加尔瓦略山。玛利亚一开始，即接

受了她一心信赖的天主的恩许，最后，依然信赖天主，虽然表面看来，恩许是落了空。玛利亚的信德，在她的一生中，表现在她天天忠实执行天主的旨意上。

对亚巴郎来说，我们也可用同样的词句来形容。亚巴郎比较其他接受了梅瑟法律和其规诫的后裔，更接近福音。圣保禄曾提及此事，当犹太人控告保禄有关法律讲异端时，保禄曾肯定信德远超过法律的行为，甚至可免除法律……亚巴郎是一位甚为犹太人所尊崇的信者，这不是一个好证据吗？他生活在梅瑟法律之前，那时尚无法律存在，所以他不能以法律的行为得救，而是以信德，以他的信仰生活，使他成义，成为天主所爱的人。保禄继续解释：因此新约的基督徒，无须屈服在犹太人的法律之下，便可在基督内度信仰生活。

致希伯来人书告诉我们“众多如云的证人”，那是信德的证人，并非难以达到完美境界的证人。连亚巴郎也有许多可指责的地方：他的软弱，他的怕惧，甚至他可耻的行为（参阅创 12：11，15：12，20：2）。

天主召叫人犹如人之为人，重要的是人的回应，圣经并非一部道德标准集，而是一部有关信仰向天主说“是”的人的历史；他们按照他们的判断，尝试以自己的生活符合这“是”……多次这不能不令我惊服！人对亚巴郎的存在和他的生活中的一切片断，无论作什么想法，但一定是一条信仰的路程，其中插着坚定不移的恩许和许多恒久不断的离弃，经历过许多不可缺少的祈祷和内心聆听天主谈话的经验。在

给予先祖亚巴郎的许多美名之中，有“信者之父”之称，但也有“天主的朋友”之称。“天主的朋友”之称，在圣经中是很少见的，但耶稣在许多世纪之后，曾说过：“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称你们为朋友……”（若 15：15）。

你和你的后裔

创世纪第 23 章记述一项为亚巴郎和他的家族都很重要的事迹，那就是撒辣的死亡和埋葬在赫贝龙。为了埋葬她，亚巴郎买了一块地和玛革培拉山洞，这是游牧民族在客纳罕地所占有的第一块土地。此后，亚巴郎的家族，每一个死去的人，他的尸身都埋葬在玛革培拉。按圣经的语法：“归到他亲族那里去了。”撒辣之后，即是亚巴郎，以后是依撒格和黎贝加，再后是雅各伯和他的妻子。

创世纪第 24 章是一篇富有趣味的记录，值得诵读全集：是记述依撒格订婚的历史，亚巴郎打发他的仆人厄里厄则尔去哈兰地方，由他的亲族中为他的儿子寻求一个妻室。这是闪族人的风习，但也是由于天主的恩许，亚巴郎对要上路的仆人解释说：“那引我出离父家和我出身之地，同我谈过话，对我起誓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的上主，上天的天主，必派遣自己的使者作你的前导，领你由那里给我儿子娶个妻子。”厄里厄则尔便前往，来到了哈兰地方，祈求上主给他一个记号。出于亚巴郎家族的一个容貌很美的少女黎贝加来了，以后她要与厄里厄则尔回到客纳罕地去，嫁给依撒格。

亚巴郎将自己所有的财产都给了依撒格（第 25 章），以后便记述亚巴郎安详的死亡：“亚巴郎一生的岁月共是一百七十五岁。亚巴郎寿高年老，已享天年，遂断气而死，归到他亲族那里去了。他的儿子依撒格和依市玛耳，将他葬在面对玛默肋，赫特人祚哈尔之子厄斐龙的田间玛革培拉山洞内……亚巴郎死后，天主祝福了他的儿子依撒格。依撒格定居在拉海洛依井附近。”

雅各伯：以色列被召

依撒格的为人在圣经中不很明显，他好像只是传统中的一个环节。有关他的生平，大半都记在他的父亲亚巴郎的一些段落里，今后的重要人物，即是雅各伯。

天主拣选的奥秘（创第 25—27 章）

“依撒格四十岁时，娶了帕丹阿兰地阿兰人贝突耳的女儿，阿兰人拉班的妹妹黎贝加为妻。依撒格……便为她恳求上主；上主俯允了他的祈求，他的妻子黎贝加遂怀了孕。”黎贝加是个不生育的女人……有如她的婆母撒辣，也如以后的以色列的民长三松的母亲（民 13：1……），撒慕尔先知的母亲亚纳（撒 1：1、2 章），以及最后，到了基督时代的开端，若翰的母亲依撒伯尔（路 1：26—38）。不生育的母亲这一主题，在圣经中有其重要的意义：凡出于人的意料之外所生的儿子，都视为天主特别的“赐予”，这些人在救赎史中都担任一个具有决定性的角色。因此，黎贝加的后裔是由天主的特别恩宠才存在的。

双胎在她腹内互相冲突，于是她说：“若是这样，我可怎么办？”遂去求问上主。上主答复她说：“你一胎怀了两个国家，你腹中所生的要分为两个民族：一个民族强于另一个民族，年长的要服侍年幼的。”到了生产的时候，她腹内果然是一对双生；首先产出的发红，浑身是毛，如披毛裘，给他起名叫厄撒乌。他的弟弟随后出生，一手握着厄撒乌的脚

跟，为此给他起名叫雅各伯。

厄撒乌与雅各伯在母胎中即彼此斗争。天主的宣告是：“你胎中所生的要分为两个民族。”尤其使人惊奇的，是“年长的要服侍年幼的”。按正常来说：厄撒乌应继续他父亲作酋长，承受一切产业，尤其承受上主誓许给亚巴郎的恩许。但又一次出乎意外地推翻了这自然的理论，天主的话倒转了这一局面，誓言第一的要让位给第二的。

令我们更加惊奇的，是为完成上主神示的方法，竟是借用人的诡计和欺诈！

两个孩子渐渐长大，厄撒乌成了个好打猎的人，喜居户外；雅各伯却为人恬静，深居幕内。依撒格爱厄撒乌……黎贝加却爱雅各伯。

有一天，雅各伯正煮好豆羹，厄撒乌由田间回来，饥饿疲乏，便对雅各伯说：“请将这红红的东西给我点吃，因为我实在又饥又乏。”——因此，他的名字叫“厄东”。雅各伯回答说：“你要将你长子的名份先卖给我。”厄撒乌说：“我快要死了，这长子的名份为我还有什么益处？”雅各伯接着说：“你得立刻对我起誓”。厄撒乌遂对他起了誓，将自己的长子的名份卖给了雅各伯。雅各伯遂将饼和扁豆羹给了厄撒乌，他吃了喝了，起身走了。——厄撒乌竟如此轻视了长子的名份。

我们在今天或许要责备雅各伯的无情与敲诈……但这段历史的编纂者却好似对厄撒乌如此轻率地放弃他长子的地位更加反感，但这不过只是事情发展的第一幕，厄撒乌放弃长子的地位还未能生效，因为只有父亲才有权处理长子的地

位，并且，他的祝福是获得亚巴郎的产业和天主盟约的不可缺乏的因素。于是雅各伯和他的母亲黎贝加现在就下手作欺骗的工夫。

依撒格年纪已老，双目失明，看不见了，遂叫了他的大儿厄撒乌来，对他说：“我儿！”他回答说：“我在这里。”他说：“你看我已年老，不知道哪天就死，现在，你拿器械、箭囊和弓，往田间去打点猎物，照我的嗜好给我作成美味，拿来给我吃，好叫我在未死以前祝福你。”

这一平淡的记述，很明显地，并非旨在说明老人贪吃贪喝！而是要说明，依撒格愿意与自己的儿子以隆重的仪式聚餐，这是神圣的礼仪，在此礼仪中把上主的祝福，通传给他；同时将民族的命运以及与天主所订立的盟约的责任交托给他。

黎贝加听到了他丈夫说的话，便在厄撒乌出去打猎之时，叫了雅各伯来，准备上演这出戏。黎贝加由所有的牲畜中挑选了一只小羊；预备好野味，给雅各伯穿上有毛的皮衣，使人摸起来，好似他哥哥有毛一样。



老人虽然疑惑是否是他的长子，但最后相信是他，便

说：“我儿！你前来吻我。”他就前去吻了父亲，他父亲一闻到他衣服的香气，就祝福他说：“看！我儿子的香气，像上主祝福的肥田的香气，唯愿天主赐予你天上的甘露，土地的肥沃，五谷美酒的丰裕！愿众民服侍你，万国叩拜你！愿你作你兄弟的主人，你母亲的儿子叩拜你！凡诅咒你的，必受诅咒；凡祝福你的，必受祝福。”

不多时以后，厄撒乌带着野味回来了，当他知道他的兄弟如何夺去了父亲的祝福以后，他遂放声大哭，恳求依撒格给他祝福，但依撒格不能再有所作为。雅各伯由此成了一切的主人。“厄撒乌便怀恨雅各伯。”

这岂不是一段可耻的历史，家庭纠纷中卑鄙的手段？是的，在某一方面来看，是真的……但圣奥斯定在这一段落里却看出：“这不是谎言，而是奥秘”；天主拣选的奥秘。

天主的拣选常出乎人的习俗和规律以外。有时常令我们大惑不解，甚至远离了我们的标准和我们的判断。天主行事常使我们难以预料；祂拣选年幼的，放弃年长的；拣选穷苦的，放弃富有的。同样，祂使不孕的妇女生产先知，让谦虚的人成为以色列子民的首长；达味是叶瑟儿子中最小的一个，撒慕尔却以上主的名给他敷了油，成为国王（撒上 16：1—13）。在宗徒中，伯多禄决不是最聪明的，但耶稣却拣选了他，将教会托于他。基督曾多次显示特爱弱小的、贫穷的，在天国里“最后的”要成为“最先的”（玛 20：16、19；路 13：30；谷 10：31）。

天主在我们的软弱中显示祂的大能，使成功的光荣不归于我们，而只归于天主。圣保禄对此意识很深，当他给格林

多由码头工人、海员、被解放者和奴隶所组成的教会团体写信时说：“弟兄们！你们看看你们是怎样蒙召的：按肉眼来看（希腊哲学家），你们中有智慧的人并不多，有权势的人也不多，显贵的人也不多，天主偏召选了世上愚妄的，为羞辱那有智慧的；召选了世上懦弱的，为羞辱那坚强的；甚而天主召选了世上卑贱和受人轻视的，以及那些一无所有的……正如经上所记载的：凡要夸耀的，应因主而夸耀”（格前 1：26—30）。

重新誓许（创第 28 章）

依撒格叫了雅各伯来，祝福他，吩咐他说：“你不要娶客纳罕女人为妻，你应起身往帕丹阿兰你外祖父贝突耳家去，在那里娶你舅父拉班的女儿为妻……愿天主将亚巴郎的祝福赐予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住的地方，即天主赐予亚巴郎的土地作为产业。”依撒格就这样打发雅各伯走了，雅各伯从此继承了他父亲的祝福。依撒格有如他父亲亚巴郎给他娶妻一样，也要他的儿子由他的家族中娶一个女儿为妻。

雅各伯离了贝尔舍巴，一直向北行。到了晚上，他便停下来睡觉。“他作了一梦：见一个梯子直立在地上，梯顶与天相接；天主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上主立在梯子上说：我是上主，你父亚巴郎的天主，依撒格的天主。我要将你所躺的地方，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要多得如地上的灰尘；你要向东西南北扩展，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蒙受祝福。看，我与你同在；你不论到哪里，我必护佑

你，与你回到此地。我决不离弃你，直到我实践了我对你所许的。”

如此，雅各伯亲自接受了天主预许给亚巴郎，并重新给依撒格的恩许。尽管其中有诡诈、有谎言，天主仍保持祂与自己拣选的民族所订立的盟约。雅各伯在梦中看见了一张顶天立地的梯子，天使在上面上去下来。

这一交谈首先是与亚巴郎家族的后裔所订立的，因此由亚巴郎所生的民族将接受此一特权。但天主将以特殊的方式向这民族通传关乎整个人类得救的救恩计划，那就是由基督成全这一作天地之间桥梁的角色：“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要看见天开，天主的天使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若1：51）。现今，祂所建立的教会继续作祂降生的工作，成为这一天梯，作人与天主之间的桥梁。

雅各伯一觉醒来，说：“上主实在在这地方，我竟不知道……这里不是别处，乃是天主的住所。上天之门。”有如亚巴郎以前所作的一样，他立起了一根石柱，以纪念这次的会晤；他许了愿，以回应这位亲自启示给他，并亲自召叫他的天主。直到那时，他所接受的，是由他祖父和父亲所继承的传统，现在是他自己进入了这一冒险的行程。他所接受的天主现在成了他所接纳的天主：“上主实在当是我的天主，我立作石柱的这块石头，必要成为天主的住所。”他给这地方起名叫贝特耳，意即“天主的住所。”

人的诡计（创第29—31章）

第29—31这三章相当长的一段，是记述雅各伯住在哈

兰地方的一段事迹。他来到拉班家的方式，使人记起亚巴郎的仆人与来饮牲口的黎贝加少女相遇差不多一样。不过，第一段史事记得又美丽又轻松，有如一篇奇遇故事；第二段却是一段真正人间的历史，其中生活并非如此简单，人物也并非没有缺陷。

当雅各伯一遇见辣黑耳，便爱上了她，并希望与她结婚。他向拉班建议：“我愿为你小女儿辣黑耳服侍你七年。”拉班接受了，但他设尽各样方法去达到他的目的：即将长女肋阿先嫁出去，因为肋阿不美，“双眼无神”。七年过去了，拉班所用的计谋，使人想起当时雅各伯如何欺骗了他瞎眼的父亲：在结婚的日子里，领到雅各伯前的女儿，面戴长巾，并非是辣黑耳，而是肋阿。雅各伯在发觉受骗之前，已与肋阿同了房。以后，当然也娶了辣黑耳，不过应许下再工作七年！

肋阿给雅各伯生了儿子，辣黑耳先是不生育，以后才轮到她生育；她们的两个婢女也生了儿子：一共生了十二个儿子……这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雅各伯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祖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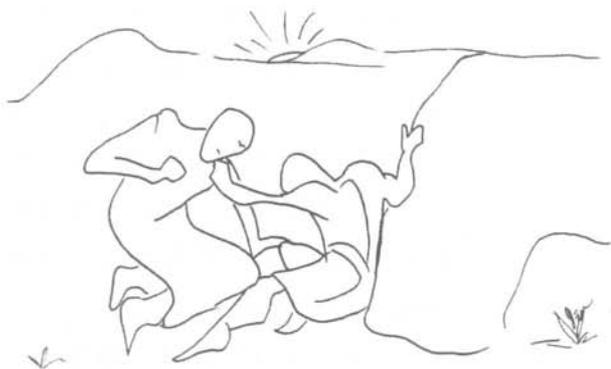
雅各伯在拉班家中居留的时期内，以及以后带领妻室、儿女、工人和牲畜离去的情景，处处显示雅各伯是个诡计多端、唯利是图、时常由别人的财富中为自己聚财致富的人。照我们看来，他实在是一个不值得称道的人……但天主仍照顾他，天主并没有撤回与他所订立的盟约。

与天主搏斗（创第 32 章）

雅各伯终于离开了拉班，回到天主预许给亚巴郎、依撒

格、最后也许给他的福地。但他很担心会与他哥哥厄撒乌会面，因为他英勇善战……又有许多理由责怪他！于是雅各伯便使用交际手腕，打发一些使者在他以先到他哥哥面前说些消气的话，以后再致送大量的礼品，即许多牲畜。同时，他也准备好一些动作和甜言蜜语，以哄骗厄撒乌。最后，会晤成功，厄撒乌拥抱了他的兄弟，并收下了他的礼品（33：1-11）。

但是，为雅各伯（也为众信众）另有一个更重要的会晤，离他与他哥哥相遇不远的地方，他停留在雅波克河边，这是一条流入加里肋亚湖的小河。在仆人和牲畜都过了河之后，他也要他的妻室、奴婢、和他的儿子在他前面过河。



雅各伯独自一人留在后面。有一人前来与他搏斗一直到曙光破晓。那人见自己不能制胜，就在他的大腿窝上打了一下；雅各伯正在与他搏斗之际，大腿窝脱了节。那人说：“让我走吧！天已破晓。”雅各伯说：“你如果不祝福我，我不让你走。”那人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回答说：“雅各伯。”那人说：“你的名字以后不再叫雅各伯，应叫以色列，

因为你与神与人搏斗，占了优势。”雅各伯问说：“请祢告诉我祢的名字。”那人答说：“为什么你要问我的名字？”遂在那里祝福了他。

雅各伯给那地方起名叫“培尼耳”，意谓“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生命仍得保全”。雅各伯经过培尼耳时，太阳已升起照在他身上，由于大腿脱了节，他一走一瘸。

这段重要的经文，以象征的笔法，描写了全以色列子民被召的使命。

这一整夜与雅各伯搏斗的神秘“人物”，是天主自己；雅各伯说过一句话：“我面对面见了神”（按原文：“神”与天主是一个字，所以普通称“与天神搏斗”，不太正确）。这一以搏斗形式的会晤实在奇特……雅各伯为什么要反抗他所相信的天主，要敌对曾将许于他祖先的恩许重新恩许于他的天主？这是因为雅各伯不想放弃任凭己意所过的生活。他想使自己的意愿超越上主的意愿，至少想利用天主的能力来为自己的打算服务。在这回归客纳罕地——天主恩许和盟约的标记——的边缘，天主要他确认天主的临在，天主的行动和胜利。“祢如果不祝福我，我不让祢走。”

在人与天主之间的斗争，有时实在是一场恶斗。雅各伯一方面想认识天主，另一方面又想要天主来适应自己。他问：“祢叫什么名字？”按圣经的思想，说出名字，即等于把自己交与对方控制。天主不但没有启示自己的名字，反而给了雅各伯一个名字。他听到这个答复：“你的名字以后不再叫‘雅各伯’，应叫‘以色列’。”天主创造的能力借这个新名字使雅各伯成了一个新的受造物。“以色列”这一名词立

定了他的使命。他强而有力地抗拒过天主，他也要对人占优势。他一生的命运也留下了痕迹——由此“他的大腿脱了节，一走一瘸”。

从此以后，以色列子民的生活也同样在斗争之中，需要天主的祝福和保护。但为了取得天主的保佑，以色列子民可能受到效法他们四周居民的诱惑：利用天主，而不是事奉天主。所以他们应如雅各伯一样，先体验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为天主所击伤，那时，才能得到天主的祝福。

雅各伯与天主的搏斗是在黑夜中进行的：这是信仰的搏斗。所有有信仰的人都生活在这格斗之中。我们常不断地询问天主，但天主没有给我们一个回答：这是天主的祝福，这是天主临在面前的保证，这是祂在召叫我们成为另一个人。我们越认清自己的软弱，越觉得自己受了伤害，越能得到天主的力量。这就是那些觉得为天主所战胜的人所获得的胜利。

在雅波克河边的这一显现，为雅各伯和他的后代的信仰生活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雅各伯的子孙随了雅各伯的名字以色列，超越了亚巴郎的子孙，或依撒格的子孙。这民族有时背弃天主，有时忠于天主，时常为天主所折磨，但它时常寻求天主：这民族的全部历史，同时是在与天主搏斗，也为天主而搏斗。

若瑟：人民的救星

若瑟的历史在创世纪里占有相当大的分量：由第 37 章至 50 章。但是传统没有把他放在祖先亚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的行列里，因为达味王朝（默西亚）不是出于他的后裔，而是出于犹大的后裔。如果圣经给了他这么长的篇幅，他的历史定非寻常——实在值得全读；并且他的人格也定必非凡，并惹人注目。若瑟不但是他民族的光荣，而且他也因救了他的弟兄，而救了整个民族。

反对的标记（创第 37 章）

雅各伯的儿子共计十二人。肋阿的儿子：雅各伯的长子勒乌本，以后是西默盎、肋未、犹大、依撒加尔和则步隆。辣黑耳的儿子：若瑟和本雅明；辣黑耳的婢女彼耳哈的儿子：丹和纳斐塔里；肋阿的婢女齐耳帕的儿子：加得和阿协尔（35：22—26）。不过，当雅各伯回到客纳罕地时，本雅明还没有诞生，若瑟是最小的一个，他也是雅各伯的爱妻辣黑耳的唯一的儿子。更何况他也是雅各伯老年时所生的儿子。因此“以色列爱若瑟超过其他的儿子……给他做了一件彩色长衫。他的哥哥们见父亲爱他胜过其余的儿子，就忌恨他，不能与他和气交谈。”

若瑟为他父亲所喜爱，也好像为天主所钟爱。他作了些特殊的梦，好似预示他将有一种特殊的命运。这更惹起了他兄弟们的忌恨。他向他们说：“请听我作的梦：我梦见我们

同在中田捆麦子，忽然我的麦捆站起来，你们的麦捆围住我的麦捆下拜。他哥哥们对他说：难道你要作我们的君王，或者统治我们？”虽然他们恼恨他，他又给他们讲了另一个梦：“梦见太阳和月亮并十一颗星辰向我下拜”（即他的兄弟们；这次连他们父母都包括在内）。他的兄弟更加忌恨他，他的父亲虽然低声埋怨了两句，“却将这事存在心里”。雅各伯对这梦颇为关心，因为他自己的生命，即是借这一方式为天主所启示而确定的。



雅各伯的儿子们都没有这种宽宏大量，反而更加怀恨。毫无疑问，他们在外放羊时，必定时常谈论此事；而小兄弟却常住在父亲身边。有一天，雅各伯打发若瑟去找他的哥哥：“他们老远就看见了他；在他尚未来近以前，就已决定要谋杀他。”当时大哥勒乌本和犹大多次从中干预，想办法拯救若瑟的性命。若瑟首先被放在一口枯井中，而后有一队商人路过，便被卖给他们为奴。如此，他的兄弟便摆脱了他，而且也避免了犯杀人的罪。他们为了使雅各伯相信他的

儿子为野兽所吞食，便把那身彩衣浸满了公山羊的血递给他看。他的父亲便痛苦地哀悼他。“米德扬人后来在埃及将若瑟卖给了法郎的内臣，卫队长普提法尔。”

智者（创第 38—41 章）

斯德望在公议会的讲辞中，曾简述了全部圣经历史，在其中有关若瑟的一段说：“宗祖们嫉妒若瑟，把他卖到埃及，天主却同他在一起，救他脱离了一切磨难；并在埃及王法郎面前使他得宠，有智慧，法郎就派他总管埃及和王家的事务”（宗 7：9—10）。

智慧篇发挥同一的主题说：“智慧却从困难中拯救了崇拜她的人……智慧没有离弃被卖的义人，反而救他免于罪恶；与他同入坑狱，在縲继之中，他没有舍弃他，直到令他取得王权，统治欺压他的人们，证明诬谤他的人说的尽是谎言；赏给了他永垂不朽的光荣”（智 10：9、13、14）。

若瑟在传统中所留的形象是位智者。这一类型的人，在圣经中有别于列祖；这类人时常在默想，反省，努力使自己的生活按照天主的圣言去进行；同时也作仲裁、证人或判官。这种人在圣经中占有首要的地位，其中最著名的是撒罗满。智慧常被视为天主行动的一种方式：天主赐予人智慧，是为光照人；因此，圣经里有许多本“智慧书”。

“上主与若瑟同在……”

若瑟的历史可以毫无疑问地放在公元前 1650 年间。虽

然埃及的文学或历史没有记载，但圣经所叙述的细节都很符合事实，都很符合当时埃及人的生活方式。当若瑟被领到埃及时，埃及的文化已有千余年，已相当先进。金字塔已建筑了八百多年——这些金字塔不但证明了人的技巧，并且，更证明了当时的人已有不死不灭的信仰；因为，这些伟大的坟墓即是为确认法郎尚继续生存。

埃及在当时以智者闻名于世。这些智者在探求宇宙的奥秘，并以东方喜爱的象形文字，借神话和比喻来作表达。在这尊崇智慧的民族中，若瑟的智慧超群出众，显示了由天主所默感给以色列的智慧，超越了埃及人的智慧。

“上主与若瑟同在，他便事事顺利，住在他埃及主人（法郎的内臣，普提法尔）家里……若瑟在他主人眼中得了宠，令他服侍自己，托他管理自己的家务，将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他手中……上主为若瑟的原故，祝福了这埃及人的家庭。”

若瑟很快便显示他是一个有才干的人。他刚被卖为奴，即刻便被提升高位，并获得了他主人的完全信任。他这辉煌的成就为期不长。因为一个新的试探在等待着他。

“若瑟生来体态秀雅，容貌俊美……主人的妻子向若瑟以目传情，并且说：‘你与我同睡吧！’他立即拒绝……‘我主人什么都不管；凡他所有的一切，都交在我手中……只有你除外，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极恶的事，得罪天主呢？’”若瑟如果接受了这挑引，不但对自己的主人失掉了信任，对上主更失却了忠信。若瑟以他的智慧，拒绝了引诱者；但那女人恼羞成怒，在她丈夫面前控告了若瑟。主人

“大发愤怒”，立即把若瑟囚在监里。

现在若瑟又下到囚牢里（有如以前在枯井里一样）。他特别的好运为时实在太短，现在他处于由人性方面来讲是毫无出路的环境里，因为，他决不能期望诬告和不义处罚他的人来拯救他了；但若瑟仍为智者，仍怀有信仰，“上主仍与他同在”（参阅 39：21—23）。第 69 篇圣咏表达了这种亲自感受到的一方面失望，而另一方面又全心寄望于天主的混合心情：

天主，求祢速来拯救我；

因大水已到我的颈脖。

我陷于泥泞中，没有立足的处所；

我沉入深水中，波涛已掩盖了我；

我呼号得筋疲力竭，我已咽喉焦干；

我常期望我的天主，我已望眼欲穿；

无故憎恨我的人，比我的头发更繁；

无理敌对我的人，比我的骨头更坚；

.....

因为，我为了祢已饱受欺凌，

羞愧已经笼罩了我的面容。

连我的兄弟们都以我为外宾，

我母亲的儿子都拿我当客人。

我对祢殿宇所怀的热忱把我耗尽。

.....

上主，在这困厄的时日，

我只有求救于祢；

天主，求祢按祢丰厚的慈爱应允我，
求祢以祢救援的忠诚俯听我。
求祢救我于污泥中，不要让我沉没，
救我脱离恨我的人，走出大水旋涡。

.....

上主，求祢照祢和蔼的慈爱俯允我，
求祢按祢深厚的仁慈眷顾我。

.....

天主，我既贫乏而又忧苦，
愿祢的救助赐给我卫护！
我要用诗歌赞美天主的名号，
并要用感恩的心给天主增耀.....

“我立你统治全埃及国”

天主又一次赐予了若瑟智慧，借以拯救他。最初，他先为两个囚伴解梦，这两个囚伴都是法郎王宫的高官：为一个预告了死刑，为另一个预告了即将释放。两个预言都实现了。以后那个获宠的囚伴记起了这段事迹。

“法郎作了一梦，梦见自己站在尼罗河畔。看见从尼罗河中上来了七只母牛，色美体肥，在芦苇中吃草。随后，从尼罗河中，又上来了七只色丑体瘦的母牛，站在尼罗河岸上靠近那些母牛身旁。这些色丑体瘦的母牛，竟将那七只色美体肥的母牛吞了下去；法郎便惊醒了。”

“他又睡下，作了一个梦，梦见在一根麦茎上，生出了七枝又肥又美的麦穗；随后，又发出七枝又细弱，而又为东

风吹焦了的麦穗。这些细弱的麦穗竟将那七枝又肥又美的麦穗吞吐了下去。法郎惊醒了，原是一场梦。”

那时，那个以前作囚犯的高官，忽然想起了若瑟，向法郎述说，有一个年轻的希伯来人，如何给他们每人解梦，并且，他所说的都成了事实。法郎即刻把若瑟叫来，给他述说了他在梦中所见到的一切。若瑟便给法郎解释其意义说：“天主已将所要作的告诉了陛下”。埃及将有七年美好的麦穗，丰富的收成和肥美的牛；以后将有七年歉收和饥馑。

若瑟遂建议法郎派定一个人，在七个丰年内，征收并储蓄一部分收成，以准备七个荒年到来时，好供给百姓食粮。这一建议甚得法郎的欢心，遂派定若瑟去执行：“天主既使你知道这一切，就再没有像你这样聪明富有智慧的人了……我的人民都要听从你的号令……我立你统治全埃及国。”若瑟便去实行他自己的计划，显示他实在是一个出色的经济专家。这为希伯来人实在是一项值得骄傲的伟大光荣：在当时闻名于世的智者出产地，竟没有一个能拯救埃及，而他们中的一个智者却拯救了埃及。

仁慈者（创第 42—49 章）

若瑟与其兄弟

“各地都发生了饥荒……天下的人都来到埃及购买食粮……雅各伯便对自己的儿子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我听说在埃及有粮食出售，你们下到那里，给我们购买些粮

食，叫我们好活下去，不致饿死。”



以后，一连数章给我们叙述若瑟与他的家人，经过许多曲折感人的场面，终于重逢的故事。当他的兄弟来到埃及时，若瑟认出他们来，但什么也没说，只是在向他们显露自己的身份之前，使他们经过许多恐惧的场面。当他知道有一个小兄弟本雅明存在时，便命他们下次再来时把他一同带来。本雅明来后，若瑟要人把贵重的物品藏在他的粮袋里。当这所谓的罪行揭穿后，那时犹大便出面调停，因为他曾向他父亲说过：“你叫孩童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前去，这样，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幼儿，可以生活，不致饿死。我为他担保。”他便向若瑟述说他如何带来了本雅明，并代表雅各伯说：“你的仆人，我的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只生了两个儿子：其中一个离开我出去，我猜想，他是被猛兽撕裂了，到现在，再没有见到他。如今你们连这一个也要由我面前带走；倘若他遇到什么不幸，你们就要使我这白发老人在悲痛中下到阴府了！现在，如果我回到你仆人，

我父亲那里，孩童没有与我们在一起——他原与这孩童相依为命——他一见孩童没有与我们在一起，就必死无疑……现在请让你的仆人留下，代替孩童给我主为奴，让孩童跟他哥哥们回去。如果孩童不与我在一起，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我怕看见我父亲遭到不幸！”

“若瑟在众侍从前不能再抑制自己，就喊说：叫众人离开我出去！这样，若瑟使兄弟认出自己来时，没有别人在场……若瑟说：我就是你们卖到埃及的弟弟若瑟，现在你们不要因为将我卖到这里便自忧自责；这原是天主派遣我在你们以先来，为保全你们的性命。”

他便如此“在他们以先来到了”埃及，并预先告诉他们饥荒还有五年，遂要他的兄弟们赶快回客纳罕地，将他们的父亲、妻子和儿女都带来。老雅各伯一生以游牧为业，现在上路，到一个土地肥沃的地方去避难。他们全是亚巴郎的后裔，共计七十人。这批游牧人士只知道到处支搭帐幕而居……现在他们要变成定居的民族，在若瑟给他们最丰盛的地方，在尼罗河三角洲，定居了数个世纪。按圣经记载，是四个世纪。的确，若瑟不但宽恕了，而且还照顾了自己的兄弟，使他们丰衣足食。

雅各伯逝世

“雅各伯在埃及又活了十七年”，以后“自知死期已近”。若瑟便带领他的两个儿子来见雅各伯，雅各伯便祝福了他们。以后，老祖宗把他所有的儿子都召来说：“你们聚在一起，我要将你们日后所遇到的事告诉你们。”



其实，人们所称谓的这篇“雅各伯的祝福”词，更好说是一连串的神谕，道出了十二子和其支派的命运。在所谓的祝福词中，有些说出了他们的悲惨命运。实在使人不觉得有特别的祝福。不过，对于曾拯救过若瑟性命的犹大，却道出了一项隆重的预许：“犹大！你将受你兄弟的赞扬；你的手必压在你仇敌的颈上；你父亲的儿子要向你俯首致敬……权杖不离犹大，柄杖不离他脚间，直到那应得权杖者来到，万民都要归顺他。”这说明将由犹大支派传授天主的许诺，亦即是说：基督将由这支派出生。

雅各伯在向他的儿子们讲完了他的神圣遗嘱之后，又向他们出命，有如以前曾向若瑟出命一样——若瑟对此已发誓——要把他埋葬在客纳罕地，他的祖先之旁。“雅各伯给他的儿子们立完了遗嘱以后，便将脚缩到床上，断气而死。”

若瑟为他的父亲安排了一个极为隆重的丧礼，先在埃及，后得法郎的准许，“将他运到客纳罕地，葬在玛革培拉田里的山洞里。”这“实在是一大队行列”，不但有希伯来人

全家属——家中幼小在外，而且经文明言，连埃及国所有的显要都包括在内。客纳罕人见到这一光景，喊说：“这为埃及人实是一场极备哀荣的丧礼”。这实在是一项多年来分离与痛苦的最好报答，不但全家得到了团聚，而且因了若瑟的智慧，获得了高位，使到希伯来人不但在客居之地受到欢迎，而且也得到了土地和尊荣。

拯救者（创第 50 章）

“天主派遣我在你们以先来，是为给你们在地上留下后裔，给你们保全多人的性命”（45：7）。若瑟之所以能够拯救他的兄弟和他的民族，是因为他常忠于天主，顺从天主的旨意，因此，天主要他完成大事。他虽生活在各种意料不到的境遇中，但他确知这一切都是天主圣意的安排。在最困难的境遇里，他常让他的上主来领导，他的信德使他抵御了各种诱惑，克胜了各种试探。

若瑟的一生实足以作犹太人生活的模范，应予以重视。事实证明：由若瑟并非只出生了一个支派，而是出生了两个支派：即取他的儿子名字的厄弗辣因支派和默纳协支派。

为基督徒来说，若瑟的历史更扣人心弦。因为，有许多事迹使人想起基督（若瑟是耶稣的预像，在礼仪中时常提及）：若瑟是钟爱之子，为他的兄弟所抛弃，以几十块银钱被卖掉、被囚，以后，为天主所拯救，并被高举，备受光荣……他曾使饥者得以饱食；他不但拯救了他的兄弟，而且拯救了其他所有的人；他宽恕了虐待他的人；他曾使四散的兄弟聚合；他只归光荣于他的父——天主。

当信者认清自己的软弱和无能时，正是天主向他们显示祂的慈爱和能力的时候。因此，每一个人的信仰旅程必带有试探与痛苦：亚巴郎无子，等待了许久，才得生继续家业的儿子，但亲眼见到预许之子——依撒格慢慢长大，满心高兴之际，有一日，天主即要他将他祭杀。雅各伯的受试探在雅波克河边与天主搏斗一事上彰显了出来。他努力争取知道那人的名字，因而得到他的祝福，但只有在大腿关节受伤之后，承认了自己的软弱，才得到了祝福。若瑟的受试探：在于一连串的被抛弃、被囚禁，这很容易使他失望……但在他痛苦的深渊里，他把自己完全交于天主的手中。

信仰常是处于试探之中，常处于黑暗之中。只有完全服从天主的圣意，人才可进入天主的计划之中。这才是真正的信仰。

圣祖们的生活，打开了信仰之门。



创世纪最后一部分是一段很美丽的历史：一个脆弱不堪的小民族，过着游牧不定的生活，又遭上饥馑的荒年，只有等待做埃及的奴隶。岂知，借他们中的一位智者，希伯来人受了他们强盛邻国的欢迎，又赐以肥沃的土地，使他们度过了他们困难的日子。难道这是天主许与亚巴郎的土地？不是！若瑟在他生命结束之前，向他的兄弟说：“我快要死了；但天主要看顾你们，领你们由这地回到祂誓许给亚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的地方去。”埃及是被拯救的地方，但不是许地。

现在到了这民族受苦的时期，但他们对上主仍保持信仰与希望：在表面看来，当希伯来人受压迫，充当奴隶，一切都失去之际，“天主垂顾了”他们中的一人，梅瑟，他要领导他们出离埃及，迈向客纳罕许地。

但是你，我的仆人以色列，

我所拣选的雅各伯，

我的好友亚巴郎的苗裔，

你是我由地极领来的，

是我从远方召来的，

我曾向你说过：“你是我的仆人

我拣选了你，我决不放弃你。”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在一起；

你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天主，

我必坚固你，协助你……

(依 41：8-10)



3

迈向福地

(卣；助；户；申；苏)

纲要

一、逾越节

一个受压迫的民族

梅瑟

祖先的天主（着火的荆棘丛）

不断的斗争（埃及十灾）

上主经过

新逾越节

二、盟约

被选的民族

盟约的法律

订立盟约

约柜

新的五旬节

三、旷野

金牛

云彩

玛纳和鹌鹑

与阿玛肋克人作战

侦察客纳罕

磐石出水

铜蛇

梅瑟逝世

旷野中的考验

认识天主

四、许地

过河

再举行逾越节

征服客纳罕

重新宣誓

基督徒的旅程

“有位不认识若瑟的新王兴起，统治了埃及。”

(出 1: 8)

在出谷纪开端，我们所讲的这位国王，这个法郎，是在若瑟搬迁他的父亲和兄弟来到埃及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才统治埃及。这段时间有多长久？圣经告诉我们是四百年……这一数字可能是象征性的，但至少也过了两三个世纪。现在我们到了公元前一千三百年左右。

这段时期是埃及历史上最兴盛的时期，也是最富庶的一段时间（金字塔已在一千三百年前开始建筑）。当地实在和谐平安。乡间的生活也甚富庶幸福：有些地方甚至一年收获四次。埃及文人的智慧是闻名于世的：圣经内即采取了他们的一些格言。法郎建筑了，或扩充了，甚或装饰了卡纳克和卢克索一些大庙或殿宇，这些都被视为埃及的宝物。埃及的文明在当时甚为先进，文化甚为精炼。

逾越节

(出第1—12章)

一个受压迫的民族

“以色列的子孙生育繁殖，数目增多，极其强盛，布满了那地”（出1：7）。希伯来人的激增开始困扰了当时的领导阶层。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当少数民族变成了多数民族，必定惹起当地居民，尤其原来的居民的猜忌。只要我们想一下美国的黑人，或其它发展国家的移民，便可了解。

法郎说：“看，以色列子民，比我们又多又强。来，我们要用智谋对付他们，免得他们繁盛起来……”（出1：9、10）。因此，政府便下了命令，阻止这一外方民族开展。圣经特别标出两项规定：

第一个措施：苦工：“埃及人更严厉地强迫以色列子民做苦工……使他们的生活十分痛苦”（出1：13、14）。环境很快便成了好像集中营一般。

第二个措施更为彻底：至少在某段时期，法郎下了灭绝令：凡希伯来人的男婴都应处死（出1：15—22）。



梅 瑟

正当那时，在肋未支派生了一个小男孩。他的母亲将他藏了一段时间，然后，为了拯救他的生命，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表面看来，好似一个婴儿被抛弃在河边；当法郎的女儿来河边洗澡时，因为听到婴儿哭泣，便动了怜悯的心，叫人把蒲草筐由水中拉上来。婴儿的姐姐在旁边窥察，遂前来建议在希伯来妇女中为他找一个奶妈。如此，他的真母亲把婴儿抚养长大，然后交还给公主：“公主遂收他作自己的儿子，给他起名叫梅瑟”（出2：10）。梅瑟遂在王宫中受培育，“学习了埃及人的各种智慧”（宗7：22）。



“过了许久，梅瑟已经长大，有一次出去探望自己的同胞，看见他们作苦工，又见一个埃及人打他的一个同胞希伯来人，他向四面一望，见没有人，便将那埃及人打死，将他埋在沙土中。”第二天，梅瑟再回来时，有些希伯来人向他

说出了他所作的事，“梅瑟就害怕了”。以后，“法郎听说这事，就想杀死梅瑟；梅瑟便逃走了”（出 2：11—15）。

梅瑟逃去的米德杨地是旷野。他在那里生活了许多年，过一种游牧民族的生活。也许这种朴实简单的生活经验为梅瑟十分需要，好在他受了埃及的教育之后，能准备他去接受改变他一生的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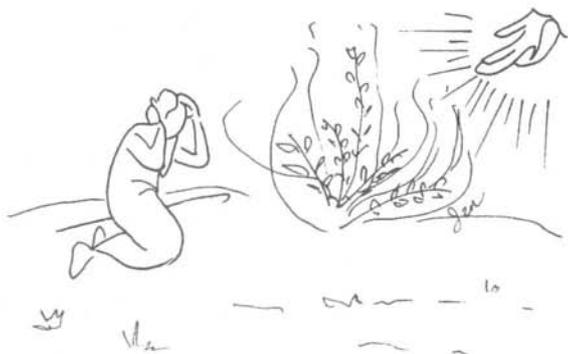
祖先的天主（着火的荆棘丛）

梅瑟为他的岳父，米德杨的司祭耶特洛放羊……上主的使者从荆棘丛的火焰中显现给他；梅瑟看见了，便向前去……天主便由荆棘丛中叫他说：“梅瑟！梅瑟！”他答说：“我在这里。”天主说：“不可到这边来！将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天主，亚巴郎的天主，依撒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梅瑟因为怕看见天主，就把脸遮起来（出 3：1—6）。

梅瑟没有见到天主，但听到了天主说的话。他知道他现在是在站在天主面前。不错，天主是无所不在的，但是旷野是人更容易接近天主的地方。为梅瑟来说，更进一层，因为，天主与他谈话，有如以前与祖先谈话一样。在这旷野不毛之地，天主与人又一次会晤。历史的线索又再连结起来。现在到了天主实践祂的许诺的时候。

梅瑟把脸遮起来，这是尊重的表示。梅瑟把脸遮蔽起来，可能是俯伏在地。要了解俯伏在地的意义，最好看伊斯兰教徒在祈祷时的姿态……加禄富高就是见到了伊斯兰教徒如此俯伏在地，表示对上主的尊敬与爱慕，而回头改过的。

他看见人如此信仰天主，他也为天主的临在所慑服。



上主说：“我看见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痛苦，听见他们因工头的压迫而发出的哀号；我已注意到他们的痛苦。所以，我要下去拯救百姓脱离埃及人的手……所以，你来，我要派你到法郎那里，率领我的百姓以色列出离埃及”（出3：7-10）。



这是天主给梅瑟的使命，是一个艰巨的使命。因此，日后那些被天主召叫作他代言人的人，都战惊恐惧：除了依撒意亚外，他们都设法尽力推辞此一重担，需要天主来劝服他们，甚至强迫他们。不必说，梅瑟更有理由担心，并拒绝这

种使命：一个逃亡的人，一个被放逐的人，要出现在无所不能的埃及王前！梅瑟便设法推脱天主信托给他的重任。他首先向天主提出一系列问题：谁派遣他去？天主的名叫什么？他如何向兄弟们交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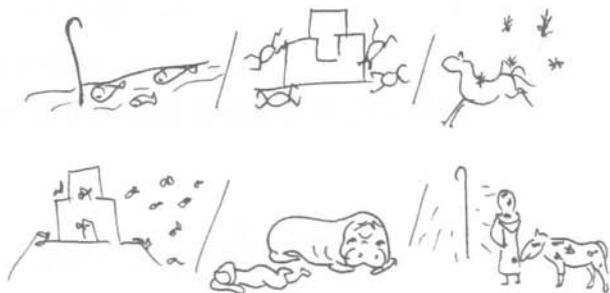
梅瑟对天主说：“当我到以色列子民那里，向他们说：你们祖先的天主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时，他们必要问我：祂叫什么名字？我要回答他们什么呢？”（出 3：13）在埃及，人人都知道他们的神的名字……我们希伯来人如果有一个神，那么，祂叫什么？对于这一问题，天主答复说：“雅威”……“我是自有者”（出 3：14）。这个答复使我们非常惊奇，为我们也是一个奥秘。有人可能在想像中见到天主微笑着说：“我就是我，不关你事；你不需要知道。”可能有人译为：“我是，我将来也是”……意即：天主是在行动中、在未来中要显示自己的那位。也许有人解释此字的意义为：“我不是这个，或那个，我只是‘我是’——就是这么简单！”给某人或某物一个名字——有如亚当给走兽起名——就是给他一个目标，一种效用。天主好像说：“人不能给我一个定义；我不是这个或那个，我只是‘是’。”祂是在一切以外的“是”。

梅瑟在要求天主启示了祂的名字以后，他便设法利用一些理由，使天主派遣另一个人去作救星。可能百姓不信任他？然后说：“我不是一个有口才的人……我原是个笨口结舌的人！”但他所提出的理由，都是徒然，因为天主会给他说服人的能力，并且，可叫他的哥哥亚郎帮助他（出 4：1-17）。

这就是梅瑟的使命：他在旷野遇到了他祖先的天主，他发现了自己与同胞的相互联系，于是他便得为拯救者天主服务。

不断的斗争（埃及十灾）

梅瑟去会见法郎（出第5章），当然法郎不会放这批廉价的劳工出走……圣经以伟大的场面发挥法郎与梅瑟的斗争（出第7—10章）。这场角斗使我们想起撒旦与天主之间的斗争，恶势力与善势力的斗争。圣经经文描述这些“灾难”为：尼罗河泛滥变成血色，虾蟆侵袭，蚊虫狗蝇，闪电冰雹等。这些灾难可能出于自然，但很显明地可以看到，这是以天主的名行异能的梅瑟和代表魔方的术士之间的斗争。这些术士按法郎的要求行了同样的奇迹，尽力模仿天主，实在是要作天主的对手。的确，这里是光明与黑暗、善与恶、魔鬼的奴役与天主的解放之间的斗争。



在圣经最后的一部书——默示录中，我们也可以见到同样的一幅图画（第16章）。大自然界的力量（海、河、火、黑暗、风暴），天主造了这些，本来是为人的利益，但爆发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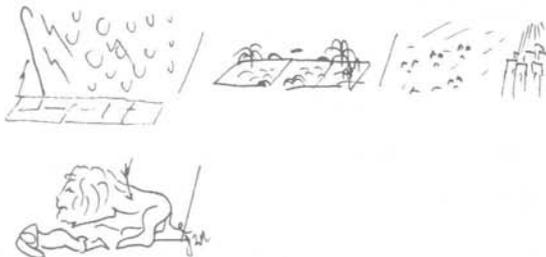
来，反对那些反抗天主的人群，成了天主正义审判的工具。

上主的经过

虽然自己的人民遭受灾害，虽然希伯来人作出要求与恐吓，虽然他们的天主实行了这些奇迹，但法郎仍是心硬，拒绝释放希伯来人出走。现在只有实现第十个灾祸，也是最严重的灾祸。但是，这一灾祸，为以色列子民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事件：即天主亲自出现，带来救恩。

天主的代言人，梅瑟和亚郎吩咐每个希伯来人的家庭，要宰杀一只没有残疾的羔羊，要“取些血涂在吃羔羊的房屋的两门框和门楣上。在那一夜要吃肉，肉要用火烤，并同无酵饼及苦菜一起吃……你们应急速快吃：这是向上主守的逾越节”（出 12：7—11）。天主先通知了祂的百姓：这一夜，祂要杀尽全埃及的长子，只有在房门上涂有血渍的家庭除外。

那天半夜，上主击杀了埃及所有的长子，从坐宝座的法郎的长子，直到坐监者的长子，以及一切头胎牲畜……在埃及发生了大哀号，因为，没有一家不死人的。深夜法郎召梅瑟和亚郎来说：“你们和以色列子民都起身离开我的百姓，走吧！”（出 12：29—31）



希伯来人便匆忙出走，因为，埃及人现在害怕他们，催他们快走。但是他们离去走了不远，法郎便改了主意，派兵去追赶已往的奴隶。当他们走到海边时，追兵赶到了，情势实在紧张：希伯来人被夹在红海与埃及军队中间，势必死亡。那时，大水退了！大风——天主的神经过，截断了水流，为希伯来人开了一条出路；但在追赶他们的埃及人身上又合拢了起来。百姓到达了海的对岸，成了生活的和自由的人，遂欢呼高声歌唱（出第 15 章）。

这是由第 12 至 15 章所记述的事实。这一拯救，这一解放，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在天主干预之前是奴役，之后是自由解放。一群被压迫的劳工，现在成了一个民族，一个将被称为“天主子民”的民族。出谷（即“出”离埃及）是以色列民族的基层事迹。

“这一天将是你们的纪念日，要当作上主的节日来庆祝”（出 12：14）。是一个庆节，一个伟大的庆节。从此每年要庆祝，来常常活生生地纪念天主的这次干预。礼仪使历史复生。礼仪以它自己的语言来表达。第 12—15 章所记述的出离埃及，并非有如一个记者来叙述这一事件，而是由礼仪来作启发，一代一代地来庆祝这一纪念日。

另一方面，这一庆节的礼仪，有如其它的礼仪，经过数个世纪，必更加丰富。逾越节的礼仪，可能仿效原出于游牧民族的礼仪（羔羊节）或农业民族的礼仪（收成节），给予宰杀羔羊和无酵饼很重要的位置。圣餐是庆祝逾越节的一个基本要素。吃这一餐时，人应作旅行状，束着腰，脚上穿着鞋，手里拿着棍杖（出 12：11）。这是为走上很长很长的旅

途……能直达许地吗？他们是在黑夜里起行的……这一夜是上主领他们出离埃及所守的一夜，这一夜也是以色列子民世世代代向上主当守的一夜（出 12：42）。

如此出现——并且庆祝——这长期斗争的结局，即在法郎与天主之间的斗争：前者要灭绝以色列民族，后者完全相反，决定他要生活，要成为我的民族。这一场斗争，这一出戏剧，常深刻地刻在以色列的良心上；由此世世代代，都有人歌颂——尤其在圣咏中——天主把祂的子民由死亡中拯救了出来：

祂一呵叱红海，红海立即干涸，
领他们走过海底，像走过沙漠；
救他们摆脱仇恨者的压迫，
从敌人的手中将他们救回。
海水却淹没了他们的敌人，
敌人连一个人也没有留存。
他们才相信了祂的诺言，
高声歌颂了对祂的颂赞。

（咏 106：9—12）

出谷纪已经表达了此点：“以色列人见上主向埃及人显示的大能，百姓都敬畏上主，信了上主和祂的仆人梅瑟”（出 14：31）。

如此，上主的经过同时带来了痛苦、折磨和自由；同时上主也是死亡的原由和生命的来源：这即是逾越。

“百姓信了上主”，有如以前亚巴郎信了上主。不错，亚巴郎是在天主为他行任何奇迹之前已信了，但百姓的信



仰现在也与亚巴郎的信仰联合了起来。致希伯来人书即在追忆中将他们联合起来：

“因着信德，亚巴郎一蒙召选，就听命往……因着信德，梅瑟宁愿同天主的百姓一起受苦……因着信德，他们渡过了红海……”（希 11：8—29）。

有如亚巴郎和先祖时代一样，信德同时是天主的恩赐，也是人对召叫的自由回应。



新逾越节

照圣经来说红海并不只是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一条边界。它曾是，也常是施救的地方。世代常有人复述天主如何在大水中间开了一条路，拯救了祂的民族。圣保禄——以后整个教会——在这由水经过的事迹内，看见了圣洗圣事的预兆：“我们的祖先（以色列子民）都从海中走过，都曾在云中和海中受了洗而归于梅瑟”（格前 10：1—2）。有如洪水并非只是败坏世界的结束，而更是新世界的诞生；有如

红海的水吞灭了压迫者的军队，却赐给了天主子民新生命；同样，在领洗的水内，有罪的人死去，一个新人诞生，得成为天主子女（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复活节前夕，我们必须诵读出谷纪过红海这一段经文）。

基督徒的逾越节是犹太人的逾越节的继续和完成。犹太人在庆祝逾越节时，歌唱以色列的解放，耶稣也亲自举行了逾越节，不过，祂更加以扩展，加以圆满，开创了一个新的逾越节：祂自己成了逾越节羔羊、倾流了自己的血，不但只是为拯救少数的几个为奴的支派，而是为了整个人类。

圣体圣事，新的逾越节圣餐，即是耶稣在举行旧约逾越节圣餐时建立的。圣体圣事是为在世的人所建立的食粮，以领导他们进入真正的许地。

盟 约

(出第19—24章)

过了红海，即开始走向许地的长征，在这长征中发生了许多插曲（出、户、申都给我们有所叙述）。

希伯来人民刚出离了埃及，便开始抱怨反抗，梅瑟需要尽力去说服人民顺从显示仁慈的天主。

五十天之后，以色列人来到了极为重要的一站，即来到了一座山——西乃山脚下。在这崇高的地方，天主与祂先由奴役与迫害之中，后由红海的大水之中所拯救出来的人民订立盟约。

被选的民族

“以色列子民……来到了西乃旷野，就在旷野中安了营；以色列人那座山前安了营。梅瑟上到天主前，上主从山上召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伯家，训示以色列子民说：你们亲自见了我怎样对待了埃及人，怎样好似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将你们带出来归属于我”（19：1—4）。这是过去的追忆，但这不过只是天主行动的开端。现在天主又提出：

“现在你们若真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盟约（请注意“盟约”二字），你们在万民中将成为我的特殊产业。的确，普世全属于我；但你们为我应成为司祭的国家，圣洁的国民”（19：5、6）。

这几句话表达出了以色列民族被召的使命。在全世界天

主所创造的民族中，天主只拣选了他们为整个宇宙扮演一个最主要的角色，即司祭的角色：他们有责任把天主启示给人类，并领导整个人类归向天主。他们应作人与天主之间联系的桥梁，他们应到整个大地去，为真天主作证。

十二或十三个世纪以后，伯多禄向初期的基督徒，并且也向将来所有的基督徒写信时，也引用了天主向梅瑟说的这段话：“你们是特选的种族，王家的司祭，圣洁的国民，属于主的民族，为叫你们宣扬那由黑暗中召叫你们，进入祂奇妙之光者的荣耀。你们从前不是天主的人民，如今却是天主的人民”（伯前 2：9-10）。

的确，教会就是现代的天主子民。

天主在山上给了梅瑟一个使命，叫他在民众前宣告此事：“梅瑟就去召集百姓的长老，将上主吩咐他的那一切话，都在他们前说明了，众百姓一致回答说：凡上主所吩咐的，我们全要作。梅瑟遂将百姓的答复转达于上主”（19：7-8）。

百姓用了两天的时间，准备举行这一盟约（19：10-15）。“到了第三天早晨，山上雷电交作，浓云密布，角声齐鸣……梅瑟叫百姓从营中出来迎接天主，他们都站在山下……上主降到西乃山顶上，召梅瑟上到山顶”（19：16-20）。

我们在此很容易看出，天主在与亚巴郎谈话时，有多大的不同。雷电、浓云、火焰等，在此都是天主临在的迹象（圣咏也多次引用）。与亚巴郎谈话的天主，很是亲近，很是密切；西乃山的天主却表现是全能的，是宇宙元素的主宰；但都是同一天主……我们所朝拜的天主，不是有时也很亲近，有时也很遥远吗？我们到天主面前好似到“我们的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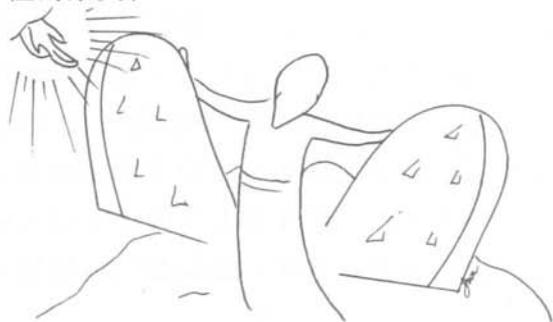
那里一样；但同时祂也是造物主和至高者。

盟约的法律

“那一天……上主由火中对你们说话……祂将祂的盟约，即那十条诫命，给你们宣布出来，吩咐你们遵守；又将这诫命写在两块版上”（申 4：12—13）。那十句话（基督徒普遍称之为“天主十诫”）是上主颁赐给祂的人民生活方式的法律总纲：涉及到我们与天主，以及与人之间的关系（出 20：1—14）。

在出谷纪一书内，紧接着十诫的“约书”（20：22—23：19），颇使人困惑：因为，其中包括各式各样有关祭台和庆节的礼仪；各式各样有关杀人、打人、伤人、偷窃，以及各种罪行的法律和规诫……其中也有关怀或保护奴婢、外方人和穷人的条文——福音也特别强调这一点。

在圣经中还有许许多多相似的段落；差不多出谷纪后半部（第 25—40 章），肋未纪全书，和申命纪大部分都包含这样的条文。读过这些书籍的读者可能惊奇：为什么有这么多具有法律性的条文？



这一复杂的局面表达了整个以民过去的遗产：其中包括祖先的习俗、圣祖时代统治游牧民族的旧典章、希伯来人多多少少仍保留着的在埃及时的特别法律。梅瑟一再利用这一切，来在这群他要组成一个民族的男女中创造某种制衡。因此就得重新将这一切组合成一个整体。

这“法律”是由许许多多典章或章程一步一步扩展而成的：有些是有关游牧生活的，有些是有关定居生活的，有些是有关城市生活的，有些是有关礼仪生活的。这一切都在逐渐扩充，我们现在在圣经中所诵读的，即是这一连串法律条文组成的原则。

经过长久的反思，法律显示为天主对祂民族慈爱的奇妙恩赐，并非是一种约束：“又有哪个大民族，有这样公正的法令和规律，如同我今天在你们面前，所颁布的这一切法律呢？”（申4：8）法律是天主对祂的子民特爱的标记，保证他们的行为举止更为精明，生活更为幸福；并且引领他们在许地中更为合一：“你应遵守祂的法令和诫命，就是我今日所训示于你的，好使你和你的后代子孙得享幸福，在上主你的天主永久赐给你的土地内，能以久住。”（申4：40）

因此，法律呈现出是天主的一种仁慈作为。进一步来说：是天主对祂民族的临在，是天主在祂所过继的民族中的一种行为，是天主赐福施救的一种保证。天主颁布法律，有如盟约的标记，是要刻画出一个按照天主心意生活的人应有的，是怎样的形象。有许多人认为法律具有这样多的规条，是限制人的行动；其实，恰恰相反，是显示人的解放！

天主既愿意给人幸福，并愿意人爱祂，所以法律便成了天主通传于人的智慧，天主恩许于人的慈惠：“以色列！现今上主你的天主向你要求什么？是要求你敬畏上主你的天主，履行祂的一切道路，爱祂，全心全灵事奉上主你的天主，遵守我今天吩咐你的天主的诫命和法令，好使你能获得幸福。

看，天与天上的天，地和地上的一切，都属于上主你的天主；但上主只喜欢了你的祖先，钟爱他们，由万民中拣选了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正如你们今日所见的一样。为此，你们要心受割损，不要再执拗，因为，上主你们的天主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伟大、有力、可畏的天主；是不顾情面，不受贿赂，为孤儿、寡妇主持正义，友爱外方人，供给他们食粮和衣服的天主。为此，你们也应友爱外方人，因为你们在埃及也曾做过外方人”（申 10：12—19）。

圣经经文即是在这种精神之下，把人的整个生活法典化，所以亦应如此地去诵读，不必对这些不同的法律表示惊奇。首先是些大的道德原则，如十诫（你不可杀人，不可偷盗……），然后是一系列有关礼仪生活、家庭生活、夫妻生活，以及有关私有权和饮食的规定（洁与不洁的食物）等。这一清单显示出人的整个存在应按照天主的旨意去生活——这正表达出犹太人的思想和他们的道德理想：人生活不能分为世俗的行为或神圣的行为，而是在天主面前的整体生活。

这些经文也使人想起信仰的伟大目标，这一目标应决定盟约子民的行止：“你们为我应做圣善的人”（出 22：30）。

肋未纪第 19 章又提及这一目标，并加以解释说：“上主训示梅瑟说：你告诉以色列子民全会众说：你们应该是圣的，因为我，上主，你的天主是圣的”（19：1-2）。

其后果即是对近人的心态——近人不但是指同族的人，而是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弱小者：“当你收割田地的庄稼时，你不可割到地边；收割后剩下的穗子，不可再拾。葡萄摘后不应去搜；葡萄园内掉下的，不应拾取，应留给穷人和外方人：我，上主是你的天主。

“你们不要偷窃，不要欺诈，不要彼此哄骗；不要奉我的名妄发虚誓，而亵渎你的天主的名字；我是上主。你不可欺压剥削你的近人，佣人的工钱不可在你处过夜，留到第二天早晨……

“审判时，你不要违背正义；不可袒护穷人，也不可重视有权势的人，只依正义审判你的同胞……

“不可存心怀恨你的兄弟……不可复仇，对你本国人，不可心怀怨恨；但应爱人如己：我是上主”（肋 19：9-18）。

关于这段经文，有两点甚为重要：

——因为天主是圣的，盟约的子民也应生活圣洁。福音差不多也一字一字地提及这一生活的规律：“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玛 5：48）。福音中的这一规定也使耶稣给予我们对近人应怀的心态。

——为成为圣的，盟约的子民应爱自己的近人，尤其爱那些穷苦人或外方人。“你应爱人如己”这一命令，当耶稣点明法律的要点时，也提及了这一经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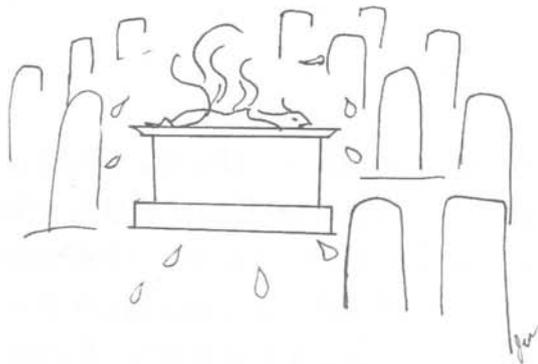
我们也可注意到，立法者特别强调：法律并非身外的

东西，好像突然插入他的生活中似的，而是与他完全接近，甚为亲密，呈现在他心中的：“其实，我今天吩咐你的这诫命，为你不太难，也不是达不到的。这诫命不在天上，以致你能说：谁能为我们上到天上，给我们取下，使我们听了好能遵行呢？也不在海外，以致你能说：谁能为我们渡到海外，给我们取来，使我们听了好能遵行呢？其实，这话离你很近，就在你嘴里，就在你心里，使你遵行”（申30：11-14）。

订立盟约

出谷时在西乃山颁布的“法律”并不详尽（申命纪是以后才编纂的）：它只包括了选民生活的基本要点，以准备与天主订立盟约并举行庆祝：

“第二天清早，梅瑟在山下立了一座祭坛，又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了十二根石柱，又派了以色列子民的一些青年人去奉献全燔祭……梅瑟取了一半血，盛在盆中；取了另一半血，洒在祭坛上。”



然后拿过约书来，念给百姓听。以后百姓回答说：“凡上主所吩咐的话，我们必听从奉行。”梅瑟遂拿血来洒在百姓身上说：“看，这是盟约的血，是上主……同你们订立的盟约”（24：4—5）。

这一盛大隆重的订立盟约礼仪，是在祭坛前，即在奉献牺牲的地方举行的，包括宣布天主的话，百姓以诺言来回应（这叫人想起逾越节前夕，重新许诺领洗诺言的礼仪）。

在这完全出于天主的恩赐，完全由天主采取主动的盟约中，有如以前亚巴郎一样，以信仰来作回应。不过，这次另以许诺遵守生活规律来作表达，并且，为亚巴郎来说，人的回应是个别的，私人的，而现在却是一个民族的回应。

订立盟约的礼仪以洒血来完成。梅瑟将一半血倒在祭坛上，这代表天主一方面；另一半血洒在百姓身上。如此，百姓与天主生活在同一的生命中……血盟在以色列子民和天主之间建立了亲属关系，一如血亲一样。

耶稣在最后晚餐中，重复了梅瑟的话：“这是盟约的血”。耶稣拿起杯来说：“这一杯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

约 柜

以色列子民在西乃山住了一段时期，便向许地出发。百姓并没有见到天主，但是自然界的威赫景象（雷电、浓雾等），使得百姓感受到全能的天主临在，是祂使他们得到自由，并赐予他们盟约和法律。在迈向许地的长征中，有一个天主临在的标记，常与旅途中的百姓同行：即约柜。

柜是一个用皂夹木做的箱子，出谷纪给我们详细记述了它是用什么尺寸做成的（参阅第 25、26、36、37 章）。它的功用是这样规定的：“将我交给你的约版（原文作“证据”）放在柜内。我要在那里与你会晤……将我命令以色列子民的一切事，都告诉给你”（出 25：21—22）。

这个柜盛有的如此贵重的东西“证据”——盟约的证据，天主临在的标记——就是那刻有天主的话，即十诫的两块石版（参阅申 10：1—5）。这约柜从此时起，数个世纪常伴随着希伯来人，先是在旷野的长征中：当民众停下来扎营时，约柜便停放在会幕里。这是以色列人所认识的第一个圣所。天主的约柜停留在暂时的住所里，好似一个游牧的人住在一个游牧民族中。在西乃山时，梅瑟上山去接近天主；在旷野中，他去会幕里求问天主，为民众得到天主的话语，为民众祈祷——梅瑟拜谒约柜，为他的弟兄们非常重要，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那里决定。

我们知道约柜不但是在旷野时，而且也在占领许地期间，在以民中都占有很为重要的角色。由历史我们知道，当达味占领了耶路撒冷之后，以最隆重的仪式迎接约柜进耶路撒冷时，就是约柜的鼎盛时刻。以后，撒罗满将它安置在圣殿里。数世纪以后，于公元前 587 年，拿步高占领了耶路撒冷，约柜大概在大火中消逝了。在这痛苦的时刻，出现了一位先知厄则克耳，他引领以色列子民更深一层认识他们的上主，以唤起他们的希望。约柜可以消逝，它不过只是天主临在的标记：有约柜或无约柜，天主常与祂的子民同在，有如昔日在旷野中一样。

新的五旬节

过红海后第五十日，民众都聚在西乃山脚下，以接受法律，订立盟约，纪念这事件的庆日，即是“五旬节”。

因为，由埃及脱险的犹太人曾聚在西乃山下，所以住在远方的犹太人，都尽力聚到耶路撒冷来朝圣，以庆祝此节。因此，宗徒大事录给我们记载说：“五旬节日一到……有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宗 2：1—5）。

就是在这一节日上，圣神降在宗徒们身上。在西乃山下，第一个五旬节日选立了天主的第一个民族，盟约的民族；新的五旬节日选立了天主的新子民，新约的子民。

第一个五旬节集合了一个民族，新的五旬节集合了整个人类——为此，天下各族的人民都听到了天主的话，都以自己的母语来歌颂上主。

在第一个五旬节日，出现了一个新的民族，他们所接受的远超过法律，就是领受那位在他们内给予活力并行动的圣神。

第一个逾越节和五旬节选立了第一个民族，每年以这两个庆节来庆祝这些事件。就在逾越节日和五旬节日上，耶稣复活了，圣神奠定了教会。这并不是巧合，而是同一个奥迹，是宗教史上同一个行动的继续、延长和开展。为此，我们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庆祝犹太人的逾越节和基督徒的逾越节，纪念犹太人的五旬节和基督徒的五旬节。

旷野

(出；户)

以色列子民在旷野中经过了相当长的时期，圣经给我们保存了许多事迹，但是叙述得十分散漫，甚至有些杂乱无章，令我们读起来，十分困难。所以我们决不能从中抽出真正的“历史”，而是一些具有意义的情节汇集，以显示天主与人之间的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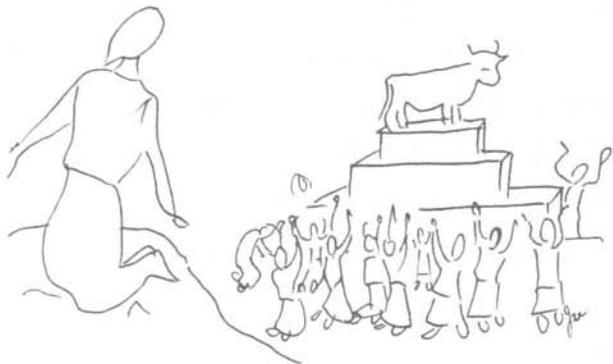
其实，圣经的作者所要追忆的，并非是人的日常生活，而是追忆如何发现天主的临在、天主的忍耐、天主的仁慈。天主在旷野里赐予了一切：领导路程，赐予食物，战胜仇敌；但希伯来人却犹豫不决，软弱失足，甚至背叛盟约，天主却一概宽恕。艰苦地穿过旷野，由背离再复合，实在是一段美妙的爱情史，实在也值得谈一下其中的曲折。

金牛

刚隆重地举行了订立盟约的仪式，梅瑟还留在西乃山上等待天主赐予他记得有法律的石版，民众便失了忠。以色列子民见梅瑟久久不下来，便开始不安烦躁，要求亚郎给他们造一个能看见的天主。他便把他们的金首饰，金戒指融化了，“制了一个模型，用来铸了一个牛像”（不必说，即他们在埃及所见到的神像——公牛）；大家便大事庆祝他们的神像。当时梅瑟还在西乃山上，上主便告诉他说：“你从埃及国领出来的（你的）百姓败坏了……你且由我向它们发怒，

消灭他们；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民族”。

梅瑟的回答又巧妙又具有信心：“上主，祢为什么要向祢用大力，用强硬的手臂，由埃及国领出来的百姓发怒呢？为什么要叫埃及人说：祢是恶意领他们出来，要在山中杀死他们，由地面上灭绝他们呢？求祢息怒，撤销要加于祢百姓的灾祸。求祢纪念祢的仆人亚巴郎、依撒格和以色列，祢曾指着自已向他们起誓说：我要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繁星那样多；我所许的那整个地方，必赐给你们的后裔，叫他们永远占有。”（出第 32 章）



实在是动人的交谈！天主向梅瑟说“你的百姓”，而梅瑟答说“祢的百姓”（祢给了我这一任务，但这百姓是祢的）！“我要消灭他们，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民族”，有如洪水之后的诺厄，有如亚巴郎：只由一个义人，天主便可使之出生一个新民族。但梅瑟与他的兄弟们是休戚相关的，他以全副的信德与全心的爱为他们辩护。“上主遂撤销了要加于百姓的灾祸。”天主虽仍然惩罚了他们，但没有把他们消灭。天主遂又下令，要他们向许地进发。以后又重新隆

重地订立了盟约（出第34章）：梅瑟又在山上与上主一起，停留了四十天四十夜，带来了两块新的石版（因为原先的石版在以色列人背信时已被他摔碎了），“把盟约的话，即十句话，写在石版上”。



希伯来人遂向许地进发。由西乃山到许地相隔直线三百五十至四百公里。这一距离，今日不需要一天便可到达，但为一群游牧民族，带领牲畜要走半个月至一个月的时间；但百姓要经过四十年之久才达到客纳罕地……户籍纪（按希伯来原文的书名解说“在旷野里”）记载了这一段长时期的大事，并告诉我们：为什么希伯来人在旷野里逗留这么久。

云 彩

出谷纪的记述中曾提及一根神秘的云柱，是天主在祂百姓前有形临在的标记：“上主在他们前面行，白天在云柱里给他们领路，夜间在火柱里光照他们，为叫他们白天黑夜都能走路”（出13：21）。

当约柜造成后，安放在会幕里，“那时云彩遮盖了会幕，上主的荣耀充满了帐棚”。经文这样叙述约柜和云彩实在令人惊奇。它要说明天主一步一步地领导祂的子民；并且也表明以色列子民的信德，他们知道上主是盟约的天主。

“几时云彩由帐幕上升起，以色列子民随即起程；云彩在

那里停住了，以色列子民就在那里扎营……云彩若多日停留在帐幕上，以色列子民就遵照上主的命令，不移营前行……有时云彩从晚上到早晨停住，一到早晨就上升，他们就随之起程，或者一日一夜……如云彩两日或一月，或一年……他们依照上主的命令扎营，依照上主的命令起程……”（户 9：15—23）

这段将奇迹与信仰配合得天衣无缝的记述，很明显地，是要给我们描述一个理想境界：这应是盟约的正常结果。但天主所拯救的子民是否真正如此生活了？

玛纳和鹳鹑

抱怨与指责很快便开始了：“以色列子民全会众在旷野里都抱怨梅瑟和亚郎。以色列子民向他们说：巴不得我们在埃及国坐在肉锅旁，有食物吃饱的时候，死在上主手中！你们领我们到这旷野里来，是想叫这全会众饿死啊！”（出 16：2—4）。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升起发红的时候，大地上一片白色的粉末：“以色列家给这食物取名叫‘玛纳’。它像胡荽的种子那样白，滋味好似蜜饼”（出 16：31）。按若望福音第 6 章的记载，耶稣在讲生命之粮时，曾提及那旷野中所赐的玛纳……

以色列子民又吃厌了玛纳，又“开始哭泣说：谁给我们肉吃？”（户 11：4）“上主大发愤怒……梅瑟见了也很难受”，遂求天主免除他的责任，因为太困难了。天主允许了帮助……赐肉给他们吃！“上主使一阵风刮起，由海上吹来

了鹤鹑，散落在营幕上”（户 11：31）。

与阿玛肋克人作战

阿玛肋克人来攻击以色列子民，梅瑟便向若苏厄下令前去作战……“我手中拿着天主的棍杖，站在这高岗顶上”。我们观看这场出奇的场面：“当梅瑟举手的时候，以色列就打胜仗，梅瑟放下手的时候，阿玛肋克就打胜仗”，当梅瑟不能再举时，人们便托着他的手，直到日落，直到打败敌人。以后在那里为上主筑了一座祭坛，因为是上主赐给了他们胜利（出 17：8—15）。

梅瑟的角色描写得很美，他以手臂、以信德、以祈祷，扶持着他的百姓。

侦察客纳罕

奉上主的命，梅瑟派遣了十二人——每支派一人——去认识客纳罕地，要他们回来描写那地方的情形，那地方的居民，以及他们的资源：看一看占领那地方是否容易？

他们回来以后报告，那地方实在美丽富庶……但其中十人又加添说：那地方的居民都高大强壮，城市又坚固广大！（户第 13 章）

换句话说：地可能是许地，但要征服，这并不是一件小事。最好还是不去！在这意想不到的发现中，这一反应是颇合乎人性的。不过，天主赐予人的，并非是“现成的”，叫人被动地去接受；而是要人合作，决意为得胜利而振奋自

己，因为，既然一切都由天主所赐，那么，一切就得由人负责去接受，去攫取了。

希伯来人当时愿意无须打仗，天主即可赐予他们胜利。他们不愿意听从那两个勇敢的侦探——若苏厄和加肋布。他们肯定地说：“我们尽管上去，必要占领那地方。我们必能战胜……因为上主必与我们同在。”但是他们听了那另外十个抱有失败主义的人的话，十分恐惧，遂大声哭叫，好像要带他们去死一样。他们遂转向梅瑟和亚郎下结论说：“我们另立头目，回埃及去”；并且，要用石头砸死反对他们的人。

那时，天主亲自显示出来，经文这样记载：“上主的荣耀在会幕上显示给全以色列子民。”但天主只向梅瑟说话，表示天主对这民族的气愤说：“我虽在他们中行了那些神迹，他们仍不相信我”。以后又是一段相当长的对话，与拜金牛后的那些对话很相类似。天主要消灭这一民族，并由梅瑟一人产生一个大民族。但梅瑟仍然同样为他们转祷，虽然反叛者要用石头砸死他。固执的中间人——梅瑟自认为不能放弃以色列人，坚持要求天主记起祂的预许，并苦求天主大发慈悲：“宽恕这人民的罪过，就如从埃及一直到现在，祢宽赦了他们一样”。

“上主回答说：我就照你所求的宽赦他们；但……这些见了我的荣耀，见了我在埃及和旷野里所行的神迹的人，已十次试探了我，不听我的话，他们决不能见我对他们祖先誓许的地方……都要倒毙在这旷野中……只有耶孚乃的儿子加肋布和农的儿子若苏厄除外……你们的子女要在旷野漂流四

十年，受你们背信之罚……”（户 14：20—33）

这一惩罚相当清楚：凡不愿意以战争征服许地的人，一概不得进入许地。但对圣祖所作——和梅瑟在天主前用它来借辞求情——的预许，仍然保存。他们的后代将是受惠人。在此也可以看出：天主的惩罚是具有教育性的。四十年之久（正是一代）的旷野中生活，是要训练一个民族，使之远离外邦人的一切影响。这是一段漫长的初学时期，这一段漫长的时期，深刻的印在以色列人的脑海里。

迈向许地的长征暂时中断了。过了一段漫长的时期以后，才再取道走向许地；因为天主下命令说：“你们应转身，往旷野去”。

磐石出水

有一天，百姓又再次抱怨，因为没有水喝，渴得要命：“他们就聚在一起反抗梅瑟和亚郎……”梅瑟和亚郎便到会幕前，求问天主所指示他们该作什么，然后他们便把百姓召集到一块磐石前，梅瑟便在众人前，按照天主所指示的，“举起手来，用棍打了磐石两次，才有大量的水涌出，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够了”（户 20：1—11；参阅出 17：1—7）。

这段事迹在希伯来人的记忆里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水本是旷野里的游牧民族为维持生命的必需品，成了由天主而来的生命之源，使百姓分享上主的事物。有许多圣咏称天主为“以色列的磐石”。圣经作者——尤其依撒意亚和厄则克耳屡次提及活水。日后耶稣在与撒玛黎雅妇女谈话时，也强调了活水（若 4：7—15），在圣殿里对一群犹太人也说：

“谁若渴，到我这里来喝吧！凡信从我的，就如经上说：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若 7：37—38）。

圣保禄也同样肯定地说：“磐石即是基督”（格前 10：1—4）。

铜蛇（户 21：4—9）

天主曾赐予了以色列人胜利，战胜了客纳罕人，但“百姓在路上又不耐烦，抱怨天主和梅瑟”。天主遂打发一些蛇来，“咬死了许多以色列人”。希伯来人照样又来要求梅瑟为他们转求，以获得上主的宽恕。天主应允了——不过，又加上了这条出人意外的指令：要制造一条蛇，高高举起，梅瑟便照吩咐的做了……“那被蛇咬了的人，一瞻仰铜蛇，就保存了生命”（户 2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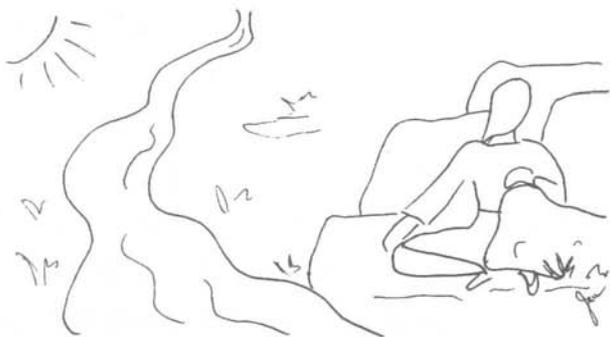
这段历史又是天主对祂子民教育的凭证，给犹太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为基督徒也是如此，因为圣若望曾告诉我们：耶稣也很清楚地引用了这一事迹：“正如梅瑟曾在旷野里高举了蛇，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便凡信的人在祂内得永生”（若 3：14—15）。

梅瑟逝世

百姓经过了长期漂流之后——一个新的子民在旷野中诞生——最后准备进入许地，但梅瑟没有参与此一许诺的完成：他人许地前死了。为什么？圣经中有些经文好似暗示了梅瑟的一项过犯。但按申命纪 3：23—28 的记载却相反，梅

瑟曾祈求上主说：“求祢让我过去，得见约旦河西的肥美土地”，好似因了希伯来人的原故，天主拒绝了他：“但是上主为了你们的缘故对我发怒，没有俯听我”。无论如何，梅瑟一直到死，常与他由埃及领出的百姓团结一致。

“梅瑟由摩阿布旷野上了乃波山……上主就将全地指给他看……”（申 34：4）。实在地，在这座山顶上，所看到的远景十分壮观。这座山高出死海和约旦河谷一千五百公尺，视野实在广阔。“上主对他说：这就是我对亚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誓许说，我要给你后裔的土地。我让你亲眼看见，但不能过去”（申 34：4）。



百姓不能成为“无牧之羊”，所以，按照梅瑟所祈求的，天主给他指定了一个继承人，“你应训示若苏厄，坚固他，鼓励他，因为他要率领这百姓过去……”（申 3：28）

若苏厄（同加肋布）是侦察客纳罕地回来的使者，忠于天主的一位。他也是那位青年，常伴随梅瑟和接近上主的人，“若苏厄总不离开会幕”（出 33：11）。他也就是梅瑟给他多少改了一点名字，把“曷舍亚”改为“若苏厄”，意即“天主施救”。

人民的领袖梅瑟一直到死，时常照顾交托于他的人民。现在另有一人负责，他得进入福地，梅瑟只有在远处观望：“上主的仆人梅瑟遂死在那里……上主将他葬在摩阿布地……一个山谷内；直到今日没有人知道埋葬他的地方”（申 34：5—6）。

旷野中的考验

许久以后，欧瑟亚先知曾描写这段在旷野中受训的时期，为天主对自己的子民的爱的教育：“当以色列尚在童年时，我就爱了他；从在埃及时，我就召叫他为我的儿子……是我教了厄弗辣因迈步……是我用仁慈的绳索，爱情的带子牵着他们；我对他们有如高举婴儿到自己面颊的慈亲，俯下身去喂养他们”（欧 11：1—4）。

以色列子民在旷野中应训练成为一个民族，而这民族并非普通的民族，而是天主的民族。这并不容易，因为他们多次成为了反叛的民族，面对天主的恩赐，以色列子民时以反叛来回应。但他们几时悔改祈祷，尤其借梅瑟的转祷……天主再度表示祂的慈爱。居住在旷野中的节奏是：恩赐、反叛、悔改、宽恕。

因为，旷野是受考验的地方，是悔改的时机；但也是受诱惑的时机，所以，需要抉择。旷野在圣经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但决不是偷懒的解决办法，而是便于自洁自决，因为旷野是天主说话的地方。欧瑟亚书中，曾记载上主如何以爱的言词，向祂的聘妻以色列家说：“我要诱导她，领她到旷野和她谈心……就如她幼年时，就如她从埃及地上来的那

一天一样”（欧 2：16—17）。

谈情说爱的时期，走向旷野的时期，即是盟约关系受考验或加以肯定的时期。在漫长的路途中，人民一步一步地更新；四十年的时间，第一代全消逝了。现在是一个崭新的民族，得进入许地。

申命纪对此考验的神圣意义说得好：“你当纪念上主你的天主使你这四十年在旷野中所走的路程，是为磨难你，试探你，愿知道你的心怀，是否愿遵守祂的诫命；祂磨难了你，使你感到饥饿，却以你和你祖先所不认识的‘玛纳’，养育了你，叫你知道人生活不但靠食物，而且也靠上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生活……为此，你要明了：上主你的天主管教你，如人管教自己的儿子一样；所以，你当谨守上主你天主的诫命，遵行祂的道路”（申 8：2—6）。

犹太人每年举行帐棚节，即是为追忆他们出离埃及到客纳罕地时，在旷野居住在帐棚里所过的游牧生活。肋未纪曾表达其意义说：“七天之久，你们应住在帐棚里……好叫你们的后代知道，当我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国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帐棚内”（肋 23：42—43）。

路加福音第 4 章第 1—13 节也曾记载过耶稣在旷野中居住了四十天，并将这四十天与希伯来子民在旷野中四十年相联系：因为，基督在战胜诱惑的考验时，曾多次引用了申命纪的词句。

认识天主

■ 梅瑟长期作一个民族的领袖，逐渐认识了在旷野中、在

燃着的荆棘丛中召选他的天主，也逐渐在天主的忍耐中、慈爱中认识了天主。梅瑟领导交托于他的百姓，不断地作为百姓与天主之间的中介：以色列子民每次失了勇气，甚至疑惑天主，要放弃前进的路程——因而惹起天主的义怒——梅瑟便居间调停、恳求、说情，为自己的弟兄求恕，甚至不惜自己的性命。因而天主便显示祂的慈爱：施以适当的惩罚，宽恕那些悔改的人：“我，上主，你的天主……恼恨我的，我要追讨他的罪，从父亲直到儿子，甚至三代四代的子孙。凡爱慕我和遵守我诫命的，我要对他们施仁慈，直到他们的千代子孙。（出 20：5—6）

就是经过这许许多多的事件，梅瑟逐渐认识了天主；并且天主一次一次地与梅瑟会晤，逐渐将自己启示给他。梅瑟越祈祷，越热切地想接近天主，默观天主。出谷纪用了许多美丽的词句，给我们描写了这些想接近天主的愿望：首先，在西乃山上，梅瑟、亚郎、纳达布、阿彼胡和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分享了一次静观；以后梅瑟独自在山顶上停留在天主前：“云彩就把山遮盖了。上主的荣耀停在西乃山上，云彩遮盖着山共六天之久，第七天上主从云彩中召叫了梅瑟。上主的荣耀在以色列子民眼前，好像烈火出现在山顶上。梅瑟进入云彩中，上了山；梅瑟在山上停留了四十天，四十夜”（出 24：15—18）。这并不只是说梅瑟停留“在云彩中”，而是要表明梅瑟到了人能认识天主的最高地步。我们只能在这四十天的静观前沉默惊讶！

不多几章之后，出谷纪又记载了一次梅瑟与天主的对话。这次对话不必说又引领我们更进一层进入这奥迹中。梅

瑟又是在山上，向天主说：“求祢把祢的荣耀显示给我”。天主说：“我的面容你决不能看见，因为人看见了我，就不能再活了。”上主又说：“看，靠近我有个地方，你可站在那块磐石上。当我的荣耀经过时，我把你放在磐石缝里，用我的手遮掩你，直到我过去。我缩回我的手时，你将看见我的背后，但我的面容，却无法看见。”

“上主由他面前经过时，大声喊说：雅威，雅威是慈悲宽仁的天主，缓于发怒，富于慈爱忠诚，对万代的人保持仁爱，宽赦过犯、罪行和罪过，但决不豁免惩罚……梅瑟急忙俯伏在地朝拜”（参阅出第 33、34 章）。

天主是慈悲为怀的。祂的公义，祂对人的要求常为祂的慈爱所和缓。梅瑟对此深具经验：他作中介的角色即是天主慈爱的反映。天主只让梅瑟见到祂的“背后”，即是说：在我们的历史中，天主的痕迹常能为我们所见。

由圣经经文中可见，天主的启示，天主的显现，为信仰祂的人，是逐步实现的。亚巴郎所认识的天主是许诺的天主；梅瑟所遇见的天主是拯救的天主，慈悲的天主。为达味，为诸先知，天主以其它的外貌来一步一步地显示自己。到最后，耶稣基督自己即是天父向所有的人所作的启示。圣经的后半部为基督徒来说，即是新约。新约表明了这决定性的阶段：人在祂圣子身上可以与天主畅快地相遇。



“以后在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一位像梅瑟一样的先知，

与上主面对面地来往；至于上主派他在埃及地，向法郎，和他的一切臣仆，并向他全地所行的一切神迹和奇迹，以及他在全以色列眼前所行的一切大能作为，和一切令人畏惧的大事，也没有人能与他相比”（申 34：10-12）。

这几行是梅瑟五书最后的几行。梅瑟五书（即创世纪、出谷纪、肋未纪、户籍纪、申命纪）每年或每三年（按地方不同）在会堂里诵读一次，因为犹太人（今日亦然）视梅瑟五书为圣经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梅瑟五书为犹太人好似福音为我们一样。虽然如此，但旧约最主要的一部分只是展望许地。当代人民与梅瑟皆没有到达许地。

许 地

(苏)

过 河

“上主的仆人梅瑟死了以后，上主对农的儿子，梅瑟的侍从若苏厄说：……你现在起来，和全体百姓过约旦河……”（苏 1：1—2）。渡河这一幕为我们描写得好似一项礼仪：

“当百姓起程离开帐幕要过约旦河时，司祭抬着约柜，走在百姓前面。当抬约柜的司祭到了约旦河，他们的脚一踏入水边……水就停住了：由上流下的水像一道堤，停在很远的地方……往下流入阿辣巴海，即盐海的水，已全退去……抬上主约柜的司祭稳立在约旦河中的旱地上，直到民众都渡过约旦河”（苏 3：14—17）。

这段记述，很容易使人想起渡红海的一幕。这两个事件前后互相对称：第一个事件叙述得好似一篇叙事诗，第二个事件有如礼仪；第一个提及上主的风，第二个提及约柜，都表示天主的临在。咏 114 篇将这两件事迹，混合咏唱：

海洋见了，顿时逃溜，

约旦立即回转倒流……

海洋，什么使你逃溜？

约旦，什么使你倒流？

大地，你应该在上主面前，

在雅各伯的天主面前摇撼。

（咏 114：3—7）

再举行逾越节

到达了许地的河旁，在进行占领许地之前，众百姓为庆祝定居举行了两项隆重的礼仪：为所有的男人都施行了割损礼（在经过旷野时未曾实行），举行逾越节庆典：“以色列子民在基耳加耳扎了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里哥平原举行了逾越节。逾越节次日……‘玛纳’就停止了，以色列子民……那年就以客纳罕地的出产为生”（苏5：10—12）。

在以色列的节日中，没有过约旦河的庆节。这并不需要，因为这次过河与过红海相对称，庆祝逾越节也包括在内。我们打开地图，可以见到，在这偌大的一片土地上，海与河是基本的标记。在过海之前，是埃及，是为奴之地；在过河之后，是许地；在两者之间，是居住在旷野。

征服客纳罕

过了约旦河，在许地举行了第一次逾越节，开始了若苏厄的工作，也为占领许地展开了序幕；但这并非表示艰难困苦已告结束，胜利已经在望。还需要战争，以夺取这块土地。

第一个目标是耶里哥。耶里哥在基耳加耳附近（苏第6章）。天主显示给若苏厄，鼓励他尽好他的使命之后，我们好像参与了一项战争的礼仪：一连六天，战士和抬着约柜的司祭隆重地围着城游行；到了第七天，围着城转了七次，司祭吹起号角，百姓齐声呐喊，城墙便倒坍了。天主的百姓于是进了城……

这段历史甚为著名，但是否也同样为人所了解？这段历史，恰如希伯来人所了解的，构成了他们占领客纳罕地的一个绝妙象征：几时以色列子民随从天主的领导，忠信于盟约，天主即将许地赐予祂的人民（若苏厄书第7章即告诉我们因一项不忠的行为而致全军失败）。随后所记载的长篇克服许地的记录，读起来颇令人烦闷，但都具有若苏厄在最后所表达的信念：“你们应按照你们一直到今天所行的，依附主你们的天主，因为，是上主从你们面前赶走了那些强大的异族，直到今天，没有人能抵抗你们……因为，上主你的天主，照祂所应许的，亲自为你们作战”（苏23：8-10）。

若苏厄年已老迈，再不能单独领导百姓和战争，遂奉主命，为各支派分配了土地（由第13至21章所记载的，都是些地名单和人名单），使他们自己去占领定居（苏21：43-45）。如此若苏厄书给我们描述了，天主的子民终于到达了许地的喜乐。

重新宣誓

以色列子民在这新的环境里，必定会有许多不可预料的事情发生：他们进入了许地，是否还记得盟约的意义和盟约的要求；或者忘记了他们的天主？申命纪曾提及这一危机：

“当你吃饱了，建造了华美房屋居住，牛群羊群加多，金银增加，你所有的一切都增加了，你要小心，不要心高气傲，以致忘记了由埃及地，由为奴之家，领你出来的上主你的天主；是祂领你经过了辽阔可怖，有火蛇蝎子的旷野；经

过了干旱无水之地；是祂使水由坚硬的磐石中为你流出；是祂在旷野内，以你祖先不认识的‘玛纳’养育了你；祂这样磨难你，试探你，终究是为使你获得幸福。

“你心里不要想：这是我的力量，我手臂的能力，给我造就了这样的财富。你应记得上主你的天主，因为是祂赐给你得财富的能力，为实践祂对你祖先起誓订立的盟约，就如今天一样”（申 8：12-18）。

若苏厄很怕希伯来人陷于这种诱惑，他已年老，知道死期不远，遂召集各支派的首领聚集到舍根（客纳罕地的第一座圣城），向他们讲了一篇非常美好的训话（苏第 24 章应全读）。在这篇训话里叙述了以民的整部神圣历史，由天主初次召叫到未来的盟约子民：

“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从前你们的祖先亚巴郎和纳曷尔的父亲特辣黑，住在大河那边，事奉别的神明。我将你们的祖先亚巴郎从大河那边召来，领他走遍客纳罕全地，使他的后裔繁多，赐给了他依撒格。我又将雅各伯和厄撒乌，赐给了依撒格……雅各伯和他的儿子下到了埃及。以后，我派了梅瑟和亚郎，在埃及行奇迹，打击了埃及，然后将你们领了出来。”

以后居住在旷野，再后进入了许地。若苏厄接着说：“所以你们应该敬畏上主，诚心敬意地事奉他……若是你们不乐意事奉上主，那么，今天就选择你们所愿事奉的，或是你们祖先在大河那边事奉的神，或是你们现住地的阿摩黎人的神；至于我和我的家族，我们一定要事奉上主。”

众百姓坚决肯定他们绝对对拯救他们的天主忠信，但若

苏厄坚持：一个犯罪多端，三心两意的以色列子民，如何能真正担保？但百姓回答说：“我们必定事奉上主，我们的天主，必听从祂的声音。”

这次隆重地更新西乃山盟约，给予由出埃及以来所发生的事件一个整体的意义，即形成、教育以色列子民应成为一个盟约子民。

“这些事以后，上主的仆人，农的儿子若苏厄便去了世，享年一百一十岁。人将他埋葬在……自己的产业内”（苏 24：29—30）。埋葬在客纳罕土地上非常重要，有如以前亚巴郎、依撒格、雅各伯一样……更重要的是特别记载了：“以色列子民也将从埃及抬回来的若瑟的遗骸，埋在舍根的田里，那块田是雅各伯……买来的”（苏 24：32）。

基督徒的旅程

当前赴巴勒斯坦的朝圣者到达约旦河边时，举眼可以望到俯瞰全地的乃波山。梅瑟即在乃波山完成了他的旅程，而耶稣即在约旦河经过洗礼之后，开始了祂的公开传教生活。梅瑟是出自埃及，领导他的百姓到达了许地的大门……在那里他结束了他的使命；而耶稣却由此再继续此一旅程，领导人群进入许地。

基督徒默想过以色列人所经过的这一长途旅程，他们也应见到这是他自己旅程的一幅美妙的图画。有如希伯来人曾在为奴之地作过奴隶，我们也曾作过“罪恶的奴隶”。洗礼为我们来说，就好像以色列子民过红海一样。我们的生命就是一段走向许地的长途进程，其中标有我们的失败和天主以

祂的慈爱所赐予的宽恕，因为，天主“由黑暗的权势下救出了我们，并将我们移置在祂爱子的国内”（哥 1：13）。但是我们存在此世，还不能达到圆满的天国：还需要一个新的“过渡”。就如渡过约旦河——四十年旷野生活的终结——使渡过红海一幕圆满成功，完成了预许；同样，死亡——今生的终结——也实践了领洗时所宣布的：达到永生的许地。



在客纳罕地定居的生活——若苏厄书已有显示——为希伯来人带来许多危机：他们要面对生活过于安定、仿效邻近各民族的组织、易于妥协等等诱惑……在盟约的要求和人性要求的安全感之间的张力，也屡屡相当重大，有时实在难以抉择。因而出现了一些先知，呼吁百姓要以忠信来回应天主的爱。



4

达味为王

(民；撒下；撒下)

纲要

一、民长时代

艰苦的征服

以色列的民长

游击队领袖

三松

天主在人类的历史中

二、迈向王国

神圣的领袖——撒慕尔

天主的召叫

人民的导师

设立王国

如同各国一样

上主的拣选

撒乌耳国王

三、默西亚国王

达味小史

大战哥肋雅

民族英雄

达味王国

逃亡

撒乌耳的终结

达味就职

天主的许诺

达味犯罪和痛悔

惩罚

王位的继承

达味的使命

天主的仆人

上主的受傅者

由达味至耶稣

漫长而又艰苦地穿过旷野的生活业已结束。梅瑟死在许地的边缘。若苏厄带领众百姓过了约旦河，进入了许地。但为定居于许地，还需要战斗。许地还没有取得，因为还没有完全被征服。许地虽为天主所赐，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征服许地显示出是一项相当艰苦的工作。为什么？



由旷野而来的希伯来人，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进入了客纳罕，而客纳罕是一个文化比他们进步的地方。当地的居民都是农民，过定居的生活。为了安居，他们建筑了许多坚城。另外，当时并非只是希伯来人想进入此地，“海滨的居民”——培肋舍特人同时也登陆了海岸，也想征服此地。因此，在若苏厄死后，战争成为三方之战：客纳罕人为了保卫自己，有时应与希伯来人作战，有时要与培肋舍特人作战。

为了面对这些艰难，若苏厄在死前，召集了全支派民众来到舍根，重新隆重地订立盟约（参阅第3章“迈向福地”）。每一个支派分得了应去占领的地方……以作牧放牲畜的土地。这一分散，使各支派以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的领土，不免使支派与支派之间发生冲突，甚至流血的敌对情形。因为在这些游牧民族之间没有任何政治上的架构，他们

共同联系的唯一关键在于宗教法令：所有的支派，在舍根共同订立盟约之后，所依恃的，即是“祖先的天主”，亚巴郎的天主、依撒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和梅瑟的天主。



表现这一共同联系的，即是“法律”，或称之为“约典”——即全民众所接受的法典。此外，还有些圣地，即保存古圣祖纪念的圣地（如舍根、贝特耳）或纪念若苏厄的圣地（如基耳加耳、史罗），朝圣地或举行礼仪的场所，都使各支派有相聚的机会，并在各支派间造成更密切的联系。

但以色列人中这一共同的信仰，现在也面对着威胁。他们在客纳罕地所听到的，是另一些神明。圣经归纳为两个：即巴耳和阿市托勒特。巴耳是男神，是高山、云彩、风暴的神，是力量和胜利的神。阿市托勒特是女神，是生产、土地的神，也是保管大地丰产和丰收的神。因为客纳罕地风调雨顺……希伯来人有见及此，因而被这些神明所诱惑，好像是这些神明保证客纳罕人如此成功，甚至有时希伯来人也向他们奉献祭品。这是背叛上主，也使民众的合一受到危害，并且是否认自己的历史。

民长时代

艰苦的征服

希伯来子民不但周围受敌，而且内无组织，也没有真正的统一，因而使得征服客纳罕地困难而又长久。他们遭受各方面的困难，约有一百五十年之久。

以后，在重述这段历史时，有人便在其中寻找宗教上的意义。人不免要问：为占领天主“所许的”地方，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战争？这么多的困难？这么多的年代？……民长纪第2章便写出了按希伯来人所了解的，这段历史的纲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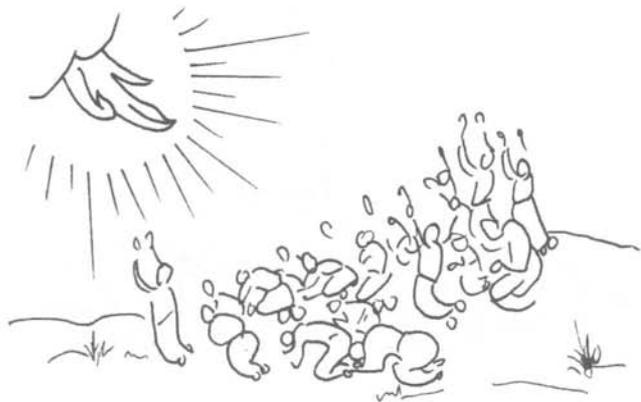
“若苏厄遣散了百姓，以色列子民就各到自己应得的产业去，为占领那地方，当若苏厄在世时，和他去世后，那些见过上主为以色列所行的大事的长老们还在的时日，百姓都事奉上主……当那一代人都归于他们的祖先以后，在他们之

后，兴起了另一代，他们不认识上主，也不知道上主为以色列所行的事迹。以色列子民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事奉了巴耳诸神。他们离弃了上主他们祖先的天主，即领他们出离埃及地的天主，而随从了别的神，叩拜他们四周各民族的神……于是上主对以色列大发忿怒，把他们交在强盗手中，叫强盗抢掠他们；将他们卖给四周的敌人，使他们不能抵抗他们的敌人……”



这段纲要相当简单：以色列子民为客纳罕的神所诱惑，忘记了上主他们的天主，天主遂放弃他们，把他们交于他们敌人的手中。罪罚跟随着罪恶。希伯来人在极端困苦中想起了他们的天主。这一过程使人想起了出谷纪：灾祸使希伯来人转向天主，求天主援救；天主便怜悯祂自己的子民，遂决定由患难中把他们救出。但是，与出谷纪不同的是，天主屡次派遣一位英雄人物，来拯救百姓，唤起他们的宗教信仰，激励他们作战。随后，灾祸被忘记了，下一代又陷于同样的

恶习中，一切再开始。



罪恶、惩罚、悔改、宽恕：这四者概括了选民的历史。照圣经作者来看：这也表达出了在天主的旨意与人的自由之间的不断冲突。

这段时期有一个特色，即是民众的领袖没有直接的继任人。梅瑟选了若苏厄为继任人，但以后若苏厄再没有指定谁是他的继任人，他不想把人民组织起来，因为当时的情况不同：当人民在迁移时，需要一个唯一的领导人；但当各支派分散之后，则更需要各自为政，只有面对危险的时候，才需要一个领袖把大家聚集起来抗敌。按宗教的反思，则认为是天主回应了民众在痛苦中的祈求，而派遣来的。

这段历史，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也并非生疏。有如若苏厄领导希伯来人过约旦河进入许地；同样，耶稣借圣洗圣事引领我们进入天主的国。但也同样需要战斗征服，我们绝不能逃避战斗：公开地与邪神崇拜的诱惑作战，现代的

巴耳和阿市托勒特即是财神、暴力、色情、权势……



以色列的民长

游击队领袖

圣经称这些民众的领袖为“民长”。他们并不是我们所想像的政府官员：执行裁判或治理，民长不外是些战士，充满技巧诡诈，有时甚至残暴无情。这些人是具有信仰的人，天主兴起他们有如民众的救星，拯救他们于特殊的一种患难之中，但丝毫没有抹杀了他们那一时代的残暴习俗。



天主所派遣的这些领袖有多少个？圣经记述了十二个——这一数字与十二支派正相符合。人们按照圣经所记载的长短（有的数行，有的数页），按照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分为“大”民长和“小”民长。他们的权限有些只限于一个支派，有些领导许多支派。他们的权限屡屡只限于同时代的人，比如：依弗大和三松即是如此。

圣经经文只限于记载几个大民长的出色事迹，比如：基德红出兵作战，只留下了少数的精选士兵（显示：为天主来说，人数并不重要）；德波辣是唯一的女民长，以她的勇气鼓励了领兵作战的男士；依弗大的行为表示了当时的宗教思想：信仰并不排除野蛮的行为。依弗大为得到胜利，曾许于天主，他将奉献第一个迎接他回家的人。但是……

“看，他的女儿出来，击鼓跳舞前来迎接他。她是依弗大的独生女，除她以外，没有别的子女。当依弗大一见了她，就撕裂衣服说：哎呀！我的女儿，你真使我苦恼，太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对上主开过口不能收回。她回答他说：我的父亲……就照你说出的对待我吧！因为上主已对你的敌人阿孟子民，为你报了仇。她只求两个月的期限，父亲就在她身上还了所许的愿……”（民 11：34—40）

依弗大的历史告诉我们：以色列子民受当代人思想的影响有多么大！这一事件为以色列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参阅民 11：40），可是这事件在以色列人中是很特殊的，不过，在他们的邻居客纳罕人中，并不是罕见的。

再由依弗大的讲话中（参阅民 11：23—25），可以见到：当时代的希伯来人认为每一个国家有自己的神是正常的事，

他的权限不能越过他所占有的土地范围。

三 松

在所有的民长中，三松好像是一个由出生即特别具有意义的人物。他的母亲是一个不生育的妇女——有如亚巴郎的妻子撒辣，有如撒慕尔的母亲和以后的若翰的母亲一样。不生育的妇女能够生子，按圣经的说法，是天主干预的证明。

“看，你原是个石女，从未生育，但是你要怀孕生子（这些话怎能不使人想起路加所述天使来报玛利亚所说的话？）……他要开始从培肋舍特人手中拯救以色列……剃刀不可触及他的头。”这一礼仪（称为纳齐尔愿）说明婴儿一出世即是奉献于天主的人。在犹太人中，这是一传统悠久的礼仪，保禄也曾实行了这一圣愿（宗 11：18）。



以色列子民实在需要强而有力的力量来敌对他们又怕又恨的培肋舍特人，因为这些人，无论是论种族、论语言、论宗教、论文化，都完全不同，所以是头号敌人。但这些培肋舍特人作战的能力远超过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军械又好，组

织又好，只有天主的能力才能扭转这一局面。天主的力量于是借三松表现出来。三松借他出奇的胜利，成了英雄典型。民间的传说，不断地颂扬、夸张这一位英雄的出奇力量，以及他所行的惊人的事迹，使得培肋舍特人生活非常艰苦。

晚间，人们为了消遣，述说培肋舍特人所遭遇的不幸，以及三松怎样以灵巧的手法，使得培肋舍特人受窘与失败。他不是以一块驴腮骨击杀了一千培肋舍特人？他不是把火把绑在三百狐狸尾上火烧了他们的庄稼？这些美丽有趣的历史，不但只是为培育国家的自豪，其实，是天主借这些事迹来说话。三松要保持他的力量，应时时依赖天主。这种力量是与他的头发相联系，而头发是奉献于天主的标记。

但是这个强人有他的弱点：他不知道应抗拒他所爱的女人。德里拉以她全身的魅力，尽力攫取他的秘密，终于使她达到了目的。她出卖了他，把他交给了培肋舍特人：人们在他熟睡的时候，剃光了他的头，三松便与常人一样了。培肋舍特人毫不费力地制服了他，挖了他眼睛，使他成为俘虏。但是他的仇人没有注意他，他的头发慢慢长了起来，他又恢复了力量。有一天，他为了报复，拉倒了达贡庙宇的支柱，压在三千培肋舍特人和他自己身上。如此，他最后的胜利是他甘愿死亡；他为拯救他的同胞，牺牲了自己。

天主教在人类的历史中

天主的胜利即在于这些屠杀中吗？这为生活在二十世纪中的我们不是可耻的恶表吗？首先，我们不要忘记，这是发生在原始的时代中——公元 1100 年——那时的风俗可能使

我们困惑和起反感。其实，圣经中所记的斗争、欺诈、凶杀，岂不都表达了历代的人类历史？他们的罪过、弱点，可能随时代有些转变，但人性常是一样的。就是在这种历史中，虽然庸俗冷漠，天主却进入其中，尤其在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之后，更进入其中。

天主就是在这种软弱而有罪恶的人群中，与人一同行动。同时，天主也在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之下，借人来逐渐完成祂的计划。

迈向王国

神圣的领袖——撒慕尔

在三松之后，还有两人在民众前作民长，他们与以前作粗野壮士的民长大不相同。厄里是史罗圣殿的司祭，因为约柜存放在那里。撒慕尔在圣殿里，在厄里面前长大，他将在全民众前负有伟大的任务——其他的民长只影响几个支派：“全以色列从丹直到贝尔舍巴，都知道撒慕尔被立为上主的先知”（撒 3：20）。

天主的召叫（撒上前三章，应一气读完）

厄耳卡纳的妻子亚纳是个不生育的女人，甚为失望。一天，当她每年去史罗朝圣时，在圣殿里祈祷：“上主，若祢垂顾祢婢女的痛苦，纪念我，不忘祢的婢女，赐祢婢女一个男孩，我就将他一生献于上主。”天主俯允了她，她便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慕尔。“断乳后，她便带着小孩，来到史罗上主的圣殿”，便把他领到司祭厄里前。

亚纳便作了这篇把圣母谢主曲（路 1：46—55）预告得维肖维妙的经文：

我从心里喜乐于上主……

因为，我喜乐于祢的救助。

没有圣者，相似上主；

……曾受饥饿的，今无须劳役；

不妊的生了七子，

多产者反而生育停顿。

……上主由尘埃中提拔卑贱者，

……祂保护虔敬者的脚步，

使恶人在黑暗中灭亡。

(撒 上 3: 1-9)

小撒慕尔既被“奉献于上主”，便留在圣殿里，同司祭厄里同住。天主亲自召叫了他：

“小撒慕尔在厄里面前服事上主；那时，上主的话少有，异象也罕见。有一天，厄里睡在自己的房里，他的眼睛渐渐昏花，已看不清了，天主的灯尚未熄灭，撒慕尔睡在安放天主约柜的上主的殿内。那时，上主召叫说：撒慕尔！撒慕尔！他回答说：我在这里！他就跑到厄里前说道：你叫了我，我在这里。厄里说：我没叫你，回去睡吧！他就回去睡了。上主又叫撒慕尔；撒慕尔起来，走到厄里那里说道：你叫了我，我在这里。厄里对他说：我儿，我没有叫你，回去睡吧！撒慕尔不知道是上主，因为上主的话尚未启示给他。上主第三次又叫了撒慕尔；他起来，又走到厄里那里说道：你叫了我，我在这里！厄里于是明白，是上主叫了幼童，便对撒慕尔说：去睡吧！假使有人再叫你，你就回答说：请上主发言，祢的仆人在此静听。”

上主又显现给他，撒慕尔便按所指示的回答天主说：“请上主发言，祢的仆人在此静听。”他得知天主的祝福已远离了厄里的家族，因为他的儿子渎职，凌辱了天主，而他却默不作声，好似帮凶一样。小孩子不能不勇敢地把这预告的

凶信报告给自己的师傅，厄里便予以接受说：“祂是上主，祂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

这一召叫使撒慕尔成了天主的代言人：“上主继续在史罗显现给他。撒慕尔的话传遍了全以色列”，有如上主的话。希伯来人并不以他为战争的首领，只以他为“先见者”，即默观者，神圣的领袖。



人民的导师（撒上第7章）

在民长时代，上主不断派遣英雄和救星，有如基德红和三松，来干预以色列的历史，使民众纠正自己的过失，并将他们由灾祸中拯救出来。现在以民又有了一个领袖，好似梅瑟时代一样，他所说的话都是天主所默感的，如果他们受教，便可免于失败与死亡。

“那时撒慕尔对以色列全家说：如果你们全心归向上主，就该将外邦的神由你们中间铲除。一心归向上主，唯独事奉上主，祂必由培肋舍特人手中解救你们。以色列子民遂铲除了巴耳和阿市托勒特，唯独事奉上主。”

“于是撒慕尔说：你们把全以色列聚集在米兹帕，我要为你们恳求上主。他们便聚集在米兹帕，汲了水来，倒在上主面前；并且，在那一天禁食说：我们犯了罪，得罪了上主！从此撒慕尔在米兹帕治理以色列子民。”

悔改与祈祷是否与三松的超力和基德红的计谋一样有效呢？就是这一信念启发了本段圣经的经文！当培肋舍特人听说以色列子民聚集在米兹帕，遂上来攻打……

“以色列子民听说培肋舍特人前来，大为震惊，对撒慕尔说：你不要停止为我们哀求上主，我们的天主，好叫祂救我们脱离培肋舍特人的威胁。撒慕尔遂拿了一只还在吃奶的羔羊献给上主，作全燔祭，为以色列呼吁上主，上主应允了他。当撒慕尔正在奉献全燔祭时，培肋舍特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交战；但上主在那一天使雷声向培肋舍特人大作，恐吓他们，他们就在以色列面前溃退了。”

先见者，撒慕尔即是如此成了他民族的拯救者。他没有其它的方法，只是他的信心和祈祷。只有卫护信德的人才能拯救他的百姓，实实在在地，撒慕尔是一个衔接的人物，他是最后的一个民长，而又是第一个先知。同样，在圣经另一端，若翰也是一个不生育的妇女所生的，他是最后的一个先知，而又是第一个为耶稣作证的人。

设立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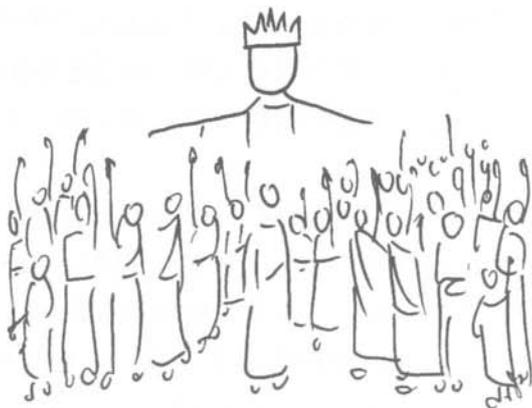
如同各国一样（撒第8章）

撒慕尔的权威，主要是属灵性的，但也是属于政治的。

但到了时候，应该有一个更固定的领导存在，尤其是在培肋舍特抢去了约柜之后。“当时在以色列没有君王，各人任意行事”（民 17：6，21：25）……这种情形能够无限期地拖延吗？

当时正好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大国开始崩溃。亚述与埃及都同样进入衰竭时期。因而巴勒斯坦的居民都想自己组织起来，各小王国都纷纷独立，自己治理自己的百姓。

于是一连串的小王国建立起来，如提洛、大马士革等等。因而不必惊奇，在以色列子民中，在同一时期，也兴起了“如同各国一样”的企望。“保皇党”便在民间发起劝说运动：“其它的国家都有自己的君主，领导军队，作战胜利，并且由于国王的权威，大家都团结一致，都有组织……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一个君王呢？”但另有些人加以反对，认为各支派现已各自独立，且已习惯……如果接受君王政体，岂不失却了各自的独立？这一主张也有许多人附和。



撒慕尔具有最高的权威，因而他应作仲裁。“保皇党”便去找他，向他提出他们的要求：“看，你已经老了，你的儿子们不走你所走的路（撒慕尔所立的继承人不但不公正，而且接受贿赂，歪曲真理）。如今请你给我们立一位君王治理我们，如同各国一样。”

大家都愿意委托先知来负起这一使命。但先知的第一个反应是“大为不悦”，因为希伯来人要求国王，岂不是愿意放弃“神权政体”？而这一政体正是以色列人所独有的，他们只承认一个国王，即天主自己。撒慕尔于是便去“祈求上主”，求上主指示祂的旨意。

“上主对撒慕尔说：凡民众向你说的话，你都要听从，因为他们不是抛弃你，而是抛弃我作他们的君王……但必须清楚警告他们，要他们明了那统治他们的君王所享有的权利。”

“撒慕尔把上主的一切话，转告给那向他要求君王的人民，说：那要统治你们的君王所享有的权利是……”先知遂把国王的苛求列了一张清单：他要征收人民最好的收成，并要他们的子女、仆役、牲畜替他劳作，并且连他们自己都要作他的奴隶……他们必要后悔他们的选择，那一天，他们哭求上主，上主也不会应允！

“但是，人民不愿听从撒慕尔的话，却对他说：不！我们非要一位君王管理我们不可。我们也要像一般异民一样，有我们的君王来治理我们，率领我们出征作战。撒慕尔听见百姓所说的这一切话，就转告给上主听。上主对撒慕尔说：你听从他们的话，给他们一位君主吧！”

这段记录，连同人民的要求：“如同各国一样”，成了以色列子民经常的诱惑，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不断地出现；但这也是教会所经常遭受的诱惑：要与其它的社会组织一样，利用同样的方法来满足同样的野心。为每一个信徒也是如此：为了要同别人一样，没有其它的理想，只贪图财富、权势、面子，不是什么都妥协吗？除非恳切渴求只以天主为王（愿祢的国来临），并只以祂的旨意为生活规范（愿祢的旨意奉行），不然的话，在心中必没有一个绝对的优先权。

上主的拣选（撒下第9章）

天主时常伴随我们，连我们转弯抹角时，也同样伴随，甚至可获至前进的成果。当希伯来人要求建立王国时，最初，在撒慕尔看来，好似是一种宗教热情的低落，但天主帮助老先知体会百姓的心愿。按圣经经文来看，是天主先接纳了这一心愿，并予以保证；并且还亲自指定了未来的国王：“明日大约这时，我打发一个本雅明地方的人到你这里来，你要给他傅油，立他当我民以色列的首领，他要从培肋舍特人手中拯救我的百姓，因为，我已看到我百姓的痛苦，他们的哀号已达于我”（9：16）。这些话与从前天主在西乃山火烧的荆棘丛中所说的话差不多一样：“我看见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痛苦，听见他们因工头的压迫而发出的哀号；我已注意到他们的痛苦”（出3：7）。虽然百姓有许许多多缺陷，天主仍爱祂的百姓，可怜他们的困境，考虑他们的愿望。



撒慕尔便为他们安排了一个国王，即是撒乌耳。按圣经描述，他“魁梧英俊，在以色列人中没有比他更俊美的，他比所有人高出一肩”（9：2）。关于他的任命有不同的传说，因而有不同的记述，彼此不甚相符合。不过，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有趣的结论：

——由抽签而选立君王，这是表示天主要自由选择。人民选择了君王制，而让天主来选择君王。被选者不但是属于以色列最小的一个支派的一个平凡家中，而且人们寻找他时，发现他藏在行李堆中。换句话说，正好与我们普通的选择相反——有权势的或地位尊高的，天主反而召叫最小的，人所不认识的，或为人所轻视的。天主的这种作风，在拣选达味为王时又重现了一次，以后在天主子民的历史中曾出现过多次，最后在基督的教会内亦是如此。这反常的拣选，使得撒乌耳的任命遇到了嗤笑：“但有些无赖汉却说：这人怎能拯救我们？就看不起他，也未给他送礼”（10：27）。

——天主所拣选的君王实在具有天主的权威：“撒慕尔

拿出油具，把油倒在他头上，口吻他说：不是上主给你傅油，立你作祂百姓以色列的首领吗？是你要统治上主的百姓，从四周的仇人手中解救百姓。这是上主给你傅油，立你为自己产业首领的先兆……上主的神会突然降在你身上……你要变成另一个”（10：1—6）。

撒乌耳国王

国王被任命、被祝圣之后，撒慕尔便宣布他将退休。“撒慕尔对全以色列人说：看，我全听从了你们向我所说的话，立了一位君王管理你们。从此以后，有君王领导你们。至于我，我已老了……我从小直到今天，常在你们面前往来……”又一次，撒慕尔向以色列子民宣布他们的责任说：“上主立了一位君王管理你们。若是你们敬畏上主，事奉上主……便可生存。倘若你们不听从上主的话，背叛上主的命令，上主的手必要与你们和你们的君王作对。”

这是梅瑟所说过的，也是所有先知所一再重复的：服从法律，顺从显示天主旨意的一切征兆，应具有决定性的优先权……无论在何种环境中，宗教应优先于政治：只有在信仰中不断地学习，才可获得这种绝对性的忠信。

第一个国王虽然有他的优点，虽然也有善意，但有两次失却了这种忠信。那两次事件，虽然想作好事，但都过于注意人事，过分理性和太过现实，以至触犯了应毫无条件遵守的宗教规律（撒上 13：8—15，15：13—22）。撒慕尔斥责了他的行为。据圣经的解释：撒乌耳虽然有军事上的辉煌成果，但因了他的过失，逐渐失却了民心，而为达味所压倒。

按宗教反省，对撒乌耳失宠作了如此的解释。但对撒乌耳来说，可能有失公平。他的使命极其艰巨。他是一个诚朴的农夫，一旦被选为国王，要由零点开始。他没有财力物力，只能聚集一小撮军队，要把惯于自主的各支派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王国，工作是十分艰辛的。虽然保皇派胜利了，但仍有一部分反对的势力存在。何况还有在以色列子民前具有威望的撒慕尔，时常在国王左右……有时还指责他、反对他。

撒乌耳最后被撤除了他的职位。他因为与撒慕尔分裂甚觉不安，虽然人不能知道他神经错乱的决定性原因是什么，但自从他时常发作为人所知之后，即有些人说：“天主离弃了他”。因为病症，尤其神经错乱，在当时都认为是天主摒弃的记号。有许多人因此离开了撒乌耳，只有他的亲信还重视他，始终对他保持感情和忠诚。

以色列第一个国王的神秘命运颇为不幸，可能是历史的牺牲者，以衬托出在他以后而来的国王的特殊成就。

默西亚国王

达味小史

在一个王国将要结束的上下文里，出现了年轻的达味，在这种情况下，很快地就把达味放在引人注目的地位上。圣经对他的记述，用了很长的篇幅，所有对他的传说都编辑在他的名下。这些不同的传说，日后为一个编辑者所并列，其中没有什么连贯性，也无关重要。因为不是要写一个汇报，而是要写一个人的形象。

与三松或撒慕尔最大的不同，就是达味的诞生并非那样特殊，他在众兄弟中，好似其他的婴儿一样，只不过他是最小的一个。天主拣选他使人想起天主委任撒乌耳一样，他也是最小的一个。没有人理会他。就如把撒乌耳由行李中拉出；同样，也是在羊群中找到了达味。



“上主对撒慕尔说：我既然废弃了撒乌耳，不要他作以

色列的君王，你为他要悲伤到几时呢？把你的角盛满油，我派你到白冷人叶瑟那里去，因为，在他的儿子中，我已为我选定了一位君王”（撒上 16：1）。

照圣经传承告诉我们：在民长时代，有一个摩阿布女人名叫卢德，她嫁到一个白冷家族里。她由波阿次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敖贝得，叶瑟的父亲……许多世纪以后，在白冷由这一系出生了一个婴儿：耶稣。

撒慕尔听天主命，去找叶瑟，并邀请他和他的儿子来参与祭献。但是，他们中哪一个是被选的呢？当撒慕尔见到老大时，见他仪表非凡。“但上主对撒慕尔说：你不要注意他的容貌和他高大的身材，我拒绝要他，因为，天主的看法与人不同：人看外貌，上主却看人心。”以后六个兄弟一个一个前来：“但撒慕尔对叶瑟说：上主没有拣选这些人……孩子们全到了吗？他回答说：还有一个最小的，他正在放羊……快派人带来……”达味来到了，“他是一个有血色，眉清目秀，外貌英俊的少年。上主说：起来，给他傅油，就是这一位。撒慕尔拿起油角来，在他兄弟们中给他傅了油。从那天起，上主的神便降临于达味”。

天主新拣选的人，必定是个出色的人，并有许多才分。圣经特别重视他具有诗人和音乐的天才。有段历史告诉我们：当撒乌耳心情恶劣，甚受困扰时，他的臣仆不知如何平息他的心情，遂建议寻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或许音乐能够驱逐这一“恶神”。撒乌耳接受了这一建议。有一个臣仆特别向他夸赞“叶瑟的一个儿子”的优长。使者便奉王命去找他。“达味于是来到撒乌耳前，侍立在他左右；撒乌耳很

爱他，叫他作自己的持戟侍卫。”每当王在困扰时，“达味就拿起琴来弹奏，撒乌耳就觉得爽快舒服，恶神也就离开了他”。

大战哥肋雅（撒 upper 第 17 章）

另一段历史，用另一种文体，给我们描述的达味，是一个富有信心与勇于作战的人。这一插曲是记述培肋舍特人与以色列人之战。在当时，培肋舍特人不但在武器方面远超过希伯来人，而且在他们中有一个巨人，他的英勇使所有敌对的人都胆战心惊。巨人哥肋雅出阵，“站在以色列人的阵地前，喊说……今天我向以色列骂阵，你们给我派个人来，让我们彼此决斗。撒乌耳和全以色列听见那培肋舍特人说的这些话，都十分惊慌害怕”。

巨人天天如此挑战，但希伯来人中——连撒乌耳在内——没有一个敢出来迎战……直到有一天，达味由白冷来探望他的三个在军中的哥哥，听到了这挑衅的话，遂为自己的民族自尊心所激扬奋发，一心依赖上主，大声喊说：“这未受割损的培肋舍特人是谁？他竟敢辱骂永生天主的军旅？”虽有人嗤笑他，但这年轻的人到国王前说：“请我主心中不必为那人而沮丧，你的仆人要去同这培肋舍特人决斗。”

以后展开了一篇很优美的对话：就是人的智慧与对天主的信心。撒乌耳想说服达味，不要去作这场力不均敌的决斗，说：“你还年轻，而他自幼即是习于战斗的人”。但是，达味反抗说：一个牧人必先攻击那些想吞噬羊群的野兽，将它们杀死……“由狮子和狗熊的爪牙中拯救我的上主，也必

从这培肋舍特人的手中拯救我”。面对这一论据，撒乌耳让了步；但至少愿意装备一下达味，要他带着国王的武器，身穿他的铠甲上阵。但是小牧人穿上这一套武装，“试走了两步，因他没有穿惯……不能行动……遂手里拿着自己的棍子，在河里拣了五块很光滑的石头，放在牧童随身所带的袋子里……手内拿着投石器，向那培肋舍特人走去”。



哥肋雅一见他来，遂轻视他年轻，根本不像一个作战的人，就说：“莫非我是一只狗，你竟拿棍子来对付我？”他肯定即刻致他于死地。但达味说出他所寄望的是谁。他向培肋舍特人说：“你仗着刀枪箭戟来对付我，但我是仗着你所凌辱的万军的上主，以色列军旅的天主的圣名来对付你。今天上主定把你交在我手中……这样，全地要知道在以色列有天主……”达味伸手，由囊中取出一块石头，套在投石器上打过去，正打在那培肋舍特人的额上，石头穿入额内，那人就跌倒在地上……达味遂跑过去，站在那培肋舍特人身上，拿起他的刀，从鞘内拔出，杀了他，砍下了他的头。

培肋舍特人一见，大为惊惶，遂四散奔逃，以色列人在后追击……为天主的子民实在是一大胜利。

这段英勇的事迹为国家来说，实足以自豪，同时也很容易想到：在晚间聊天的时候，一代一代地传述这段出奇的故事，多么兴高采烈！……由此，这一传流传到了我们手中，并且在圣经中也占了一个位置。但是，在这段有趣的记述的另一面，也乘机教导了重要的一课：诚心全意信赖上主，没有不可能的事！看来不可能胜过的困难，也能克胜；并且看来是可笑的方法——投石器和石头——却比任何可怕的武器更有力。更主要的是无论遇到何事，要保持绝对信赖天主的救助。以后，耶稣也没有说出其它的方法，只说出信德可以把山移开。

民族英雄

达味虽然是一位天才的音乐家，机警勇敢的战士，但仍保持他的单纯，毫无虚荣的心。他对众人细心关照，甚为众人所爱戴。撒乌耳喜爱他；他的儿子约纳堂与达味心心相印，结为密友；他的女儿米加耳爱上了他，以后也嫁给他为妻。对近人有热情的人，在民众面前也享有盛誉。达味的成就使他的名常挂在众人口上。当他初次在军事上成功之后，回来时，在路上妇女们开始歌唱：“撒乌耳杀了一千，达味杀了一万！”已患上抑郁症的撒乌耳，听了这种欢呼，怎能不生妒忌？“从那一天起，撒乌耳常嫉视达味。”他的病症日渐沉重，甚至变为疯狂。有一天，他发作时，拿起了一根长枪向达味掷去，达味躲开了这危险。

自从达味战胜了培肋舍特人之后，他的名声不断增长，同时，撒乌耳的攻击也不断增长：“撒乌耳看出了上主与达味同在，全以色列也都爱他，从此更疑惧达味，终生与他为敌”（撒上 18：28—29）。虽然有他的盟友约纳堂的保护，但达味的处境实在难以忍受；在撒乌耳再三地追逼之下，他只有逃亡。

达味王国

逃 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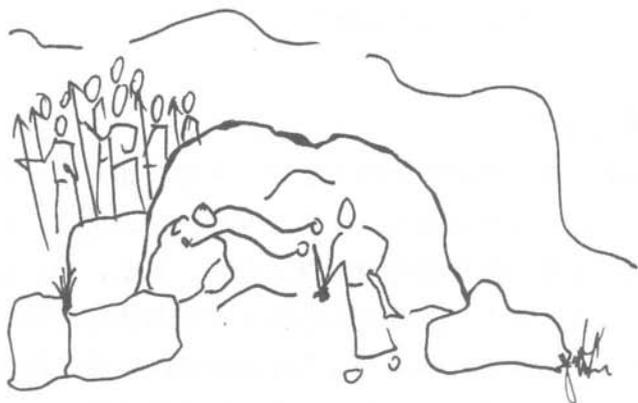
由这段时期开始，达味的历史更为确实。

叶瑟的儿子必须逃亡，躲藏在山洞中。但这是决定性的吗？起初，他还想国王的烈怒也许是一时的，有如以前发生过一样；或者可以冒险留下来，如果有危险，约纳堂可负责通知他。但事与愿违，达味只有想办法过流浪的生活。他被追得走投无路时，只有求救于给他庇护的地方。

达味首先为司祭阿希默肋客所收留，暂时住在圣所里。他给达味和他的同人供饼吃，并把哥肋雅的酒给了他（事后为撒乌耳所知，司祭和其全家皆因这次大方而被害）。以后，达味逃到山洞里，他全家近亲和冒险跟随他的人，都聚集在那里。以后又逃到摩阿布地，在那里为保护自己，一方面要抵抗撒乌耳，一方面要抵抗培肋舍特人。

值得注意的是：达味虽然被追击，但从未反身攻打国王和他的兄弟以色列人。圣经曾两次给我们记载：撒乌耳虽然追击他，他仍对国王完全效忠，仍尊重他有如上主的受傅

者。有一天，撒乌耳追击达味，独自进了一个山洞，绝未料到他所追踪的人和他的同人就在那山洞的深处。达味的同人向达味说：“看，这是好机会，上主把你的敌人交在你手中了。”但达味拒绝他们说：“我决不能伸手加害于他，因为他是上主的受傅者。”他不让他的人杀害撒乌耳，只割了一块他的外氅上的衣角，撒乌耳离开后，达味在远处喊说：“你为什么听信人言，说：达味设计害你？今天你看到……我怜悯了你，我说：我不应伸手加害我主，因为他是上主的受傅者……看，你外氅的一块衣边在我手内！我只割下你外氅的衣边，没有杀你，从此你可清楚知道：在我手中并没有邪恶，也没有罪过”（撒上 24：7-12）。



撒乌耳大为震惊，回答说：“你今日对我行了一件极大的善事，因为上主原把我交在你手中，你却没有杀我……愿上主报答你今日对我所行的善事！”但达味不敢相信这表面上的和好，因为他知道：几时国王的病症发作时，必会变卦，什么也作得出来。他便回到他躲藏的地方。果然不久之

后，撒乌耳又追击达味，根本不能改变。达味在撒乌耳控制的地方无法得到安全，遂决定逃亡住在培肋舍特地方。圣咏第 142 篇可能表达了他那时的痛苦：

我高声向上主呼求，
……我向祂倾吐我的愁苦。
……没有一个熟悉我的人！
没有一人我可投奔，
没有一人为我操心！

上主，我今呼号说：
祢是我的避难所，
在这活人的地方，
祢就是我的福爵！

撒乌耳的终结

达味暂时住在培肋舍特人地方……这个如此忠实的人岂能成为叛徒？写历史的人，在他一生其它的环境中，并没有掩饰他的过错，但在此对他并没有责备。其实，他在此不过只是一个逃难的人，在他民族的敌人中间逗留的时候也并不长。再者，他也处处留心，总不攻击自己的弟兄。培肋舍特人给了他一个要塞，要他治理。在培肋舍特人看来，好像他们的行列中有了这样的一个人，必会有益。但另有些人对他们的新附庸，不甚信任，因为，不论如何，他不真是他们中的一员；并且前不久，还打败了他们……现在培肋舍特人准备要与以色列人大战，而达味也没有设计逃避，但将军们还是把他和他一小队人打发回去了。



希伯来人的处境很是恶劣：撒慕尔死了，撒乌耳的行为越来越不正常。求向一个女巫，岂不违犯天主的正式禁令？但是培肋舍特大军已聚集在他面前。战争开始，在基耳波亚山以色列军大败，撒乌耳和他的儿子约纳堂都阵亡了。达味听到这一消息，甚为悲伤，甚至好像失去了心爱的人一样。在圣经中所记载的悲歌，实在表达了他的忧伤。这首诗歌也是闻名于世的佳作：

基耳波亚山，不祥的山野！

在你那里露不再降，雨不再下！

因为英雄的盾牌，受了褻渎，

.....

撒乌耳与约纳堂，相亲相爱，

生相聚，死不离，

神速过鹰，勇猛胜狮！

.....

英雄怎会在战斗中阵亡！

我的兄弟约纳堂，
我为你万分悲伤！
你爱我之情，何等甜蜜！
你对我的爱，胜于妇女之爱。

.....

英雄怎会阵亡！
战争的武器怎会丧亡！

（撒下 1：21—27）

达味就职

在国难之后，以色列子民该怎么办？达味该做什么？毫无疑问，目前除了达味之外，无人有资格和权势来作统治国家的继承人；但在决定之前，达味先去求问上主，以后便与他的同伴和他们的家室取道去了赫贝龙。“以后，犹大人来，在那里给达味傅油，立他作犹大家族的君王”（撒下 2：4）。

达味开始为王……不过只治理犹大一个支派，其余的以色列人都承认由大难逃出的撒乌耳儿子为王；其实年轻的王子并没有实权，大权都落在军长阿贝乃尔手里。培肋舍特人见到以色列陷于这种混乱的情形，很是高兴。此外，他们也不想攻击达味，因为，达味是他们新近的附庸和被保护者，并且只不过是一个支派的国王而已。达味便趁此良机，去作统一民族的工作。首先他派遣使者到基肋阿得人那里，带去了一封很具外交手段的信，称赞他们埋葬了撒乌耳的善举。他也善意地接受了阿贝乃尔所提出的和解建议。以后他听说他的一个手下杀了阿贝乃尔，很为痛心，

隆重发丧举哀，使全以色列人知道，杀阿贝乃尔并非出于王命。他处死了想讨好君王，把撒乌耳儿子的头带到君王前的凶手。如此，他光明正大地登上了全民族的王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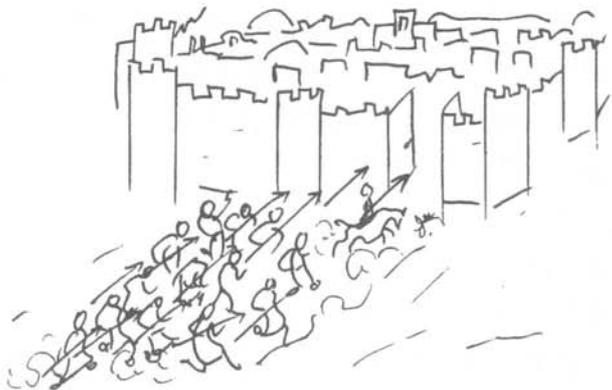
“以色列各支派聚集到赫贝龙，来见达味说：看，我们都是你的骨肉……以色列所有的长老都到赫贝龙来见君王，达味君王就在赫贝龙当上主的面同他们立了盟约；他们便给达味傅油，立他为以色列王。”

达味现在应该有一个京城，为他为全支派都可以接受的地方。赫贝龙太过南方，也太接近达味出生的犹大。基贝亚，在地理上为国家统一是一个理想的地方，也是撒乌耳的旧京城：如果达味选作自己的京城，他将受到怎样的批评！那么，最好在赫贝龙和基贝亚中间，找一个属于外邦人，耶布斯人的城，况且此城被视为不可攻克的城寨。年轻的达味，由白冷到基贝亚，毫无疑问，必定要绕道避过这一仇敌的要塞，这也必有伤以色列子民的自尊心。他那时是否梦想过要去征服此城？全以色列的新国王“达味和他的人向耶路撒冷进发，攻打住在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达味占领了熙雍山堡，即达味城”。如此实现了在犹大支派和北方支派之间的接合点的梦想。

达味的政治手腕和他军事上的辉煌战绩，使得他的威望大增，不但受他的民族所尊崇，连附近各国君王也都欢呼他的胜利：提洛王给他送来香柏木，并派来许多工匠，为他建筑宫室。“那时，达味知道上主已坚定他为以色列君王……”（撒下 5：12）。

培肋舍特人也听说达味晋升得很快，便决定上来挑衅。

但达味为了避免重蹈撒乌耳的覆辙：列队出战，必定失败；遂组织游击队，攻打他昨日的盟军，获得了多次可观的胜利。如此，他的势力越来越强大。



战胜了培肋舍特人，占领了耶路撒冷，使之成为“达味城”之后，达味实际上控制了全国。现在他所关心的，是实现宗教的统一。耶路撒冷不但是国家生活的中心，也要成为全以色列的宗教生活中心。约柜曾失落了而又寻回，现在停留在克黎雅特耶阿陵，差不多为人所遗忘（撒上7：1）。达味便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把官方的敬礼集中一处，这似乎是使以色列子民精诚团结的最佳方法。

“达味将天主的约柜由敖贝得厄东家兴高采烈地抬上达味城来……当上主的约柜进入达味城时，撒乌耳的女儿米加耳由窗内窥看，见达味王在上主面前跳跃舞蹈，心中就轻视他。他们将上主的约柜抬来，安置在预备好的地方，停在达味为约柜立的帐幕中央；达味给上主奉献了全燔祭与和平祭。”

随后，达味以万军上主的名祝福了百姓，分送给各人一份礼品，然后百姓各自回了本家。“达味回来祝福本家时，撒乌耳的女儿米加耳出来迎接达味说：以色列的君王今天多么荣耀！他今天在臣仆的婢女前赤身露体，活像一个赤身露体的小丑。达味回答米加耳说：在废弃你父和他全家，而选拔了我的上主面前，在派我为上主百姓以色列首领的上主面前，我甘愿舞蹈，甘愿加倍卑贱我自己！我在你眼中被视为卑贱，但在你所说的婢女们前，我必受到尊敬”（撒下第6章）。国王必为民众所谅解，所赞赏，因为他只是为那唯一有价值的光荣，即天主的光荣才如此行动。犹如咏第105篇所说：

请众感谢上主，呼号祂的圣名……

请众歌颂祂，咏赞祂，

传述祂的奇工妙化。

请你们以祂的圣名为光荣，

愿寻求上主的人，乐满心中！

天主的许诺（撒下第7章）

“那时，君王住在宫殿里，上主赐他安享太平，不为四周仇敌所侵扰，君王遂对纳堂先知说：请看，我住在香柏木的宫殿里，而天主的约柜却在帐幕内。”纳堂起初鼓励君王按照他的计划去行，为他的上主建造殿宇。但以后他经过反省、默想、祈祷……有上主的话传于纳堂，要他向达味说：“上主这样说：你要建筑一座殿宇给我居住吗？我自从埃及领以色列子民上来那一天起，直到今日，从没有居住过殿

宇，只随帐棚和会幕飘泊……是我拣选你离开牧场，离开放羊的事，作我民以色列的领袖。你不论到哪里去，我总是偕同你，由你面前消灭你的一切仇敌；我要使你成名，像世上出名的大人物；我要把我民以色列安置在一个地方，栽培他们，在那里久住，再也不受惊恐，再也不像先前受恶人的欺压……”看，伟大而隆重的恩许：“上主也告诉你：祂要为你建立家室。当你的日子满期与你祖先长眠时，我必在你以后兴起一个后裔，即你所生的儿子；我必巩固他的王权，是祂要为我的名建立殿宇……我要作祂的父亲，祂要作我的儿子……你的家室和王权，在我面前永远存在”（撒下 7：6-16）。



先知的全篇讲话都在运用“殿宇”和“家室”的字眼（按原文：“殿宇”和“家室”为同一个字）：达味要为天主建筑一座石头的“殿宇”，天主向他宣布要维持和建立他的“家室”。达味要为上主建筑一座美丽的住所；但上主的大方

许与他的却更多。

达味的回应要诵读撒慕尔纪下 7: 18-29: 这是一首感谢词, 感谢以色列的天主赐予的盟约和许诺。在他的权势和荣耀达到顶点时, 国王知道他的所是和他的所有, 一切都应归功于上主, 因为是祂不断地领导他: “我主上主, 我是谁? 我的家族又算什么, 祢竟领我到了这个地步? ……达味还能对祢说什么? 我主上主! 祢认识祢的仆人。祢为了祢的预许, 按照祢的心意, 成就了这些伟大的事, 为叫祢的仆人认识清楚。我主上主! 为此, 祢是伟大的, 没有与祢相似的; 按照我耳所听的, 除了祢以外, 没有别的神……” 以后达味以全以色列的名义感谢天主: “祢将祢民以色列永远坚定为祢的民族, 祢, 上主做了他们的天主。”

达味犯罪和痛悔

可是伟大的人物也有人性的一面, 他的一生中, 也不免有些过失和缺陷。圣经并没有加以掩饰, 这种坦诚更值得赞赏。

当军队出征包围一座城时 (撒下第 11 章), 达味爱上了巴特舍巴, 他的一个将领的妻子, 并使她怀了孕。达味一知道这事, 立刻决定给她的丈夫特别准许, 召他回来, 好使出生的婴儿, 归属于他。但是乌黎雅与他的战士兄弟相连, 不愿享有这一不寻常的厚遇, 他被召去觐见君王, 他便去了, 并答复了有关军队和战争的问题, 但他不愿回家与他的妻子团聚, 虽然达味坚持, 甚至把他灌醉了, 也无济于事。国王于是给军队司令约阿布写了一封信, 要乌黎雅亲自带去, 信

中给约阿布下令把他放在战争最剧烈的地方，使他阵亡。不久之后，有一个使者报告他已死去。满了居丧的日期，达味便把巴特舍巴接到自己的宫中。



“达味这样行事，使上主大为不悦。”纳堂先知受命，为使国王了解他的罪行的可恶，便给他说了个比喻：“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富一贫：富的有很多牛羊；贫的，除了一只小母羊外，什么也没有。这只小母羊是他买来喂养的，在他和他儿女身边长大……有一个客人，来到富人那里，他舍不得拿自己的牛羊……却取了那贫穷人的母羊，来款待那到他这里来的客人。”达味听了，大发忿怒，要惩罚那个罪人……纳堂止住他说：“这人就是你！……”因为国王是富有的，有权势的，有妻妾围绕着，还要夺取赫特人乌黎雅的妻子，甚至夺了他的命。“你为什么轻视上主，作出祂眼中视为邪恶的事？”

达味的反应很快，即刻谦虚地承认自己的过失：“我得罪了上主！”他的悔改是真诚的、深彻的。他的态度给人的

印象很深，致使作者写了下来，并且圣咏第 51 篇也归达味此时所作：

天主，求祢按照祢的仁慈怜悯我，
依祢丰厚的慈爱，消灭我的罪恶。
求祢把我的过犯洗尽，
求祢把我的罪恶除净，
因为，我认清了我的过犯，
我的罪恶常在我的眼前。
我得罪了祢，唯独得罪了祢，
因为，我作了祢视为恶的事；……
求祢赐我听见快慰和喜乐，
使祢粉碎的骨骸重新欢跃。
求祢掩面别看我的罪过，
求祢除掉我的一切罪恶。
天主，求祢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

……

圣经也给我们报告了达味的另一过犯（撒下第 24 章），这一过犯与第一个完全不同。国王下令要统计人民。在今天看来，统计人民是很普遍的一种行政上的方法，但在当时，在以色列子民的宗教背景之下，却是一种严重的行为。因为，统计人民，就是认为人民是属于他自己的，可以说归己所有……但是以色列子民是天主的子民，国王不过只是仆人。人口调查是一种相反信德的罪过。

达味一发觉不对，便即刻痛悔他所作的事。“达味统计人民以后，心中感到不安，遂向上主说：我做这事，实在犯

了重罪。上主，现在我求祢，赦免祢仆人的罪，因为，我所行的实在昏愚。”

在这两个情况中，显示出国王一方面有罪人的软弱，但另一方面，即刻认错，这是应当注意的。他能够犯错，也能够真心悔改。达味在失足中，犹如在光荣中一样，总不忘记他应属于他的天主。



惩 罚

在达味的历史中，宗教的信息不断地出现……比如：罪过，虽然悔改，必有随之而来的惩罚。达味统治末期所遭遇的祸患与不幸，都与他所犯的罪过有关。他所遭遇的祸患为他至为残忍；因为，是出自他自己的家庭。他与巴特舍巴由通奸所生的儿子死了，虽然达味很是爱他。他其余的儿子，有些使他遭受了更大的痛苦。

阿贝沙隆又英俊，又有天赋，可能是个最好的继承人，但他性情苛刻而又暴躁。他开始为了报复，杀了他的一个兄弟，惹了国王大怒。他第一次被宽恕之后，竟策划反对他的父亲，先是秘密的，后来变成公开的（撒下第15章）。密谋

变成了叛逆，阿贝沙隆进入了作战状态。达味见事态严重，遂决定逃亡。但他的官员仍忠于他，他的许多友人亦然。达味出离耶路撒冷，圣经描述得十分动人：“君王徒步前行，他的军民都跟着他；到了最后的住宅区，君王站住了，所有的军民都由他身边走过……还有从加特跟随依泰来的六百人，也都由君王面前过去。”以后，逃亡的人取了一条道路，为我们基督徒具有特别回响：“达味上了橄榄山：一边上，一边哭，蒙着头，赤着脚；随着他的人民也都蒙着头，哭着上山”。

司祭也曾把约柜抬到君王和忠于他的人前。但“君王对匝多克说：你将天主的约柜抬回城去，放在原处！若我在上主眼中蒙恩，祂必会领我回来，再能看见约柜……祂看着怎样好，就怎样处置我吧！”达味在此困境中，仍服从天主的旨意。

当阿贝沙隆逍遥自在，心想已经得到胜利之时，达味并没有甘心认输，因为，国王在他儿子的周围，安放了他的一个心腹：一方面通知他反叛者的计划；另一方面为阿贝沙隆出一些有利于达味的建议。如此，国王的卫队在一场激烈的血战中，打败了阿贝沙隆的军队（第18章），阿贝沙隆虽然反叛，但达味仍爱他，要将领们给他留情。但军队司令，粗暴的约阿布决不宽恕他：当阿贝沙隆由他摆布时，他毫不留情地杀了他。

当国王知道这一消息时，万分悲伤。有一个报信的人跑来，向王说：“有喜信报告给我主大王！上主今日对一切起来反抗你的人，为你伸了冤。王向雇士人说：少年阿贝沙隆

是否无恙？”那报信的人使国王大失所望：“愿我主大王的仇敌，以及凡心怀恶意起来反抗你的人，都相似这个少年人！君王一听这话，不胜悲伤，就上了门楼痛哭；他哭着说：我儿阿贝沙隆！我儿……巴不得我替你死了！我儿阿贝沙隆！我儿……”

撒慕尔纪下的最后几章，还记载了一些灾祸发生，都与国王的过失应受惩罚有关：如撒乌耳的一个旧党派的反叛，培肋舍特人数次进攻，以获取达味王朝晚年的利益，一场饥馑和一度瘟疫之灾等。

王位的继承（列上第 1—2 两章）

达味现在年已老迈，他的家族近亲策划继承人的问题明显已到。老国王看来已不能控制他们的策划。王位本来应落在阿多尼雅身上，直到此时，无懈可击——他和他的哥哥阿贝沙隆正相反。他尤其为在以色列人中享有盛誉的约阿布大将军，和厄贝雅塔尔司祭所支持。另一个可能继承王位的人，即是撒罗满，巴特舍巴的第二个儿子，他特别为纳堂先知所喜爱。



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当阿多尼雅过于匆忙，未到时机成熟，就把国王特权归于自己时，达味便被迫从速解决这一继位的纠纷。达味忠于对巴特舍巴的爱心，并信任纳堂先知，便选了撒罗满为继位人，并即刻要人给他傅油为王。如此，如果达味没有犯罪便不会出生的那一位，成了伟大的君王撒罗满。同样，天主也能用我们的过失，去作祂恩宠与光荣的工作。

“达味死的日子已经近了，便嘱咐自己的儿子撒罗满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应走的路，你要作英勇有为的大丈夫，恪守上主你的天主的典章，履行祂的道路，遵守祂的规律、诫命、法令和制度，如梅瑟法律上所记载的：这样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往何处去，必然顺利……”（列下 2：1）

圣经也记载了达味的“最后遗言”，是一篇很优美的感恩词（撒下 23：1-7）：

上主的神借着我说话，

祂的话语在我唇舌上。

……以色列的磐石曾向我说：

那以正义统治人的，

那以敬畏天主之情统治人的，

有如日出时的晨光，

无云的黎明，

雨后射在绿草地上的光辉……

“达味与自己的列祖同眠，葬在达味城。达味作以色列王四十年：在赫贝隆作王七年，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三年”（列上 2：10-11）。

达味的使命

天主的仆人

在信者亚巴郎和拯救者梅瑟之后，旧约中第三号大人物即是达味君王，他心之所思常是天主的圣意。他的名声远超过他的时代。无论是在犹太人的世界里，或在基督徒的世界里，少有人如此受人赞美，如此受人默念的。在圣经中，达味是一位杰出的国王，为天主所祝福，为其他所有君王的模范。在他以后的君王，皆以他为判断的标准：“阿撒行了上主视为正直的事，像他的祖父达味一样”（列上 13：11）。“你（雅洛贝罕）却不像我的仆人达味那样遵守我的诫命，全心随从我，只行我视为正义的事……且去为你自己制造别的神，铸造偶像，惹我发怒，完全背弃了我”（列上 14：9）。只要翻一下圣经的页数，即可看出圣经给予达味如何重要的地位：毫无疑问，他超越了其他所有的人，他的事迹曾记载在撒慕尔纪上、撒慕尔纪下、列王纪上、编年纪上（此外，在每本书里，那无数的暗引、追忆和比较尚不算在内）。

他是典型的君王，为什么？不错，是因为他具有许多天赐的心灵恩惠，使他成为一个杰出的人物。但更有进者，尤其是因为他对天主的倚靠、信赖和知恩的心态。他一生保持着这一心态，无论是顺境或逆境，他始终对意料不到地由羊群中拣选他的天主保持这一心态：“达味还能对祢说什么？我主上主，祢认识祢的仆人……我主上主，我是谁？祢竟领我到了这个地步？”

达味时常——连在失足和过错中——显示自己是天主的一个仆人，是一个具有信德的人；同时，对他民族的信仰也自觉负有责任。这是他的特征，也就是在这特征上，他实可作为模范。

上主的受傅者

默西亚和基督正具有同样的意义：前者是希伯来文，后者是希腊文。意义为“为圣油所傅”。油能浸润运动员的身体，同样，默西亚（基督）是为上主的神所感动，所渗透的人。在圣经中，傅油礼多次在国王就职典礼上举行，有如今日在圣事中所行的一样。

圣经几时称达味为“默西亚君王”，是要强调他所受的傅油与他的使命之间的联系：他在天主所拣选的人中作忠信的模范，他明显地充满天主的厚爱，使他在所有的国王之中特为突出。但是，在众信者的记忆中所记得的，却是纳堂先知向他所传报的许诺：“我必在你以后兴起一个后裔，即你所生的儿子，我必坚固他的王权，是他要为我的名建立殿宇”。这儿子是撒罗满吗？不错，是他建筑了圣殿，但他在晚年犯了些大错，历史摒弃了他。那么是谁呢？

由达味至耶稣

由此时起，全部旧约都在等待由达味的家系中出现一位好的后裔，堪当继承他的祖先，被油所祝圣，被举扬在众人之上者。有些经文（编年纪、德训篇）一再提及这位伟大的

君王，且加以理想化。先知们也预告：“由叶瑟的树干将生出一个嫩枝，由它的根上将发出一个幼芽，上主的神……将住在祂内”，祂将为“达味的御座和他的王国带来的平安是无限的”，“当压迫终止……必有一个宝座建立在慈惠中”（依第 11、9、16 章）……“我要为他们兴起一个牧人……”，“在全民族中教导上主的法律”（则第 34 章）……“在那些日子里，在那时期内，我必由达味出生一正义的苗芽，在地上执行公道和正义……”，“在那一日，他们将事奉上主他们的天主，和达味，他们的君主”（耶第 33 章）。如此，一代一代的，达味的名成了他们怀旧的结晶和以色列子民的伟大希望：都在期待着一个达味之子默西亚。

当达味的后裔——耶稣出现时，给了祂同时代的人很大的困惑。在福音中记载了很多次，祂被称为“达味之子”，比如：耶里哥的两个瞎子（玛 9：27—31）。他是否即是所预定的众人所期待的国王？有一天，当法利塞人围绕着耶稣时，“耶稣问他们说：关于默西亚，你们以为如何？祂是谁的儿子？他们回答说：达味的，耶稣对他们说：怎么达味因圣神的感动，称祂为主，说：

上主对我说：

祢坐在我右边，

等我把祢的仇敌，

放在祢的脚下？

那么，如果达味称祂为主，祂怎会是达味的儿子？没有人能回答他一句话”（玛 22：41—46）。

达味是以天主的名领导天主的子民的那一位，在他身上

表现出了选民的使命。他曾宣布，并且预表了由“他的后裔”中将出生一位君王——司祭——耶稣基督。有一位圣咏作者，对此曾说：

我同我拣选的人立了约契，
 向我的仆人达味起了盟誓，
我直到永远巩固你的后裔，
 世世代代将你的宝座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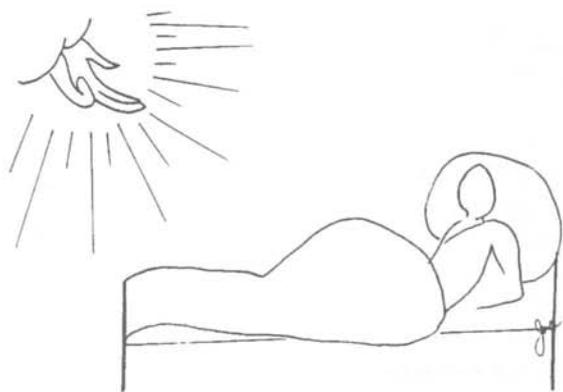
.....

我已经给那有能者加了冕，
 由百姓中将我所选者举荐。
我拣选达味做我的忠仆，
 也给他傅抹了我的圣油。
我的双手必常扶持他，
 我的臂膀必常坚固他。

（咏第 89 篇）

最后，路加圣史给我们传授了天使报告给玛利亚的话说：“看，你将怀孕生子，并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是伟大的，并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达味的御座赐给他，他要为王统治雅各伯家，直到永远；他的王权没有终结”（路 1：31—33）。

但是在达味和耶稣中间，尚得经过十个世纪，体验不少君王的血泪史和聆听许多先知的灼热如火的劝勉。



5

崇拜偶像

(列上；列下；亞)

纲要

一、伟大的撒罗满

智慧的盛誉
伟人的政治
荣耀的顶峰
没有人能事奉两个主人

二、分裂（撕破外衣）

严重的错误
以色列王国
犹太王国
当时的百姓……

三、面对君王的人——先知

天主的声音
厄里亚——火热的人
天主的显示
与天主相遇
穷人的权利
厄里叟——富于同情的人
亚毛斯——穷人的护卫者
天主仍继续祂的计划

“撒罗满于是坐上了他父亲达味的宝座，他的王国很是巩固。”
(列上 2: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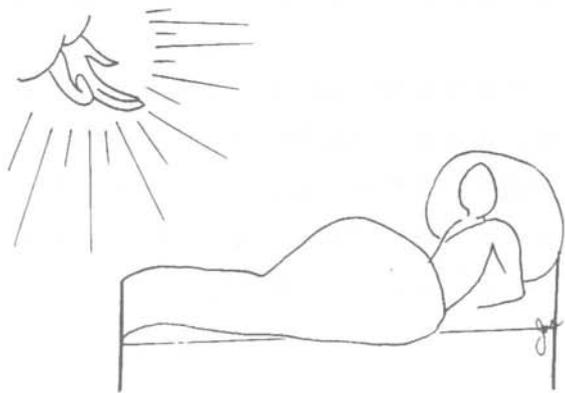
达味逝世时，给他的儿子撒罗满遗留下一份很好的产业：一个统一的国家，一片广大的疆土，一支强大的军队……自从撒乌耳以后，以色列完全改变了！不过，达味在他统治的时代，要时常作战：他要以武力占领疆土，驱逐敌人于国土之外，号召不太驯服的支派，在政治上联合一致，建立京城耶路撒冷——达味城。他能实现这一切，完全是由于对上主的信心。达味一生时时记得他不过只是一个小牧人，但天主拣选了他，使他完成天主赐予他的使命；他常保持他的信心和谦冲，虽然犯了过失，但即刻随之以真诚的痛悔。他占领耶路撒冷之后，使之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他也愿意耶京成为宗教中心，奉献给上主，因而他把约柜迎入城内。

达味一生常为他的民族作战，他统治了以色列差不多四十年而去世；因了他，以色列得以进入平安的时期，撒罗满收获了他的成果。撒罗满也统治了以色列四十年——由公元前 972 至 931 年。这一时期是平安的时期，正如他的名撒罗满——即“平安”之意——所象征的。

伟大的撒罗满

智慧的盛誉

撒罗满的威名以他的智慧很快地便传扬开来，他的智慧超越他同时代的人。在他历史的开端，列王纪即记载了撒罗满与天主之间的一段奇妙的对话：“撒罗满王去了基贝红，为在那里献祭，因为，那是一个最广大的高丘……夜间上主借梦显现给他；天主对他说：你不拘求什么，我必给你。撒罗满说：祢的仆人，我的父亲达味……祢曾向他表示了伟大的恩德，又为给他保持这伟大的恩德，赐给了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宝座上，如同今天一样……但我太年轻，不知道如何处理国事……求祢赐给祢的仆人一颗慧心，可统治祢的百姓，判断善恶。”



“因为撒罗满求了这件事，获得了上主的欢心，天主于是对他说：……我必照你的话做，赏赐你一颗聪明智慧的心，

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人，在你以后，也不会兴起一个像你的人。你没有要求的荣华富贵，我也赏赐你，使你在列王中，一生没有可与你相比的。如果你履行我的道路，恪守我的法律和我的命令，一如你父亲所行的，我必要延长你的寿命。撒罗满……回了耶路撒冷，立在上主的约柜前，奉献了全燔祭与和平祭，设宴款待了自己所有的臣仆”（列上 3：4—15）。



以后记载的一段插曲（列上 3：16—28），常被引用以显示撒罗满的智慧：有两个妇女在国王前争论自己是这个婴儿的母亲（另一个婴儿死了）。撒罗满下令将婴儿一分为二，每人一半。那时，真母亲显示出来了，她喊说：“请把孩子给那女人吧！千万不要杀他！”……君王于是宣判说：将活孩子给这个女人……她实在是他的母亲！全以色列听了君王所断的案件，便都尊敬君王，因为，他们见他断案时，具有天主的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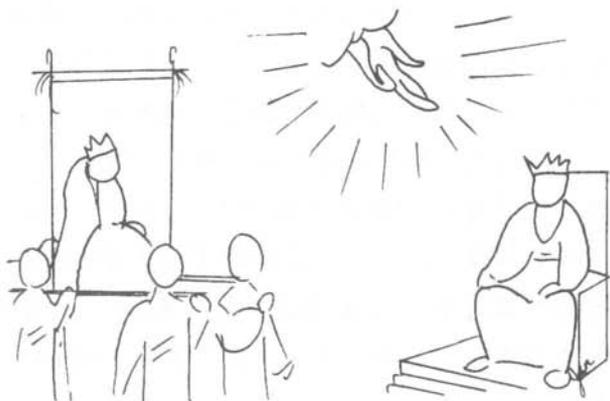
人在各处时常重复述说这段历史，因而撒罗满是一智者的名声传遍了以色列和邻近各国。有这样的一位国王的民族

自然也大力宣传，以显示自己高于一切民族之上。圣经作者也肯定了这点：“撒罗满的智慧超过所有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在他以前，另有一人也享有如此的盛誉，即若瑟超越了埃及所有的智者。）“他的声誉传遍了周围列国。”这一智慧的外在表现，实在是一种文化，是一种行政技巧，更是一种生活艺术，且是一种被对天主的信仰所光照的艺术。

“他说过三千句箴言，作的诗歌有一千五百首。”毫无疑问，撒罗满一定写过箴言和诗歌，但是自从他成了杰出的智者以后，许多有关智慧的写作都归于他的名下，甚至在他死后很久，作者写书时，也以他的名签署：“以色列王达味之子撒罗满的箴言”；“雅歌，撒罗满作”；同样，训道篇的第一句是“达味之子耶路撒冷的君王‘训道者’的语录”；一直到耶稣基督前一个世纪的智慧篇。这种作风在圣经中是屡见不鲜的。梅瑟是一位伟大的立法者，因而五本法律书都以他为作者；达味是诗人，又是赞美天主者，因而大部分圣咏和祷文都归他名下。此外，圣经书籍大部分，尤其古老部分，都可作如此解释。

圣经把舍巴女王特别来见撒罗满的一幕，安置在他统治的末年（列上 10：1—10）。这位女王是由阿刺伯南端而来的，要看看撒罗满的智慧是否有如他的声望那样高：“当她进见撒罗满时，就向他提出了心中的一切疑难，撒罗满……一一给她解答了……”以后，她参观了王宫和所有组织……惊叹不已，遂大声喊说：“关于你的言行和智慧……远超过我所听闻的……上主你的天主应受赞美……上主因为永远喜

爱以色列，才立你为王，秉公行义”。如此，伟大君王的智慧不但在以色列处处可闻，而且远超过了它的边界。



伟人的政治

“统治全以色列的国王”撒罗满，以他的智慧组织了他的王国。除了保存他所有的官员之外，为使国家统一，另立了十二个太守，按年每月一人负责供应君王和王室的食粮（这一改变对各支派的惯例来说并不太大）。这一行政措施，至少在起初，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当时犹太和以色列的人数，像海边的沙粒那么多”（正如天主向亚巴郎所预许的）。“他们有吃有喝，非常快乐。”另一方面，在这一时代也出现了一些能写作的人，他们不但在地方行政上可以作主要的角色，而且能把历史保存下来，传于后世。

“由大河直至培肋舍特地和埃及边界诸王国，都在撒罗满统治之下；撒罗满一生岁月中，这些王国都向他进贡，表示臣服……四邻边境相安无事。撒罗满一生岁月……犹太和

以色列人，都各安居在自己的葡萄园和无花果树下。”

因此，撒罗满在这偌大的疆土上，平安治理，各支派首领不必为他作战，只是供应食粮，在他统治下，获得非常的幸福。此外，他也实行和平政策，与附近危险邻国，甚至以色列的仇敌订立盟约。他也开始迎娶法郎的女儿为妻，以中立埃及，并按当时的风俗，也与其它地方如此行事。

四境平安无事，如此他可从事伟大工程。他先组织军队，装备战车和战马，在默基多修建了宏大的马厩——由最近的新发掘得知此事。他又组织了一支船队，向远处进发，运来了许多宝物：金、银、象牙、各种宝石、香柏木和各国的珍贵禽兽。

“这样，撒罗满正在富贵和智慧上，超过了世上所有的君王，全世界的人都想见撒罗满的面……各人给他带来自己的礼物：银器、金器、衣服、兵器、香料、骏马和骡子……”



以色列再不是附庸小国，自己完全独立，商业发达，生活富裕，实在是一片幸福景象……甚为四邻所尊崇。贩卖马

匹表现了这种创新和开放的精神，这一精神支配了整个经济：“撒罗满也积聚了战车和骑兵；他拥有战车一千四百辆，骑兵一万二千，驻扎在屯车城和耶路撒冷君王左右……马都是从慕兹黎和科厄运来的……同样，为赫特人和沙兰人的君王输送车马，也是经过这些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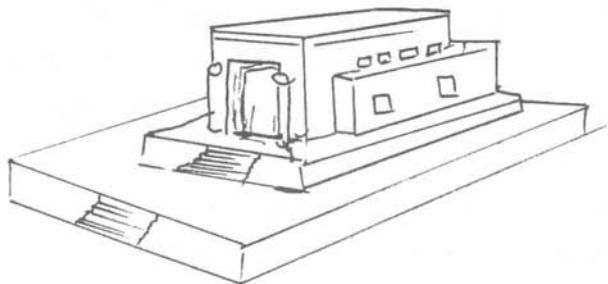
撒罗满的王国在当时成了商业中心，各种货物由此转运，各种财富在此汇集，使得“撒罗满每年收入的金子，重量有六百六十六‘塔冷通’（每‘塔冷通’约合三十四公斤），由商人、小贩、各国君王和本国太守所进献的，尚不计算在内”。如此，国王可以全心投入建筑 and 美化工程！他的王宫都是用香柏木和宝贵石头建造的，它的宏伟壮观当时闻名于世（列上 7：1—12），这很容易使人想起中国的皇宫，尤其秦始皇的皇宫。

荣耀的顶峰

“现在，上主我的天主使我四周太平，没有仇敌，也没有灾祸。所以我决意要为上主我天主的名建造殿宇，一如上主为我父亲说过……”（列上 5：18—19）

在这充满活力与创新的国内，撒罗满奉献了如此多的时间与金钱所建筑的圣殿，不必说，一定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并且传承所保存的资料和赞扬也很重要。列王纪用了九章的篇幅来描述。先是在提洛王希兰的支持下筹划工作（5：20—26），然后筹划圣殿的建筑，它的布置（第 6 章）、装饰和制造敬礼用具（7：13—50），用的都是珍贵的金属，工作都很精巧细致。这确是为天主的光荣建造的住所，撒罗满的

声誉在他民族和四周邻民的眼中也大为提高。



“撒罗满王就是这样完成了为上主的殿所作的一切工作。”那时，国王便隆重地召集了他的人民，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仪仗队，司祭在前面抬着约柜，把它安置在圣殿里。这时天主自我显示，有如以前在旷野中一样，借云充满了圣殿。撒罗满很高兴为上主建筑了一个居所，作为天主永久的住处。他作了一篇长而优美的祷词，感谢上主由埃及救出了祂的百姓，实践了祂的诺言，并坚定了祂的盟约：“祢亲口应允的；祢也亲手成就了，正如今天一样……”

但是君王也明知道这座地上的居所与天主的伟大很不相称：“天主实在住在地上吗？看，天和天上的天尚且容不下祢，何况我所建造的这座殿宇呢？……愿祢的眼睛昼夜垂视这座殿宇，看顾祢所说‘我的名要永留在此’的地方！……愿祢垂顾祢仆人和百姓以色列向这地方所发的哀祷！愿祢在天上，从祢的居所予以垂听！请垂听请宽恕。”

撒罗满又为他的百姓呼求天主的怜悯：“当以色列子民犯罪得罪了祢——因为没有不犯罪的人——受到了惩罚，求天主宽恕他们，怜悯他们。当人民被敌人打败，遭受干旱、

饥馑、瘟疫和一切可能的灾祸时，痛悔了自己的罪过，向这殿伸手祈祷哀求，愿祢从天上祢的居所，予以垂听、宽恕、援助，照各人的作为予以赏罚，因为祢认识人的心。”以后又将祈祷扩展，成为普遍的：“外方人，如为了祢的大名自远方而来……来向这殿祈祷，愿祢从天上祢的居所俯听，照外方人所请求于祢的一切去行；这样可使地上万民都认识祢的名……”



“撒罗满……祈祷哀求上主完毕，就起立高声祝福以色列全会众说：……愿上主我们的天主与我们同在，有如与我们的祖先同在一样：不离开我们，也不抛弃我们。愿祂使我们的心的归向祂，履行祂的一切道路，恪守祂吩咐我们祖先的诫命、律例和典章。愿我在上主面前所作的恳切祷词，昼夜在上主我们的天主面前，好使祂天天维护祂仆人和祂的百姓以色列，使地上万民都知道：只有上主是天主，祂以外没有别的神”（列上第8章）。

但是，不要让建筑的圣殿和其祝圣礼掩盖了主要的要

点：盟约的子民应证实自己的忠实。天主也提醒了撒罗满这一点：如果以色列显示不忠，天主要从地面上把他们除掉，并且要离弃他们的圣殿。

没有人能事奉两个主人

撒罗满现在可能以实现了他的计划而自豪。他的成功实在是惊人的，并且他也把他国家所有的最好的奉献给了上主。但是，约十个世纪以后，耶稣曾说：“你们观察一下田间的百合花……它们既不劳作，也不纺织……连撒罗满在他极盛的荣华时代所披戴的，也不如这些花中的一朵……田里的野草……天主尚这样装饰……何况你们呢”（玛 6：28—30）。



耶稣发表这段话时，同时也声明：“没有人能事奉两个主人……天主或钱财”。这正是撒罗满所扮演的一幕：一方面诚心愿意事奉天主，但也愿意建立一个美丽的王国，积聚财宝，开拓商场，与各国建立关系，以增强自己的势力。为达到这一目的，他开始妥协，违背了自己的信仰（列上第 11

章)。为了坚固他的外交政策，娶了许多外方妻妾。“关于这些民族，上主曾吩咐以色列子民说：你们不可到他们中间去，他们也不可到你们中间来，否则他们必会引诱你们的心，倾向他们的神。”

果然，这事发生了：“当撒罗满年老的时候，这些妻妾迷惑了他的心，勾引他去崇拜别的神”。他在耶路撒冷对面，在一座山上（为了这个原故，这座山叫作“恶表山”），为这些外邦人的神建立了神庙，好使他的妻妾在那里焚香献祭。如此，“撒罗满作了上主眼中视为恶的事，不像他父亲达味那样全心服从上主……上主遂向撒罗满发怒”。国王不是在神视中被警告过，要躲避不忠的罪过？天主叫他记起这点，然后宣布惩罚：王国将要分裂，不过，只给他的儿子留下一个支派，以及围绕达味城耶路撒冷的一块小疆土。



许久以后，德训篇有一段记载（47：14—25），反省民间对伟大的撒罗满和他的过失及罪过的传说：

先由在天主照顾之下开始：达味死后。

“继达味兴起了一位明智的儿子，他因了父亲的缘故，生活很安适。撒罗满为王时，正当太平时代，天主使四周安宁，为叫他给自己的圣名，建立一座殿宇，预备一个永远的圣所。撒罗满啊！你年轻时，是何等聪明！你洋溢智慧，有如江河；你的精神笼罩大地；你用含有寓意的箴言，广传于

大地；你的名声传至辽远的岛屿；因你的和平，人人都喜爱你；因你的诗歌、箴言、寓言，你赢得了天下万邦的赞叹；因上主天主的名，即因称为以色列的天主的名，你积金如锡，蓄银似铅。”

以后提及过失及招致的惩罚：

“此后，你将你的腰委诸妇女，让她们霸占你的身体；你玷污了你的尊荣，凌辱了你的床第，给你的子孙召来了义怒；让他们慨叹你的愚昧！从此国家分裂为二，从厄弗辣因兴起了一个叛乱的王国。”

但天主仍保持祂的许诺：

“但是上主决不放弃自己的仁慈，不破坏自己的任何工作，不灭绝自己所选的子孙，不铲除敬爱上主的苗裔；祂赐给雅各伯一个余子，赐给达味一个由祂发出的苗裔。”

民众所记忆的这伟大王权的主要成分为：因了达味，开始一切顺利，享受一段长期的平安；国王因了他的智慧而闻名于世；建筑了圣殿；但因对他上主的不忠，使得全民众遭受了困苦……

因了撒罗满犯了相反信德的罪，他的统治到最后留下了失败的印象。其实，在人方面来看，他的统治算是成功的，因为国王在他的思念中，明显地看到，一个“现代”的国家应是统一的，向外面世界开放的；但是他不知如何去控制他的野心。为增长他的势力，他利用了所有的方法：他行事霸道，向人民征收重税，压迫人民作苦工，事事自作安排……换句话说：以圣经的观点来看，他把属于天主的归为己有。这正如创世纪作者（可能成书于撒罗满时代）在描写人的堕

落时（第3章），所写的人的基本的罪过一样：亚当的高傲自负（参阅第1章“打开圣经”）。达味他曾陷于这一诱惑（统计人口），但他即刻悔改，要求天主宽恕。撒罗满好像没有悔改，反而逐渐硬化了他犯罪的心态。他压迫人民，得罪天主，对自己的妻妾让步，以致敬拜了她们的邪神……在不久以后所发生的祸患中，以色列子民见到了正义的惩罚。

分裂(撕破外衣)

严重的错误

因了撒罗满对他的百姓和对天主的为人表现，在他死之前，已种下了反抗与分裂的种子，版土之外又有仇敌，尤其严重的，是内部的反抗。因了国王的昏愚，为了还希兰的债务，要割让“加里肋亚境内二十座城”给他。当时出现了一位先知，以象征的行为宣布了一个可怕的灾祸。在耶路撒冷不远的乡间大路上，先知遇到了为撒罗满服役的一个少年人，名叫雅洛贝罕。“阿希雅便拿起他所穿的新外衣，撕成十二块，然后对雅洛贝罕说：你拿十块，因为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看，我已将撒罗满手中的王国撕裂，将十个支派交给你……我将以色列交给你，借以贬抑达味的后裔”（列上 11：26—40）。但是，雅洛贝罕对“被选的城”耶路撒冷和南部地带一无所有。（随着这一预许，少年人便起来反抗国王，国王要致他于死地，他便逃亡埃及去了。）



北方支派由于达味而与犹大联合，成了一有力的国家。撒罗满执政初期，并未发生什么争论。但当他的工程要求付出的代价太多，不断地征求新的税收时，国王便逐渐失去了民心。国王于公元前 931 年去世时，为以色列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时刻：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是否可以利用这一具体的时机，大展身手，重新整顿这一处境？

但很可惜，勒哈贝罕是个无能的人，他是“人民中最愚昧无知”的人（德 47：27）。他一开始执政，一切都完了。当人民都聚在舍根要立他为王时，有人向他提出合理的要求说：“请你减轻你父亲加给我们的苦役和重轭，我们将服事你”（列上 12：4）。勒哈贝罕先向老年人讨主意，他们建议接受人民的要求；以后又向同他一起长大的同伴商议，他们正相反，促使他更加重人民的负担。他随从了这一坏的主张，向人民宣布，要加重人民的负担，并且“要用铁刺鞭责打”他们。

“全以色列人见君王不肯依从他们，便回复君王说：我们与达味有什么分子？我们与叶瑟的儿子毫无关系！以色列！回到你的帐幕去吧！达味啊！现在你只顾你本家吧！”

“那时，全以色列人听说雅洛贝罕已经回来（他曾逃亡埃及），便派人邀请他前来赴会，立他为王，统治全以色列；从此跟随达味家的，只有犹大支派。”

如此分裂告成。勒哈贝罕不但没有改正撒罗满的错误，反而使之无法修补！父子二人都应对这具有严重后果的大错负责任：政治上的分裂，即刻也造成了宗教上的分裂。

以色列王国

“以色列！回到你的帐幕去吧！”（列上 12：16）北国实在有许多游牧民族的帐幕，如果崩溃了，也有充分的供应，可以生活下去：北国人民众多——十个支派——版土也有大半，可耕种的田地也很好，出产丰富：撒玛黎雅、加里肋亚、撒隆平原等地。雅洛贝罕即刻修建了几座坚城，作坚固的基地。

但是新王另有一个顾虑：自从撒罗满建筑了耶路撒冷圣殿后，人民便惯于去那里奉献祭品……如果不设法加以阻止，借这一倾向，“迟早要归于达味王室……雅洛贝罕思量之后，遂拿定了主意，制造两只金牛犊，对人民说：你们不需要再上耶路撒冷去了；以色列！看，这就是领你们由埃及地上来的天主”（列上 12：25—28）。他便把一只供在贝特耳，一只供在丹（即他的国土南北各一只），同时他也在神殿里安置了不属于肋未支派（司祭家族）的司祭，随意选定了日子，举行宗教庆节。这一罪恶使雅洛贝罕和他的后裔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即刻有先知来到贝特耳发表了天主的指责），并且也给以色列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灾祸。

这北国的居民的处境实在有些奇特！因为，国王都“行了天主视为恶的事”，所以，他们的遭遇实在骇人听闻，由一灾祸进入另一更不幸的灾祸，使得他们的家族大为减弱。但是，因为这一民族——虽然分裂为二——但常是上主的子民，上主仍没有完全抛弃他们，仍领导他们，不断地派遣先

知去斥责他们的不忠，提醒他们遵守法律。那些随从他们无恶不作的领袖，虽然一错再错，但他们仍自认为“天主的百姓”，仍不断地论述祂，颂扬祂——虽然是在雅洛贝罕所建立的金牛敬礼中。



列王纪称这种崇拜上主的方式，为“雅洛贝罕的罪恶”，时时予以斥责。他的继承人如他一样，犯了违背天主的罪过，也是如此表达。圣经认为这一罪恶就是北国时常遭受灾祸的原因，并且，也是骇人听闻的篡夺阴谋、凶杀和造反的原因。没有一个朝代持久，大部分都很短命——有些几个月，有些仅仅几天！——国王自然死去的甚为稀少，多次连全家都被杀绝：雅洛贝罕的儿子和继承人纳达布即是历史的见证，他作王仅两年，即被残杀，连全家无一幸免，因为他

也“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圣经作者描写雅洛贝罕全家灭绝是由于不忠的结果：“这是因为雅洛贝罕自己犯的罪和他使以色列的罪激怒了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列上 15：25—30）。

北国的政治虽然动荡，但也有一段丰盛的时期。敖默黎王（公元前 885—874 年）修建了撒玛黎雅；这是一座美丽的京城，地势险要，雄视海岸平原，控制南北的中心。以后，雅洛贝罕第二（公元前 783—743 年）又恢复了以色列所丧失的河东地带。在他的时代，经济形势转好，又开始向外通商，国家逐渐富有起来……但可惜，只有特权阶级富有，豪华奢侈，极盛一时；反而当时的穷人愈来愈穷。当时，人们在撒玛黎雅正在修建象牙王宫，凡有点权势的人都在剥削贫困小民，激起了一些先知的义愤，起而大加斥责：亚毛斯尤其对那些唯利是图的人大加诛伐，并且向他们预言了难免很严厉的惩罚。

撒玛黎雅不但因了奢侈和不义败坏了，而且阿哈布王在那里为巴耳建立了一座神殿：在以色列来说，这是偶像崇拜，人民也随之堕落了。欧瑟亚先知起而反抗说：“以色列子民，请听上主的话！因为上主谴责此地的居民：因为此地没有诚实，没有仁爱，没有人认识天主；只有诅咒、谎言、杀戮、偷窃、奸淫、强暴和累累的血案”（4：1—2）。连那些在雅洛贝罕的神殿行敬礼的人，也没有免除受指责：“撒玛黎雅！我必要除掉你的牛犊……牛犊是工匠制造的，它并不是天主；撒玛黎雅的牛犊必定被粉碎”（8：5—6）。全体百姓，凡不忠于天主的必受惩罚：“他们有祸了！因为他们

远离了我；他们必遭毁灭，因为他们背逆了我”（7：13）。



公元前 721 年，巨灾来临了：“亚述王进军侵入全国，直逼撒玛黎雅，围攻了三年，三年底，撒玛黎雅陷落了，北国也灭亡了：国土被占领，人民被掳往亚述”（列下第 17 章）。

犹大王国

自从公元前 931 年，勒哈贝罕离开了舍根，折回耶路撒冷后，还有什么留给了撒罗满的儿子？迄今的坚固京城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离新边境只不过数公里……土地一片荒凉，不出生产，差不多无人居住……只有一块小的肥沃地带，即由白冷至赫贝隆一带。人口稀少，大半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和其四周，除了少数耕田者外，大半都是牧羊人，国际间的商业现在变成了乡村间的小生意。

与北国相比，南国好像微不足道。但这关系到达味的王朝，这一王朝保有天主借纳堂先知所传予的许诺：圣经作者坚决保持此点；尤其编年纪，在描述到国家分裂之后，只记

述犹大王国！犹大王国的国王，好的并不多；如果与以色列的相比，比较好些，至少不那么坏……没有阴谋、敌对和大屠杀等……天主保护了达味的家室，纵然在一次大屠杀中，人还救出了伟大君王的一个后裔。阿塔里雅的历史便可作证。

阿塔里雅皇后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在她的丈夫和自己的儿子死后，便开始灭绝王室所有的后裔，如此，她可完全独自揽政！但有人由屠杀中救出了国王的一个后裔，即小约阿士，他“在上主的殿内隐藏了六年，当时由阿塔里雅主持国政”（公元前841年至公元前835年）。第七年，护守约阿士的司祭便决定行事，揭穿了婴孩的存在，并引他与聚集在圣殿中的民众相见，大家便“立他为王，给他傅油。在场的民众都鼓掌欢呼：君王万岁！”（列下11：4—12）这一计划完全成功，犹大王国又有了一位达味的后裔君王。约阿士“坐在王座上，全国人民都欢乐喜庆，京城也很平静。至于阿塔里雅，已在王宫死在刀下”（列下11：19—20）。

在圣经中屡次提及的达味家系，打开了新约，玛窦福音即以达味的家系作序言：“亚巴郎之子，达味之子，耶稣基督的祖谱”。这一祖谱一定不全，是在一个象征数字之下写作的（每段历史分期有十四代），这一大概的记述也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

达味由乌黎雅的妻子生撒罗满，
撒罗满生勒哈贝罕，
勒哈贝罕生阿彼雅，
阿彼雅生阿撒，

阿撒生约沙法特，
约沙法特生约兰，
约兰生乌齐雅，
乌齐雅生约堂，
约堂生阿哈次，
阿哈次生希则克雅，
希则克雅生默纳舍，
默纳舍生阿孟，
阿孟生约史雅，
约史雅在巴比伦流徙期间，
生耶苛尼雅和他的兄弟们。

在这一系列的名单里，圣经只给我们记载了两个“行了上主视为正义的事，完全像他祖先达味所行的一样”（列下 18：13，22：2），即希则克雅和约史雅，但是他们的善行也不能拯救犹大，犹大在以色列灭亡之后一个多世纪，也相继灭亡了。

当时的百姓……

当南北国王登上王位的时候，最遭殃的还是老百姓，因为他们身受三种祸患：

——战争随之而来的即是毁坏，抢掠。

——社会上的极端不正义，剥削弱小贫穷的人。

——国王敬拜邪神，引领民众放弃对唯一真天主的信仰。

事实上，是分裂造成了最大的祸患：有如一只船，一分

为二，每部分虽然能飘流一时，但终于二者皆归于沉没。在现代，也有许多人民遭受着分裂的痛苦命运：如中国、南北韩，以及前南北越和东西德等。

以色列命定是一体的，无论是在政治或宗教方面，因为二者相连，但谁能忘记公元前 931 年！政治上的统一是在达味和撒罗满时代，以前是十二支派，为什么此后不能有两个国家？土地的分裂不能消灭居民的信念：他们应是一个民族，上主的被选者，盟约的保管人。不忠信，拜邪神，总不能使这一中心信念泯灭，虽然实际上的事实与此相反，但这一信念决没有动摇。

圣经虽然谴责分裂的恶绩，但仍在以色列此种信念的光照下，为每人说出他自己固有的神圣历史。天主的子民被召，即是为合一作证——“父啊！愿他们合而为一，好使世界相信……”——并借分裂的一幕，显示出凡是分裂都带有灭亡的种子。

面对君王的人——先知

天主的声音

面对为人民带来灾祸和引导人民走向不忠的国王，先知起而发言，他们的声音引起了回响：这是以色列中先知的大时代的开端，一直延续了几个世纪。

先知是为天主所攫取，为天主所占有，并以天主的名说话的人。耶肋米亚曾说过：“上主，祢引诱了我，我让我自己受了祢的引诱”（耶 20：7）。天主与先知之间，首先是有个人的交往：就是说，他是一个有信仰并作祈祷的人，是一个神修人物，是一个完全献身于天主的人，致使他能接受天主的圣言，并将之传报于他人。亚毛斯曾肯定说：“吾主上主若不先将自己的计划启示给自己的先知，什么也不作……吾主上主发了言，谁能不传祂的话？”（亚 3：7—8）



以色列的先知彼此很不相同——由农夫亚毛斯到贵族依撒意亚——他们的圣召有些是很早的，有些是比较晚期的。所有的表现亦有所不同，但都同是天主的代言人。他们观察事件的发生与情势，依人的观点来看过去彼此之间的关系，再以信者的良心来作出判断，并在祈祷中得到天主的光照来贡献意见。他们所表达的由启示或由反省而来的成果，是来自他们的信仰，这信仰使他们在人民的生活中，发现如何去实践天主的计划。这一直观的运作，绝不是来自他们自己。

天主的声音——先知也是他民族的一份子，他在以色列中应保存对盟约的觉醒，且不断肯定忠于盟约所要求的一切。同样，他也应护卫天主的权利和天主子民的权利。上主的代言人应为自己的百姓说话，尤其为贫困的人说话；先知应斥责压迫，呼吁正义的要求，以及对众人的尊重。

由公元前第八世纪起，先知的話也写了下來，在先知的名下收集在一起，或者是由先知自己，或者是由他的弟子所收集的。撒慕尔、厄里亚和厄里叟先知的历史，由编辑者穿插在以色列子民的历史中。但不多时以后，圣经书中也出现了以亚毛斯、欧瑟亚等先知为名的书。有些书是言论集，有如今日所有的一样，有其一致性；另有一些是收集了一些有关某先知的经文，其中有一些章节是有关历史，有些是自传，有些是言论。

有关先知的角色，感恩经第四式表达得很好：“圣父……反而大发慈悲，向所有的人伸出援助的手，使寻求祢的人都能找到祢，并多次与人订立盟约，借着先知施以教导，以期

待救恩的来临。”揭发罪行，宣报悔改信息的先知，证明天主的神时常显示于祂的子民，以准备这一子民获得“救恩”。

厄里亚——火热的人

“当时，又兴起了一位激烈如火的先知厄里亚，他的言辞炽热如火炬……”（德 48：1）。

厄里亚大概于公元前 875 年开始了他的先知任务，正值撒玛黎雅最坏的一个国王阿哈布执政时期。“阿哈布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甚于他以前的人。他走了乃巴特的儿子雅洛贝罕犯罪的路，尚以为是小事，又娶了漆冬王厄特巴耳的女儿依则贝耳为妻，亲自去服事敬拜巴耳，在撒玛黎雅为巴耳建筑了一座庙宇，庙内为巴耳设立了一座祭坛”（列上 16：30—32）。（随后的词句可能是指示他的时代举行了人祭。）

由于国王敬拜邪神，领导百姓背叛了上主，当时实在需要一位像厄里亚的先知出现。这位先知被坚强的信仰，对天主的热爱所驱使，不怕一切危险，以天主的名发言，指责阿哈布的行为。他们二人时常作对，只举一例为证：“阿哈布一见厄里亚，就对他说：叫以色列遭难的人，不就是你吗？厄里亚答说：不是我叫以色列遭难，而是你和你父众，因为你们抛弃了上主的诫命，归顺了巴耳邪神”（列上 18：14—18）。到底谁使以色列遭难？……是代表天主宣布灾祸的？或是那以自己的罪恶而招惹灾祸的呢？

厄里亚向阿哈布预告了长期的干旱之后，便独自隐藏在一条小河旁（退居旷野在他一生中占有很大一部分）。当小河水干的时候，天主向他说，“你起身往漆冬匝尔法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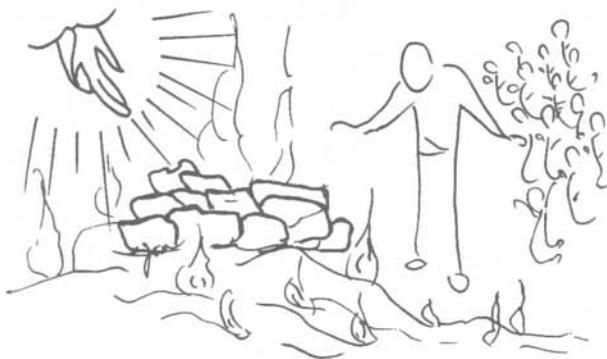
去（腓尼基地内），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他来到城门时，看见一个寡妇在那里拾木柴……厄里亚唤她说：请你用器皿取点水给我喝……请你也顺便给我拿点饼来！那寡妇说：我指着永生上主你的天主起誓：我没有饼，缸里只有一把面，罐里还有一点油。你看，我正要拾两根木柴，回去为我和我的儿子做点东西，吃了等死”。但厄里亚以“以色列的天主”的名，向她预许，“直到上主使雨落在这地上的那一天，缸里的面，决不会用完，罐里的油，也决不会缺少”（列上 17：7—16）。实际上也的确如此。耶稣也向祂的同乡引用了这段插曲。祂向他们宣布以色列的首长将抛弃祂说：“没有一个先知在本乡受悦纳的……在以色列原有许多寡妇，厄里亚并没有被派到她们中一个那里去，而只到了漆冬匝尔法特的一个寡妇那里”（路 4：25—26）。

天主的显示（列上第 18 章）

有如厄里亚在开始干旱的时候，告诉了阿哈布，现在到了终结的时候，他又出现在王面前，要他聚集以色列子民和那四百五十个巴耳先知，到加尔默耳山上去。他向他们建议这一试验：他们在一边，他在另一边，准备两个祭坛，两只公牛犊作为祭品，但不要点火；“你们呼求你们神的名字，我也呼求上主的名字：那降火显示应允的神，就是真神”。

应读全篇记述：巴耳先知预备了他们的祭品，大声呼号巴耳，并且跳个不停。厄里亚便嘲笑说：“你们再高声呼

叫……或者他正在睡觉！”他们更高声呼叫，并且用刀割伤自己的身体，流出血来。到了晚上，仍然没有回应！那时，“厄里亚对全体人民说：你们到我这边来，全体人民便都到他那边去”。厄里亚取了十二块石头——有如梅瑟所有的一样——为上主建立了一座祭坛，又在四周挖了一条水沟，把木柴放在祭坛上，以后再放上牛犊。随后他要人在上面倒水……以致祭品上都是水，甚至水沟也满了水。



“厄里亚先知走近前来说：上主，亚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的天主，求祢今天使人知道：祢是以色列的天主，我是祢的仆人，是奉祢的命作这一切事。上主，求祢应允我，应允我！使这人民知道祢是上主，是真天主，是祢叫他们心回意转。于是上主的火降下，焚尽了全燔祭、柴木、石头和尘土，也烧干了沟中的水，全体人民见了，都俯伏在地说：雅威是天主，雅威是天主！”

在这样明显的显示前，全体百姓都放弃了巴耳和他的先知（立即为厄里亚先知所杀），信服了上主，并回归于上主。天主便给他们降下所期待的大雨。

与天主相遇（列上第19章）

很可惜，厄里亚能够回到百姓中间，能享受“上主的仆人”的声誉，为时很短，因为，当依则贝耳知道了在加尔默耳山上所发生的事，并且事奉她的神的先知在一日之内都被杀了，遂决定置厄里亚于死地，因为，他是主谋。先知一知这事，便独自逃到旷野里去了。当他筋疲力尽，再无力量，再无希望之际，便坐在一棵杜松树下“求死说：上主啊！现在已经够了！收去我的性命吧！因为，我并不如我的祖先好。以后，就躺在那棵杜松树下，睡着了；忽然，有位天使拍醒他，对他说：起来，吃吧！他看了看，见头旁有块用炭火烤熟的饼和一罐水；他吃了喝了，又躺下睡了。上主的使者第二次又来拍醒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还有一段很远的路。他就起来，吃了喝了，赖那食物的力量，走了四十天四十夜，一直到了天主的山曷勒布”。

当时厄里亚在一个山洞里过夜，天主询问他说：“厄里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厄里亚答说：我为上主万军的天主忧心如焚，因为，以色列子民背弃了你的盟约，毁坏了你的祭坛，刀斩了你的先知，只剩了我一个，他们还要夺取我的性命！上主吩咐他说：你出来，站在山上，立在上主面前……在上主面前，暴风大作，毁山碎石，但是，上主却不在风暴中；风以后有地震，但是上主亦不在地震中；地震以后有烈火，但是上主仍不在火中；烈火以后，有轻微细弱的风声，厄里亚一听见这声音，即用外衣蒙住脸出来，站在洞口”。天主显示在细弱的风中……

这段经文很富有诗意，它描述天主与人相会的方式，给人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天主并不愿借狂暴的威力来使人敬服，祂愿人在轻微的微风中意识到祂，听到祂。天主愿向人心说话，以显示自己。



“上主对厄里亚说：你回去……”天主再派遣厄里亚回到民间，要他祝圣国王，并授予另一位任先知职务，即厄里叟。天主说，灾祸将造成这不忠的百姓大量死亡，“然而，在以色列我要为我自己留下七千人；他们全是从未向巴耳屈过膝……的人”（列上 19：18）。

这段厄里亚小史给人留下了永恒的记忆，人们称他为梅瑟的继承人，因为，梅瑟是在这座山上，与天主会晤的第一人，在山上四十昼夜在祈祷，在期待……二者皆是热爱天主的人，皆为天主领回不忠的百姓而努力奋斗的。二人都为自己的人所了解，都体验过灰心丧志，都冒过生命的危险。二者也都在信仰与祈祷中，在静观天主中，得到了为满全自己的任务所应有的冲劲。但是，天主启示给他们二人的形式，却大不相同：为梅瑟来说，因为他是一个未开化的民族领袖，上主特别经过闪电雷霆来显示祂的伟大。以后，与已立了盟

约的子民交谈时，转变了作风，采用了另一种方式来会晤，比较更为内在。厄里亚的神秘体验引进了以色列大先知的信息：凡知道如何去招待上主的人，天主临在于他的心内。

穷人的权利（列上第 21 章）

天主的先知也是穷人的护卫者。天主的权利与穷人的权利常连在一起，为这个原故，厄里亚在阿哈布另一段卑鄙的史事中，又出击反抗他。

“依次勒耳人纳波特在依次勒耳，靠近撒玛黎雅王阿哈布的宫殿，有一个葡萄园。阿哈布对纳波特说：请将你的葡萄园让给我，我可以用作菜园，因为离我的宫殿很近；我愿拿一个更好的葡萄园来与你交换；或者，如果你认为好，我也可以照葡萄园的价值给你钱。纳波特回答阿哈布说：上主决不许我将我祖先的产业让给你！”他怎能任意处置以天主的名义分与他这一族系的土地？国王连有这样的思想也是邪恶！

当依则贝耳知道了这事，又见到自己的丈夫如此失望，很为惊奇：“你真会统治以色列！”依则贝耳原是腓尼基人，不能了解以色列的真国王是天主，便自作主张，来为阿哈布解决问题。她恬不知耻地要人把纳波特杀了。“当阿哈布一听说纳波特死了，就起身下到依次勒耳人纳波特的葡萄园，霸占了那葡萄园。”

“那时，有上主的话传于厄里亚说：你起来，下去会晤……以色列王阿哈布；看，他现在正在纳波特的葡萄园内，他下到那里去霸占了那葡萄园……狗在什么地方，舔了

纳波特的血，也要在什么地方舔你的血，阿哈布对厄里亚说：我的对头，你又找到了我的错吗？厄里亚答说：是，我找到了你的错，因为，你出卖了你自己，去行上主视为恶的事”。先知遂向他宣布他的后裔要灭绝，“因为你惹我发怒，使以色列陷于罪恶”。从来没有一个国王由于一个敬拜邪神的妻子，陷入邪恶这样深远，以致自己主动引领百姓误入歧途。



列王纪下第2章叙述厄里亚如何离开了此世……他生命的终结十分壮观：“上主用旋风接厄里亚升天……忽然有辆火马拉的火车出现……”厄里亚便不见了。只有他的徒弟厄里叟陪伴他直到约旦河附近他消失的地方，其他的人都在远处观望……这段出奇的历史逐渐传遍了以色列，厄里亚这一伟大人物成了人们景仰尊崇的对象。他在人民的记忆里，有如一个神秘的人物，并且，是一位突出的先知；逐渐人们都等待他再来，有如默西亚的前驱：“看！我要派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在上主……的日子来临以前。我必派遣先知厄里亚到你们这里来；他将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子，使儿子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临时，以毁灭律打击这地”（拉第3章）。

耶稣的门徒也为这一问题所困扰：“门徒便问耶稣说：那么，为什么经师说：厄里亚应该先来呢？耶稣回答说……厄里亚已经来了，人们却不认识他，反而任意待了他……门

徒这才明白耶稣给他们所说的，是指的洗者若翰”（玛 17：11—13）。在这以前，伯多禄、雅各伯和若望曾见过耶稣显圣容的一幕，见到耶稣与梅瑟和厄里亚谈话：这是基督和祂的两个为信仰作证的伟大证人的光荣显示。但是门徒还是不明白给他们的启示。以后才……

神秘的先知厄里亚的影响从未中断。这位住在旷野中的人，默观者，在曷勒布山上在微风中遇到天主的人，为犹太人，为基督徒，常是一位模范人物。他启发了许多独居的修士或隐修士，加尔默罗会至今还按他的神修而生活。

厄里叟——富于同情的人

厄里亚大概于公元前 850 年被提升天后，厄里叟便即刻接替了他（大约五十年之久）。圣经虽然没有明确地说明，但毫无疑问，他必自从蒙天主召叫之日起（列上 19：19—21），跟随了大先知生活。

“厄里亚……去找厄里叟，他正在耕田……厄里亚走过他身边，将自己的外衣披在他身上。厄里叟丢下那些牛，追上厄里亚说：请让我先回去和我的父母吻别，然后来跟随你。厄里亚对他说：你去吧！要再回来！因为我应为你作的，已经作了。厄里叟离开了厄里亚，回来牵出一对牛宰杀了，用驾驭牛的用具煮熟，分给众人吃；然后他便起身跟随厄里亚，作了他的侍从。”这数行清楚地说出了厄里亚的一个徒弟的蒙召和离别家庭。在祭献——表示整个生活的转变——之后，便与亲人举行离别宴席。（玛窦也如此做了——参阅路 5：27—29）。厄里亚将他的外衣披在厄里叟身上，

是表示天主拣选了这位新先知，他从此要分担厄里亚的任务。最后，当厄里亚被提升天之时，厄里叟陪伴着他直到最后，然后拾起他的外衣，披在自己身上（列下 2：24）。他曾要求过厄里亚的精神，现在得到了，便去继续他在以色列的工作。他虽然没有厄里亚那种坚强的性格，但他也同样被认为是“天主的人”。



厄里叟尤其表现为天主慈善与仁慈的证人：他到处为人施行一连串的奇迹，预示耶稣将来所要完成的事业。他曾清洁了某一城的水；增多了个寡妇的油，卖掉后还债；他也显了增饼的奇迹，如耶稣将行的完全一样：有人给他送来了小量的饼和麦穗，他要他的仆人分给在场的众人吃，但仆人抗命——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人太多，饼太少！厄里叟坚决地说：“你尽管分给众人吃，因为上主这样说：众人吃了，还有剩余”，实际上，众人都吃了，还有剩余，“全应验了上主的话”（列下 4：42—44）。

另一段插曲在福音中也有回响，即复活死童。这段史事（列下 4：8—37）写得很好，很有人情味，也写得很细致。厄里叟多次路过叔能，那村庄的居民按东方好客的风俗，为

他预备了一个住处。先知想要表达他知恩之心，当他知道这对夫妇没有孩子，便向妇人宣告说：“明年这时，你必怀抱着一个儿子”。孩子生了，慢慢长大，但还很小，便生病死了。孩子的母亲便把他放在厄里叟的床上，跑去找先知，先知便立刻来了。“厄里叟一来到她家……就进去，关上门，房内只有他和孩子；先知先哀求了上主，然后上床，伏在孩子身上，自己的口对住孩子的口，自己的眼对住孩子眼，自己的手按住孩子的手，屈身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肉身便渐渐温暖了。然后他下来，在屋内来回走了一趟；又上去，屈身伏在孩子身上，对着孩子呵了七口气，孩子就睁开了眼睛”。厄里叟叫了他母亲来：“妇人一进来，就俯伏在他脚前，叩首至地；然后起来，抱起自己的孩子出去了”。

在这一切叙述中，最打动人心的，是人们对“天主教的人”求帮忙时的信任，和先知对他们的一切困难，事无大小的同情心。他使一个孩子复活，但也使一锅有毒的菜汤成为可吃的，使众人吃了无恙。他能使掉在水中的斧头出现，也干预了战事，使敌人迷了路而退却，宣布围困和饥馑的终结，甚至参与政变。所以不必奇怪，他的声誉在全以色列甚为著名，以致冲破了边界。

“阿兰王的军长纳阿曼在他的主上面前，是个很受尊重爱戴的人，因为，上主曾借他使阿兰人获胜……无奈患了癞病”（列下第5章）。阿兰人在一次劫掠时，掳来了一个以色列少女，她目前服事纳阿曼的妻子，她向主母说：“哎！如果我的主人去见撒玛黎雅的先知，他一定会治好他的癞病。纳阿曼去告诉他的主上……阿兰王说：你去！我也给以色列

王写一封信”。

纳阿曼便带着礼物和给以色列王的信上了路……信上说：“我打发我的臣仆纳阿曼来见你，是要你医好他的癞病”。以色列王读了这些话，大为震惊：“难道我是天主，能使人死使人活吗？这人竟然给我送这个人来，叫我医好他的癞病！你们只要想一想，便可看出，他是找机会来与我为难！”厄里叟一知道这一切，便打发人去向国王说：“叫纳阿曼来见我，他就会知道在以色列有先知”。

“纳阿曼于是乘坐车马来到了厄里叟的屋门口，就停下了”。他认为先知一定会出来迎接他，但是一个被派遣的人来向他说：“你去，在约旦河里洗七次，你的肌肉就会复原，得到洁净。纳阿曼生了气，且走且说：看，我原想他会出来见我，站在我面前，呼求上主他的天主的名，在患处挥动他的手，治好这癞病。大马士革的阿巴纳河和帕尔帕尔河，不比以色列所有的河水都好吗？我不能在那里洗得洁净吗？他于是转过车来，气愤愤地走了。他的仆人们前来对他说：我父！如果先知吩咐你作一件难事，你岂不是也要做吗？何况他只对你说：你去洗洗，就洁净了呢！纳阿曼便下去，依照天主的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浸了七次；他的肌肉就复了原，如同婴儿的肌肉一样，完全洁净了”。

他即刻回到厄里叟那里去感谢他，献给他许多礼物，但先知拒绝了（他的仆人却不然！）纳阿曼声明说：“现在我知道：全世界只在以色列有天主”。他愿意带去以色列的土，在自己家里，给治好他的天主筑一个祭坛，并奉献祭品。但他有一点不安：即是他的主上阿兰国王在他的庙宇里

叩拜时，习惯扶着他的臂膀；当国王跪拜时，纳阿曼也被迫与他一起叩拜，这如何是好？厄里叟保证地说：“你放心去吧”！如此，天主的人表示了他接受一个外方人，并予以宗教的容忍：纳阿曼显示出他能谦虚，并能相信上主，这是最重要的。



有一天，耶稣也说：“在厄里叟先知时代，在以色列有许多痲病人，他们中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只有叙利亚的纳阿曼”（路4：27）。

基督徒的传承，在这段纳阿曼的历史中，见到圣洗圣事的预示……因为在水的标记和天主的医治与拯救行动，本身同样是没有关联的。

亚毛斯——穷人的护卫者

约于公元前750年间，正当雅洛贝罕二世统治以色列最盛的时期，亚毛斯出现，大声指责富有的人的自私，和对穷人的剥削与鄙视。

这位乡下佬——牧羊和修剪无花果树的人——以率直的

语言，一方面护卫天主的权利，另一方面斥责那些轻视天主权利的人。面对那些安享富贵，贪图享乐的人，先知大胆地宣布了他们将要面对的灾祸：

那些想避开凶日的，
 却接近了残暴。
他们躺在象牙床上，
 横卧在软榻上，
吃着羊群中的羔羊，
 和牛栏中的牛犊，
伴着琴声吟咏，
 自比达味，发明乐器，
大碗喝酒，
 以上等的油抹身，
但对若瑟的崩溃，
 却漠不关心。
为此，这些人现在就要先被掳去；
 放荡不羁者的狂欢，也就完了。
吾主上主指着自己起誓……
 我厌恶雅各伯的骄傲，
 痛恨他的宫殿；
我必将城和城中所有的一切交出。

(6: 3—8)

富有的人与有地位的人都不能忍受这一切言论，遂要亚毛斯离开，去别的地方，“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讲预言”；但他答说：“上主正在我赶羊时提了我来，上主对我说：你去

向我的百姓以色列讲预言吧！”（7：15）亚毛斯仍以上主的名，指责他们的敬礼虚伪，他们自以为是中悦天主，但他们的心却满是丑恶的计划与贪恋：“压榨穷人，使世上弱小的人绝迹的人哪！你们应听，你们说：月朔几时才过去，好让我们卖五谷？安息日几时才过去，好让我们打开粮仓，缩小‘厄法’，加重‘协刻耳’，用假秤欺人？用银钱购买穷人，以一双鞋换取穷人，连麦糠也卖掉？……我必使你们的喜庆变为丧事，使你们的一切乐曲变为哀歌”（8：4—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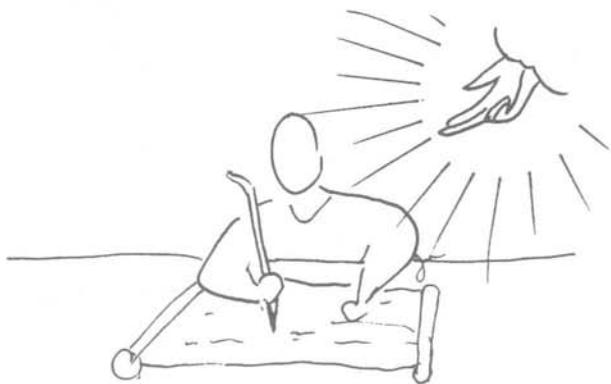


乡下人亚毛斯见到撒玛黎雅的城市世界；那样富裕，奢侈无度，实在吃惊。他冲向这群城市的资产阶级妇女发言说：“你们这些欺压弱小，虐待穷人，且对自己丈夫说：拿酒来，我们畅饮的撒玛黎雅山上的巴商母牛，听听这话吧……”（4：1）。面对王国的极端美丽的京城发言说：“你们应……观看那里的混乱和其中的残暴。他们不知行正直的事……只知在宫殿内积累强暴与欺压，因此，吾主上主这样说：敌人要围困此地，推翻你的堡垒，抢掠你的宫殿”（3：9—11）。

亚毛斯时常为那些本来由天主召叫为相信祂，并按祂的

法律生活的人昏迷而困扰，他们“以毒害代替公义，弃正义于地”（5：7）。他们虽受警告，总是不听，也不了解先知所说的神谕：上主不断地警惕他们，他们置若罔闻！所以他们决不能逃脱惩罚：“你们好似由火中抽出来的木柴，但你们还是不归向我——上主的断语——为此，以色列！我必要这样对待你。以色列！因我要这样对待你，你准备迎接你的天主吧！”（审判的天主）（4：11—12）。

先知中第一个著作的先知——亚毛斯，毫不妥协地，以激烈的言词来作表达。他这种激烈而又尖锐的文笔，他这种严厉的措词，在数个世纪以后，在雅各伯书信中得到了回应：“好！你们富有的人啊，现在哭泣哀号吧！因为，你们的灾难快来到了。你们的金银生了锈……看，工人们收割了你们的庄田，你们却扣留他们的工资，这工资喊冤，收割工人的呼声，已进入了万军上主的耳中。你们在世上奢华宴乐，养肥了你们的心，等候宰杀的日子。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杀害了他，他没有抵抗你们”（5：1—6）。



富有的人最大的错误，是为自己聚财，使自己富饶，对贫穷人的可怜情况，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并且还加以轻视；他们不能爱人，连天主也包括在内。雅各伯曾说：“天主不是选了世俗视为贫穷的人，使他们富于信德，并继承祂向爱祂的人所预许的国吗？可是你们，竟侮辱穷人！”（2：5—6）

按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在讲完真福之后，即刻以很严厉的言词说：“你们富有的人是有祸的，因为你们已获得了你们的安慰。你们现今饱饫的人是有祸的，因为你们将要饥饿……。”（路6：24—25）有一次耶稣曾叹息说——玛窦、马尔谷和路加所用语句差不多相同：“富有的人进天国是多么难啊！”由亚毛斯先知开始，直到我们现代，上主不断地在提醒这点……

天主仍继续祂的计划

由撒罗满之后，直到撒玛黎雅于公元前721年被亚述帝国毁灭，是一段阴暗的时期。一个美好的国家，先是一分为二，然后是灭亡，十二个支派之中，十个支派被掳至外方：人民先受剥削，后为战争所涂炭，最后被胜利者分散到四方。由宗教观点来看，自从撒罗满建筑了美丽堂皇的圣殿之后，逐渐走向敬拜巴耳邪神，以致堕落到神圣卖淫和奉献人祭。

“他们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成了不断出现的叠句。国王违背了他们受傅，作上主的受傅者的使命；人民跟随了国王，走上了毁灭之途。列王纪下第17章写下了这段惨痛历史的宗教解释：

“这是因为以色列子民犯罪，得罪了……上主，他们的天主，而去敬拜了别的神；随从了上主由以色列子民面前，所驱逐的异民的习俗，和以色列王所规定的律例……他们作恶激怒上主；又敬拜偶像，虽然天主曾明明吩咐他们说：你们不可行这样的事！”

“上主曾借众先知和先见者警告以色列和犹大……他们却不听从……他们随从他们四周上主曾命令他们不可效法的异民……他们为自己铸造神像，即两个牛犊……事奉巴耳，使儿女经火献神，行占卜和法术……”

“因此，上主对以色列大发愤怒，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走，只留下了犹大支派。”（只是暂时性的。）

这一综合报导——因了罪恶而招惹的整体失败——实在扣人心弦。这是圣经作者毫不留情地，或更好说，绝望地向不忠的人民所提出的激烈的控诉。

但是，天主在祂人民的堕落和失败中，仍继续追求祂的计划，很快地便出现了一线新的希望……



6

一线新希望

(依；欧；申)

纲要

一、期待默西亚（依）

找不到的国王

先知的预言

圣者是上主

一个有罪的民族

要来的婴儿

具有期望的人是有福的

你！白冷……

少数的“遗民”

他是默西亚吗？

二、爱的盟约（欧；申）

一对夫妇的经验

爱的法律

约史雅的改革

我要为我的爱友讴歌，
一首论及他葡萄园的爱歌：
我的爱友有一座葡萄园，
位于肥沃的山岗上；
他翻掘了土地，除去了石块，
栽上了精选的葡萄树，
园中筑了一座守望台，
又凿了一个榨酒池；
原希望它结好葡萄，
它反倒结了野葡萄。
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
现在请你们在我与我葡萄园之间，
判别是非；
我为我的葡萄园所能做的，
还有什么没有做到？
我原希望它结好葡萄，
为什么却结了野葡萄？
.....
万军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而犹大人即是祂钟爱的幼苗。
祂原希望正义，
看，竟是流血；
祂原希望公平，
看，却是冤声！

这段优美的经文使人想起以色列的惊人处境！以色列本来是天主的特选民族，祂亲自引领他们进入一块肥沃的土地，但是只产生恶劣的收成。撒罗满时代，“葡萄园”甚为丰盛……但以后，逐渐衰退，以致于公元前 931 年造成了分裂；分裂为未来的希望带来了严重的打击。以后，数个世纪，两个分裂的国家，时好时坏；但大多数国王都作了“上主视为恶的事”，领导百姓陷入严重的灾祸中。虽然期中有的时候国家得享一时平安与幸福，但从未恢复以前的伟大与稳定。在公元前 734 年和公元前 701 年间，为亚述大军进攻了四次，于公元前 721 年占领了撒玛黎雅和整个北国。



那时，只留下的犹大小国也被削弱，好像受了严重的创伤一样；但是以色列的希望完全寄托于他身上——“他钟爱的幼苗”。犹大国王虽然软弱无能，但都是出于达味王朝，

有如纳堂先知所保证的：在达味的后裔中，常有人坐在宝座上，绝不会灭亡！

在这混乱的时期，具有这样多的悲观情况，响起了先知的呼声，向民众再次宣布天主的誓许与慈爱：在以色列的宗教思想里，有两个伟大思想潮流逐渐展开。这两个思想，虽然在观点上和表达上有所不同，但都带来了伟大的希望：即默西亚的期待和爱的盟约。

公元前第八世纪的先知

这些先知都是最初写作的先知。他们活动的年代大约如下：

公元前 750	亚毛斯	} 北国
公元前 745—730	欧瑟亚	
公元前 740—700	依撒意亚	} 南国
公元前 740—720	米该亚	

依撒意亚死后，差不多六十年之后，才出现了新先知：

公元前 630	索福尼亚
公元前 627—588	耶肋米亚和其他的先知

期待默西亚

(依)

找不到的国王

纳堂以上主的名向达味宣布说：“我要把我民以色列安置在一个地方，栽培他们，在那里久住，再也不受惊恐……我必在你以后兴起一个后裔……我必巩固祂的王权……我要作祂的父亲，祂要作我的儿子……你的家室和王权，在我面前永远存在……”（撒下 7：10-16）

人民珍藏着这一预许，这正配合他们的需要！公元前 721 年之后，客纳罕地四分之三为亚述占领，居民被掳四散，南国弱小，不断受人威胁。犹大处于两个大国——埃及和亚述之间，两国又都想扩充自己的版图与势力，邻近小国一时联盟，一时反叛，摇摆不定，所以时时处于险境之中。因此，犹大时时处于不安定、恐慌之中，但她也具有伟大的希望的理由：天主曾预许要保持犹大的一个后裔坐在宝座上，在自己的土地上治理自己的人民。撒罗满的成功，好像要成全以色列人的希望，但随后却生活在无数困苦艰难之中。虽然如此，但达味的家系却没有消失……每一次新王登基，人民便希望：或许这一位国王是一个好的国王，是达味的真正继承人，是天主的受傅者，是以色列的救星。

这一期待表现在一些圣咏中，热烈地欢呼新王登基，受祝圣，因而为天主所确定，来完成这一使命。这些诗歌，无

疑地，都是在新王登基时所作的，希望获得所期望的成功，或战胜仇敌。

如此，咏第 110 篇展开了伟大的远景：

上主对我主起誓说：

祢坐在我右边，

等我使祢的仇敌，

变作祢脚的踏板！

上主由熙雍伸出祢的权杖！

祢要在祢仇敌中统治为王！

神圣光辉的王位，祢生之日，已偕同祢，

在晓明之前，好似甘露，我即已生了祢。

上主一发了誓，祂决不再反悔：

祢照默基瑟德品位，永做司祭！

上主站在祢的右边助战，

义怒的时日，把列王践踏；

祂要惩罚万民，堆垒他们的尸首，

祂在大地各处击碎他们的头颅。

祂于道旁畅饮溪流，

正为此而挺胸抬头。

这一位国王好似具有天主的地位，由出生即被召选，时常在天主的保护之下，许以崇高的命运……当这位国王登位时，可以设想到：人民当如何高兴，如何庆祝，尤其当他为自由而战，消灭仇敌，得胜归来之时！

但是一年一年地过去，国王一个一个地接位，这一国王仍未出现。不过，这篇圣咏却存留在人民的记忆里。因为，

这篇圣咏时常诵念，慢慢这些词句启发了另一意义。这位蒙天主的召选者，在国王中是最有权势者，永为司祭者，凝结成了一个伟大的期望。人们相信，期望，祈求天主从速派遣祂的默西亚来，完成这篇圣咏的预许。为这个原故，新约中多次引用第 110 篇圣咏，连耶稣自己也引用了一部分，贴切在自己身上（参阅第 4 章“达味为王”）。



咏第 2 篇虽然比较晚出，但也展开了一些相似的观念。这篇圣咏是为国王登基而作，或为国王出征而作，不敢确定。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接受了上主傅油的人，必粉碎他的仇敌的联盟，因为，天主必扶助投靠祂的人：

万邦为什么嚣张，
 众民为什么妄想？
 世上列王群集一堂，
 诸侯毕至聚首相商，
 反抗上主，
 反抗祂的受傅者：

“来！我们挣断他们的捆绑，
我们摆脱他们的绳缰！”
坐于天上者在冷笑，
我主对他们在热嘲。
在震怒中对他们发言，
在气焰中对他们喝道：
“我已祝圣我的君王，
在熙雍我的圣山上。”
我要传报上主的圣旨：
上主对我说：
“祢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了祢。
祢向我请求，我必将万民赐祢作产业，
我必将八极赐祢作领地。
祢必以铁杖将他们粉碎，
就如同打破陶匠的瓦器。”
众王！你们现在应当自觉，
大地掌权者！你们应受教：
应以敬畏之情事奉上主，
战战兢兢向祂跪拜叩首；
以免祂发怒将你们灭于中途，
因为祂的怒火发作非常快速。
凡一切投奔祂的人真是有福！

（咏第2篇）

这篇圣咏，除了描写各小国联合反抗犹太国王之外，也表达了人的可怜的势力，与——委派祂的默西亚，或更好说，祂的儿子的——天主的主权之间的斗争！如此，纳堂先知的预言最后在耶稣身上应验了。

咏第 72 篇走得更远些，给予了这一王国一个新的内容：再不谈及战争或征服，而是讲论正义、平安与幸福。它谈及一个爱自己的百姓，并拯救自己百姓的默西亚国王。其中有些词句虽然使人想起撒罗满的生平，但整篇圣咏是宣布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默西亚——祂的王国具有真福的大宪章：

天主，求祢给君王传授祢的权柄，
求祢给太子传授祢的公正；
使祂照正义统治祢的百姓，
使祂按公道管理祢的平民。

.....

祂必卫护百姓中的穷人，
救助穷苦人的子孙，
蹂躏欺压人的暴民。

.....

在祂的岁月中，正义必要兴盛，
到处国泰民安，直至月亮失明。
祂将统治大地，从这海到那海，
由大河的流域，至地极的边界。

.....

舍巴和色巴的君王，也都前来进贡。

众王都要崇拜祂，
万民都要事奉祂。
祂必拯救哀号的贫民，
祂必扶持无援的穷人。
祂将怜悯不幸和贫乏的群众，
并要救护穷苦贫病者的生命。

.....

祂的名号常存，永受赞扬，
祂的名号永留，与日争光。
万邦要因祂而得福，
万民要称祂为有福。

这篇圣咏所描述的默西亚国王是这样的崇高，没有一个人间的国王可以符合：这篇诗歌只有用来歌颂耶稣基督，才可达到的幅度，它的真实！

先知的预许

圣咏虽然表达了以色列的希望，但是先知们更加强烈地肯定了这一点，在先知中，依撒意亚可能是首屈一指的了。

依撒意亚尽先知的职务，大概是由公元前 740 年至 700 年左右。他的著作刻画出了他的时代特色。他不但显示出他是一个出色的演讲家，而且也是一位天才诗人。没有一种译文，可以把他丰富的诗意，完全表达出来。因而他的著作被视为全球文学之冠。

关于他的身世，除了他自己告诉我们的以外，我们一无所知。他是耶路撒冷的公民，并非生于司祭家族中，有如耶

肋米亚或厄则克耳一样；但很可能属于贵族。毫无疑问，他常住在耶路撒冷，可以说，一草一木他都认识。他热爱他的本城本家，有许多经文流露出他这种温情：“因为这民族厌弃了缓缓徐流的史罗亚水……”（8：6）



但是，他所喜爱的这座城，他所属的这个团体，为他也具有神圣的价值和意义。

圣者是上主

依撒意亚（在第6章内）亲自记述了他被召的决定时刻。他告诉我们：时在“乌齐雅王逝世那年”，即公元前740年。

乌齐雅为王的时代，为耶路撒冷是个安享幸福的时代。各国都平安无事：大帝国（埃及和亚述）都在整顿国家内部的事，以色列王国处于政治安定与和平幸福的时期。但是，在公元前740年前后，时局大为转变，亚述帝国开始出征，

灾祸即将临头，各国都面临此一威胁，国王犹豫不定：彼此联合抗衡，或者先进贡纳税，暂作附庸，以等待时机？实在难以抉择，因为，对老百姓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那时天主显示给依撒意亚：

“我看见吾主坐在崇高的御座上，祂的衣边拖曳满殿。‘色辣芬’侍立在祂左右，各有六个翅膀：两个遮住脸，两个盖住脚，两个用来飞翔。他们互相高呼说：‘圣！圣！圣！万军的上主！祂的光荣充满大地！’由于呼喊的声音，门限的基石也震撼了；殿宇内充满了烟雾”（6：1-4）。

在圣殿里，在称为“天主的居所”的至圣所里藏有约柜，其上有两个革鲁宾伸开的双翼掩护着；在附近有一香坛，常点燃着火炭，以便焚香。就是在这一礼仪的气氛中，先知见了异象。上主坐在圣殿的宝座上，依撒意亚看见宝座的周围有一些活物，高唱天主的神圣。在上主面前，色辣芬（炽爱天使）都遮住自己的脸面。他们三次重复高唱“圣、圣、圣”歌颂天主的无限神圣。



依撒意亚对这一启示具有深刻印象，以致他一生多次述说天主是圣的。他的全部书可以作证：天主是“以色列的圣者”（依 10：20），只有祂是圣的。

这一重要的发现，不但影响了圣经的子民，因为，他们由先知接受了这一启示，而且由此时起，也影响了所有信仰同一天主的人：“圣、圣、圣、上主……”由此时起，这三重肯定，充满了基督徒的全部礼仪。这是信德的宣示，隆重的歌颂，不但在东方礼仪中甚为普遍，而且在现在的每台弥撒的中心，都在歌唱。

天主的神圣使得天主成为不可接近的，只容静观，因而依撒意亚怀着恐惧的心，认清了自己人性的处境。明显的显示：他是一个罪人：

“我遂说：我有祸了！我完了！因为，我是个唇舌不洁的人，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间，竟亲眼见了君王——万军的上主”（6：5）。

但天主不愿罪人死亡，反而愿意“圣化”人类，接纳他们于祂的光辉之中，因而先知被净化。

“当时有一个‘色辣芬’飞到我面前，手中拿着钳子，从祭坛上取了一块火炭，接触我的口说：你看，这炭接触了你的口唇，你的邪恶已经消除，你的罪孽已获赦免！那时，我听见吾主的声音说：我将派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回答说：我在这里，请派遣我！”（6：6—8）。

在圣经中，没有一个被召而不被派遣的，默观天主定吸引人去负起一种使命：“来”必定随之“去”。

“祂说：你去对这民族说：你们听是听，但不明白……”
(6: 9)。

这些话在今日听来，颇使人惊奇……其实，这段话为依撒意亚来说，是具有警告的意义，这由下文可以看出来：他应该在患难中去传报天主的信息，但他越大声呼喊，要人悔改，听众的耳朵越沉重，心灵越关闭。上主派遣祂的先知，很可惜，是到一个又聋又瞎的民族那里去，他们的心不知“爱”为何物！

依撒意亚大惊失色，遂大声喊道：“吾主，要到几时呢？”即是说：这一使命表现上注定失败要延长到几时呢？

“祂回答说：直到城邑变成废墟，没有居民：房屋无人居住，田地变为荒芜”（6: 11）。

依撒意亚的先知任务，已预告是很艰辛的，但天主的使者，无论遭遇如何，始终保持作希望的证人，总是期待着君王——默西亚和祂王国的来临。他的使命是不停地宣布：你们不要信任与某人或某一国家联盟，而要置信于天主、圣者、绝对者、全能者、完全另一位。因为，先知从此惯于坚定于此信念，所以极力希望将之通传于人。

一个有罪的民族

歌颂天主的神圣，必然揭露人的罪行，因为罪恶阻止他们“成圣”，阻止他们有份于与天主所订立的盟约，因而，依撒意亚的著作，一开始即写出天主的这一怨言：“我把孩子扶养长大，他们竟背叛了我”（1: 2）。假冒伪善的敬礼，表面上的忠信又有何用？“不要再奉献无谓的祭品……”

盛大的宴会，我已都不能容受……你们要停止作孽，学习行善……”你们要悔改，上主借他的先知的声音说：



“你们的罪虽似朱红，将变成雪一样的洁白；虽红得发紫，仍能变成羊毛一样的皎洁。假使你们乐意服从……”（1：18—19）。

悔改的呼吁遍布在全部旧约内。若翰与耶稣也同样重提同一的主题：“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玛3：2，4：17）。每年将临期和四旬期，教会不断向我们重新提出这一恳切的邀请，因为，天主要使罪人成为圣人！

依撒意亚不断地警惕百姓，但他们的腐败已深，忘记了天主，只知道钱财，已不分辨善恶，富有的人只顾剥削穷人，为自己聚财：

“祸哉，你们这些使房屋毗连房屋，田地接连田地，而只让你们自己单独居住那地域内的人……”

“祸哉，那些早晨一起来即追求烈酒，留连至深夜，饮至酒酣耳热的人……”

“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甘，以甘为苦的人……”

“祸哉，那些自视为聪明和自以为通达的人……”

“祸哉，那些受贿释放罪人，夺取义人权利的人……他们的根必要糜烂，他们的嫩芽必要如尘埃般地飞扬，因为，他们抛弃了万军上主的教导，藐视了以色列圣者的训诲”（5：8—24）。

热爱自己城市的诗人，不得不以悲痛的声调，来表达耶路撒冷的堕落：不忠于天主，不卫护权利，不履行正义。但是，他们仍以亲切的心情，说出他的希望，得以见到耶京的悔改：难道她不能炼净滓渣和废物以自洁？巴不得自己的同乡最后能被说服，放弃自己的罪行！

忠贞的城邑，怎么变成了荡妇！

昔日充满着正义，寄居着公平的，

现今却住满了谋杀的凶手！

因此……我必向你伸出我的手，

用炉火炼尽你的渣滓，

除去你所有的铅锡。

我要使你的民长复兴如初；

使你的参谋恢复如初；

以后你将被称为正义的城市，忠贞的城邑。

（1：21—26）

如此，达味的城邑终能再发出光辉……依撒意亚预言说，一个和平的王国将在耶京周围建立：

万民都要向祂涌来……

因为法律将出自熙雍，

上主的话将出自耶路撒冷。

祂将统治万邦，治理众民；
致使众人都把自己的刀剑铸成锄头，
将自己的枪矛制成镰刀；
民族与民族不再持刀相向，
人也不再学习战斗。
雅各伯家！来，让我们在上主的光明中行走吧！

(2: 2-5)

依撒意亚虽然宣布有希望的信息，但他周围的人却无人听他。老百姓好似无意悔改他们的罪恶，因为，当时治理他们的君王，是一个误入歧途的君王——阿哈次。先知和国王彼此激烈相对，使人想起一个世纪前，厄里亚与阿哈布的对敌一样。

要来的婴儿

阿哈次大概执政于公元前 736 年至 716 年间，他在各方面都是个冒犯天主的人。他曾祭杀了他的长子奉献给外邦邪神，以获得他们的保佑与恩宠。当仇敌来进攻耶路撒冷时，君王不但不寄望于天主，并由天主那里获得勇力来作战，反而手足无措，大为恐慌，使得四周的人都大为惊惶，“君王与人民都胆战心惊，有如风中摇动的树木”（7：2）。他为战胜较少的危险敌人，去求救于可怕的亚述……他甚至要劫取圣殿的宝库，向亚述纳贡。不久之后，他甚至要在圣殿里建立一座祭坛，为向外邦邪神奉献敬礼……

当时，先知以上主的名义劝告他；寻求各种方法，使他弃邪归正。当时君王对来犯的敌人惊惶失措，不听先知的劝

言，但先知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只有信赖天主，只有坚强的信德，才可得救。人间的策划、计谋、联盟，与天主的盟约相比，无济于事：“假使你们不肯相信，你们必然不能存立”（7：9）。

当时，在不忠的国王与天主的代言人中间，有一段出奇的谈话。先知建议说：“你向上主你的天主要求一个征兆吧！”但阿哈次国王绝不会听从上主，也不依赖上主。他设法隐藏他的怯懦，找出一个热心的借口，想使对话的人哑口无言：“我不要求，我不愿试探上主”。依撒意亚先知为这一假冒伪善的抗拒，大为愤怒：

达味的家族，你们听着吧！

你们使人厌恶还不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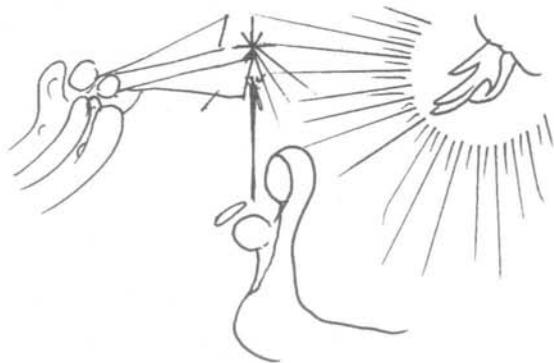
还要使我的天主厌恶吗？

因此，吾主要亲自给你们一个征兆：

看，有位贞女要怀孕生子，

给祂起名叫厄玛奴耳。

（7：13—14）



由天主方面来说，这一宣告为百姓来说是一项最好的恩赐：达味家室中，另有一位后裔，一个婴孩，要替代他父亲所祭杀的长子……这个儿子又带来了新的希望，尤其是给他起的名字是这样美妙——厄玛奴耳，意谓“天主与我们同在”。

但先知即刻预言亚述的侵袭，并且描述国土将如何荒废，人们将如何遭受涂炭。因为，犹太拒绝信靠天主，反而依赖糊涂的联盟，正是联军将变成征服者，“汹涌澎湃的河水——直冲入犹太，涨溢泛滥，高达人的颈项。厄玛奴耳啊！他展开的两翼，将掩盖你广阔的疆土”（8：7-9）。但是厄玛奴耳这一名字，指示天主不会抛弃祂的人民于患难之中。经过一段时期，祂必拯救，因为“天主与我们同在”。

自此以后，这一预许甚为重要，以色列子民从未忘记。他们认为这一预许认同了纳堂先知的预言，给他们保证：时日无论如何黑暗，总不要失望，达味的家系必会继续存在。如果一个无道的国君折断了一环，天主必兴起另一位。这是信仰的征兆，希望的征兆。

这个婴孩，这个默西亚君王，“天主与我们同在”，是否是阿哈次的儿子？阿哈次的儿子，希则克雅，虽然有许多优点可圈可点，但他总不能完全符合依撒意亚先知，对这将来的婴孩，一路开展而又明确的奇异描述。那么，如果不是希则克雅，在耶路撒冷登上宝座的国王中，是达味的哪一位后裔呢？一代又一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人们在期待这位默西亚的到来，以实践依撒意亚的预言。逐渐人们对这些神秘的特征产生了强烈的印象。起初，人们阅读这段经文时，可能只像是一个婴儿出世的通告，但以后都认为是一项特殊

的事件的宣告，到公元前第3世纪，圣经翻译为希腊文时，将“及笄的女子”译为“贞女”；只有天主的直接干预，才能生子。

无怪乎依撒意亚先知的预言，在基督徒的礼仪中时常引用，尤其在将临期和圣诞期……因为，只有童贞女玛利亚的儿子——耶稣的到来，才能完全实践这些预言。

在这段神谕之后，依撒意亚另有一段，关于天主所赐的婴儿的经文，描述得好像是一个大异象。这一位婴儿的诞生满全了众百姓的期待。祂实现了达味或撒罗满所未能完全获得的平安。这平安是基于人权和正义的和平。这为处于长期战争，在困苦与艰难中的犹太居民是多么兴高采烈的事，连先知在宣布此一美景时，好似也在兴高采烈：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一道皓光，
光辉已射在那寄居在漆黑之地的人们身上。
祂加强了他们的快乐，
扩大了他们的欢喜；
他们在祂面前欢乐，
有如人收割时的欢乐，又如分赃时的愉快……
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诞生了，
有一个儿子赐给了我们；
祂肩上担负着王权，
祂的名字要称为神奇的谋士、强有力的天主、
永远之父、和平之王。
祂的王权是伟大的，
达味的御座和他王国的平安是无限的，

祂将以正义与公平对王国加以巩固与保持，
 从今时直到永远；
 万军上主的热诚必要完成这事。

(9: 1-6)

在这段看来好似临在目前，感动人心的经文之后——庆祝圣诞节时选读的经文——依撒意亚又提及达味的后裔，默西亚，又好似在描述遥远的希望。他所呈现的这个君王，远远超过人的能力，只有天主的默示才可加以肯定。围绕着他的世界的描述，即刻使人想起创世纪所描写的犯罪前的伊甸乐园。

由叶瑟（达味的父亲）的树干将生出一个嫩枝，
 由它的根上将发出一个幼芽。
 上主的神，
 智慧和聪敏的神，
 超见和刚毅的神，
 明达和敬畏上主的神，
 将住在祂内。

(11: 1-3)



敬畏上主，即是承认天主的神圣与其伟大，即是说，人与神之间的距离只有天主的神才可以跨越。这位天主所选的国王，充满了圣神，在祂身上所聚集的恩宠，决不能由人而来，只能出于天主。因此，这位默西亚君王放射出智慧、明辨、英勇的光辉，尤其显露出祂由圣神住在祂内，对上主的认识。天主所委派的这位代表，将给祂的人民带来建基于正义上的真正幸福。

祂必不照祂眼见的施行审讯，
祂不按耳闻的执行判断。
祂将以正义审讯微贱者，
以公理判断世上的谦卑者，
以祂口中的棍杖打击暴戾者，
以祂唇边的气息诛杀邪恶者。
正义将是祂腰间的束带，
忠诚将是祂肋下的佩带。

(11: 3-5)

那时，整个天地成了一个平安幸福的世界，连野兽也失去了他们杀伤的天性：

豺狼将与羔羊共处，
虎豹将与小山羊同宿；
牛犊和幼狮一同饲养，
一个幼童即可带领它们。
母牛和母熊将一起牧放，
它们的幼雏将一同俯卧；
狮子将与牛一样吃草。

吃奶的婴儿将游戏于蝮蛇的洞口，
断奶的幼童将伸手探入毒蛇的窝穴。
在我的整个圣山上，
再没有谁作恶，
也没有谁害人，
因为大地充满了对上主的认识。

(11: 6-9)

具有期望的人是有福的

依撒意亚与希则克雅的执政联系甚为密切，开始时认为他可能就是所期待的默西亚君王，实际上，列王纪下第18章也告诉我们：“希则克雅行了上主视为正义的事”；他努力改革他人民的宗教生活，摧毁了偶像、恢复了圣殿的敬礼。在政治方面，起初看来很好，也很有成效：“因为上主与他同在……”

但以耶路撒冷为京城的国土实在太小，她岂不将附属于强大的亚述帝国，因为当时亚述已并吞了北国，如今已成了毗邻？为保障自己的国土，是否要与埃及联盟，以抵抗这一危机？这是希则克雅的想法。但是先知却警告他说：“祸哉，那些南下埃及求救，依靠战马，信赖他们战车众多……而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上主的人”（31: 1）。希则克雅不理这一警告，仍固执己见。埃及终于不能施救，而亚述大军已围困了耶路撒冷。目前犹太已临于灭亡的危险，而且敌方大将军不断地向他骂阵，并向上主挑战：哪一个神能拯救以色列？希则克雅那时转变了心态，后悔自己的自负，走

进了圣殿祈祷。他派人去求问依撒意亚，得到了由上主而来的具有希望的信息：“我必要保护拯救这城”。出乎意外的消息传来，耶路撒冷已解了围（依撒意亚书第 37 章记述了这段事迹，实在是一篇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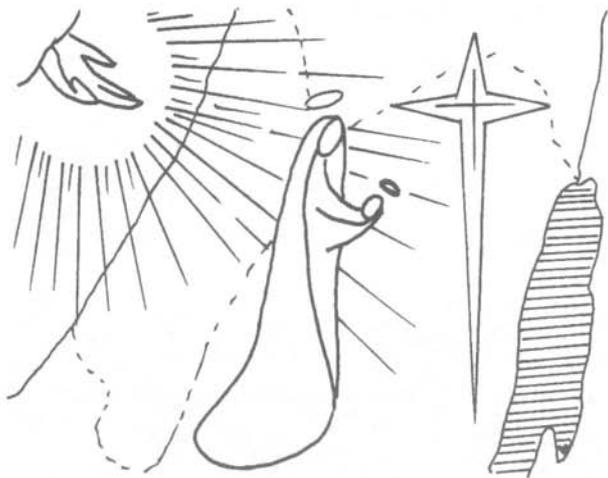


希则克雅虽有许多弱点，实际上，还算是一位好国王，他对天主的信赖坚定不移。但他明显地不符合所期待的默西亚，也不能是他，因为，依撒意亚在生活末期，还期待于将来：“看哪！有个君王将秉义为王”（32：1）。这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然而上主仍旧等着向你们施惠，仍高兴向你们表示怜爱，因为，上主是正义的天主，凡仰赖祂的人是有福的”（30：18）。

你！白冷……

与依撒意亚同时，有另一位先知向百姓发言，他即是米该亚。他并非生于京城，也并不常在贵族的圈子里。他是一个乡下人，他的粗俗使人记起亚毛斯先知。他的文笔与依撒

意亚大有区别——他对耶路撒冷并不表示热诚——但是他们的信息却非常接近。



米该亚和依撒意亚一样，满心期待着默西亚的来临。他也与依撒意亚一样，见到默西亚必出于达味的后裔，因此，他宣告白冷将来的喜乐与荣耀，因为此城是伟大君王的出生地：

厄弗辣大白冷！

你在犹大郡邑中虽是最小的，

但是，将由你为我出生一位统治以色列的人，

祂的来历源于亘古，

远自永远的时代。

因此，上主必遗弃他们，

直到孕妇生产之时……

祂必以上主的能力及上主祂的天主之名的权威，

牧放自己的羊群。
他们将获得安居，
因为祂必有大权势，
直达地极。

(米 5: 1-4)

这段有关默西亚将出生于白冷的经文，很明显地，在基督徒的传授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当玛窦在他所写的福音中，记述“从东方来的贤士”前来朝拜犹太人的君王时，他告诉我们：当贤士来到耶路撒冷时，曾询问他们应到哪一座城去。当黑落德询问司祭长和经师：默西亚应诞生在哪里时，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白冷，因为先知曾这样记载……”，遂引用了米该亚的话。

少数的“遗民”

依撒意亚和米该亚还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这一信念是较新的信念，并且在以色列的宗教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以民无论遇到什么灾祸，天主必保存“少数的遗民”，以保证天主的许诺必将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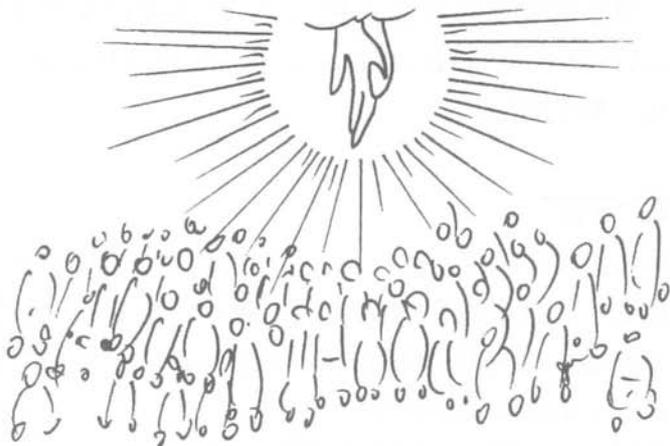
在列王纪上第 19 章已遇到这句话（天主向厄里亚说的）：“在以色列我要为我自己留下七千人；他们全是未向巴耳屈过膝的人”（18 节）。亚毛斯也曾多次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当依撒意亚由天主接受派遣时，曾宣布说：

本地区荒芜异常，
境内虽只留下十分之一，
还要遭受摧残；

就如松树和樟树在伐倒后，
尚留有余干，
圣善的苗裔将由这余干产生。

(6: 12-13)

以色列毁灭之后，尽管遭到各种灾害，生命仍继续存在，仍会复兴。“遗民”将成为一个新民族的开端。依撒意亚对天主这一预许的前景，具有如此深刻的了解，竟给他的一个儿子，起了一个古怪的名字：“舍阿尔雅叔布”（7：3），意即：“剩余的将要回来”。



到那一日，
以色列的遗民和雅各伯家的逃亡者，
不再依恃打击他们的人，
却诚心依赖上主，
以色列的圣者。
遗民必将归回，

雅各伯的遗民必将归依强有力的天主！
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然多如海沙，
其中唯有残存者得以归回。

（依 10：20—22）

按米该亚所说，天主要领回跛脚的人，被充军的人，使之成为强大的民族：

到那一日——上主的断语——
我要聚集跛行的人，
集合被驱散和我所磨难的人；
我必使跛行的人成为遗民，
使离散的人成为强大的民族。
从今以后，
我，上主要在熙雍山上作他们的君王，
以至永远。

（米 4：6—7）

甚至，依撒意亚曾说：遗留在耶路撒冷的人，将称为“圣者”：

由上主所发出的苗芽，
必成为以色列遗民的光辉与荣耀；
地上的果实必成为他们的夸耀与光彩。
凡留在熙雍的，
遗在耶路撒冷的，
即凡录在耶路撒冷的生命册上的，
都必将称为圣者。

（依 4：2—3）

今天，犹如以前的时日一样，都乐意设想天主的人民日渐增长，日渐扩张。这种愿望常在我们的心底，并且，这也是天主的计划。但是，在每一个时代里，由旧约开始，直至教会的整个漫长的历史里，人们所见到的，是人类愈来愈增多，但对天主的信仰愈来愈减弱。不过，有如诺厄时代，有如依撒意亚时代，总有少数的“遗民”仍怀有希望与生命。就是由这少数的“遗民”，天主的计划将予以实现。

他是默西亚吗？

由希望而失望，由失望而希望，国王一代又一代，人民和先知都在期待着默西亚，希望他从速来临。

希则克雅的出现，曾一时被认为他将实现他们的希望，但结果大失所望。

他的儿子默纳舍，毫无疑问是一个罪恶满盈的国王，好似以色列的罪恶都集中在他身上！他竟给客纳罕邪神祭杀了他的儿子，甚至在圣殿里，为邪神建筑了祭坛；他“流了许多无辜者的血……”（列下 21：16），引领他的百姓犯罪好像他一样。编年纪下 33：12—16 虽然记载默纳舍在生命的末刻悔改自新了……但他仍然是一个最坏的君王。关于他的儿子阿孟，编年纪说：“阿孟只知罪上加罪”！

以后是约史雅，他还是孩童，便继了他被杀的父亲的王位：

“约史雅登基时才八岁……他行了上主视为正义的事，走了他祖先达味所走的路，不偏左，也不偏右。他在位第八年，虽然年幼，就开始寻求他祖先达味的天主；在位第

十二年，就已开始清洁犹太和耶路撒冷，除去高丘、木偶、雕像和铸像。他看着人把巴耳的丘坛拆毁……”（编下 34：1-4）。

人民见到这一现象，不难想像，又激起了人们的无限希望——再加上国内四境享受了一时的平安，更给人民加上了希望。这一平安的景况之下，出现了一位全心事奉上主的国王，是否他就是默西亚？

爱的盟约

(欧；申)

当默西亚的期待集中于耶路撒冷和达味王朝开展的时候，在以色列中出现了另一种宗教的思潮，更为神化，更为神秘：即不多注重对于将来的期望，而更注重内在的经验，特别注重盟约；不但要认识盟约，而且要把盟约生活出来，因为盟约不但是预许，而且已经实践了。



其实，盟约在以民的历史中，在以民与天主之间的关系中由来已久，不过，在这漫长的历史中，盟约采取了不同的面貌，犹如人间的友谊逐渐发展一样：由外面的接触逐渐发生敬意，进而更加认识，最后成为密友。开始天主与亚巴郎立约时，好似是一个部落与部落之间彼此守望相助的盟约：“我要在我与你和你历代后裔之间订立我的盟约……我必将你现今侨居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做永久的产业”（创17：7—8）。与梅瑟订立的盟约，好似是在封建制度中，封建霸主与附庸国之间的盟约：“现在你们若真听我的话，遵

守你的盟约，你们在万民中将成为我的特殊产业”（出 19：5）。与达味和他的继承人所立的盟约，好似采取了战士的方式：“我要由你面前消灭你的一切仇敌”（撒下 7：10）。

以色列子民还应该发现他们与上主立盟的更深一层的意义：是爱的盟约。

一对夫妇的经验

欧瑟亚书不但告诉了我们有关他的生活和他作先知的报导——此二者如此紧密联系，没有第二本书可与之相比——而且为以色列子民的信仰和对天主的认识也迈进了重要的阶段。

欧瑟亚是北国的居民。他是一个具有信仰而祈祷的人，因而天主使之成为他的代言人。他遇到了一个妓女，名叫哥默尔，且爱上了她，他认为天主要他娶她为妻。欧瑟亚希望哥默尔结婚以后，会痛改前非，而忠于他。但并非如此，他们虽然已有了三个子女，但仍不能阻止哥默尔背叛他；哥默尔仍去与情人苟合，接受他们银钱和礼品。

欧瑟亚虽然极为悲惨痛苦，但仍想尽方法去挽留她。最后，他厌倦了这一失败的婚姻，同时也讨厌了他的子女——是否真是他的子女？他在疑惑。于是他便起诉哥默尔的不贞，哥默尔终于受了惩罚：“我要使她相似旷野，使她有如旱地，叫她渴死。至于她的子女，我也不爱怜，因为是由淫乱生的子女”（2：5-6）。最后，哥默尔要为她的过犯付出代价：有人堵住了她与情人会合的去路，有人夺去了她由情人所得到的财富，她回想到她的丈夫大量赐予她的“金钱、

五谷、美酒、香油”的时日，便后悔万分，现在一切都完了！

这一诉讼和惩罚完全符合当时的习俗和法律，欧瑟亚完全没有责怪自己的地方。不过，欧瑟亚觉得并不满意，因为他还时常爱着哥默尔，觉得少不了她，也不愿意完全定她的罪，因而决意再把她娶回来，以温柔的爱尽力挽留她：“我要和她谈心……就如她幼年时”（2：16—17）。他这样爱她，甚至她完全改变，对他示爱，对他效忠。

夫妻间，这一悲惨的经验，不消说，一定延续了许多岁月。在这期间，欧瑟亚必定不断地反思，不断地祈祷，求天主光照他，使他了解他如此生活的意义，他应如此行事的意义。当他更深入认清在人心中的爱的容忍与宽恕的力量，渐渐一个新的思想开展在他的脑海里：以色列子民的不忠，犹如哥默尔一样，但天主还是仍在爱她。

当时，撒玛黎雅的居民实在可与哥默尔相比！在雅洛贝罕二世统治之下，实在是一个生活奢侈、不义与败坏的时代；亚毛斯曾极力指责。同时，也是人民背信的时代；实行外邦人的宗教敬礼，偶像遍地皆是，“巴耳”的名字时常在人的口边，连那些自以为是恭敬以色列的天主的人，亦是如此。在宗教礼仪上实在是一片混乱，简直成了一种混合的宗教。

欧瑟亚见到这一切，有意净化对上主的信仰与敬礼。他对悔改的呼吁采取了一种很出奇的方式：他把自己惨痛经验转移到天主身上，说明天主所启示的慈爱如何丰厚。欧瑟亚书中所描述的天主，是一个充满爱，充满热情的天主。祂虽

然斥责祂所娶的民族对祂不忠，祂仍要求她回心转意，许与她宽恕，向她说亲切的话：



以色列！你不要高兴，
不要像异民一样狂欢，
因为你行了淫，
离弃了你的天主……

(9: 1)

天主虽被抛弃、背叛，但仍爱祂的百姓，不愿加以绝对的惩罚，虽然是理所当然的：

我的心已转变，
我的五内已感动；
我不再按我的盛怒行事，
不再毁灭厄弗辣因（以色列），
因为我是天主而不是人，
是你们中间的圣者……

(11: 8-9)

如果奸妇回心转意，再度回来，天主必宽恕她，天主必拯救祂的百姓，重新建立夫妻关系，建立爱的盟约：

以色列！归向上主你的天主吧！

因为，你跌倒了，是因了你的罪孽。
准备你们的话，

好在回来归向上主时，对祂说：
求祢宽恕我们的一切罪过，

使我们重获幸福；
叫我们好给祢献上我们嘴唇的佳果……

我们决不再对我们双手的作品说：

“祢是我们的天主。”

因为，孤儿只有在祢那里才得到怜恤。

——我要治疗他们的不忠，

我要从心里疼爱他们，

因为，我的怒气已远离了他们。

我对以色列将如甘露；

她将开花如百合。（14：2—6）

就是在这—发现的光照之下——天主爱自己的百姓有如夫妻之间的关系——先知明了以色列人的历史：出离埃及，在旷野中漫游，变成了新婚的旅行。是上主亲自向祂的百姓宣示了这一惊人的爱：

看，我要诱导她，

领她到旷野和她谈心……

她要上到那里，

就如她幼年时，

就如她从埃及地上来的那一天一样。

（2：16—17）

我要永远聘娶你，
以正义、公平、慈爱、怜悯聘娶你；
以忠实娶你，
使你认识我是上主。

(2: 21—22)

天主对祂的百姓的爱如此深切，欧瑟亚是第一个宣布这伟大消息的先知；此后的先知，如耶肋米亚和厄则克耳都取材于他，连雅歌也可能受了他的影响。

这一点，在新约中尤其彰显。尤其在基督身上，这一婚约和夫妻爱的主题达到了极点。若望福音记载：耶稣是在加纳婚宴上行祂第一个神迹，“显示了自己的光荣……”（2: 11）。以后，若翰称祂为“新郎”（若 3: 29—30），基督自己也如此自称；或直接在与敌对的人谈话时（玛 9: 15），或间接在讲比喻时：如邀请赴宴的比喻（玛 22: 1—14），十童女比喻（玛 25: 1—13）。此后，是保禄明确地应用这一比拟：“你们作丈夫的，应该爱妻子，如同基督爱了教会，并为她舍弃了自己，以水洗，借言语，来洁净她，圣化她，好使她在自己面前呈现为一个光耀的教会，没有瑕疵，没有皱纹，或其它类似的缺陷，而使她成为圣洁和没有污点的”（弗 5: 25—27）。

在圣经最后一本书——默示录中，描述了一个伟大的神视，宣布天国的婚宴，使人同时想起欧瑟亚和依撒意亚的预言。他们的预言完全在耶稣（新郎——厄玛奴耳）和祂的教会（新耶路撒冷）身上实现了：

随后，我看见了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与先前的地已不见了，海也没有了。
我看见那新耶路撒冷圣城，
从天上由天主那里降下，
就如一位装饰好迎接自己丈夫的新娘。
我听见由宝座那里有一巨大声音说：
这就是天主与人同在的帐幕，
祂要同他们住在一起；
他们要作祂的人民，
祂亲自要“与他们同在”，
作他们的天主；
祂要拭去他们眼上的一切泪痕；
以后再也没有死亡，
再也没有悲伤。
没有哀号，没有苦楚，
因为先前的都已过去了。
那位坐在宝座上的说：
看，我已更新了一切。

(默 21：1—5)

爱的法律

欧瑟亚约于公元前 750 年至 730 年间，在北国所宣讲的信息，无疑地，没有即刻为人所了解。为一个坚信“见到天主，必死无疑”的民族，因为他们相信天主的伟大尊严是人所不能接近的，所以难于相信上主是充满爱、充满温情、充满慈善的天主。

这期间，必有些人，因听了先知的讲劝，悔改自新了。欧瑟亚的徒弟便把先知的言论，收集起来，加以广传，因而他的思想便传遍了当时的先知学院。撒玛黎雅于公元前 721 年失陷的时候，他的著作可能失散了，幸而犹大王希则克雅鼓励那些逃脱的人，来到耶路撒冷圣殿周围，重新聚集起来，如此北国的先知与南国的先知，以及圣殿的司祭，会合在一起了。由此，他们把所有的文献和回忆录都聚集在一起，组成了以色列宗教的宝贵遗产。他们吸收了这一遗产，加以沉思，加以深入研究，再对以色列子民的历史和惨痛的经验（尤其对最近公元前第八世纪的惨痛历史），深加考虑，编纂成了一部新的法律书，即申命纪（意即“重申前命”。按原文意谓“第二法律”）。

有如往昔一样，凡是法律，皆出于梅瑟的口；不过，那些古老的律例汇编，皆以新的角度来表达。法律应以爱的标记来理解，即天主对祂子民的爱——同时也要求还爱。申命纪的中心在于“舍玛，以色列”，意即：以色列，你要听！这句话这样重要，甚至连今天的犹太人，每天要念三次：

“以色列！你要听：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你当全心、全灵、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申 6：4—5）。

欧瑟亚向以色列肯定：“上主爱你”，并向以色列要求以忠信来回应。申命纪走得更远：“你应爱上主”，因为，只有爱能真正回应爱。这不只是关于一个民族，而是整个人类。要求每一个人，要求他本人服膺，且把所接受的，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我今天吩咐你的这些话，你应牢记在心，并将这些话灌

输给你的子女……又该系在你的手上，当作标记；悬在额上，当作徽号；刻在你住宅的门框上和门扇上”（申 6：6-9）。

爱是毫无代价的，但是要求很高。天主拣选以色列人，并不是因为她重要，或有优长，只是因为天主爱她！也要求她以爱还爱。

“上主喜爱你们，拣选你们，并不是因为你们比其余的民族人数众多，其实你们在所有的民族中，是最少的一个，而是由于上主对你们的爱，并为履行祂向你们祖先所起的誓，上主才以大能的手解救你们，将你们由为奴之家，由埃及及王法郎的手中救出来。所以，你应知道，只有上主你的天主是天主，是对那爱祂，遵守祂诫命的人，守约施恩直到千代的忠信的天主……”（申 7：7-9）

欧瑟亚已经讲过：爱的顶点是宽恕。申命纪即是循着这条路线，来解释上主与祂民族之间的困难关系。的确，以色列民族是一个顽固坚硬的民族，很快就忘记了盟约，背叛了盟约——他们也由此而受到了惩罚。但当他们悔改，转向上主时，“上主你的天主必转变你的命运，怜悯你”（申 30：3）。因为，天主所愿望的，就是以色列人的幸福，即“得以生存”（其实“法律”并没有其它的意义，参阅第 3 章“迈向福地”）。只要以色列同意以整个自己去爱天主，这一切必定实现。因为，这新的盟约，爱的盟约，并不只是刻在肉身上，而且刻在心中：

“那时上主你的天主必在你的心上，和你后裔的心上行割损，叫你全心全灵爱慕上主你的天主，使你得以生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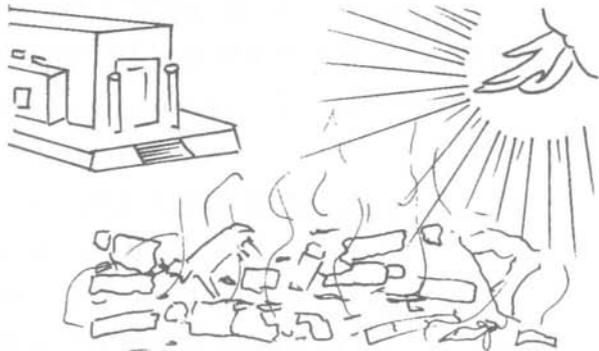
“从此，你必再听从上主的话，遵行我今天吩咐你的一

切诫命。上主你的天主，必使你做的一切事，你身所生的、牲畜所出的、田地所产的，都顺利兴旺，因为，上主要再喜欢你，使你享福，如祂以前喜欢你的祖先一样，只要你听从上主你的天主的话，谨守这法律书上所记载的诫命和法令；只要你全心全灵回头，归向上主你的天主”（申 30：6—10）。

约史雅的改革（列下第 22、23 章）

约史雅王还在年青的时候，即致力于在以色列中恢复恭敬上主的敬礼。他不断努力完成这项工作，尤其要把圣殿恢复旧观：圣殿在当时不但只是荒废了，而且为默纳舍国王褻渎了，在那里敬拜了外邦的邪神。所以，极需修整和清洁。

公元前 622 年，工程正在进行的时候，大司祭找到了一本“法律书”。他叫人送到国王前，在国王前诵读。“君王一听了法律书上的话，就撕裂了自己的衣服”。上面写着：“因为我们的祖先没有听从这卷书上的话，也没有按照这卷书所记载的去实行，所以，上主对我们大发忿怒”（列下 22：13）。



这本书即是申命纪，大概是在希则克雅统治之下完成的，不敬信邪的默纳舍即刻当作废物予以抛弃。默纳舍统治了五十年，这漫长的时日，使人忘记了天主的法律和规定。当申命纪发现时，虔诚的约史雅知道了书中的内容，甚为震惊：他的祖父和父亲的生活正与法律相反，并且，领导了民众抛弃了天主，天主是否能宽恕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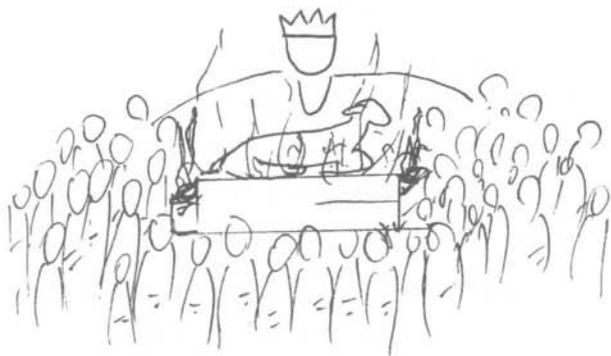
约史雅不愿以民停于此种地步，他要使以色列与天主和好，因此，不断地祈祷，为一切所犯的罪过自谦自卑。“君王于是派人召集犹大和耶路撒冷所有的长老到他跟前。君王同所有的犹大人、耶路撒冷的居民、众司祭、众先知、全体人民，不分贵贱大小，上了上主圣殿，将在上主殿内寻获的约书上的一切话，读给他们听。君王站在高台上，在上主面前立约，要全心全意跟随上主，遵守祂的诫命、典章和法律，履行这卷书上所记载的盟约的话；全体人民也一致接受了这盟约”（列下 23：1—3）。

随后，约史雅下令，要人把圣殿中的外邦神像铲除，以后是其余的地方，连北国也包含在内（虽然当时已属于亚述）。为了彻底清洁以色列，约史雅也拆毁了雅洛贝罕在贝特耳所立的祭坛和高丘，连撒玛黎雅各城中所建筑的敬拜邪神的庙宇，也一律拆除。他清除了这一切之后，“回了耶路撒冷”。

“君王吩咐全体人民说：你们要按照这约书所记载的，向上主你们的天主举行逾越节。实在，自从民长统治以色列时日以来，和在以色列各君王及犹大王当政期间，从来没有举行过像这样的一个逾越节，只有在约史雅王十八年（公元

前 622 年，即申命纪发现那一年），在耶路撒冷向上主举行了这样的逾越节”（列下 23：21—23）。

这段话甚为隆重，而且把这一事件的重要性表达了出来。以后，编年纪下 35：1—19 也记载了这段事迹，并且，还加以详细的记述。在耶路撒冷这次所举行的逾越节十分成功，甚至上溯至天主的先知撒慕尔时代，虔诚的国王约史雅一生都事奉他的祖先达味的天主。



一篇圣咏，即第 45 篇圣咏，提供了一些照明的作用。这篇圣咏是在庆祝达味的一个后裔犹大君王与一个外方公主的结婚典礼。这篇圣咏再接再厉歌咏所期待的默西亚，但另外又庆祝祂的婚礼！如此，不但使人想起天主与祂的子民之间的爱的盟约，而且是在默西亚本人身上实现了这件盛事。

我的心灵涌溢优雅的言辞，

向我君王倾吐我的赞美诗；

我舌好像书写流利的妙笔。

你在世人中最为美丽，

你口唇中流露着慈惠，

因此，天主永远祝福你。

英雄！请在腰间佩戴你的刀剑，
就是佩戴上你的荣耀和威严。

愿你为了信实和正义驱驾顺利，

愿你的右手指导你惊人的奇事！

万民必因你的锐箭屈服于你，

君王的众仇敌必要胆破心悸。

上主，祢的御座永远常存，

祢治国的权杖无比公允。

祢爱护正义，祢又憎恨罪辜：

为这个原故，天主，你的天主，

以喜油傅你，胜过你的伴侣。

你的衣冠散布没药、沉香、与肉桂的芬芳。

由象牙宫中奏出弦乐的声音，使你欢畅；

列王的公主都成群结队前来欢迎你，

王后佩戴教非尔金饰，在你右边侍立。

女儿！请听，请看，也请侧耳细听：

忘却你的民族、和你父的家庭！

因为君王恋慕你的美艳雅丽，

祂是你主，你应向祂伏首至地！

公主穿戴齐备，姗姗来迎，

她的衣服全是金丝绣成。

她身穿绣衣华服，被引到君王面前，

成群的童女陪伴着她，也到你身边：

在欢乐歌舞声中，

一齐进入了王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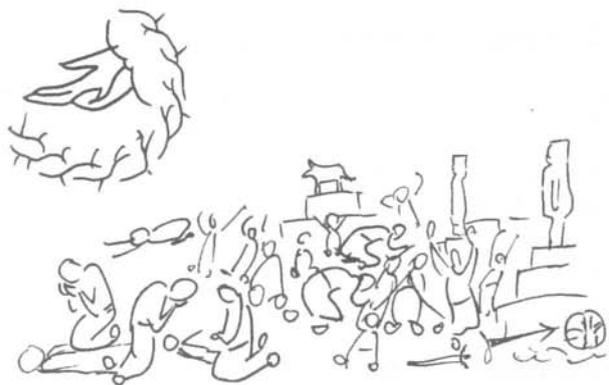
你的子孙要承嗣你的先祖；
立他们为王，统治普天率土。
我要使你的名永垂不朽；
万民将歌颂你至于永久。

约史雅是否即是这位勇敢而又英俊，为天主所祝福，不但自己生活幸福，而且为自己的民族开启了一个安宁幸福的时代的国王？是否他就是所期待的默西亚？曾有过几年，人们如此相信，但突然灾祸来临：公元前 622 年，亚述大帝国面临四分五裂危机，埃及的联军想前去救援，约史雅从中阻止——当时犹太为亚述附庸国，约史雅王只希望亚述毁灭！——但他弱小的军队在默基多被打败，他自己也受伤阵亡。

这为以色列民族不但是一大损失，而且是莫大的失望，因而发生了一个强烈的问题：为什么一个正义而又热诚的君王，年才三十九岁，即在战争中死去？约史雅的悲惨结局实在使他的同胞气愤：他们原相信他就是人民的救星，为上主所派遣来的，他们在信德中认为已满全了他们的希望。但是现在，天主的正义在哪里？先知们的预许是否有用？

面对这一严重的问题，约伯传以义人受苦来作信仰的答案。不过，这本书是以诗体写成的。许多年以后，真正的救主，被祂的同胞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经过痛苦、不义和死亡，藉祂的复活，真正回应了人类的希望。

但是在公元前 609 年，以色列人怎能明了他们所受的惨痛的打击？如何才能恢复他们的希望？只有经过严厉的考验和听取其他先知的信息。



7

严厉的考验

(耶；则；依第40—55章)

纲要

一、被围困的耶路撒冷（耶肋米亚）

患难时期

受同胞的迫害

哭诉与祈祷

传报希望的人

二、充军巴比伦（厄则克耳）

“我派你作警卫”

各人按各人的行为受裁判

圣神的气息

“天主与我们同在”

三、宣告解放（依第 40—55 章）

施慰的先知

以色列的拯救者

万邦的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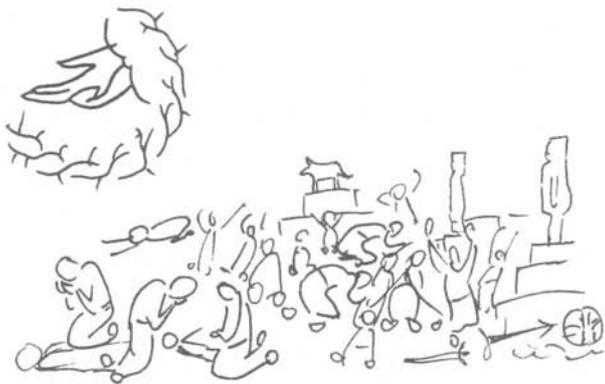
仆人的诗歌

有如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灰暗的时期，在圣经的历史中也是一样。由约史雅王于公元前 609 年逝世以后，可以说，打开了旧约中最悲惨的时期。在约史雅执政时期，给人们掀起了一片伟大的希望。他忠于天主，实行了宗教改革，建立了真正的敬礼，重新订立了盟约。但他不幸的早死，不但粉碎了人们的希望，而且还引起了人们的公愤（参阅第 6 章“一线新希望”）。

随后的二十年，发生了一连串的悲剧：四个国王连续继位，其中有三个是约史雅的儿子，一个是孙子。他们都遭受了悲惨的命运：约阿哈次被掳到埃及，约雅金死在耶路撒冷；几个月以后（公元前 597 年），巴比伦王拿步高占领了耶路撒冷，把约雅金的儿子，年轻的国王耶奇尼雅掳去，连“所有的官绅和勇士……以及所有的工匠和铁匠，即所有能铸造武器的人都掳了去”（列下 24：10—6），立了约史雅最后的一个儿子漆德克雅为王，但他已无能为力。不多几年以后，漆德克雅背叛了巴比伦，这为他和他的百姓导致了可怕的后果：耶路撒冷被困，被火烧毁，终于公元前 586 年，又为拿步高所占领。

“加色丁军队擒获了君王，带他到黎贝拉去见巴比伦王。巴比伦王就宣判他的罪案，且在漆德克雅眼前杀了他的儿子，也剜了他的眼，给他带上锁链，送往巴比伦去”（列下 25：6—7）。以后烧毁了圣殿，拆毁了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带走了大部分居民。

这一次，是彻底的崩溃，人民再没有什么可以依赖。没有圣殿，没有了君王，那么，天主向达味的恩许在哪里？上



主引领希伯来人占领了许地……那么，天主向梅瑟的恩许在哪里？亚巴郎的后裔现在已四散，被俘掳，作奴隶，那么，天主向亚巴郎的恩许在哪里？

看来，一切都完了！天主启示给列祖和先知们的计划，看来都完全失败了。由此，这一惨痛的问题常困扰着以色列人的宗教良心：为什么要忍受这么多的痛苦？为什么要受苦？这一问题，是全人类一代而又一代的问题，没有人能够幸免，今天更不消说。

圣经中每一个先知都要面对这一问题，每一个先知都有各自不同的反应：哈巴谷先知曾表达了他的苦恼，但同时也表达了他的信赖。在一段与天主的强烈对话中，曾说：

上主，我呼救而祢不予垂听，

要到何时？

向祢呼喊“残暴”，

而祢仍不施救？

(哈 1: 2)

先知听到了天主的答复：是祂派遣了可怕的敌人来惩罚祂的不忠的百姓：

看！我要激起加色丁人——

那残忍凶猛的民族……

大事摧残……

聚集的俘虏，

多似尘沙。

（哈 1：6—9）

哈巴谷在祈祷中坚持地问：上主能使不义的人来迫害祂的人民吗？他所得到的答复是一项警告和一项恩许：

看，心术不正的，必然消逝；

义人必因他的信赖而生活。

（哈 2：4）

因此，百姓无论遭受什么考验，仍被要求忠于天主，天主决不放弃祂自己的人：祂给他们派来了三个大先知，在痛苦的时期中，与他们作伴。一个一个地，都力求对这一恒久的问题提供答案：“为什么要受苦”？三个天主的人，虽然他们生活的处境不同，性格不同，但都是上主派向祂遭难的民族的传信者：耶肋米亚在耶路撒冷，厄则克耳被掳至巴比伦，另一个无名的先知，大概生于充军之地，他振奋起充军者的希望，实堪称为“施慰的先知”（可能是依撒意亚的徒弟）。他们三人都帮助了以色列子民，在经历惨痛的考验中，净化了他们的信德和望德。

几个里程碑

公元前 630	索福尼亚
公元前 627—585	耶肋米亚
公元前 612	纳鸿
公元前 609	约史雅逝世
公元前 600	哈巴谷
公元前 597	第一次攻破耶京 第一次充军
公元前 593—571	厄则克耳
公元前 586	第二次攻破耶京 第二次充军
公元前 550—538	依撒意亚 (第 40—55 章)
公元前 538	居鲁士出通告 充军者回国

被围困的耶路撒冷

(耶肋米亚)

耶肋米亚生在司祭家族中，即是说，他是出于亚郎家族的后裔，负责奉献上主的敬礼，他的先知任期大约是四十年，由公元前 627 年，约史雅还小的时候，即开始了先知的任务。前两个国王的流毒还有其影响；以色列子民抛弃了他们的天主。耶肋米亚叙述他蒙天主的召叫说：

那时，有上主的话对我说：

我还没有在母腹内形成你以前，
我已认识了你；

在你还没有出离母胎以前，
我已祝圣了你，

选定了你作万民的先知。

我回答说：哎呀！我主上主！

祢看，我还太年轻，不会说话。

上主对我说：

你别说，我太年轻，
因为我派你到哪里去，

你就应到那里去；

我命你说什么，

你就应说什么。

你不要害怕他们，

因为有我与你同在，保护你。

——上主的断语。

此后，上主伸出手来，
 触摸我的口，对我说：

看，我将我的话放在你口中。

(耶 1：4—9)

这些话以后，立刻即是斥责不忠的百姓行为邪僻：

一个处女岂能忘记了自己的珍饰？

一位新娘岂能忘了自己的彩带？

我的人民却忘记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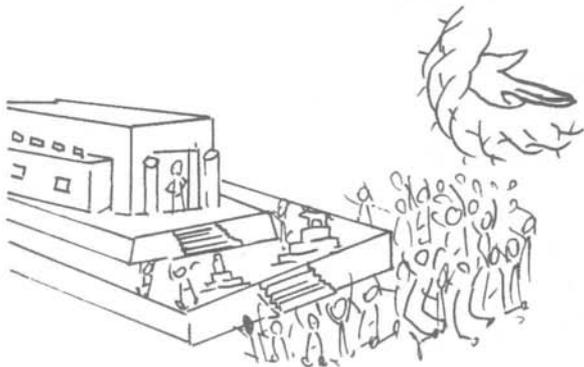
时日已久长，无法计算。

你怎么会如此想尽好方法去求爱？

你也将你的方法教给了邪恶的女人；

连在你的衣边上也发现无辜穷人的血渍。

(2：32—34)



耶肋米亚有时也采取了欧瑟亚的声调……放胆地说：

以色列家对待我，

正如对自己良友不忠的妇女。

(3：20)

以后恳请人民归正说：

以色列，若是你归来，

——上主的断语——就应向我归来。

(4: 1)

耶肋米亚开始宣讲之后不久，好像有了些效果，人民听了他的呼吁。于公元前 622 年，约史雅国王宣布了最近发现的申命纪，领导犹大国归向天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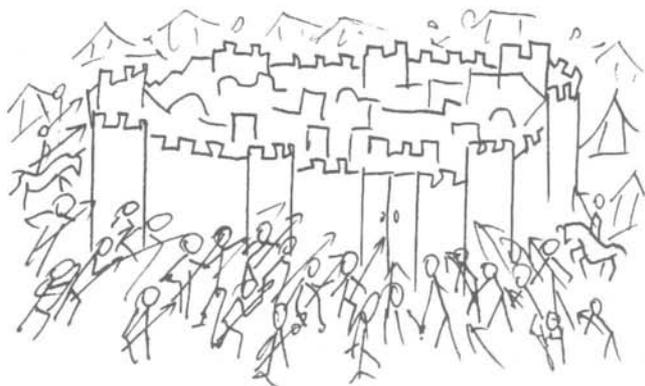
患难时期

很可惜，约史雅的改革，开始具有这样大的希望，但毫无结果。公元前 609 年，约史雅在战争中受伤阵亡后，他的儿子完全放弃了改革，人民又走上了歧途。犹大小国只能成为强大而又胜利的巴比伦王国的附庸国。

耶肋米亚尽先知职，差不多一生，都与当地的政治事件有关连。正当耶肋米亚的时代，政治大动乱改变了整个近东的均势：强大的亚述帝国为巴比伦帝国（加色丁人）所消灭，小国犹如犹大当然要受大国动乱的影响。耶路撒冷在加色丁人围困占领之前，时时生活在受恐吓之中；而在此时，耶肋米亚宣布：敌人要从北方而来，“灾祸将由北方烧起，一直烧到这地上的一切居民”（1: 14）。

耶肋米亚确信这场大灾祸与自己同胞的罪恶有关，遂不停地规劝他们改变他们的行为，斥责犹太人的伪善：因为他们不断来朝拜真天主的圣殿，但他们却仍过敬拜邪神和腐败的生活：“可惜！你们竟信赖虚伪无益的话。怎么！你们竟偷窃、凶杀、通奸、发虚誓，向巴耳献香，跟随素不相识的

外方神祇，然后来到这座归我名下的殿里，立在我面前说：我们有了保障！好再去行这一切可恶的事。难道这座归我名下的殿宇，在你们眼中竟成了贼窝了吗？”（7：8—11）



先知虽大声疾呼，要求他们悔改，但是枉然：“上主断语——我再三劝告你们，你们又不听；我呼唤你们，你们也不答应”（7：13）。为此，惩罚是不可避免的。这将是一场大屠杀，耶路撒冷和圣殿要毁坏，以后是充军：“人不再称这地方为‘托斐特’或‘本希农谷’，却要称它为‘屠杀谷’：……我必使犹大城内和耶路撒冷街上，再也听不到欢愉和喜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婚的声音，因为，这地将要变为荒野”（7：32—34）。

先知负有责任向自己的人民宣布这样大的苦难，连他自己也苦恼万分；但他的信息毫无让步的余地：犯了罪就必要赎罪，将来的大灾难只是天主的惩罚！耶肋米亚慢慢了解到：加色丁敌人是上主手中的工具，以人的方法，或以政治上的联盟（如兴埃及），来加以反抗，必无济于事。拯救只

能来自悔改，但人民加以拒绝，因此，耶肋米亚说，我们不必惊奇我们所遭的祸患，我们理当忍受。



在这一观点下他引出了一个政治上的意见，屈服于巴比伦，即是屈服于天主的正义之下。这一心态，很符合信仰。因而他不惜任何代价，来辩护这一政策。外表看来，他是一个失败主义者，甚至是一个通敌者，因而他时受轻视，时受憎恨。

先知的这一信念，没有比他给充军的人写的那封著名的信，表达得更好了。公元前 597 年，拿步高第一次占领了耶路撒冷之后，把一部分居民掳去巴比伦充军。拿步高立了约史雅的儿子漆德克雅为王，掌管犹大地。因为他想，漆德克雅会是一个顺服的附庸王子。当时的国运好像还能维持，这使犹太人希望有一个更好的将来。因此，充军在巴比伦的人不禁在问：回国的時候是否近了？充军期是否是这样短暂，有如一些自称为上主的先知所设想的？耶肋米亚给他们写信说：不！决不！他们是些假先知，事实决不如此：

“你们应建筑房屋居住，种植田园，吃田园的出产；自己娶妻，生养儿女，也给自己的子女娶妻择夫，生养儿女；在那里繁殖，不要减少。在我令你们流徙所到的城里，你们应寻求当地的平安，为当地祈祷上主，因为你们的幸福是有赖于当地的安宁”（29：5-7）。

再没有比与敌人合作的话，说得更清楚的了！“你们要为她的幸福顺利作出贡献，你们要安顿下来，充分利用环境，因为充军期很长，不过，有一天会到来，当罪恶获得了赦免，正义必要出现。”

“巴比伦的七十年期限一满，我必看顾你们，给你们履行我的诺言，领你们到这地方。诚然，我知道我对你们所怀的计划——上主的断语——是和平而不是灾祸的计划，令你们有前途，有希望……那时你们寻找我，必找到我”（29：10-13）。

受同胞的迫害

指责人的过犯，向之宣告惩罚，绝不会使人高兴。耶肋米亚的宣讲，使他遭受了许多的敌对。先知曾多少揭露了一些他所引起的敌对的情形：

“我好像一只驯服被牵去宰杀的羔羊，竟不知他们对我蓄意谋害：让我们毁坏这株生气蓬勃的树，将他由活人的地拔除，使他的名字不再受人纪念”（11：10）。

“他们说：来，我们合谋陷害耶肋米亚！”（18：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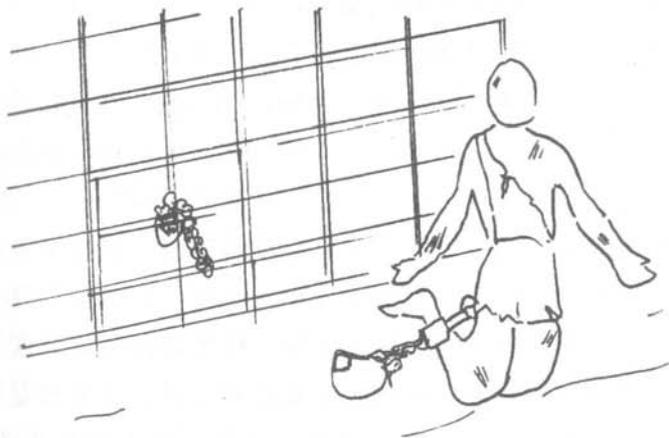
在最强烈反对先知的人中，有些是司祭，他们实在难以忍受先知对他们虚伪敬礼的谴责，和对圣殿所说的预言：

有一天，当先知宣布圣殿毁灭时，负责治安的司祭便下手干预：

“打了耶肋米亚先知，给他加上了脚镣”（20：2）。

当耶肋米亚反对当时的人，认为圣殿可以保障他们的安全时：

“司祭和先知以及全体人民，都听见耶肋米亚在上主的殿里宣布了这些话……就拿住他说：你真该死！为什么你奉上主的名预言说：这殿必要像史罗，这城必要荒芜，而没有人居住呢！”（26：7-9）



耶肋米亚与继承的约史雅的国王之间的关系，也相当紧张。有一段震动人心的记述（第36章），显示出他们中间的冲突。这事发生在“约史雅的儿子约雅金第四年”，即公元前605年。先知听到上主的吩咐说：“你拿卷册来，写上……关于耶路撒冷和犹太及列邦对你所说的一切话，也许犹大家听了我有意对他们施行一切的灾祸，会各自离弃自己的邪

道，叫我好宽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36：2—3）。耶肋米亚叫了他的秘书巴路克来，写下了先知所口授的一切；然后耶肋米亚便打发巴路克上圣殿去——因为先知不准进圣殿——公开宣读天主所默示的话。“巴路克便宣读了卷册上耶肋米亚的话，全体人民都听到了”（36：10）。

这事为王宫的大官员听到了，便要巴路克读给他们听，他们听了之后，大为惊慌，便说：“我们必须将这一切话禀告君王……君王住在冬宫里，面前正烧着一盆火，犹狄只读了三、四行，君王就用书记的刀将它割下，抛在火盆的火里，直到那轴卷册在火盆内被烧尽（36：16—23）。然后下令逮捕巴路克和耶肋米亚，他们都藏起来了”（36：26）。

于是耶肋米亚又拿了另一卷册，“巴路克依照耶肋米亚的口授，在上面笔录了犹大王约雅金在火中烧毁了的那轴卷册上所有的话；并且还加添了许多相类似的话”（36：32）。

在犹大最后的一个君王漆德克雅为王时，耶肋米亚的处境看来比以前好些：君王曾向他征询意见……但最后还是置之不理。漆德克雅是一个软弱无能、优柔寡断的人，常任由大臣来作决定；而大臣对耶肋米亚心怀疑忌，认为他是个通敌的人。如此，在公元前588年，加色丁人为埃及所攻击，暂时解开耶路撒冷的围困，先知想要离城回家时，在城门口被捉住，控告他：“你想去投降加色丁人！”（37：13）虽然他力加否认，还是被囚起来，直到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被毁之时。漆德克雅想要询问他的意见时，便私下与他会晤，但不敢公开地保护他。他只把先知由地窖里救出，囚在拘留所内的庭院里；以后又授权给大臣，把先知囚在一个没有水

的蓄水池里，在那里等死。好在有一个外邦人宦官的干预，才把先知救出。



哭诉与祈祷

虽然先知们都遭受人的迫害，但没有一个诉苦，有如耶肋米亚一样。他甚至以与天主对话的方式来作表达。实可称为“耶肋米亚的表白”，有如十个世纪以后所出现的“圣奥斯定的表白”一样（忏悔录）。

先知屡次抱怨：为什么他要不断地宣告灾祸？他常向天主发言，一方面表达他的痛苦，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他的信赖：

我的母亲！我真不幸，

你竟生了我这个与普世对抗相争的人。

我没有向人借贷，

人也没有向我借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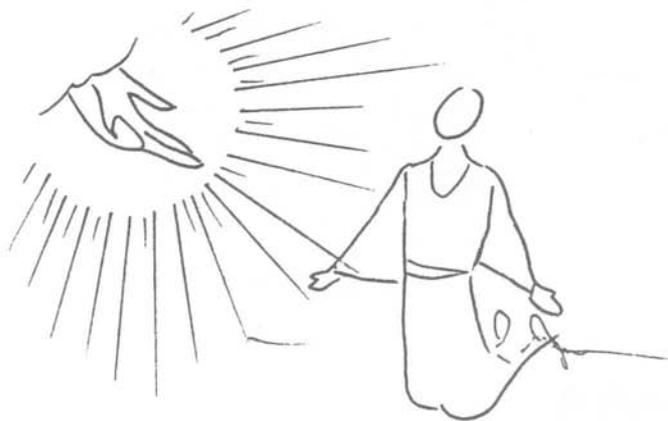
人却都辱骂我。

实在，上主，

我岂没有尽力事奉祢？

我岂没有在灾难祸患时为仇人向祢恳求！

(15: 10-11)



有时他的声调转变。当耶肋米亚不能再忍受时，便苦求说：

上主，求祢……为我报复迫害我的人，

不要因祢太忍耐，就让我死去。

(15: 15)

(另参阅 17: 14-18)

他听到天主回答说：

你若回来，

我必让你回来，使你能再立在我面前；

你若能发表高尚而非荒谬的思想，

你就可作我的口舌……

因为，有我与你同在，
援助你，解救你。

(15: 19—20)

耶肋米亚受到鼓励之后，再继续他的任务。但很多次，他仍然苦诉不止，责骂他的敌人，因为，他受的磨难太大了！有时过了火！

请听我敌人的声明！

难道该以怨报德吗？

望祢记忆：

我曾站在祢面前为他们求情，
替他们挽回祢的盛怒。

为此，祢应使他们的子孙遭受饥荒，任人屠杀；
使他们的妇女丧子居寡，

使他们的男人死于瘟疫……

请祢不要宽恕他们的过恶……

(18: 19—23)

他这种充满报复的心情是可以了解的，因为，他受苦实在太多了；他虽然努力宣讲悔改，但不单徒然，反而成了很不正义的牺牲品。他与地上所有不幸的人，向天主喊说：

上主，几时我与祢争辩，

总是祢有理；

但我仍愿与祢讨论正义：

为什么恶人的生活总是顺利，
一般诡诈极恶的人总享安宁？

(12: 1)

在耶肋米亚看来，恶人受惩罚是理所当然的：他不断向耶路撒冷的居民重复此点。他自己尽力去服从上主，但是否应受痛苦，比那些恶人，不忠于天主的人还要多？他所接受的答案实在令人惊奇：

你与人徒步竞走，尚觉疲乏，
你怎么能与鸟角逐？

(12: 5)

换句话说：你竟这样快便失去了勇气……还有其它的争斗，更剧烈的争斗等待着你，来考验你的勇力。耶肋米亚知道，他的勇力只有来自天主。他告诉我们：他的信心全在于祈祷：

上主，祢引诱了我，
我让我自己受了祢的引诱。

(20: 7)

这是他生活的秘密：他为天主所夺得，犹如以后圣保禄宗徒一样（斐 3: 12），为爱“所引诱”，所占有。他由此吸取了完全为上主生活的勇气。为了这一使命，他放弃了婚姻和为父的身份，决意成为上主的发言人，虽然不断遭受迫害，仍坚持到底。

哪里有一位信徒能够表现得有如耶肋米亚如此忠信？谁能如耶肋米亚一样，不怕牺牲一切代价而说出一个“是”？究竟有多少基督徒真正为天主所引诱，所夺取？多少世纪以来，人们给耶肋米亚一个不好的名誉，认为他是一个好诉苦的先知，一个没有力量，没有勇气的人；甚至制造了一个名词：“耶肋米亚式的”（JEREMIADES），来指示那些轻弱者

的哭诉。但是，在他的预言中，找不到一点这种“耶肋米亚式”的言词，反而都是对罪恶的严厉指责，对悔改的大声疾呼，将整个自我完全投入上主的话中：

因为我每次发言，
必得叫喊，必得高呼：
“暴虐！破坏！”……
假使我说：
我不再想念祂，
不再以祂的名发言；
在我心中就像有火在焚烧，
蕴藏在我的骨髓内；
我竭力抑制，
亦不可能。

(20：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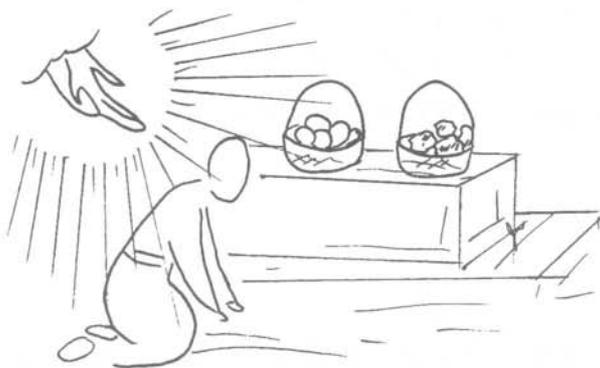
为我们基督徒来说：基督的福音不也是我们不能蕴藏的吞噬的火吗？（参阅路 12：49）

传报希望的人

耶肋米亚虽然遭受了许多困苦艰难，但他从来没有失掉了希望。他虽然宣布灾祸，但总是肯定天主必要宽恕祂不忠的百姓。他越过了过去的和将来的流徙，瞥见了他们的归来，和土地的恢复。他也如亚毛斯和依撒意亚一样，谈及“些许的遗民”。天主要由这些“遗民”再建树未来。但这些遗民并非留在耶路撒冷的居民，而是“被充军在加色丁人地区的犹大俘虏”。是他们将回归于主，再重新订立盟约！耶

肋米亚为了使人了解这点，讲了两筐无花果的比喻，好的很好，坏的以至不能吃，以表示人民的分野（第24章）。

第30至33章表达了先知的最高的希望。他虽然仍继续宣讲那不可避免即将来临的灾祸，但特别强调天主的大爱和宽恕。天主将引领祂的子民归来，使他们合而为一；并再赐予他们幸福：他们的创伤，祂要治疗；他们的房屋将要再建……“从那里发出颂谢的歌声，欢乐的呼声”（30：19）。



在那时候——上主的断语——

我将作以色列各宗族的天主，他们将作我的人民。

……我爱你，我永远爱你……

你们应向为首的民族喝彩，

传扬称赞说：

上主救了自己的百姓，

以色列的遗民。

(31：1-7)

天主将使达味的一个后裔，来以公允和正义统治大地。忠信于上主，再不为人所讥笑。当新的时代一宣布，众人都

要由衷悔改，天主的欢迎词将是：

“看，时日将到——上主的断语——我必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订立新约……我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肺腑里，写在他们的心头上；我要作他们的天主，他们要作我的人民……因为，无论大小，人人都必认识我——上主的断语——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过犯，不再记忆他们的罪恶”（31：31—34）。



耶肋米亚书充满了人性的各种感情，由爱到怒，由绝望到狂热的希望。它使我们认识了先知，他的生活，他的时代，尤其是他的信仰；如果耶肋米亚先知的气愤和沮丧很打动我们的心灵，那么，他不断地恢复他的信心，不能不使我们钦佩。他生活的时代，正是威胁天主的弱小子民生存危机的时代，但他却遥见了新的盟约时代，而予以歌颂，他在被掳的人中，向未来的萌芽致敬。他不怕一切危险，宣报他所相信的信息。他受尽了轻慢侮辱，被控告，坐监，受痛打，最后，惨痛地死在他时常攻击的埃及，因为，在耶京毁灭之后，愿意逃亡埃及的人，强拉他到了埃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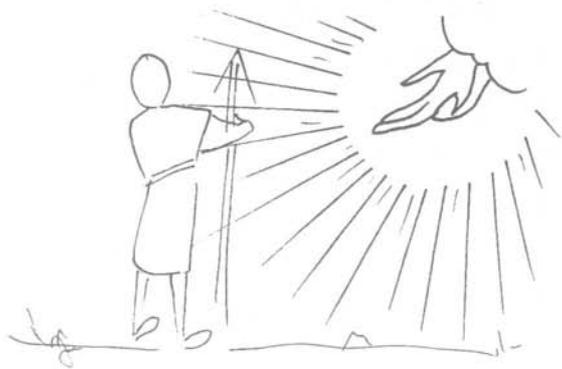
他一生虽然受尽了折磨，但时时忠于他由幼年时所蒙的召选，从未间断宣布上主要他讲的话，因为，他“竭力抑制，亦不可能”……犹如日后，耶稣的宗徒面对那些禁止他们宣讲的人说：“因为，我们不得不说”（宗 4：20）。

充军巴比伦

(厄则克耳)

厄则克耳有如耶肋米亚一样，也是出身于司祭家族，但他们的性格却大不相同，他们的生活也大不一样。他们虽然生活于同一时代（至少一部分时间），但很可能从来没有见过面，因为，厄则克耳在第一次充军时（公元前 597 年）已被掳至巴比伦。

厄则克耳尽他先知的任务，大概是在公元前 593 至 571 年间。他是一个出奇的人物。他热衷于寻求真理，对当时的宗教思想贡献良多。天主既然召叫他作为充军巴比伦的选民的先知，他便尽力去培育加强充军者的信仰，因为，他们再没有圣殿和敬礼来作支持。他伟大的智力导致他获得了许多重要的发现。他的思想是这样丰富，致使他要寻出新的表达方式来表达……这使我们在圣经中遇到了一部很为复杂的书籍。其中有些章节写得如此复杂而又丰富，致使我们甚为困惑。



富于东方人天赋，厄则克耳利用了许多比喻和象征的手法。他不能以言词来作表达的，他便以动作，甚或以生活方式来引起人注意。耶肋米亚曾以这些先知行为来作过表达，如打碎罐子来宣布先民的败亡与四散；购买田地来表达快将赋归的希望。厄则克耳也应用了同样的行为，但天主要求他做一些更难更痛苦的行为，甚至要他以自己的生活作为一种信息，来警告他人。

此外，先知还用了一个特别的文体类型来写作，以后匝加利亚、达尼尔，以及连圣若望都应用过这一文体类型。讲到天主，只用些象征的形象，有时甚为奇特。这种文体称为默示录体。为那些对此文体不甚稔熟的人，自然甚觉困惑。

“我派你作警卫”

在厄则克耳书中，有些语句重复了两次（3：15—21，33：1—9），这为他来说，一定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其中说出了他的使命，和他对选民所负起的先知职。

“我派你作以色列家族的守卫；当你由我口中听到什么话时，你应代我警告他们，几时我向恶人说：你必丧亡！你若不警告他……脱离邪道，为得生存；那恶人要因自己的罪恶而丧亡，但我必向你追讨血债”（3：17—18）。

厄则克耳既负有传布上主信息的责任，便以他特殊的方式，来宣布耶路撒冷的围困和毁灭。他拿了一块砖，上面刻画了耶城，再画上四周为敌人围困的模式：这块砖即表示耶

路撒冷被围困！（4：1-3）



另一个更令人困惑的象征动作：先知听到天主命令他“拿一把快刀，剃去头发和胡须”。以后把剃下来的须发，称一称分为三份：第一份用火烧了，第二份用剑来砍击，第三份扬在空中……“但你要从须发中取出几根来，系在你的衣服边上”。那些看见他如此行事的人，不免要自问这有什么意义；厄则克耳便向他们解释说：希望回归耶路撒冷毫无用处，因为城要再被包围，其中居民的命运是：三分之一要死于火，三分之一要死于刀剑，另三分之一要四散。但……还有一小部分遗民（第5章）。

又有一次，先知准备行囊，好像一个流亡的人。以后在墙上挖一个洞，夜间把小行囊背在肩上，由洞口出去（12：1-7）。随后他解释说：“我为你们是一个预兆：像我所行过的，也要实现在他们身上；他们要被掳充军异地”（12：11）。

各人按各人的行为受裁判

厄则克耳被掳到巴比伦，听到了耶路撒冷的同胞所遭受

的患难，不免要问：为什么要遭受这样大的痛苦？是否因了人民的罪过而应遭受集体的惩罚？他所得到的答复，完全出于他当时的思想之外：“耶路撒冷毁灭了，但个人可以设法得救”。先知便在第 18 章整章发挥了这一信息。首先他引用了一句人人皆知的俗语：“祖先吃了酸葡萄，而子孙的牙酸倒”——意思是说：我们所遭受的患难是由于我们祖先的过错。圣经中实有许多经文可以支持这一肯定！现在先知以天主的名起而反抗说：

“我指着我的生命起誓——吾主上主的断语——在以色列决不能再容许这俗话流行。所有的生命都属于我，祖先的生命与子孙的生命全属于我；谁犯罪，谁丧亡”（18：3—4）。

耶肋米亚也曾反抗这一出名的俗语（31：29—30），不过相当谨慎。厄则克耳却完全相信，并使人毫不疑惑。他逐条观察了所能出现的案件（义人、恶人、儿子行事仿效父亲或者根本不同，固执于恶或者彻底改变），以显示天主必按各人的生活方式来作裁判：“以色列家族！我要照各人的行为裁判你们——吾主上主的断语”（18：30）。

厄则克耳所表达的这一信念，在面对痛苦这一问题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按犹太人传统上的观念，认为痛苦是罪恶的惩罚——先知也认为如此。但是，另一方面，直到那时，人们还认为一切都有连带关系的：受惩罚的不必然都是有罪的人。这一观念很符合游牧民族的思想，可以溯至大家都共有同一命运的时代。游牧民族没有私有的东西：牲畜是属于部落的，守夜看守的责任也是属于大家的。如果因某些人的疏忽，失落了一些牲畜，全部落每一份子都感觉到失掉

了一些东西。他们彼此间的连带关系是整体的，也是不能避免的。



但是，当人民定居下来以后，情形大为改变：从事农业的人，都有各自的房屋，各自的田地，各自的无花果园和葡萄园。由那时起，很明显地显示出：那些耕种的可以收获自己的果实，那些不工作的，当然一无所有。由此，人们发现了个人的责任——先是在经济方面，以后在生活各方面亦发觉如此。

意识到这一事实，在以色列的宗教思想上，跨进了一大步。这一革命式的发现——因为正相反当时固定了的传统思想——产生了许多多后果。首先，义人不会与罪人同样受罚。厄则克耳坚持主张：

“若某地背信违约，犯罪得罪我，我必伸手打击她……纵然在那里有诺厄、达尼尔和约伯三个人，这三个人也只能为了自己的义德救自己——吾主上主的断语”（14：12—14）。

更有进者：如果个人负责导致个人的报酬，那么，同样，也可以引致个人的悔改：“若恶人悔改，远离所犯的罪过，遵守我的法度，遵行我的法律和正义，必得生存，不至

丧亡。他所行的一切邪恶必被遗忘；他必因所行的正义而得生存。我岂能喜欢恶人的丧亡？——吾主上主的断语——我岂不更喜欢他离开旧道而得生存？”（18：21-23）

个人的悔改可以免除惩罚这一思想，为厄则克耳的听众实在难以了解。因而厄则克耳三番五次地重复这一思想（参阅第18章，第33章），不断地呼吁要放弃罪恶，得以生存，因为这是天主的希望：“由你们身上抛弃一切得罪我的恶行吧！你们应使自己有一个新心，一种新的精神！……你们回心转意吧！你们必得生存！”（18：31-32）

总而言之，厄则克耳先知向耶路撒冷居民所宣布的信息，大意是这样：“你们悔改吧！因为悔改的人，不会丧亡，虽然城要毁灭，但他必得保存生命。每人按每人的行为受裁判！”这一强调个人得救的用语——当然是进一步——可以使希伯来民族忘却他们至今的基本经验：集体负责。实际上，这是救恩奥迹的两面。许久以后，圣保禄宗徒又提起这一奥迹的更圆满的意义，即以诸圣相遇的实际经验，来讲述这神圣的连带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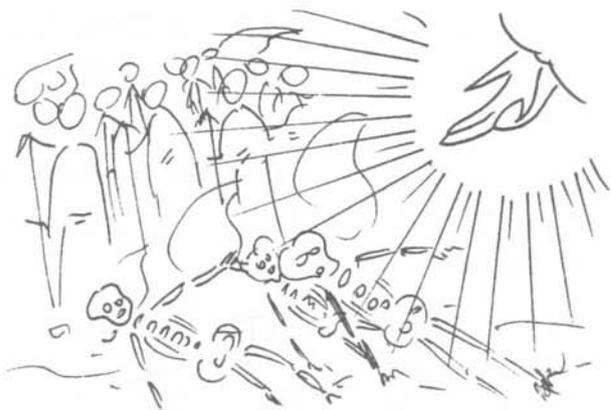
现在应该对厄则克耳的言论加以评价。他的肯定是很清楚，而且他很突然：“三个义人只能救他们三个人的性命，而不能救别人”（14：14、20）；而他自己为了要作他民族的警卫、征兆、预兆，却甘愿一生忍受痛苦——而不愿只是自己得救。有一天他应仿效一个被掳的人出走——这一景象为他个人也相当惨痛。他为了要表达他的同胞的命运，厄则克耳告诉我们，天主忽然宣告他的妻子——“他眼中所喜悦的”——的死亡，并且吩咐他：“不可哀悼……不可哀悼死者”，即不可行哀悼的礼仪，而这礼仪都有细节的规定，为以色列人十分重要。因而所有的人都甚为惊奇，询问他：“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这样作对我们有什么意思？……先知回答他们说：吾主上主这样说：看，我要把我的圣所，即你们所夸耀的势力，眼目所喜爱，心灵所系恋的地方，加以亵渎……厄则克耳为你们是一个预兆”（24：15—27）。

圣神的气息

厄则克耳对痛苦的长期反思，使他了解到痛苦是要人悔改的号召。以后他行得更远，竟描述这一悔改在他的民族中产生的果实。他有如耶肋米亚一样，瞥见了将来还具有一线希望。不过，他有他自己的表达方式。

先知在叙述他蒙召时，已用了这些闪烁的词句：“有一种神力进入我内，使我站起来，也听见祂同我讲话”（2：2）。在那最著名的枯骨神视中（第37章），观念也与此有些相似：天主把自己的气息（神）赐给了人，使他们站起来，并使他们生活。

当时，很多充军在巴比伦的人都丧了气。他们是否为了竟无人有时间去埋葬他们的死者，而感到羞耻呢？他们常说：“我们的骨头干了，绝望了，我们都完了！”厄则克耳要振兴他们的希望，以上主的名发言说：“干枯的骨头，听上主的话吧！……我要使气息进入你们内，你们必要复活”。以后先知描述他由天主那里接受的壮观的异象：骨头与骨头互相结合，身上有了筋，生了肉，包了皮，又成了人形，又有了生命；“他们都站了起来，实在是一支极庞大的军队”。这是向充军者所发表的最隆重的预许：“我要把我的神注入你们内，使你们复活，叫你们安居在你们的地域内，那时，你们便要承认我，上主言出必行”（37：14）。



看，这是悔改的效果：天主能使干枯的生命成为真有生气、富有活力的生命。为了这个原故，在逾越节前夕诵念厄则克耳这段经文，也是为了这个原故，在成人慕道的礼仪中也常用这些经文：宣报重生正是领洗前最好的引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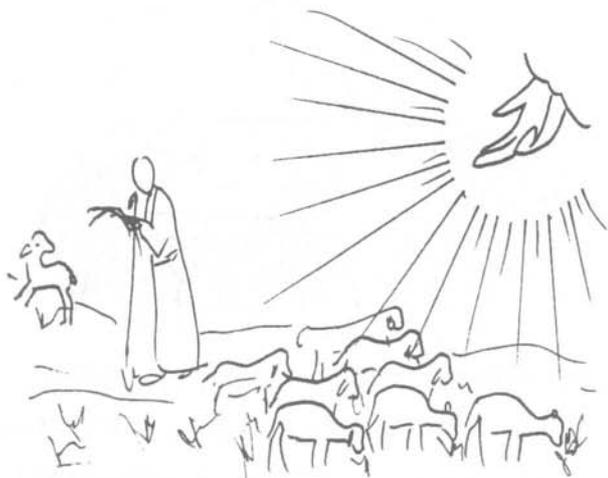
面对悔改的新希望，天主以赐予祂的神来作回应，使祂

的子民再次重生，使之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厄则克耳又借象征的行为，预言以色列和犹大的分裂将重新合而为一：他拿了两块木头，在每一块木头上刻上被消灭的国家的名字，以后把两块木头连结起来，“在你手中成为一块”（37：17）。因为，分离的弟兄将合而为一，天主将结束他们的痛苦，他们将再恢复失地，在那里获享平安幸福。

那么，分裂的动机再不存在了吗？谁是一幕悲剧的原因？厄则克耳在相当长的一章内（第3章）予以解释。在这一章内，上主指摘那些牧放祂的羊群的牧者，他们不忠于他们的责任，因为他们不爱惜托他们该照管的羊群。自此以后，“我要亲自牧放我的羊，亲自使他们卧下——吾主上主的断语——失落的，我要寻找；迷路的，我要领回；受伤的，我要包扎；病弱的，我要疗养……我要按正义牧放他们”（34：15—16）。不过，天主要委派一个牧者：“我要为他们兴起一个牧人，那即是我的仆人达味，他要牧放他们，作他们的牧人”（34：23：达味指达味的后裔，即将要来的默西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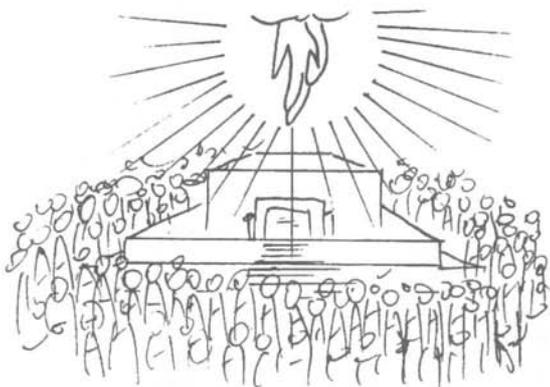
这段纳堂先知预言的重新提出，在充军于巴比伦的人心中该产生如何的感应！这些残余的人民，没有了国王，没有了国家，还能希望出于达味家族的默西亚的来临？



这一预言的实现，当然还要等待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并且会在人料想不到的时候，便实现了。耶稣即表明自己是那个“善牧”，并且常应用一些牧者的词句，最后还引用了一些与厄则克耳差不多同样的词句，宣布在绵羊与山羊之间的最后审判（玛第 25 章）。

充军的人绝想不到能有这样的一个默西亚——当时他们没有君王，也没有领袖——但他们听到厄则克耳的预言说：“以色列群山，你们要给我的百姓以色列生出枝叶，结出果实，因为，他们快来到了”（36：8）。他们将回到许地，他们对许地可能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忆，因为他们离开已久。他们梦想回归只是复兴，除去一切患难。但由上

主一方，先知要求的更多，坚持要他们清洁心灵，即是真心悔改：



“我要在你们身上洒清水，洁净你们，净化你们……我还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在你们五内放上一种新精神，从你们的肉身内取去铁石的心，给你们换上一颗血肉的心……你们要作我的百姓，我作你们的天主”（36：25—28）。

当一切都转变的时候，天主与在牧者达味领导之下悔改效忠的百姓之间的关系，也要更新：

“我要同他们订立和平盟约，同他们订立永远的盟约”（37：26）。

标明这项圣神的工作的标记是：

“我要在他们中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37：26）。

关于这座重建的圣殿，厄则克耳完全放任他的诗兴尽情流露。他既是一个具有信仰的人，又是一位司祭，自己对敬礼十分熟悉，因而用了九章的篇幅（第40—48章），来表达他想像中的将来的礼仪生活，和回归于天主的子民的生活实

践。在这一大段很为复杂的经文中，突出的一个主要信念，即是：天主居住在祂的人民中间。

“天主与我们同在”

依撒意亚的肯定：“天主与我们同在”（参阅第6章“一线新希望”），为充军巴比伦的百姓当然不甚明显。他们已远离了天主赐予的土地，没有自己的国家身份，没有领袖，尤其是没有圣殿——唯一的敬礼圣地，他们不是也远离了上主吗？他们还能祈祷吗？加色丁人曾要求他们唱一首耶路撒冷圣歌给他们听，从他们的心底涌出了这首哀歌：

当我们坐在巴比伦河畔，

一想起熙雍即泪流满面。

在那地的杨柳间，

挂起我们的琴弦。

因那些俘虏我们的，要我们唱歌，

那些迫害我们的，还要我们奏乐：

快些来给我们唱一支熙雍的歌！

但我们身处外乡异域，

怎能讴唱上主的歌曲？

耶路撒冷！我如果将你忘掉，

愿我的右手枯焦！

我若不怀念你，不以耶路撒冷为喜乐，

就宁愿我的舌头紧紧贴在我的上顎！

（咏 137：1—6）



但是，厄则克耳在异象中得到了保证，天主并没有离开他们；虽然祂的百姓遭受痛苦，但天主并没有抛弃了他们。天主并没有停留在圣殿里，因为，圣殿已为邪神偶像所玷污（第8章），“天主的光荣”已由革鲁宾护送，“离开了圣殿的门限”（10：18），以后“由城中升起，停在城东的山上”（11：23）。天主来再与祂的百姓结合，向祂充军的百姓证实，祂仍在他们中间，与他们同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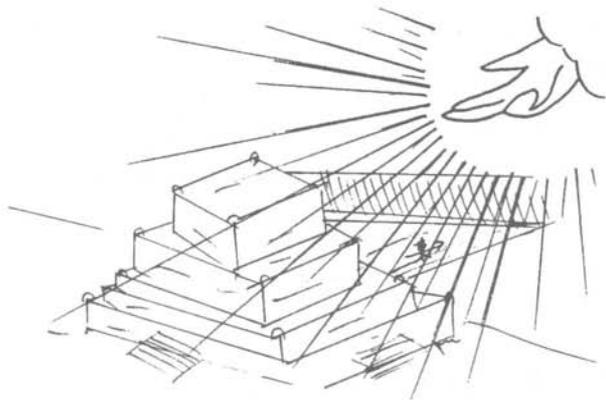
第1章所描述的神视，可能即是要表达上主的活动性，并非自闭于人手所造的殿宇里（请记得撒罗满在圣殿落成典礼中的绝妙祈祷词——列上第8章）。不过，厄则克耳所用的文体是默示录体，为我们很难于明了先知的信息到底是什么：有如火、暴风、“上主的四轮车”和神奇的动物等！不过，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天主是在至高之处，“在他们头顶上的穹苍上面”，由那里统治大地，所以加色丁地也包括在内。

尤有甚者：天主自己为那些充军在外的人是一座圣所：“吾主上主这样说：我虽迁移他们，远至异民之中，将他们分散到各国，但在他们所到的地方，我暂时仍是他们的圣所”（11：16）。

厄则克耳书快将结束（43：1—7）写了一个与第10至11章相对的神视，表明“天主的光荣”要再进入圣殿里：“上主的光荣由朝东的门进入……上主的光荣充满了圣殿”。

不过，当先知描述回归耶路撒冷，和在圣殿里的敬礼时，是在讲述一个遥远的希望，还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但是，先知的使命，就是要给他的兄弟，充军在外的生活提供一番意义，尤其是他们受痛苦的意义。厄则克耳邀请他们要自己负责，呼吁他们要悔过自新，并向他们说明了悔改的结果是：再次合而为一，得到天主的宽恕，藉圣神重生。厄则克耳以绝对的信心，不断地肯定：天主决没有抛弃祂的子民，反而“在革巴尔河畔”常与他们同在，犹如纳堂先知已经说过（撒下第7章），以色列的天主常伴同他们，游牧时

期有如游牧者，充军时期有如充军者。



如此，厄则克耳不但协助了犹太人更了解了他们的天主，并且更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他宣告了回归耶路撒冷的时期是开启新时代的时期。不过，他自己不能亲眼见到，他的预言在充军结束之前三十余年停止了。在他以后，先知的声音静默了一段时期……直到天主的话在民众中再度兴起，宣告回归即将来临。

宣告解放

(依第40—55章)

施慰的先知

你们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吧！

你们的天主说。

你们应向耶路撒冷说宽心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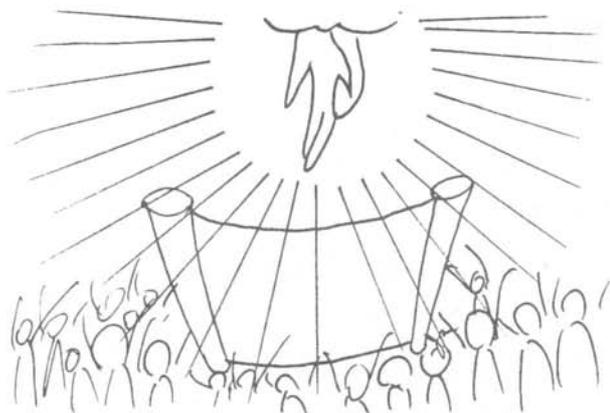
并向她宣告……

她的罪债已清偿。

(依 40: 1—2)

充军末期，有一位先知的声音响起。这位杰出的先知，有些学者认为：人不知其名，但是，因为他的信息实在安慰人心，称之为“施慰的先知”。按这些学者的意见：这位谦逊埋名的先知留下了他的名著，他的徒弟想保存下来，但奇怪得很，没有收集在他的名下。但是，因为他的灵感和他的用语与依撒意亚相似，遂把他的预言增加在依撒意亚的经文里。如此，依撒意亚书由第40至55章组成了“安慰书”，人称其作者为“第二依撒意亚”。（其实，他可能是依撒意亚学院的弟子，将其祖师的言论汇编而成。参阅依8：16—20）。

这位唤起人们的希望，宣告解放喜讯的先知，并没有回避痛苦的问题，反而肯定“爱”给了痛苦的真正意义。他说：在天主的计划中，他的仆人的痛苦占有这样重要的角色，甚至成了拯救世界的一份力量。



当第二依撒意亚开始宣讲的时候，在巴比伦一连三批的充军者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在他们中有些是工匠或工人，他们大都为有权势的人所器重，很快便被兵工厂或工厂所雇用。经师被雇用为职员。有些王子毫无疑问地，在皇宫里作扈从或侍卫（达尼尔和那三个青年人的历史便是处于这背景中）。其他所有被掳的人，起初大概都被卖为奴，以后，时过境迁——充军期大概已有五六十年——环境定有改变：控制比较放松，人民行动比较自由，都设法摆脱困境，由农夫变为商人，另有些人可能购买土地……大部分人跟随了耶肋米亚的主张：“你们应建筑房屋，种植田园，结婚生子……”（耶 29：5—6）。

如此，在公元前第六世纪中叶，许多人已安顿下来，再感觉不到有什么不好。由第一次充军至今，已过了差不多五十年，那一次充军的人，差不多都过了世；就他们生在巴比伦的子孙来说，耶路撒冷已不再是好像厄则克耳同时代的人那样怀念的地方。他们在加色丁人地方已习惯了他们的生

活，他们再没有其它的期待……不必说，大部分人是如此。但是，仍有些许核心人物——先知所称的“遗民”——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传统，尤其是信仰：由于许多人，因为没有支持信仰的力量，放弃了信仰，甚至反对信仰，他们越发卫护信仰。这些具有信仰的人，没有圣殿，没有司祭，没有敬礼，仍然紧紧抱住他们的宗教，作为希望的接班人。他们实在完成了一项艰巨而又伟大的工作。



这些以色列人正因为是在充军之地，所以需要保存他们出身的记录。他们处于没有支撑他们信仰生活的环境，深怕他们民族的历史逐渐被遗忘……他们遂收集了一些写就的经文，并将口头传下来的事迹与言论加以编纂。他们为宗教热诚所促成的这项艰巨工作，给我们产生了我们现今所有的梅瑟五书。

就是在这群坚忍不拔的信者中，大概于公元前 550 年左右，兴起了一位施慰的先知。

第二依撒意亚的信息，大半是以较短的神谕方式传到我

们手中：这些“小册子”曾先是在秘密中传阅，因为，怕巴比伦当局发觉。这位先知开始进行他的任务，是由于当时世界大变，威胁着巴比伦大帝国：一个年轻的征服者由东方而来，即波斯王居鲁士。这一消息为充军的人，尤其为先知很感兴趣，认为是天主所给的征兆：

是谁由东方唤醒了那人，

使他步步遇到胜利？

是谁将众民交付给他，

又使列王臣服于他呢？（依 41：2）

居鲁士是天主所派遣来的，负责结束充军，释放百姓回国，重新建筑圣城：

是我论及居鲁士说：

他是我的牧人，

他要履行我的一切计划，

要吩咐重建耶路撒冷，

奠基重修圣殿。（44：28）

经文并将“受傅者”——默西亚这一荣衔，加在居鲁士身上（45：1），为更能表示他的使命是出于天意。面对这一报捷喜讯的欢呼声，是天主重新为祂的百姓施行已往完成了的丰功伟绩，有如以前天主亲自去埃及引领他们走向许地一样：

你们要在旷野中，

预备上主的道路；

在荒原中，

为我们的天主修平一条大路。（40：3）

以后，若翰由这句话得到了灵感，宣布耶稣的来临。其实，在充军时期，回归犹大已是一件伟大的事迹：

请登上高山！

给耶路撒冷报喜讯的啊！

请大声疾呼！

向犹大各城报告说：

你们的天主来了！

(40: 9)

以色列的拯救者

在欧瑟亚、依撒意亚、耶肋米亚和厄则克耳之后，施慰的先知也以慈爱论及天主与其子民之间的关系：

但是你，我的仆人以色列，

我所拣选的雅各伯，

我的好友亚巴郎的苗裔，

你是我由地极领来的……

我拣选了你，

我决不放弃你。

(41: 8—9)



你在我眼中是宝贵的，

是贵重的，我爱慕你。 (43: 4)

有哪种爱比母爱更坚持不懈？但天主对祂子民的爱更上一层楼：

熙雍曾说过：

上主离弃了我，

吾主忘掉了我。

妇女岂能忘掉自己的乳婴？

初为人母的，岂能忘掉亲生的儿子？

纵然她们能忘掉，

我也不能忘掉你啊！ (49: 14-15)

天主必保护祂所爱的人，所以他们不必害怕：

不要害怕，

我必协助你

——上主的断语——

你的救主是以色列的圣者。 (41: 14)

赎回、救赎、拯救，这些不同形式的名词，常见于第二依撒意亚的著作中。这字的涵意，为犹太人说，十分强烈，并非我们所能完全了解的。这些名词，由中文来看，只能表达局部的意义：比如：在当铺里当了有价值的东西，你要付出赎价，才能把当的东西赎回来……再如奴隶或罪犯，要有人为他们付出赎价，才可获得自由……等等。按犹太古老习俗，救赎者，或者赎回者，负有一种很大的责任：一个人如果落在困境中，或者丧失了权利，他的近亲应成为他的保护者，再使他完全建立起他的社会地位。这

种家族式的义务涉及得很广，甚至购回土地，迎娶寡妇，照顾婴儿，恢复名誉等，都包括在内。在圣经中，最好的例子便是卢德传，波阿次有责任应娶这一个年轻的寡妇为妻。

如此，当施慰的先知称天主为救主时，就是意识到天主主要担当这一近亲的角色，作祂子民的保护者。便以更新、更有力、更热烈的方式，使人记起，天主曾与祂的子民订立了盟约，借此盟约天主自然是被指定应尽赎回义务的近亲：“因为我是上主，你的天主，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43：3）。咏第12篇特别强调了天主自任为祂子民的救主：

为了贫苦者的委屈，

为了穷困者的叹息，

我要立刻站起——上主说：

将渴望救援的人救起。 （咏12：6）

的确，悔改而又忠实的人，必受这样的保护：

皈依我吧！因为我救赎了你。 （44：22）

那时，表现出来的喜乐，将是无穷的：

诸天，欢腾吧！

因为，上主作了这一切……

因为，上主拯救了雅各伯，

在以色列显扬了自己。 （44：23）

万邦的光明

天主拯救那些祂所爱的人，并不限于一个地方。关于此点，厄则克耳已有所启示。第二依撒意亚更应用了一些

令人惊奇的词句，试图述说这位天主是历史的主宰和万有的创造者：

你们要把天主同谁相比拟呢？

你们把祂与什么相对照呢？（40：18）

为那些有眼的人，天主自显于祂的工程之中：

我是上主，再没有另一位；

是我造了光明，造了黑暗。

（45：6—7）

是我造了大地，

又造了地上的人；

是我亲手展开了诸天，

布置了天上的星辰。（45：12）

上主统治整个大地，全人类都属于创造他们的上主（因此，祂可以派遣并领导一个波斯人，一个外邦人居鲁士）。先知以这普世的天主的名义，坚决攻击巴比伦那许许多多的邪神偶像，和敬礼这些邪神的庆节。并且，也极力讥讽那些制造石像或木偶，即刻趋前叩拜的人：

制造偶像的人都是虚无，

他们所喜爱的，也毫无用处。（44：9）

咏第 115 篇也有同样的论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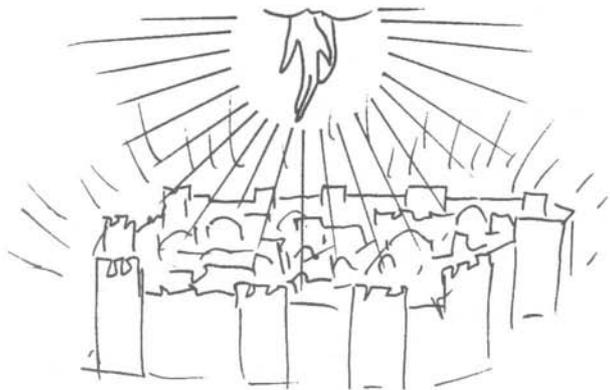
偶像有口，而不能言，

偶像有眼，而不能看，

……

有手，而不能动……

（咏 115：5—7）



更进一步，这些偶像在居鲁士胜利军前也蒙受了羞辱：

他们都一齐倾倒了，塌下了；

神像不但不能救助

驮运他们的畜类，

甚至连自己也该流徙远配。

(46: 2)

这与以色列的拯救者上主有多大差别：

我是天主，

没有另一个；

我是天主，

没有与我相似的。

(46: 9)

正是为此，天主召叫一个民族的使命更为广大，先知以自己或上主的仆人蒙召的使命来作表达说：

我，上主，因仁义召叫了你……

立你作人民的盟约，

万民的光明。

(42: 6)

你作我的仆人，

复兴雅各伯的支派……还是小事，

我更要使你作万民的光明，

使我的救恩达于地极。 (49: 6)

因为，天主不但愿意聚集以色列，领导他们回归许地；
在选民之外，天主邀请整个世界获得救恩：

大地四极的人！

你们皈依我，必能得救；

因为只有我是天主，

再没有另一个。 (45: 22)

万民啊！请倾听我；

万邦啊！请侧耳听我；

法律将由我而出，

我的正义要作为万民的光明。

我的正义要迅速降临，

我的救恩业已出现。 (51: 4-5)

充军——这一受考验的时期，是天主要祂的百姓拓宽他们的视线：世界比他们所想像的大得多，天主是整个无限宇宙的造主。在西乃山上，上主曾吩咐祂的百姓要忠于法律，现在要求他们将他们所保管的救恩喜讯带给外邦人。这一信息为当时的犹太人难以领会，因而很少的犹太人能予以接受。不过，经过了一代又一代，大公思想在团体中逐渐兴起，有些书籍可作证明：卢德传、约纳书、智慧篇等。直到耶稣的时代，耶稣引用了先知的话说：“我是世界的光”（若8：12）。

仆人诗歌

在安慰书中，有四段经文占有完全不同的地位：42：1-9，49：1-6，50：4-11，52：13-53：12。这四首赞颂“上主的仆人”的诗歌，没有指出他的名字：是先知自己？是选民？是天主所派遣的居鲁士……或者是将要来的一位？这些经文很使人惊奇，并震动人心，尤其为基督徒来说，更引人入胜：

请看，我扶持的仆人……

我在祂身上倾注了我的神……

破伤的芦苇，祂不折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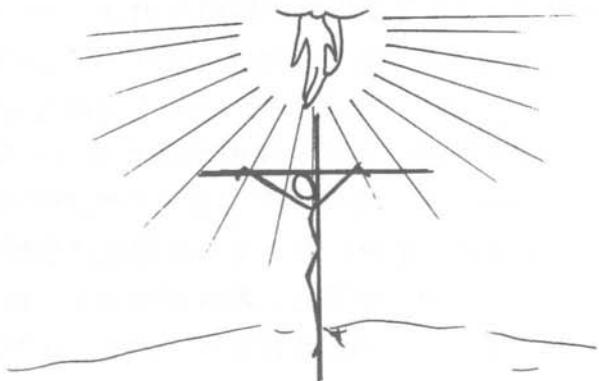
将熄的灯心，祂不吹灭……

“立祂作人民的盟约，

万民的光明，

为开启盲人的眼目，

从狱中领出被囚的人。”（第42章）



这一描述，岂不正符合福音为我们所描绘的耶稣基督？另有经文，描述人民对天主的仆人的敌视，更令人惊奇——甚至有人称之为“第五部福音”（参阅 50：56，52：13 和以下几节的经文）。

施慰的先知如果在“上主的仆人”诗歌里是在描述自己，那么描述到什么程度呢？他一定表达了他很深的信念，并且表达了他主要的信息。不过，有人也认为他至少部分地经历了他所描绘的痛苦生活历程。

他所负的传报使命——传报解放、回国、向外邦世界开放——在我们看来很为惊奇，必会掀起一番热潮。但想不到充军于巴比伦的人却大为不满！根本不想回归耶路撒冷。那些有信心的人，那些热诚的人，热切地想望回归，但对天主愿拯救万民这一观念，却感到气愤。他们对圣咏第 137 篇末段的话甚表同意：“你这只知破坏的巴比伦女子！谁若依照你加给我们的灾殃，也照样报复于你，他就得福祺。”

换句话说，这位先知以他所谓的好消息，使得全世界混乱了。应叫他住嘴。毫无疑问，一定有反对他的阴谋形成。第 53 章的记述，可能是他的门徒所记述的他受刑的情形。是否有如耶稣的门徒所记述的耶稣受难的情形一样？他是否有如耶稣一样，看清了要置他于死地的错综阴谋？无论如何，他说出了他死亡的意义，他的死亡是赎罪的祭献。人们将众百姓的一切罪过，都放在他身上；他，一个义人，一个先知，一个天主的代言人，死了，是为使众百姓得到救赎。

从来没有人把义人受苦作如此解释的；也没有人对人类的命运负有这样重担的：

有谁会相信我们的报道呢？

……然而祂所背负的，是我们的疾苦；

……我们还以为祂受了惩罚，

为天主所击伤，和受贬抑的人。

可是，祂被刺透，

是因了我们的悖逆；

祂被打伤，

是因了我们的罪恶；

因祂受了惩罚，

我们得到了安全；

因祂受了创伤，

我们便得了痊愈。

(53: 1-5)

上主的仆人奉献了他的生命是为赎罪。天主的计划也在此彰显出来：在痛苦的彼岸。

在祂受尽了痛苦之后，

祂要看见光明……

(53: 11-12)

如此，为天主所受的痛苦与死亡，成了富于生命力的，并带来了生命。这一启示实在令人惊奇；不过，要在基督身上，才得圆满实现。这一观念在犹太人的宗教思想里逐渐发展，尤其在穷人和受伤害的人中发展……痛苦为世界有了救赎的价值。现在应再次完整地诵读圣咏第 22 篇，耶稣在十字架上于死前就以这篇圣咏作祈祷：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

你为什么舍弃了我？
你又为什么远离我的恳求，
和我的哀号！
我的天主，我白天呼号，
祢不应允；
我黑夜哀祷，
祢仍默静。
……我们的先祖曾经依赖了祢，
祢救起他们，因他们依赖祢；
……凡看见我的人都戏笑我，
他们都撇着嘴摇头说：
“祂既然信赖上主，上主就应救祂；
上主既喜爱祂，也就该拯救祂。”
……他们穿透了我的手脚，
我竟能数清我的骨骼；
他们却冷眼观望着我。
他们瓜分了我的衣服，
为我的长衣，他们拈阄。
上主！请不要远离我，
我的勇力，速来助我。
……我要向我的弟兄，宣扬祢的圣名，
在盛大的集会中，向祢赞美歌颂：
你们敬畏上主的人，请赞美上主，
雅各伯所有的后裔，请光荣上主，
以色列的一切子孙，请敬畏上主！

……贫困的人必将食而饱饫，
寻求上主的人必赞颂主；
愿他们的心灵生存永久！
整个大地将醒觉而归顺上主，
天下万民将在祂前屈膝叩首。

新约引用安慰书次数之多，实应引人注意。玛窦在所写的福音中（12：15—21），曾长篇引用依撒意亚第42章，为说明耶稣的心态。宗徒大事录给我们写下了令人赞赏的一页（8：26—39），告诉我们基督的首批门徒如何宣讲了福音：有一个高官，由外方来耶路撒冷朝圣，“他回去的时候，坐在车上诵读依撒意亚先知书”。按当时的习俗，他高声朗诵，斐理伯由圣神的引导，走上了“旷野中的那条路”。他听到：

祂如同被牵去待宰的羔羊；
又像母羊在剪毛的人前不出声，
祂也同样不开口。
祂受了不义的审判而被除掉

……

（依 53：7—8）

那人“向斐理伯发言说：请你说：先知说这话是指谁呢？是指自己或是指别人？斐理伯便开口，从这段经文开始，给他宣讲了耶稣的福音”。

耶稣基督在复活后，在去厄玛乌的路上，不是也同样如此教导那两个门徒，给他们解释圣经，要他们了解“圣经论及祂的话”吗？（路 24：13—35）“唉！无知的人哪！为信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竟是这般迟钝！默西亚不是

必须受这些苦难，才进入祂的光荣吗？”

伯多禄在他第一封信中（1：10—11），为说明此点，也用了差不多相同的话：耶稣的其他门徒，不论是当时的，或是现在的，都不断地重述“上主的仆人”这首诗歌，来表达对基督的信仰，因为，基督也曾亲自应用“上主的仆人”之名来指示自己。



譬如雨和雪从天降下，
不再返回原处，
只有灌溉田地，
使之生长萌芽，
偿还播种者种子，
供给吃饭者食粮；
同样，从我口中发出的言语，
不能空空地回到我这里来；
反之，它必实行我的旨意，
完成我派遣它的使命。（依 55：10—11）

公元前 538 年，充军的人回了巴勒斯坦，重建了耶路撒冷。神圣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新一代当然也有他的困难，不过，有天主的话作他们的滋养，维持生命。



8

欢乐回国

(厄上； 厄下； 盖； 匝)

纲要

一、回归耶路撒冷

居鲁士颁布上谕

重建圣殿

先知们的干预

重订盟约

宣布法律

二、没有边界的宗教

以色列的信仰

圣殿——世界的中心

天主唯一、圣殿唯一

圣殿的礼仪

会堂

三、新圣殿

到处有朝圣客

噢！耶路撒冷！

圣殿——即是上主

公元前 538 年，居鲁士的上谕为以色列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充军结束了！在巴比伦作俘虏的犹太民族，只有先知的声音能以振奋他们的希望。现在黎明兴起，他们有了复活的笑容。

充军的人唱着歌回来了，一路顺利回到耶路撒冷。

但是，回到本土，他们的美梦破碎了。种种困难包围了回国的人，重建圣殿的工作拖延了，热情逐渐变成了颓丧。

那时，兴起了几位有魄力，有信仰的人物：如乃赫米雅、厄斯德拉……等人。法律成了社会生活的中心，重新订立了盟约，圣殿又在西雍山上建起。

由此，以色列宗教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会堂、学校和祈祷所，沿地中海各大城市纷纷建立。圣殿吸引了无数的朝圣者。耶稣也承认这圣地的迷人处。不过，直到耶稣自己成为新以色列的盟约、法律和圣殿为止。

回归耶路撒冷

居鲁士颁布上谕

“一旦天主将自己民族的命运变更，雅各伯必将喜庆，以色列必将欢腾！”（咏 53：7）

很久以来，这一希望看来好似一场梦。现在伟大的事件发生了：巴比伦大帝国的势力如此庞大，看来决不会毁灭。现在已开始动摇，在波斯王居鲁士，这位年轻的征服者攻打之下崩溃了。是否这是上主派遣他来还给充军的百姓自由？先知曾以有力的词句肯定了这点：

上主这样对祂的受傅者居鲁士说：

我牵着他的右手，
使他蹂躏他面前的列国，
解除列王的腰带……
我要走在你前面，
把崎岖的路修平；
我要把铜门打破，
将铁门击碎；
把隐藏的钱财和秘密的宝物赐给你，
为叫你知道：
是我上主，以色列的天主，
提着你的名召叫了你。
为了我的仆人雅各伯，

和我拣选的以色列的缘故，
我提着你的名叫了你，
给你起了这个称号，
纵然你还不认识我。

我是上主，
再没有另一位，
除我以外，
没有别的神。

(依 45: 1-5)

居鲁士的出现，好像是天主所派遣来的人，好像是受傅者（默西亚）。当时的人都认为默西亚是一个国王，是一个以武力使天主的旨意获胜的领袖。（耶稣的门徒不是还抱有这种希望吗？）



居鲁士，这个外邦人，“虽然不认识天主”，但天主却拣选了他，召叫了他，来解放选民以色列。这为犹太人实在扩大了他们的视野：长期以来，犹太人总以为天主只是“以色

列的天主”，现在慢慢认出天主是万民的天主（虽然这思想还不甚普遍），愿意所有信祂的人得救……这位先知介绍给他们的天主，是全人类的掌管者，是祂派遣了并伴随着这位不曾认识祂的外邦人：“我提着你的名召叫了你，给你起了这个称号，纵然你还不认识我”（依 4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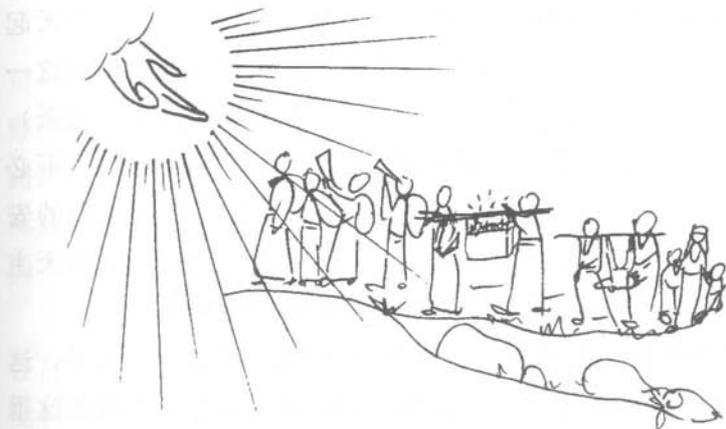
在巴比伦的充军者听到这一宣告，必然感到惊奇。由此，他们很注意这位年轻的常胜国王的行踪。公元前 539 年闪电式的战争，把加色丁大帝国和京城交于他手中。来年公元前 538 年，宣布了“居鲁士上谕”，解放了所有被俘虏的人。厄斯德拉上的开端即兴奋地记述这件事：

“上主感动了波斯王居鲁士的心，叫他出一道号令，并向全国颁发上谕说：波斯王居鲁士这样说：上天的神‘雅威’，将地上万国交给了我，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祂建筑一座殿宇。你们中间凡作祂子民的，愿祂的神与祂同在，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建筑以色列的神‘雅威’的殿宇——祂是在耶路撒冷的神”（厄上 1：1-3）。

波斯人具有神圣的意识，并且恭敬“上天之神”，可能对犹太人和他们的宗教具有特别的同情心。不过，居鲁士并没有特别优待他们。他对所有为巴比伦所奴役的人一视同仁，他们可以回归出生地，重建他们的神庙，在那里恭敬他们自己的神。

这为全地区，全帝国是一件大事，公元前 538 年这一日期永远为人所纪念。的确，直到那时期，所有征服者都以毁灭、屠杀、俘虏作结束……战败者失掉了他们本国的身份，首领被杀，城市和庙宇被火焚烧。居鲁士正相反，

让国王生存，准许民众建国，准许他们履行他们的宗教敬礼：并且更进一步，他还归还了拿步高所抢掠、搬运到巴比伦的圣物。



不消说，居鲁士是一个正直、尊敬人、而又对人大方的人；但他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由于他的慷慨大方，他取得了新属下的认同和顺服。这些民族回到自己的国土，再可在自己的神庙周围聚集，毫不干涉他们的政治力量和自治权利。从来没有一个重建的国家消失于无形的：加色丁人的老奴隶从此都成了波斯帝国的忠实附庸。

“你们中间凡作衲子民的……都可上耶路撒冷去”。这很清楚：这道上谕解放了所有充军的人，所有的犹太人都可以回国。可是，他们反犹豫起来；因为，有许多人目前在巴比伦已安定下来，已过相当富裕的生活；他们虽然没有圣殿，但他们已惯于在自己的家里祈祷。为什么要长途跋涉，再置身于一个被毁坏的地区，何况较好的土地已为外人所占领？这实在需要有勇气。有许多人不想冒险，更愿由远处以财力

来协助，来支持。

所以，那些起程回国的人都是些自愿，具有热诚的人；他们抱着信仰的精神，一心一意要在耶路撒冷重建上主的圣殿，恢复圣殿的敬礼。大队人马大概于公元前 537 年春天起程，夏天即到了巴勒斯坦。厄斯德拉上第 2 章即是描述这一行列人物，在十二个领袖领导之下（代表以色列十二支派），起程回国。他们虽然要长途跋涉，但他们都很高兴。不必说，居鲁士的上谕即是他们的安全通行证，保证他们的安全。况且，这些具有信心的人都是朝圣者，他们要去与天主会晤，因为有厄则克耳先知的预言给他们作保证：

“我听见从殿内有一位向我说话的，对我说：人子，这是安放我室座的地方，这是我脚掌所踏的地方，我愿在这里永远住在以色列子民中”（则 43：6—7）。厄则克耳曾在神视中看见了上主再回到重建的圣殿里，他“描写”这圣殿，并非以建筑师的身份，而是为希望作证：

上主带领俘虏回到熙雍，

我们觉得仿佛是在梦中；

……

那含泪播种的人，

必含笑获享收成；

他们边行边哭，

出去播种耕耘，

他们载欣载奔，

回来背着禾捆。

（咏 126：1—6）

走向耶路撒冷的民众必定满心高兴，感到回国的快乐。他们有一个确定的信心，即上主的忠诚。天主曾由埃及拯救了祂的民族，也必再次拯救。这是第二次“出谷”。

在十二个领袖之中，有两个人担任重要的角色：则鲁巴贝耳、他是达味之后裔王子，和大司祭耶叔亚。有如从前若苏厄引领希伯来人走向许地，另一个若苏厄领导俘虏走向耶路撒冷：将来有一天，耶稣（按原文：若苏厄、耶叔亚、耶稣具有同一意义，即“天主拯救”）要为众人打开另一个王国——天国之门。

当他们来到了犹大地，以色列人各自分散到耶路撒冷和各自出生的城镇。各家都尽力安定下来，就地扎根。不久，他们主要关心的事出现了，即对上主的敬礼。他们回来不是为这目标吗？“到了七月”——每年七月是以色列庆节最多的一个月——“住在各城里的以色列子民，全都一起聚集在耶路撒冷”，围绕着耶叔亚和则鲁巴贝耳。因为没有圣殿，而圣殿又不可能在数日之内建起，遂筑了一个祭坛，按梅瑟在法律书上所写的，“在上面奉献全燔祭……他们仍在原处建了祭坛，向上主献了全燔祭……”（厄上 3：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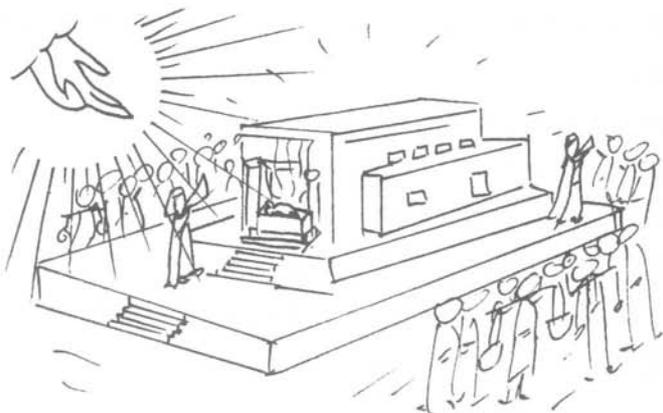
祭献的烟已在重建的祭坛上升起。天主的忠诚把充军的人领回，现在充军回来的人以忠诚回应了天主。如此，居鲁士的上谕发生了一双后果：上主的百姓为上主重建了圣殿，同时也与上主重新订立了盟约。

重建圣殿

当由充军归来的人看见了他们所奉献的第一批祭品的

烟，在他们祖先的地面上，在撒罗满圣殿的原处又升起来时，他们的心情是如何激动，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他们决定绝不能就此停止，他们决意要兴建圣殿。以色列人在充军期的痛苦反思中，深深相信了百姓的得救是在于对上主的忠信：应该遵守法律，应该按照所规定的作祈祷，奉献牺牲。为了实行这一切，只有一个简单的祭坛不够，所以急需要为上主修建一座圣殿，犹如厄则克耳先知所要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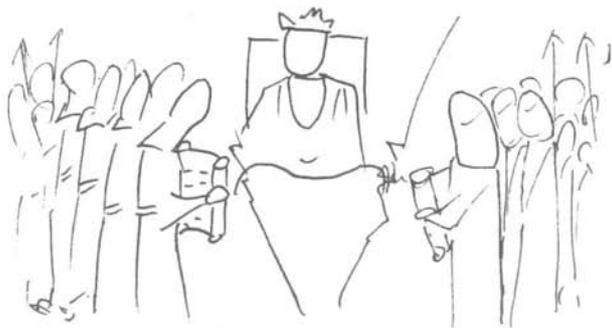
他们于是下手工作，与专业工人订立合约，聚集材料：“他们回来后的第二年二月”，则鲁巴贝耳和耶叔亚隆重地为圣殿莫了基础。不过，这座圣殿比撒罗满圣殿小得多。那些曾见过于公元前 586 年所焚烧的美丽的圣殿的以色列人，见到这种差别，甚觉痛心。不过，为以色列子民总是一个大庆日。



“工人们安放上主殿宇基础时，司祭身穿礼服，拿着号筒，阿撒夫的后裔肋未人拿着铙钹，各站在自己的地方，按

以色列王达味制定的仪式，赞美上主，彼此轮流歌唱赞美和感谢上主的诗歌：因为祂是圣善的，因为祂对以色列的慈爱永远常存。同时，全体人民都大声欢呼，赞美上主，因为上主的殿宇已经奠基。许多曾在这地基上，亲眼见过先前的圣殿的老司祭，老肋未人和老族长，面对这座圣殿，不禁放声大哭，却也有许多人欢喜高呼，以致分不清是欢呼声或是哀号声，因为，民众都高声喊叫，这声音连远处都可听到”（厄上 3：10-13）。

这种兴奋之情，很快便冷却了，因为，想不到的困难由本地居民，尤其由撒玛黎雅人而来。这些撒玛黎雅人的来源早已由犹太人有所猜忌。当公元前 721 年，亚述王战胜了北国之后，掳去了一部分居民，而将帝国其它地方的居民移置此地（参阅列下 17：24-41）。这些移来的居民仍保持他们的习俗、信仰和敬礼……此外，又渐渐加上一些古撒玛黎雅（以色列北国）的习俗和信仰，因为至公元前 537 年，已过了两个世纪！生活在同一地区的民族已成了个混杂的种族。现在撒玛黎雅人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既与以色列人有关，其实也是外方人。他们一方面祈求犹太人的天主，而同时也向别的神祈祷。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他们现在提出他们的要求，愿意帮助建筑圣殿：“让我们同你们一起建筑吧！因为我们同你们一样，求问你们的天主；自从亚述王厄撒哈冬将我们带到这里之日起，我们即向祂献祭”（厄上 4：2）。



但是，到巴比伦充军的人，回来就是为重建对上主的敬礼，他们清楚地记得厄则克耳和第二依撒意亚对敬礼的纯洁所发出的警告：“耶路撒冷圣城！穿上你华丽的衣服，因为未受割损和不洁的人，再不得进入你内”（依 52：1）。以色列人当然不会让撒玛黎雅人参与：“你们不能同我们一起，给我们的天主修建殿宇，因为，按波斯王居鲁士给我们出的命令，我们应单独给上主以色列的天主修建殿宇”（厄上 4：3）。这是明智，或是心胸狭窄？结果是造成了仇恨。此后要时常面对。

撒玛黎雅起初原想与犹太人亲近，同他们一同工作，现在被他们一口拒绝，怎能不被触怒？因此，他们用尽方法，来阻止他们重建圣殿。厄斯德拉上 4：4—5 写说：“当时便有当地人来挫折犹太人民的勇气，扰乱他们建筑的工作；还买通了一些参议员，来反对他们，破坏他们的计划。”建筑的人缺乏武器和金钱，不能抵抗。太多的阻碍——恐吓、挑衅、告发——粉碎了从速重建上主圣殿的冲力。

此外，每人都有需要为自己重整一切，忙于自己的事

情，一切都还没有稳定。所以，需要从速建筑或修补房屋，重新种植葡萄园，或者耕田，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并且，要在这各方面受敌的情况之下，维持生存。

先知们的干预

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一年一年地过去了……每人多多少少都安顿了下来；但是，没有人敢再开始中断了的建殿工作，也没有人有达味王的反省：自责自己住在舒适的地方，而天主还住在帐幕里。这是因为过于疲劳，使他们瘫痪了，或是害怕他们的邻居、“本地的人”？连两个领袖也放弃了重建圣殿的计划。大家都感到在旧圣殿的遗址上建筑了祭坛，为行敬礼已满足够了，暂时的就成了决定性的。有什么声音可以振奋他们的活力，鼓起他们的勇气？



公元前 520 年，“有上主的话借哈盖先知传给沙耳提耳的儿子犹大省长则鲁巴贝耳，和约匝达克的儿子大司祭耶叔

亚”；传报的并不是一个祝贺的消息！“这百姓说：建筑上主殿宇的时候还没有到！……当这座殿宇还是一堆废墟时，难道为你们就到了住在天花板的房屋的时候？……万军的上主这样说：你们应细心考虑一下你们的行径！你们应上山去，搬运木材，建造殿宇！我必因此喜悦，并发显光荣——上主说。你们期望丰收，看，反而歉收；你们运到家里，我反把它吹散；这是为了什么？——万军上主的断语——是为了我的殿宇尚在荒废，而你们竟各自赶造自己的房屋。为此，上天对你们停降雨露，大地也停止了出产，因为，我向大地、群山、五谷、新酒、新油、田地的出产、人畜和手中的一切工作招来了旱灾”（盖 1：1-11）。

百姓和他们的首领都受了感动，都被说服了：耶叔亚和则鲁巴贝耳带头，“都前来兴工建造上主的圣殿”。日期指明是“6月24日”。圣殿开始露出地面，但毫不豪华，根本不能与旧圣殿相比。啥盖遂问说：为什么要作比较？主要的不是为天主建造一个住所吗？“则鲁巴贝耳，努力！——上主的断语；约匝达克的儿子大司祭耶叔亚，努力！境内全体民众，努力！——上主的断语，努力工作吧！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万军上主的断语——我的神常存在你们中间”（盖 2：4-5）。圣殿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大小，或是否辉煌：“这座后起的殿宇的光荣，比以前那座所享有的还要大——万军的上主说；在此地我要颁赐和平……”（盖 2：9）。

百姓再归向天主，再开始工作，先知宣告上主的祝福

说：“从今天起，我必祝福你”（盖 2：19）。

哈盖书很短——只有两章，刚够两页——只包括五个劝言。日期是由公元前 520 年的 8 月到 12 月。但是，他的口吻，尤其他的信息的内容，给了他很大的权威。他说出了以色列人的双重希望：为天主的光荣建起圣殿，和达味的后裔默西亚的来临。最后数行（盖 2：23）是向则鲁巴贝耳的许诺，因为他是皇族的后裔，是上主所“拣选”的。

在公元前 520 年同年，另有一位先知的声音兴起，即匝加利亚，他出身于司祭家族。他的文笔与哈盖的很不相同；外表看来，与厄则克耳相似，但在表明耶路撒冷的角色时，声调使人想起依撒意亚。他的著作，就整体来说，很默西亚化，远超过重建圣殿——虽然这也是他的重要课题：“我更要慈悲对待耶路撒冷，我的殿宇必要在其中重建起来”（匝 1：16）。但是，先知看得更远：

“熙雍女子，欢呼喜乐吧！因为，我要来住在你中间——上主的断语。在那一天，有许多民族要皈依上主，要成为祂的百姓，住在你中间……上主必在圣地内占据犹大作为自己的产业，祂仍要拣选耶路撒冷”（匝 2：14—16）。

为这一将来，这一救恩，这一与天主一起生活得以实现，需要悔改。匝加利亚坚定地说：“你们归向我吧！我必转向你们，万军的上主说”（匝 1：3）。那时，一切都成了可能的！

“看，我要由日出之地和日落之地救回我的百姓；我要本着忠实和正义，领他们回来，住在耶路撒冷；他们要作

我的百姓，我要作他们的天主”（匝 8：7-8）。

匝加利亚也与哈盖一样，曾歌颂过达味的后裔王子和圣殿的建造者则鲁巴贝耳，但是现在，在他旁的大司祭耶叔亚，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先知的伟大神视之一（第 4 章：两棵橄榄树），曾显示两个领袖都同样受天主的赐福和委任：“这是侍立在全地的主宰面前的两位受傅者”（匝 4：14）。但以后，则鲁巴贝耳的形象，逐渐隐退，圣经经文很少注视他，反而由耶叔亚起，司祭的地位特受重视，他的影响力愈来愈大。



为重建圣殿，有四个人名常紧密地联在一起，厄斯德拉上曾美妙地综合在两句话里：“那时，有哈盖和匝加利亚二位先知，受感动奉以色列天主的名，劝勉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关键性的干预）：于是则鲁巴贝耳和耶叔亚起来，下手修建耶路撒冷的天主的殿宇：身边有天主的二位先知，鼓励人民”（厄上 5：1-2）。当他们再次兴工时，引起了附近人民的好奇和猜忌。州长便呈报波斯新王达理阿。达理阿

控诉而停工，并且，建起的城垣也被拆毁，因此，犹太人生活在不安全的境况中。他们与“本地人”过于混杂，甚至不知如何维护自己的敬礼和宗教的纯真。对这一时代，玛拉基亚先知向民众，尤其向司祭，提出了许多警告：上主已不应当受的恭敬；犹太人因与外邦妇女结婚，使他们的信仰的纯真遭受了绝大的危险：所以要“转向天主”，要悔改，要自洁。

当犹太人为这些问题所纠缠时，侨居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他们的生活比较舒适，但也不是无所事事。他们不但时常研究圣经的经文，而且在物力与人力上，也供给耶路撒冷很大的援助。有些车队慢慢把充军的人——也有些其他的人——送回。由此时起，不断有带信人保持联络，带回巴比伦许多呼求救援的消息。

在逗留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中，有乃赫米雅。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公元前445年，他作国王的酒政，住在宫廷里。但他并不关心犹太人兄弟。有一天，乃赫米雅听到有关归国的犹太弟兄的情况，甚为悲伤。遂拿定主意要说服国王给他特殊的权力，派他回去，修建拆毁的城垣。他一得到这一任命状，即刻起身，回到他同胞那里。他要帮助他们，鼓励他们，重建耶路撒冷，围上城墙，再住满人民。

乃赫米雅为得到成功，需要很大的智慧与勇气，他并不缺乏这些优长。他一方面激励犹太人，一方面派立分区的小领袖，以抵御撒玛黎雅人的攻击与阴谋诡计：“我们也都回到城墙那里，各返自己的工作岗位……一手作工，一手拿着武器……我们便这样继续工作，由旭日初升直到星辰出现”

(厄下第4章)。困难、出卖，都不能挫败乃赫米雅的魄力。因了他，“城垣在五十二日内完成了”（厄下第6章）。从此以后，城有了保障，移入的居民可以得到安全。尤其人们可以公开地以伟大和隆重的仪式来一起赞颂上主。

宣布法律

在这礼仪当中，厄斯德拉担任最主要的角色。这位厄斯德拉是亚郎的后裔，“是位经师，精通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赐给梅瑟的法律……他遂从巴比伦起程”（厄上7：6）。他随身带来了法律书。人们要求他向全体人民宣读：“厄斯德拉司祭便在七月一日……在水门前的广场上，从早晨到中午，在男女和能听懂的人面前，宣读了法律”（厄下8：2-3）。



“厄斯德拉读一段天主的法律书，即作翻译和解释，如此民众可以懂清所诵读的”（厄下8：8）。在他身旁有助未人，他们也为那些听不懂希伯来文的人，以阿拉美语翻译和解释。因为，由这一时代起，希伯来文已成了一种死的语

言，只在圣经经文中应用，在全帝国内，日常普通用语或写作都用一种颇相近似的语文——阿拉美语。四个世纪以后，耶稣也是应用阿拉美语，不过，在这长时期以后，语言一定有了许多变化。

“七天之久过了庆节”（厄下 8：18）。人民在这高兴而又激动的七天内，聆听厄斯德拉的宣讲，听他们自己的历史，他们先人的历史。厄斯德拉所描绘的真如一幅偌大的壁画。是他们所接受的天主的圣言把他们建立起来，使他们成为一个信仰团体。那时，他们意识到他们在历代历史中所犯的一切过失，遂举行了一项很隆重的赎罪仪式，保证向上主效忠。



“大家都起咒宣誓，必按天主的法律去行……遵守履行上主我们的天主的一切命令、规矩和制度”（厄下 10：30）。他们遂抛弃了一切，能以损害他们的信仰和纯真敬礼的事物，由与敬拜邪神的外邦人的婚姻开始：“决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外方人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厄下 10：31）。今后要重视安息日和庆节，按规定行奉献：“对我

们天主的圣殿，再也不敢怠慢”（厄下 10：40）。

不但重新订立了盟约，加以宣布，而且还作了一件新事，即写下来盖上印：“我们立了盟约，也写了出来，我们的族长、我们的肋未人和司祭，也在上面盖了印”（厄下 10：1）。

宣布律法和在盟约上盖印，为热诚的犹太人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这一庆典具有深远的意义。前不久刚庆祝了圣殿的奠基礼，以后是奉献，再后，即是庆祝城墙的落成典礼。但是，这些用石头木头所完成的建设，远不如内心的建设：梅瑟的法律建设了天主的子民。

这是圣经中第一次记载这样的礼仪，不是在圣殿里举行，而是在公众广场，没有举行祭礼，完全集中于天主的圣言、诵读和解释。这一更新为信者的团体，甚为重要，且意义深长。圣殿常具有它的地位——而且崇高！——但天主的圣言，犹太人称之为法律“托辣”，却高居首位。因为，天主的圣言是信仰的基础，盟约的保证；是天主与祂的子民之间的不可摧毁的联系。由亚巴郎开始直到未来时日。

向犹太民族正式宣布法律，本质上是一种宗教的行为，但为波斯王也提供了一种管理他属下的法律蓝本。厄斯德拉离开巴比伦回耶路撒冷时，阿塔薛西斯对他有所委任：“厄斯德拉，你要按你手中所持的天主的法律，派定官吏和判官，治理河西所有的人民，即所有认识你天主法律的人民：凡不认识的应加以教导；凡不遵守你天主的法律及君王的法律的，应严加以处分……”（厄上 7：25—26）。宗教法即是国法。这种情形并非特殊，很多地方是如此——连我们今日仍是如此。

国王既称厄斯德拉为“上天大主的法律经师”，所以他在民众前担任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大家都应聆听、尊重他对托辣的学识，他为那些解释或翻译的人开辟了一条路。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过去，这项工作更为需要，因为，有许多翻译上的问题，或者有将旧法律适应新环境的问题等，都需专家来负起这项任务。在基督时代，“经师和法学士”即是这些人物。

没有边界的宗教

以色列的信仰

现在应察看一下以色列人最新的情况——这一情况由充军归国开始，一直延续数个世纪。再没有以色列国或犹太国——公元前二世纪一段很短的时间除外——再没有国家，也没有国土，只有“犹太人”；从此时起，一提及“犹太人”即是指犹太支派的一份子。巴勒斯坦只是一些大国属下的一个小地区，先是波斯，后是希腊（亚历山大）。以后是埃及和叙利亚轮流统治这一地区，最后于公元前63年，为罗马大帝国所并吞。

这一民族从此再没有国家独立权，也没有国界，也没有国王；不过，有一个主要的事实常存：即他们是天主所拣选的民族，是以上主为他们的依靠的民族。这一事实超越了时空，使他们无论分散到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地区，在什么文化里，都能使他们团结一致。犹太人，无论是在耶路撒冷，在巴比伦，在全世界上，他们中间的联系，即是他们的宗教，是由他们的信仰所产生的规律和制度。

一个宗教能成为一个民族的身份，这在历史上是唯一的事实。这一事实也正在失掉了政治上的独立之后，才使之成为可能。因为，他们失掉了安全感和威望，宗教才发展得更为纯洁，更为深入。以色列再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信者的聚会。

这条路线，由亚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起，是怎样走过的！圣祖们开始以他们初步摸索的信仰，相信有一个天主是他们部落的护卫者，常与他们同行。这个天主引导祂的子民，更与他们订立了盟约。但以色列子民想效法其它的国家，要求撒慕尔给他们选立一个国王。那时先知提醒他们：选民如果想与其他人民相似，岂不是冒失落自己圣召的危险？为信仰实在是一个考验，以后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一直到公元前 586 年的大灾难。圣殿和耶路撒冷毁灭了，居民被掳去了，看来一切都完了！充军的灾难结束了，犹太民族的信仰，本来能在那里失落的，反而更加成长、更为纯洁、更加丰富，因为，他们相信了先知的启示：天主是唯一的，除祂以外，没有另一个！



“他们载歌载舞回来了。”在新的时代，要唱新的诗歌，歌颂万有的上主，天主的国：

请众齐向上主歌唱新歌，

普世大地，请向上主讴歌！

请向上主歌唱，赞美祂的圣名，

一日复一日地，宣扬祂的救恩。
请在列邦中，传述祂的光荣，
请在万民中，宣扬祂的奇功。
因为上主伟大，应受赞美，
唯祂超越众神，可敬可畏。
万邦的众神尽属虚幻，
但上主却造成了苍天；
威严与尊荣，常在祂的面前，
权能与光耀，围绕祂的圣坛。
各民族，请将光荣归于上主；
各家各户，请将威能归于上主。
请将主名的光荣归于上主！
请进入祂的庭院奉献祭物。
请穿圣洁的礼服，叩拜上主，
普世大地，要在祂面前颤抖！
请在万民中高呼：上主为王！
祂稳定寰宇，使它不再动荡，
祂以正义公道来治理万邦。
愿诸天欢乐，愿大地踊跃，
愿海及其中的一切怒号！
原野及其中的一切都要舞蹈，
森林中的一切树木各显欢乐，
在上主面前欢乐，因为祂已驾临，
因为祂已驾临，要统治大地乾坤；
祂要以正义审判普世人群，

以祂的忠信治理天下万民。

(咏第 96 篇)

这位统治、拯救、管理整个世界的天主，是自显于人类，与人说话的天主。相信天主即是相信祂的话。并且为犹太人来说，天主的话的重要部分载于法律书，即“托辣”中，亦即在梅瑟名下所收集的五本书：创世纪、出谷纪、肋未纪、户籍纪和申命纪中。“梅瑟五书”（按某些学者的意见）是在巴比伦充军期间已成定型。以后，由厄斯德拉带至耶路撒冷，他大概也有份于这项工作。经师在重新订立盟约的大典上，隆重向民众所宣读的，就是这部法律书的经文（厄下第 8 章）。

由人性方面来说，这一个贫乏的民族，唯有天主的圣言是他们的宝藏。他们在那里扎根，吸取信仰的滋养，获得生活的意义。他们的敬礼与祈祷，连他们的存在和生活方式，都以上主的话来作决定。这说明了载有天主圣言经典的重要性和所受的无限尊敬。犹太人失落了人力和物力，以及地上的权力，但他们的信仰从此只有万有的主宰天主的话来支持，因为，天主的话启示了给亚巴郎和他的子孙。

圣殿——世界的中心

天主唯一、圣殿唯一

为唯一的天主，圣殿也只有一个：因为，犹太人相信只有一个天主；那么，犹太人也只忠于一个圣殿，在那里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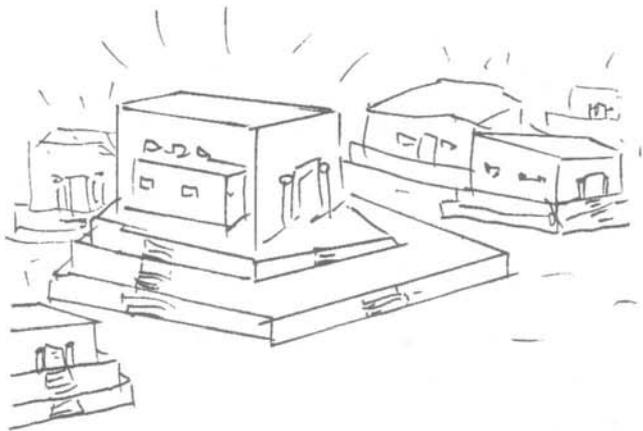
敬礼，歌颂天主的光荣。

不过，长期以来，在以色列也有一些圣所或圣地。这是为了定居的人民的方便而设立的；并且，约书也没有要求需要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崇拜祖先的天主。重要的是：不要陷于偶像崇拜：“为此，你们决不可制造金银神像，同我放在一起；你们万不可做。你应用土为我筑一祭坛，在上面祭献你的全燔祭与和平祭……凡在我叫你称颂我名的地方（所以能够有许多地方），我必到你那里祝福你”（出20：23—24）。

因此，犹太人立了许多圣所，有些是在“高处”，为向天主举行敬礼和祈祷；并且，在许多情形之下，也用为政治的用途。雅洛贝罕为彻底分离南北二国，便将耶路撒冷的敬礼，转移到另两个地方——丹和贝特耳。以后，邪恶的君王引进了巴耳神的敬礼，使人民不很清楚知道，到底是向哪一个神献祭，向哪一个神奉献圣所。后来，当热心的君王希则克雅和以后的约史雅企图重整敬拜以色列的天主的敬礼时，拆毁了一切外邦人的偶像，摧毁了许许多多行敬礼的地方（列下第18和23章）。先知也以“住在熙雍山上的万军的上主”的名义宣讲（依8：18），来作支持。申命纪强烈地肯定了圣殿唯一的重要性，在“上主选立为自己的名号，为作自己的住所”的地方（申12：5）；但人民对这项规定好像没有热诚地采用。

充军使以色列人的心态大为改变：一方面受了圣殿毁坏的打击；另一方面，对先知的話更为开放。厄则克耳歌颂圣

殿将再兴建，第二依撒意亚宣布以民将回归圣城耶路撒冷。信仰唯一的天主的信仰得到净化之后，需要唯一的圣殿，在那里举行敬礼，以防偶像崇拜；并且，重建的圣殿不但将成为没有国土的人民的集合中心，而且也要成为四散信徒的唯一永恒联系。



由于这一信念，当撒玛黎雅人在革黎斤山上建立圣殿时，犹太人大起反感。他们认为这一行为不但表示对他们不忠，并且，更是对天主的污辱，简直是裂教异端。在耶稣时代，这一圣殿虽已摧毁，但一谈及，仍令人生厌。

圣殿的礼仪

圣殿为全体百姓占有这样重要的地位，因而在重建的圣殿中所举行的礼仪，特别隆重壮观。大司祭以庄严郑重的神态来主持礼仪，歌唱配以笛、琴和鼓声。大家实在由心底高兴鼓舞，尤其在节日和祈祷之中，因为，天主的选民由天主

召集，聚集在耶路撒冷中心：“耶路撒冷建筑得好似京城，上主的各支派都齐集在那里……”（咏 123：3—4）。

德训篇第 50 章，就热情地回忆典礼的盛大场面，和主持典礼的大司祭的角色：

当他从帐幕后的至圣所出来，

民众群集他身边时，

他是多么有光彩；

他如云间的晨星，

又如望日的圆月……

（作者以一连串的诗体比喻来描述）

当他穿着荣耀的礼服，

披上十分华美的装饰，

升到至圣的祭坛前时，

使圣所的周围墙壁上，

也闪闪生光……

亚郎的众子孙，盛装华服……

在全以色列的集会跟前，

他们手中拿着奉献给上主的祭品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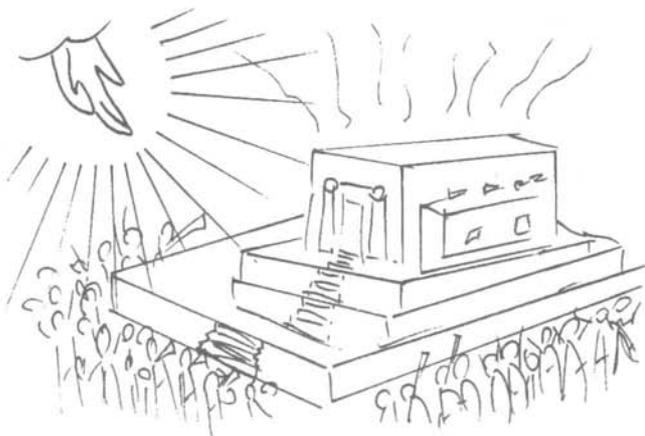
正是如此……

（德 50：5—20）

这篇诗实在把圣殿中所行的礼仪，以及把不同的参与者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很仔细地描写了出来。由庄严的主席大司祭起，直到祈祷中的百姓，其中没有忘记歌咏团，尤其是属“亚郎的子孙”的司祭界。在这推崇礼仪盛大场面的时代

里，主持礼仪的圣职人员比以前更为重要：一方面要人多；另一方面也要有良好的秩序。他们的任务甚为重要：圣殿既为敬礼的中心，那么，他们便成了振奋宗教生活的专业人士，并且，逐渐也成了国民生活的中心人物。

就是在充军归国之后，为了恢复圣殿中的礼仪，肋未纪就形成了现有的面目：渐成了人民宗教生活的宪章，把人民组成了一个偌大的礼仪团体。肋未纪是一部又长又复杂，把礼仪再加以详细规定的礼仪书。考虑到，并且规定了生活和敬礼的每一详细情节。司祭一定参与了这本书的最后编纂工作，把最新经验的成果与古老的经文相结合，使之更为丰富；并且，司祭的角色，为实施这一法律，也具有决定性作用。



这本“礼仪书”的本来目的，是要圣化人民，不过，传下来的方式颇使我们困惑：为我们今天的人看来，这一切规律实在太过于琐碎。但是，在犹太人的生活中，这些经文自

有它们的位置——它们是信者之间的联系，是天主计划的证据，因为，天主自梅瑟以来就将这一切启示给了他们（参阅第3章“迈向福地”中的“盟约的法律”）。



肋未纪告诉了我们有关敬礼的各种情况，首先是有关圣殿中所奉献的不同祭献：“全燔祭”，不必说，是最古老的敬礼，是把一只无瑕疵的动物，完全焚烧，献给天主作礼品，以光荣天主。“和平祭”亦称“盟约祭”，是一种人与天主之间分享的神圣祭宴，在祭坛上焚烧的一部分属于天主，其余部分人们共同分食。“赎罪祭”和“赎过祭”，这一祭献的目的，在于人犯罪或犯过之后，用来与天主再建立来往。这一牺牲的一部分，只有司祭可以吃。这一切详细规定的礼仪都是信仰的表达，表示对天主神圣的最激烈的感觉，对罪过的厌恶，对圣洁的热切渴望。

有关以色列的主要节庆，圣经中屡屡提及，不过，经过数个世纪，这些节庆更附加了一些新的礼仪，使得这些节庆的神圣意义更为丰富。比如：安息日，是每周献于上主的休息日；出、肋、户、申都有所提及；不过，对此圣日的重

点，每书所强调的不同。安息日本来是纪念天主创造世界后休息的日子，因而让所有的人——无论是奴婢，无论是外方人——连走兽在内——都“获得喘息”；以后，也是纪念曾在埃及为奴，得以出离埃及的事件。关于其余的大节日，都是与以缔造信仰民族有关的事件相连接。



“每年三次，即在无酵节、七七节和帐棚节，你所有的男子都应到上主所选的地方去，朝拜上主你的天主”（申 16：16）。第一个节日在三、四月间，是逾越节，也是无酵节，纪念从速离开埃及。七个星期之后为“五旬节”（即五十日），纪念天主在西乃山颁赐梅瑟法律（参阅第 3 章“迈向福地”）。九月间举行帐棚节：“七天之久，你们应住在帐棚内……好叫你们的后代知道，当我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国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帐棚内”（肋 23：42—43）。

帐棚节前五日，是赎罪节日，不必说，是比较晚期才进入礼仪教历中的；但为犹太人逐渐成了最为重要的节日，直到今日仍然如此。赎罪节日的礼仪甚为隆重（在肋第 16 章内有所记述）：大司祭每年仅一次可进入圣殿的内部，即“至圣所”里，在那里向上主奉献圣祭。致希伯来人书曾提

及此祭，肯定耶稣基督此后为唯一的“大司祭”。

以色列的敬礼具有这样琐碎的礼仪与规定，为信徒们并不是一个不堪负荷的枷锁，反而是喜乐的泉源；因为，他可出现于天主前，并想起天主赐予他的种种恩惠。庆节是将人民聚集在一起，大家一起享乐的日子，奉献祭品是邀请天主与他们同桌共食，分享他们所供奉的最好礼品；圣殿是天主接见他们的居所，施于他们大爱的地方：

万军的上主，祢的居所是多么可爱！

我的灵魂对上主的宫廷渴慕缅怀。

我的心灵以及我的肉身，

向生活的天主踊跃欢欣。

万军的上主，我的君王，我的天主，

麻雀靠近祢的祭坛找到了住所，

燕子也找到了安置幼雏的窝巢。

上主，居住在祢的殿宇，

常赞美祢的，真是有福！

那以祢作为自己的助佑，

居心朝圣的人，真是有福！

(咏 84: 1-6)

会堂

自从圣殿是唯一可献祭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住在离圣殿很远的地方的人怎么办？或者，当圣殿被敌人拆毁了又怎么办？

这大概是在巴比伦充军期间想到了的解决办法：信徒们组成小团体，聚集在一起祈祷，并以诵读圣经开始，来聚集，来彼此认识。按咏第 137 篇的记载，他们拒绝“唱熙雍的歌”，那么，他们是否只是聚在一起祈祷？他们是否聚集在他们的住处，或者是一个特定的地方？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宗教的祈祷所——会堂那时当然还没有存在，不过，会堂的敬礼已经产生了：当厄斯德拉回来之后所主持的庆典，不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吗？（厄下第 8 章）

会堂是一间学校，也是一个祈祷所；或更好说：读书与祈祷是不能分开的，因为，为犹太人来说，认识“托辣”（法律书）是与天主一起生活不可或缺的基础。一个犹太人，由小即应在平日去会堂里接受犹太教师的教导。成年以后，每安息日仍要继续受教，聆听天主的圣言和对圣言的解释。由此，他一生不断地聆听、诵读、加深研究法律五书。他重温他民族的历史，逐渐由慢而又耐心的教育，学习到如何去认清天主的计划。他们知道以色列再不占有许地，并且在其上受苦，他们总希望有一天会再赐给他们。因此，他们比以前更依附法律，因为这是上主的另一恩赐（可参阅咏第 119 篇）：

求祢开明我的眼睛，
透视祢法律的奇能。

.....

我选定了真理的途径，
我矢志服从祢的谕令。

.....

祢的约法，永远公允，
 赐我智慧，使我生存。

.....

为了祢那正义的判词，
 我一日要赞美祢七次。
爱慕祢法律的必饱享平安，
 没有一点失足跌倒的危险。
上主，我期待祢的助佑，
 上主，我遵守祢的法度。
我的灵魂恪守祢的规诫，
 因为我对规诫十分喜爱。
我必要遵守祢的规诫和劝言，
 因我的一切道路在祢的面前。

（咏 119：18、30、144、164—168）

会堂是传播和庆祝天主圣言的地方，所以，为犹太人是一个重要机构。凡是犹太人到的地方，都可找到会堂的所在。在各帝国的京城，在地中海四周的重要交通城市都有：在每一个信徒聚集为祈祷、为默想法律和先知的地方，必逐渐建起一座会堂。奇怪的是：全部旧约，对礼仪生活的细节写得如此冗长，但对会堂的起源与发展，却从来不提！我们只是设身处地推测而已。反而在新约中，无论是在福音、宗徒大事录或保禄书信中，都多次提及。告诉了我们，在基督时代，会堂的重要性。不但在四散各国的犹太人有他们的会

堂，而且在巴勒斯坦，连在耶路撒冷也有会堂存在（会堂的敬礼与圣殿的敬礼同时存在。会堂的敬礼可能视为一个补充的地方）。耶稣也曾在会堂里宣讲过；宗徒们继续在那里祈祷——有时也去圣殿。初期的基督徒，在建立他们自己的崇拜之所以前，也是如此。



很有趣的是：“会堂”这字。按原文是指示“集会”或“聚会”，与现在用的“教会”很相接近。所以，这同一个字，可指“聚会”，也可指“聚会的地方”，就如“教会”和“教堂”一样。

另有一个更有趣的相似处，是礼仪本身：会堂的礼仪，是先至少读两篇圣经：一篇取自法律书，一篇取自先知书，以后是讲解经文，再后是唱圣咏，祈祷，祝福。我们现在弥撒的第一部分——圣言礼仪，就是直接由此而来（连礼仪年的庆节，也是来自犹太人的庆节）。

新圣殿

到处有朝圣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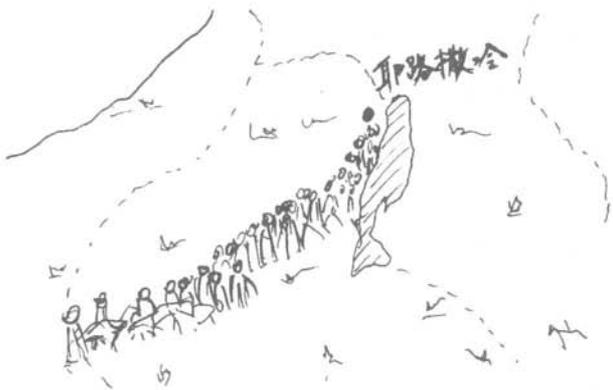
耶路撒冷是圣城，为犹太信徒是敬礼的中心，因而招来了无数的朝圣客。其实，在出谷纪 23：17 已有规定：“所有的男子一年三次应到上主台前”，申命纪更指定为“天主所拣选的地方”。天下所有的犹太人，能够在各地的会堂里聚集祈祷，每安息日在那里颂赞上主，聆听天主的圣言；但为庆祝最主要的庆节，只有一个地方，即耶路撒冷圣殿。礼仪年中这些大节日吸引了、聚集了大批信众。凡有心能去参与礼仪的，虽长途跋涉，亦在所不惜。

是否是那些留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在圣殿重建以后，开始了这一朝圣大行动？这很难确定。不过，可以设想：每个以色列人都以圣殿为他们宗教生活的中心，这一行动很容易产生。

犹太人团体离耶路撒冷越远，路程自然越困难。不过，每人都梦想至少一年一次前去拜谒，无论是住在稣撒、巴比伦、亚历山大里亚或罗马；住在比较近些的，每年会赴圣殿一次；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则每年三次：逾越节、五旬节和帐棚节。在耶稣时代，大节日可聚集有十万朝圣客。

如此，逐渐发展成朝圣的神修气氛。一个犹太人前赴耶路撒冷，并非好似随便到一个地方去，而是“上”——直到

今天仍是用这种说法。有十五篇圣咏（第 120 至 134 篇）称为“登圣殿歌”或“升阶歌”，专门是为走向上主圣殿时咏唱的。这些圣咏表达出远离圣地居住的忧苦（第 120 篇），一路平安的希望（第 121 篇），逃脱了危险的感谢（第 124 篇），迈向熙雍有如由充军归来的喜乐（第 126 篇），对迫害天主子民的人的憎恨（第 129 篇），并且也表达了对自己的罪恶的忏悔，而恳求宽恕（第 130 篇），或者很简单地鼓励人在圣殿里祈求上主（第 134 篇）。咏第 122 篇可能是最振奋人心，令人赞叹的一篇；当朝圣者快达到目的地，望见了耶路撒冷时唱：



我喜欢，因为有人向我说：

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

耶路撒冷！我们的双足，

已经站立在你的门口。

耶路撒冷建筑得好似京城，

确是内部划一整齐的京城，

各支派，上主的各支派都齐集在那里，

按照以色列的法律称颂上主的名字。

那里设立了执政的座席，

那里有达味王室的宝位。

请为耶路撒冷祈祷和平：

愿爱慕你的人获享安宁，

愿在你的城垣内有平安，

愿在你的堡垒中有安全！

为了我的弟兄和同伴，

我要向你说：祝你平安！

为了上主我们天主的殿宇，

我为你恳切祈祷，祝你幸福！

朝圣的人回来之后，必向他们的同胞兄弟述说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叙述，他们的热诚必会引起其他的人，亲自“上”圣城的希望：“明年到耶路撒冷”：是一个梦想，是一个救恩，是与天主约会的地方……已有两千五百年之久了……

如此，耶路撒冷在犹太人的心中，越来越感到重要。在远处思念它，到达时观赏它。圣城——本来是朝圣的中心，因为朝圣，也成了世界的中心。

噢！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熙雍、达味城，从此为犹太人成了“上主的城”，“以色列圣者的熙雍”（依 60：14）。圣城被毁坏后，

其中的居民被驱散，被掳去充军，在这长期的离开期间，圣城成了他们的怀念，同时也是希望的对象。先知们曾歌颂过一座伟大的圣殿，建立在一座理想的城市中心，成了对万民获得救恩的预许。在巴比伦写书立论的第二依撒意亚之后，匝加利亚先知在耶路撒冷对他作出回应，使人想起天主所选的圣城（参阅本章“先知们的干预”）。另有一位先知兴起，他也是个大诗人，他也归于依撒意亚名下（有些学者称之为第三依撒意亚：第 56 至 66 章）。他继续先人的远见，给他们提供了一片新的景象。

犹太人的处境，实在是一项重要的创新：犹太人现在没有独立自主，没有势力，没有政治的中心——京城。但耶路撒冷的角色变成了神圣的、宗教性的；她对列国再没有任何可提供的，也再没有任何盟约。她的伟大处只建于对天主的信仰和认识上。这一荣衔，只是这一荣衔，吸引了全世界的人民：“论到熙雍，人要称她为母亲，人人都是在那里出生”（咏第 87 篇）。因为，圣殿城具有一种普遍的使命，她将成为众人的神圣京城，因为众人将看见救恩的光照耀在她身上：

为了熙雍我决不缄默，

为了耶路撒冷我决不休息，

直到她的正义显现有如光明，

她的救恩燃灼有如火炬。

万民都要见到你的正义，

众王都要看见你的荣耀；

人要给你起一个新的名号，
是上主亲口所指定的。

(依 62: 1-2)



被上主的荣耀所照耀的耶路撒冷，负起照耀整个世界的使命。依撒意亚另一段经文（61：5）曾特别指出了这一点。我们的礼仪，每年主显节，便引用了这首美妙的诗歌：

耶路撒冷啊！起来炫耀吧！

因为，你的光明已经来到，
上主的荣耀已经照耀在你身上。

看啊！黑暗笼罩着大地，
阴云遮蔽着万民；

但上主却照耀着你，
祂的荣耀要彰显在你的身上。

万民要奔赴你的光明，
众王要投奔你升起的光耀。
举起你的眼向四方观望吧！

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
你的众子要从远方而来，
你的女儿要被抱回来。
那时，你见到这情形，
必要喜形于色，
你的心灵必要激动而舒畅，
因为，海洋的珍宝都要归于你……

耶路撒冷成了万民趋向的地方，成了为真天主所吸引的人类的聚集点，因而具有了默西亚城的形象。在一个很少提及默西亚的时代里，众信者的希望好似都集中在圣城上。所预许的伟大的幸福将来，都集中在天主的城——耶路撒冷身上，在那里具有人所追求的平安、喜乐和安慰：

凡爱慕耶路撒冷的，
你们都应同她一起踊跃，
因她而欢喜！

……

因为，上主这样说：
看！我要在她身上广赐和平，
有如河流一般；
我要赐给她万国的财宝，
好似泛滥的江河；

……

就如人怎样受母亲的抚慰，
我也要怎样抚慰你们，

你们必要在耶路撒冷享受安慰。

你们见到这种情形，

你们的心必要欢乐……

(依 66: 10—14)

圣殿——即是上主

上主这样说：

我要返回熙雍，

住在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将称为“忠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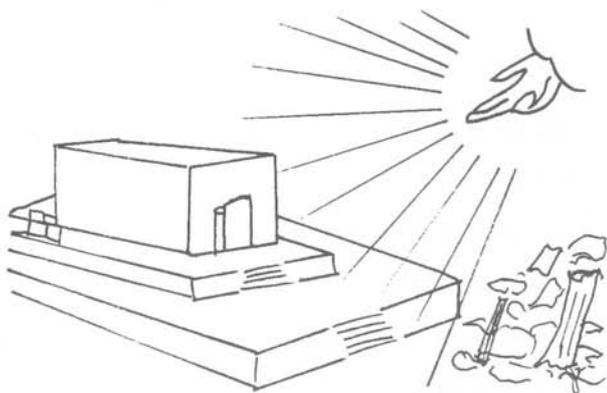
万军上主的山，

将称为“圣山”。 (匝 8: 3)

匝加利亚宣布天主将来到圣城中间之后。玛拉基亚更清楚地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宰，必要忽然进入祂的殿内”（拉 3: 1）。我们的礼仪在献耶稣于主堂节日上应用这一经文。因为，耶稣圣婴由玛利亚和若瑟带到圣殿里，“呈献”于主前；当时有两位先知，西默盎和亚纳认出了耶稣即是：“万民的救援，以色列的荣耀”（路 2: 22—44）。

耶稣不但忠于祈祷和敬礼，有如所有的热诚的犹太人一样，而且，多次在敬礼的地方，特别向人启示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在十二岁时，祂由祂的父母陪伴前赴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但没有同他们一起回去；三天以后，他们发现祂在圣殿里与经师辩论。祂向他们说：“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亲那里吗？”（路 2: 49）以后，祂常回到圣殿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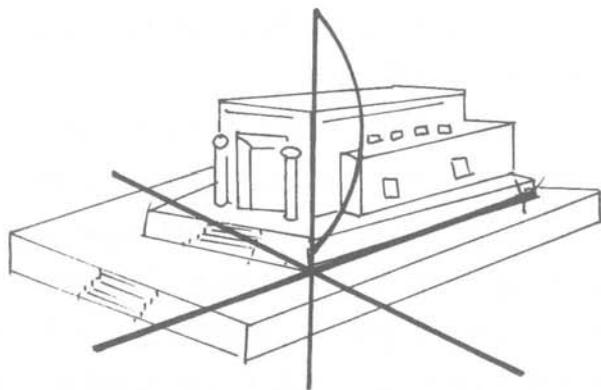
参与庆节，并往往留“在父那里”祈祷。四部福音的作者都记载了耶稣在耶路撒冷最后几天，在祂被逮捕之前，“天天在圣殿里施教”。



因此，我们可以说，不论对法律或是对圣殿，耶稣来，都“不是为废除，而是为成全”（玛 5：17）。凡在犹太人眼中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祂都非常尊敬。有一天，祂竟自称为“安息日的主”，又说：“这里有比圣殿更大的”（玛 12：6—8）。另有一次，祂由圣殿里把贩卖供作牺牲的牛羊的人赶了出去——这种大胆作风实在不可令人置信。在场的犹太人甚为惊奇。看祂如何解释！祂怎么说的？祂是要清理祈祷之所，或是要攻击敬礼？祂只声明：“你们拆毁这座圣殿，三天之内，我要把它重建起来”。这句话实在令人难明，并令人起反感……“犹太人遂对祂说：这座圣殿建筑了四十六年，祢在三天之内就会重建起它来吗？”（若 2：19—20）

这座圣殿已并非则鲁巴贝耳所建的那座小圣殿，而是一座新的圣殿，一座更庞大，至目前尚未完全完成的圣殿。应

归功于黑落德；他以罗马权势加在巴勒斯坦的人民身上，一方面设法争取犹太人的同情，另一方面，愿同时提高自己的声誉。他很巧妙地接受圣职人员的愿望：由司祭自己来建造，实现他们自己的计划，而不使敬礼中断。结果建成了一座很美丽的圣殿，犹太人自然感到自豪高兴。当他们听到“拆毁”二字，该感到怎样的冒犯——尤其祂还声称三天之内，要个人重新建起这座需要这样多的工人辛苦劳动和花了四十六年的时间才建筑的圣殿！



圣若望解释说：“但耶稣所提的圣所，是指祂自己的身体。所以，当祂从死者中复活以后，祂的门徒就想起了祂曾说过这话，便相信了圣经和耶稣说过的话”（若 2：21—22）。

基督的逾越构成了决定性的逾越，由旧圣殿到新圣殿，由旧礼仪到新礼仪。其实，耶稣并没有说，祂的来临已使圣殿失掉了存在的理由，而只是以听众能以了解的比喻方法声明：

“在庆节（帐篷节）末日最隆重的那一天，耶稣站着大声喊说：谁若渴，到我这里来喝吧！凡信从我的，就如经上说：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祂说这话，是指那信仰祂的人将要领受的圣神……”（若 7：37—39）。人听了这话，可以想起梅瑟曾在旷野中击石出水的事迹，也可以记起厄则克耳和他所见的异象（则第 47 章）：“有水从圣殿门限下边涌出，流向东方……”（流向荒野，使它生产）；也可使人记起岳厄尔的话：“到了那一天……从上主的殿里，将有一清泉流出”（岳 4：18），和匝加利亚的话：“在那一天，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流出”（匝 14：8）。

同样，耶稣也曾向撒玛黎雅妇人说：“谁若喝了我赐予他的水，他将永远不渴；并且，我赐给他的水，将在他内成为涌到永生的水泉”（若第 4 章）。耶稣很少这样清楚地显示自己，有如在这次对话中。祂曾宣布祂即是默西亚，并且，对那妇人所问的在哪里恭敬天主的问题（这是犹太人和撒玛黎雅人之间最棘手的问题），祂作了这重要的答复：“你相信我吧！到了时候，你们将不在这座山上——革黎斤山，撒玛黎雅人曾在其上建立了他们的殿宇——也不在耶路撒冷朝拜父……时候要到，且现在就是，那些真正朝拜的人，将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天主的神，耶稣离世之后将遣发来的（也是若望所记载），不再住在人手所建的圣殿里，此后要住在人的心中：“你们不知道，你们是天主的宫殿，天主圣神住在你们内吗？”保禄宗徒说（格前 3：16）。

圣城耶路撒冷，圣殿，都不能圆满地实现依撒意亚的预

言，只有圣经最后数页，若望默示录，用同样的话来指示，藉着基督——新的圣殿，天主的临在，这一光明四射的将来，终于给我们打开了：

我看见那新耶路撒冷圣城，

从天上由天主那里降下……

城墙高而且大，

有十二座门……

在城内我没有看见圣殿，

因为上主就是她的圣殿……

那城也不需要太阳和月亮光照，

因为有天主的光荣照耀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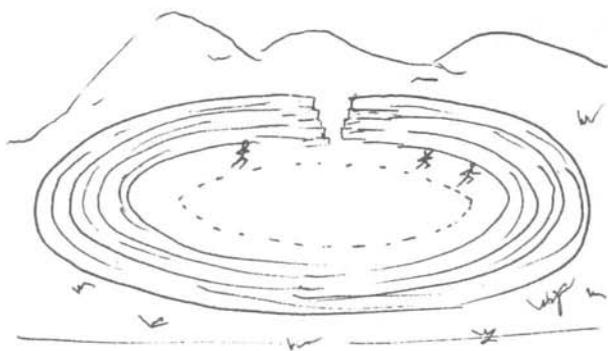
万民都要借着她的光行走，

世上的君王也要把自己的光荣带到她内。

她的门白日总不关闭，

因为那里已没有黑夜……

(默第 21 章)



9

赴汤蹈火

(加上; 加下; 达)

纲要

一、信仰危机（玛加伯书）

诱惑

一个外邦国王

迫害时期

忠于法律

殉道者的血

老厄肋阿匝尔

七兄弟

圣战

犹太玛加伯

罗马人的光荣

为亡者祈祷

犹太阵亡

独立战争

二、希望的信息（达尼尔书）

唯一天主的大能

在王宫里

金像

在狮圈中

生活天主的证人

天主——历史的主宰

拿步高的梦

四巨兽

公绵羊和公山羊

被选者的胜利

“马其顿人、斐理伯的儿子亚历山大由基廷地出击，战胜了波斯和玛待国王达理阿以后，遂代之为王，成为第一位希腊王。他身经百战，攻占了許多要塞，斩杀了各地的君王，踏遍了大地四极，掳掠了许多民族的财物……因此他心高气傲，妄自尊大。他招募了精锐的军队，征服各地、各族、各王，使他们向他纳税进贡。此后，当他患病在床，自觉将要去的时候，召集了与他自幼长大成人，身为同僚的贵族，乘自己还活着的时候，把国家分给他们”（加上 1：1—6）。

玛加伯上即如此开始。在这序言之后，再没有提到有关亚历山大的事；圣经作者认为很需要在描述公元前二世纪犹太人的辉煌战争之前，先讲一下，他们如何保持并传授他们的信仰。实际上，亚历山大不但夺得了无边无际的大帝国，而且更开始了一种新的文化。这一文化与对真天主的信仰正相冲突。不过，这一冲突的开始，离亚历山大逝世已经过了许多年岁。一开始爆发（公元前 167 年）即是罕有的暴力，第一次宗教迫害，圣经即借玛加伯上下和达尼尔书给我们记录了下来。

在此应注意两件事：

1. 玛加伯下并非玛加伯上的续编，而是两本讲述差不多同样事件的经典，有如两本福音一样。
2. 在礼仪书中，此二书有时被称为“以色列殉道圣人录”。

信仰危机

(玛加伯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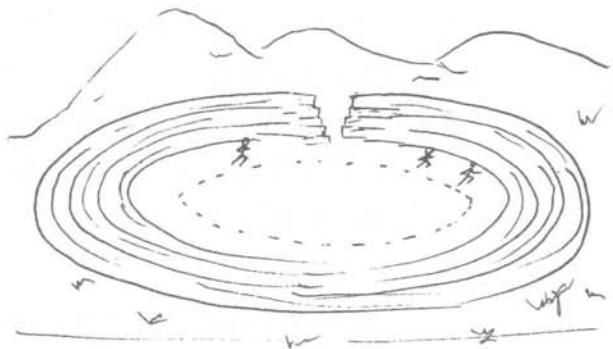
诱 惑

在迫害爆发之前，圣经作者即勇敢地告诉我们，犹太人的信仰陷于危机之中，因为整个世界，由埃及至高加索，由土耳其至印度，所有的人都归服了由希腊而来的文化；只有犹太人仍忠于自己的宗教传统，并且在犹太人中，也有些人开始怀疑，是否应继续如此特别：

“那时，在以色列人中出现一些歹徒，煽惑民众说：我们去和我们四邻的外方人立约，因为自从与他们绝交以来，就遭遇了许多患难。这种舆论很受当时人的欢迎……他们便照外邦人的风俗，在耶路撒冷修建了一座体育场，且弥补割损的痕迹，背离圣约，为服从外邦人的规律，自甘堕落”（加上 1：10—15）。

但是一个犹太人是否能采取外邦人的礼俗而不背叛他的天主？希腊人的体育场，并非只是一个作运动的场所，而是一个文化中心，好似一间平民大学一样。在那里设有许多祭坛，奉献给奥林帕斯诸神。人若去体育馆，不能不参与他们的祭献。此外，运动本身也有很大的问题，因为运动时运动员要完全裸体。裸体（除按犹太法律禁止之外）更当众显示了他们的割损——这有双重的后果：突出了外邦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区别，并惹别人说笑因而受辱，因而必须找医生设法弥补割损的痕迹。这是放弃了盟约的表记，因而背弃了盟约。

这一“现代化”运动，不但只有一些狂热的人来支持，而且由大司祭敖尼雅的弟弟来带领。自从公元前 175 年（八年后才开始教难），当敖尼雅不在的时候，他乘机夺取了大司祭的职位，并且把他的犹太名耶稣改为雅松。雅松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英雄。



“因了这邪恶而非大司祭的雅松的过度狂妄，希腊文化和外邦风俗达到了极点，以致司祭们对祭献的礼仪已不感兴趣，甚至轻慢圣殿，忽略祭献，一听到掷铁饼的讯号，就急忙跑去参加运动场上的违法运动。他们毫不尊重本国的尊严，一心崇拜希腊的光荣”（加下 4：13—15）。

一个外邦国王

那时，安提约古第四为王，他的版图很大，由地中海一直到波斯边界（犹太不过只是一个小省份）。安提约古是一个无法理解的人。他自称为“厄丕法乃”，意即“天主显现”，但在他的京城安提约基雅取笑他的人，则称他为“厄丕玛乃”：“疯子”。

他以生活在一个希腊文化日渐扩展的世界里而自豪，他梦想带领他的属下人民都按希腊习俗而生活。“前进”的犹太人的步伐还不能使他满意。他要他们从速完成这一事业，但是在耶路撒冷，大多数人都不赞成这一现代化的思想（不必说犹太乡间），说服的工作无济于事，他便使用暴力。因此，当安提约古由埃及战胜回来，便来到耶路撒冷。

“他不管不顾地进入了圣所，搬走了金祭坛，灯台及所有器皿。供饼的供桌、奠酒器、杯盘、金香炉、帐幔和冠冕，连圣殿正面的金饰，都洗劫得一干二净；还拿去了金银和贵重的器皿。凡寻到的珍藏宝物，都带走了”（加上 1：21-23）。

以后他建筑了一个可以控制全城的高大堡垒，并且派驻一支军队，可以阻止突发的事件，强制执行君主法令。



迫害时期

过了数年，情形更为恶化，终于公元前 167 年，安提约古开始了大迫害。

“王随后谕令全国，使各国民族合成一个民族，全放弃本国固有的礼俗。于是各外邦民族都表示服从君王的谕令，也有许多以色列人甘心接受了他的宗教，向偶像献祭，亵渎安息日。王又派遣使臣带着诏书到耶路撒冷及犹太各城去，令人随从外邦的礼俗，废止圣殿内举行的全燔祭、和平祭与奠祭；禁止遵守安息日和庆节，污辱圣殿和神职人员；且修筑祭坛、殿宇和寺庙，供奉偶像；宰杀猪和不洁的牲畜作祭献；不准给孩子行割损；且行各样不洁和亵渎的事，自陷罪污；使人忘却法律，废除礼规。凡不遵从王命的人，死无赦。王便按照上边的话向全国写了谕文，也给所有的百姓派了监察员，走遍犹太各城，督促人民祭献。百姓中有许多背教的人附和他们，在国内犯罪作恶，因此，迫使一些以色列人逃难，去了能避难的隐秘地方。”



“145年‘基色娄’月（即公元前167年12月）15日，王在祭坛上立了一个可憎恶的邪物；同时在犹太各城修筑了祭坛，在各家门前及街市上焚香；凡找到的法律书都撕毁焚烧，凡搜出存有约书或恪守法律者，不论是谁，都应按谕令处死。有人在各城内每月搜查，发见违命的以色列

人，就用暴力处置；每月 25 日（国王生日），在建于全燔祭坛上的祭坛上献祭；那些给孩子行割损的妇女，她们都按谕令，把孩子悬在她们脖子上，一同处死；甚至她们的家属，及执行割损者，亦应处死”（加上 1：41—61；亦参阅加下 6：1—10）。

从前，在拿步高时代，圣殿被劫掠了，以后被火烧了。人谈起来，还心有余悸；现在更加万分严重：真天主的圣殿成了偶像的住所，成了敬拜偶像的地方：这就是圣经作者所称的“可憎恶的邪物”。当以色列子民被巴比伦掳去之后，他们还有自由按照他们的信仰生活；现在能用以表达他们忠于盟约的表现（安息日、节日、割损、圣书）都在严禁之列。与此相反，现在他们都要实行外邦宗教敬礼，违者一律处以死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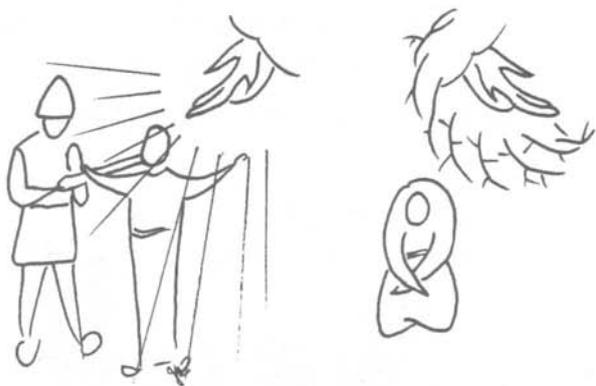
其时全体犹太人都面对一个悲惨的抉择：或者死或者背教。加上很严厉地批判背教，玛加伯下（6：6—7）却比较温和一些：“不准遵守安息日，不准举行祖传的庆节，连承认自己是犹太人也不许可。每月遇到国王诞生的那一天，他们都被胁迫参与祭祀；一到彫尼索节，应头带长春藤冠，参与庆祝彫尼索的游行”。

以后，当基督徒受迫害的时候，那些在受刑前表示让步的，就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一种过失是否可以得到宽赦？

忠于法律

“虽然如此，仍有许多以色列人坚持不变，决不吃不洁

之物，宁愿舍生，而不愿因吃禁食而自污，更不愿亵渎圣约；因此，他们被判处死刑”（加上 1：62—63）。有些逃出城外，隐藏在荒野里，但这也不常是安全的办法；“此外，还有些人在附近的山洞里聚集，暗地里举行安息日；有人报告给斐理伯，他便下令把他们活活烧死，因他们宁愿遵守圣日，不愿自卫”（加下 6：11）。



这种极为审慎地对安息日的规定的尊敬，有如其它为恶王所禁止的一切礼规，为犹太信徒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他们宁愿牺牲，也不愿放弃这些表明他们宗教身份的标记。环境也使他们特别强调了一些遵守的规律，有时甚至是些次要的：比如：吃猪肉从来没有激起他们到这种地步！但是希腊的敬礼包含奉献猪只，因而为犹太人来说，完全拒绝吃猪肉，成了他们宣信的一种方式，甚至不怕牺牲性命。

像这种冲突，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发生，在每一种宗教历史中，都可发现类似的插曲：某些话或某些行为成为迫害者的攻击目标，而信徒便使之成为他们忠信的标记，因而宁愿牺牲，也不愿放弃。

殉道者的血（加下第6、7章）

“我劝告本书的读者，不要因了这些不幸而灰心丧志，反该相信这些灾祸并不是为消灭，而只是为惩戒我们的民族罢了”（加下6：12）。作者明确指出：“作恶的人不得长久放纵，反而即刻遭受惩罚，这实是大恩的明证”（13节）。

这一情形，外表看来，实在令人气愤；为什么信徒生活在如此惨痛的事件中，而外邦人却好似事事顺利？因为天主让后者深陷于罪恶之中，而自趋丧亡；反而使祂所爱的人，“迅速”予以谴责与惩罚，好引领他们悔改。



这种努力去了解，宁愿接受迫害，而不敢背叛天主的精神，实在有令人敬佩之处。这种解释可能不能令人折服，但是写下这数行的人，该有多大坚忍不拔的信心！随后数页都是记载一些英雄豪杰的行为，甚至以殉道来为自己的信仰作证，可说达到了极点。作者特别选出两件典范的史事，按作者自己所说，以提供给读者更多的利益（7：42）。

老厄肋阿匝尔（第6章）

第一篇记述（加下6：15—31）是有关厄肋阿匝尔的，

他是一位经师，“又是年已古稀，仪表庄严的人。有人用力拉开他的口，强迫他吃猪肉”；但是这位老人吐出这不洁之物，自动走上刑架，“宁愿光荣舍命，不愿受辱偷生”。那时，“那些监督这违法祭餐的人，因为与他有多年的交情，便把他叫到一边，再三劝他带着自己预备而合法可吃的肉，假装吃王命的祭肉；如此，就可免一死”。

厄肋阿匝尔对此建议大为忿怒。他自幼即按天主的法律行事，现在已九十岁了，还要装假，否认信仰，以“贪恋残生”？“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决不宜作伪……我决不让在我的高龄上涂上一层污点和耻辱！况且，即使目前我能逃避人的刑罚；可是，或生或死，我总逃不出全能者的手。所以现在，我若是勇敢舍生，我不愧有此高龄，因为，我已给青年留下了一个为可敬的神圣法律，甘心慷慨牺牲的高尚榜样。说完这话，就立刻走上刑架。”当刽子手向他加刑，他“快要断气的时候，呻吟着说：具有圣智的上主，明知我能逃脱死亡，但是，为了敬畏祂，我的肉身，在痛打之下，虽受到很大的疼痛，但我的心灵却喜乐忍受这一切……”

这一百折不挠坚定于信仰的勇气，在犹太人，“给全国的人民”，留下了很大的反应。它也为有信仰的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影响，甚至在基督徒最初几个世纪里，教父——如金口若望——还注释了以色列殉道者的英雄事迹（这段玛加伯下经文在我们的礼仪中也加以应用）。而且，在厄肋阿匝尔以外，还有七兄弟和他们的母亲一起殉道的记录，也深刻地留在人的记忆里，引起人们热烈仰慕之情，为宣讲和神修讲话提供了最好的资料。这段事迹，不但令人景仰，而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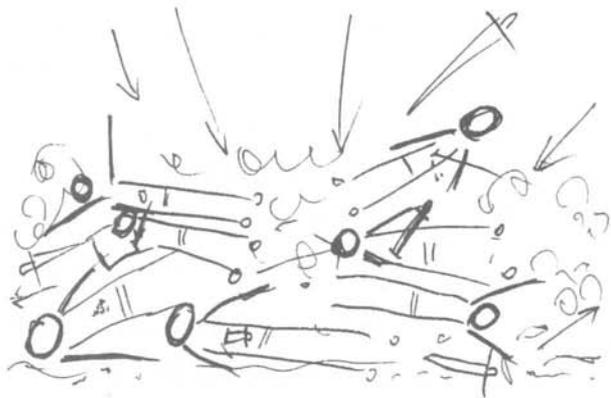
为一项惊人的发现作出证明：在旧约中，第一次这样清楚地肯定了对于复活的信仰。

七兄弟（第7章）

“又有兄弟七人与他们的母亲一同被捕，国王命人用鞭子和牛筋痛打他们，强迫他们吃法律禁止的猪肉。”玛加伯下第7章如此开始。全章都是记述这些殉道者所受的刑罚，以及他们如何以对天主的宣信来回答迫害他们的人。一个一个地被拷问是否背弃信仰，以保全生命。但是“他们和母亲都互相劝勉作壮烈的牺牲说：上主天主看见，必要怜恤我们，正如梅瑟在谴责歌中所说的：祂必怜恤自己的仆人！”

大家依次在受刑中，大声宣告他们的信仰和希望，没有一个示弱的。其中有一个向安提约古说：“你这穷凶极恶的人！你使我失去现世的生命，但是宇宙的君王，必要使我们这些为祂的法律而殉难的人复活，获得永生”（第9节）。就是这一信念给了他们勇气，而且是彻底的。纵然刽子手把他们的身体切成碎块，但上主会再赐予他们生命，再重新获得他们所失掉的：“这些肢体是从上天得来的，但是，现在为了祂的法律，我不吝惜这一切，希望有一天从祂那里仍再得到”。因为“深信天主使人复活许诺的人，死在人手中，是求之不得的”；反过来说，安提约古第四却没有这种希望。殉道者向他宣布说：“可是为你，却没有进入生命的复活。”“你等着看吧！你必要看见祂的大能，看祂要怎样惩罚你和你的子孙！”这一新的确信所以有它的局限：就是相信上主使祂的朋友复活，而不是使其他的人，恶人，迫害人的人。

“尤其称奇……还是他们的母亲。她在一日之内，亲见七个儿子死去，还能欣然忍受……一一鼓励他们说：我不知道你们怎样出现在我的腹中：不是我给了你们灵魂与生命，也不是我构成了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体。世界的创造者，既然形成了人的初生，赐予万物以起源，也必仁慈偿还你们的灵魂和生命，因为你们现在为爱护祂的法律，舍生致命”（20—23节）。



兄弟中最小的一个还活着，安提约古为要他让步，许给他一切：富贵、幸福、尊荣、高官。“可是，少年人对这话毫不在意，因此，王就召他的母亲来，劝她给少年人出个得救的主意……于是她向他弯着身，嘲弄着暴君，用祖国的话这样对他说：我儿，你怜恤我吧！我在腹中孕育你九个月，三年哺养你，又栽培提携养育你，直到现在的年纪。我儿，我恳求你仰视天，俯视地，观察天地间形形色色的万物！你该知道，这一切都是天主从无中造成的，人类也是如此造成的。”天主创造的大能，既然可由无中造人，也可再赐予他

们生命。所以，“你不要怕这刽子手，反该对得起你的哥哥们，视死如归，好叫我在天主显示仁慈的时候，可迎接你的哥哥和你”（25—29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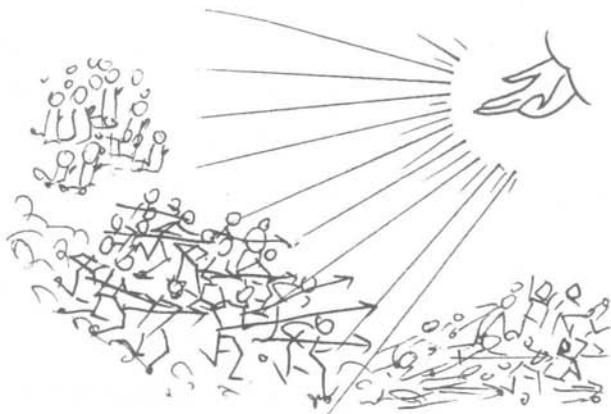
殉道者对天主这种英勇的忠信，使他们了解到天主对他们的绝对忠实：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献于上主，天主还给他们的绝不会更少：以爱还爱，直到顶点！“我哥哥们既忍受了暂时的苦痛，如今他们按照天主的盟约，得到了永生”（36节）；这一句话把主要点说了出来。由此，这一新而惊人的信仰逐渐进展，慢慢取得了优势。有些犹太人很快地便相信了；另有些人却无动于衷。到耶稣时代，有些人，如撒杜塞人，就不相信复活，但是法利塞人却相信；并且，有许多人相信：玛尔大有关拉匝禄的死亡曾肯定地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时，他必复活”（若 11：24），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不过，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所意会的复活，一定不是基督要生活出的圆满生活，将要给我们显露的复活）。

这几章——玛加伯上、下大概全是如此——在圣经中具有一新特色：对天主的绝对性逐渐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因而不敢再称呼天主的“名”，大多数都用婉转的说法，如：“天”、“主宰”、“全能者”、“世界的君王”等。

圣战

在安提约古第四开始下令迫害犹太人时，耶路撒冷的司祭玛塔提雅，和他的五个儿子迁居摩丁。那时，“君王派来强迫人民背教的官吏，也来到了摩丁城，勒令人祭神”

(加上第2章)。他们邀请玛塔提雅“首先前来遵行王的谕令”，因为他是地方上的贵人，如此可得高位和奖赏。但是他起来，高声宣布他对盟约与法律的忠诚。他刚宣信完毕，“有一个犹太人前来，当众在摩丁的祭坛上祭神，全照王的谕令。玛塔提雅一见，热情勃发……于是冲上前去，把那人杀死在祭坛上”。以后，也杀了王的使者，拆毁了祭坛。他便“在城内高声喊说：凡热心法律，拥护盟约的，请跟我来，接着，他和他的儿子，把所有的家产都留在城里，逃到山中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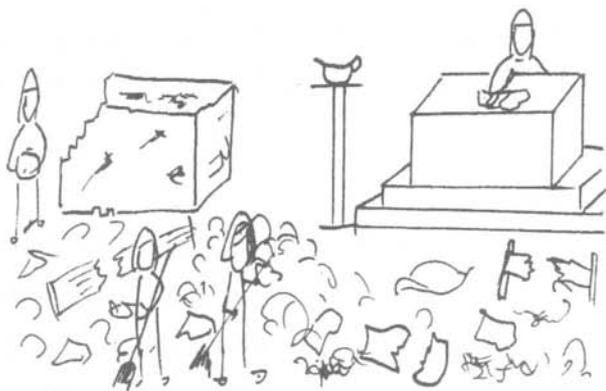
他们被迫藏到丛林里去，组织起来，准备作战。此外，还有许多拒绝背信，“拥护正义正道”的信众，加入战团。“于是他们便组成军队，发奋攻打罪人，怒袭叛徒……玛塔提雅和他的朋友便到处巡行，拆毁祭坛，凡在以色列境内遇见未受割损的孩子，便强迫他们割损”。他们的决定是全面的：“即使在安息日来攻击我们，我们也应还击抵抗，免得我们像我们的弟兄都死在洞中”（加上2：15-46）。

公元前 166 年——安提约古出上谕后一年——反叛即开始，不是为政治上的目标，而只是为了宗教的原故：目的只是为了信仰，为了忠于法律与遵守规定。玛塔提雅年已老迈，快要死时，不能不向他的儿子们留下遗言。最后他说：“犹大玛加伯自幼奋勇，他该是你们的将领，作战攻打异族。你们应召集所有遵行法律的人来跟随你们，为百姓复仇雪恨”（加上 2：66—67）。

犹大玛加伯

犹大，号称玛加伯（天主的锤子），虽是玛塔提雅的第三个儿子，但他本人的才能使他出众：“他的众兄弟及附和他父亲的人，都来辅佐他，大家都奋勇为以色列作战”（加上第 3 章）。他作战勇猛，显示出他领导作战的才能，尤其他从未忘记他行事的依据。我们多次看到他时时肯定他的信仰，在战争之前祈求天主，之后，为了成功而感谢天主。由开始他即充满信心，向他小小的军队劝勉说：“多数人困在少数人手里，是容易的事；用多数或用少数人施救，为上天没有区别，因为战争的胜利，不在乎军队的多寡，而在乎由天而来的力量”。他们从不缺乏这种力量，打了数次胜仗，便在民众中获得了声望：“众人对犹大和他的兄弟都害怕起来，四周的异民也都为之震惊。犹大的名声传到了君王那里，异民都称述他的战功”。也许叙事的人多少有些夸张这班反抗的人的英勇行为和光荣，但一定很快地得到了一些成果：敌人开始惊惧，犹太人的国体都动员起来。

犹大便很快地成了一个真正小军队的领袖，得到了许多辉煌的战果。那时（公元前164年），“犹大和他的兄弟们说：看，我们的敌人业已粉碎，我们要上去清洁圣所，再行祝圣礼。于是全体军队集合，齐上熙雍山。当他们看见圣所荒芜，祭坛被玷污，门户被焚毁，庭院生满小树，像在树林或山上生长的一般。厢房都已经倒塌”（加上4：36—38）。犹大便选定了一些“热爱法律的司祭”，开始清洁圣殿。这项清洁的工作相当庞大，并且，拆毁了被玷污的祭坛。“他们按法律用整块石头，照原先的样式，另修了一座新祭坛”（第47节）。他们很细心地重建了圣地，重新制造了为敬礼用的一切需要的器具。



“九月，即‘基色娄’月25日（即公元前164年12月14日，亵圣者向则乌斯奉献第一次祭献三周年），他们按照法律，在新建的全燔祭坛上献祭……全体百姓都俯首至地，钦崇赞美那使他们成功的上天。八日之久，举行祭坛的祝圣典礼，都欢乐地献了全燔祭、和平祭及感恩祭……犹大和他

的弟兄们，以及以色列全会众，规定年年在这节期，庆祝重新祝圣祭坛节，即由‘基色娄’月 25 日起，一连八天欢乐庆祝”（加上 4：52—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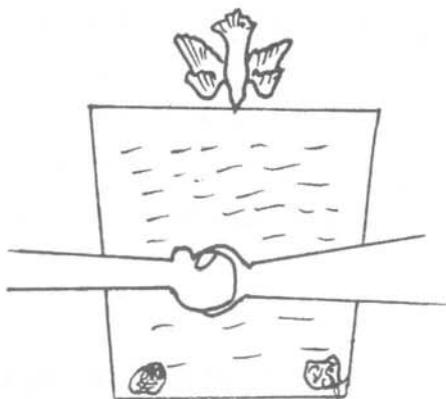
圣经经文对年代有些混乱，可能是为突出几件重大事件：叙利亚大军几次为犹大和他的军队所挫败，叙利亚君王的反应，以先安提约古第四，以后他的儿子让步，赐予犹太民族权利，可按自己的宗教规律生活（加下 11：13—33）。反抗的目的好似已经达到，敬礼又恢复了，因而应该停战了，合作者与起义的军人只应保持警惕。关于地方上的统治管理，人们不免对犹大玛加伯的声望担心。结果是处境混乱。宗教迫害停止以后，军队仍保持警戒，以面对政治上的强国。在这段期间，有两件事应引起我们特别注意：即罗马人进入圣经历史中，和为亡者祈祷的出现。

罗马人的光荣

“犹大听到罗马人的名声，听说他们势力强大，凡倾向他们的，都加以优待，无论谁来接近他们，就与他们友善”（加上第 8 章）。作者长篇大论描述罗马人的丰功伟绩，他们的正义，他们的民主政体。他们既有这些优长，谁不愿意与他们缔结盟约？犹大便向他们打发了使者，罗马人也回信表示了他们的同意。他们将此信“送到耶路撒冷，作为和平联盟的纪念”。

“愿罗马人及犹大民族，在海陆上永远幸福，愿他们永无刀兵与敌对之事！若罗马或其领土上的同盟国先遇到战

事，犹太国应在可能环境内，尽心帮助同盟国作战……同样，若犹太国先遇到战争，罗马人也应该在可能环境内，尽心帮助同盟国作战”（23—27节）。罗马人同时也给叙利亚王德默特琉写了一封信，通知他有关盟约的事。并且，警告他：如果他再压迫犹太人，“我们必要为他们主持公道”。



为亡者祈祷

玛加伯下第12章记述了一件为宗教具有伟大影响的事件。在一场激烈战争中“有些犹太人阵亡了”（第34节）。当人们“收殓阵亡的尸体，好把他们安葬在祖坟里，与亲族在一起”时，发现这件惊奇的事：“在每个死者的内衣下，发现都有雅木尼雅偶像的符篆，这原是法律禁止佩带的；众人便都明白这正是他们阵亡的原因。于是，众人称赞秉公审判及揭示隐密的上主，同心哀祷，求使所犯过恶，得以完全赦免……”犹太便劝告他的部下不要陷于这种罪恶，并且，

募集了银钱，“送到耶路撒冷作赎罪祭的献仪”。为亡者祈祷是一件新的事，是信仰复活的后果：“如果他不希望那些死过的人还要复活，为亡者祈祷，便是一种多余而糊涂的事。何况他还想到为那些善终的人保留下的超等报酬：这实在是一个圣善而虔诚的思想。为此，他为亡者献祭赎罪，是为叫他们获得罪赦”。

既然相信活人能为亡者转求，同样也信任过世的义人和有德行的人，会帮助他们的弟兄。犹大有一天为鼓励他的士兵，述说了他见到的异象：已被杀的热心的大司祭敖尼雅“举起双手为整个犹太民族祈祷……”还有天主的先知“耶肋米亚”也“常为百姓及圣城祈祷”（加下 15：6—16）。

犹大阵亡

玛加伯下（15：17—36）以犹大的辉煌胜利作结束，时在公元前 160 年 3 月，犹大作了一次扭转性的战斗：叙利亚军大败，他们的领袖也被杀。玛加伯上 7：48 说：“百姓非常欢喜：庆祝那一天有如喜庆的节日。”以后又加了一句说：“犹太地遂平安了一个时期。”

但这休战的时期不长，几个月后（加上第 9 章），叙利亚王又派遣了新的军队，人数远超过犹大的军队，他们都害怕起来：有许多人逃走了，另有些人企图劝阻他们的领袖作战；但是徒然。“犹大说：逃走！我决不逃。若时机到来，我们要为我们的兄弟勇敢牺牲，决不可失掉我们的光荣。”一场剧烈的战斗之后，“双方死伤甚重。犹大也阵亡了，其

余的人也都逃散。约纳堂便和息孟，将他们的兄弟犹大抬回，埋葬在摩丁城的祖坟里。全以色列都痛哭他，非常悲哀”。



独立战争

玛加伯上没有以犹大逝世作结束，有人觉得甚为惋惜。因为本书随后数章（9：23—16：22），虽然具有胜利的色彩，但对我们信仰的滋养，可说毫无裨益。反过来说，这数章所记述的这25年的历史（由公元前160至135年），给我们显示出当初激励犹大和他父亲的那种神圣冲力如何逐渐衰退，以致达到为人的野心而辩护。玛加伯家族拿起武器，本来是为争取宗教自由。待宗教自由恢复之后，战斗者认为可以跨过另一阶段，而获得政治上的自由。

公元前152年（犹大死后八年），大家推举约纳堂作领袖，他同时被任命作大司祭。但马上便可以看出他最主要关心的是什么：“在帐棚节日，约纳堂乃穿上圣服，调集军队。并准备大批武器”（加上10：21）。公元前147年，息孟接约

纳堂的位，那时犹太差不多已经独立；数年后，得到了完全独立：“170年（按犹太人的传统，是公元前142年5月27日）异民的重轭，由以色列人身上解除了。民众于是在文书及契约上，开始写：犹太人的大司祭、大元帅、领袖息孟元年”（加上13：4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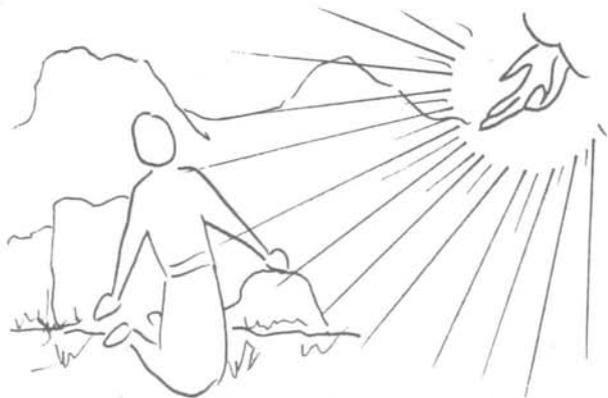
事实上，息孟跨越着两个时代。他是玛达提雅最后的一个儿子，对整个民族行使权力；他也是一系列取得国王荣衔家族的祖先。他完成了他兄弟的丰功伟业，尤其是占领了阿刻辣——在安提约古第四统治下，在耶路撒冷所建筑的堡垒。他为自己的民族获得了一段平安时期，留给人的印象很深：“息孟执政期间，犹太国泰民安……”如此开始了一首美丽的诗歌（加上14：4—15），赞颂息孟差不多好似另一个撒罗满一样。

犹太人在政治上得到独立差不多八十年之久。这段时期的历史虽然有许多资料可以参考（息孟于公元前134年去世之后圣经经文便停止了），但很不容易作一个总结：虽然在领袖之间有些纷争，互相残杀，以争取继位权，争取土地以扩充自己的小版图，但人民可以说享有一些平安。不过，因家庭纠纷，使得玛加伯王朝趋于灭亡。公元前63年，两兄弟为争王位，竟愚蠢地请求庞培来作仲裁。他当时正是罗马最辉赫的大将军，也正在并吞叙利亚。他即刻赶来，占领了耶路撒冷，屠杀了反抗的人，竟敢擅自进入了圣殿。从此国家独立结束，犹太应向罗马纳税。

不必奇怪，在这段动荡的时期内，有许多严重的事故发

生，因此，有许多热诚的犹太人逐渐远离了玛加伯家族。开始时，玛塔提雅和他的家族，是为保卫信仰的完整而战，因而有许多人与他们团结一致：“当时，哈息待党派的人也与他们会合；这些人都是以色列的勇士，甘心为法律舍生的人”（加上 2：42）。

“哈息待党人”按希伯来文，意即“热诚者”，由他们产生了许多神修的潮流。在这段时期内，当政府远离了他们的宗教理想时，他们发展得很快，影响力也很大。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利塞党人，在公元前一个多世纪第一次出现。他们都是些忠诚热心的人士，对加深信仰，加强民众的虔诚，贡献很大，因而他们的势力在犹太人中也很大。他们为保存信仰与敬礼的纯真，甚至与掌权者起了争斗：他们首先被压迫，甚至有些被置于死地；以后才获得了平安，同时也获得了行事与教导民众的自由，进入最高议会——公议会。福音多次批评他们，因为他们这样卫护法律，甚至达到了狭义的法律形式主义，这正与基督相反。



厄色尼派人士对一切绝不妥协。他们愿完全按照法律生活，并且，对玛加伯家族乱用权势大为不满。在某一时期，不敢确定何时——可能在约纳堂或息孟时代——他们退避到死海旷野，谷木兰地方，在那里祈祷默想。他们的人数并不太多，但他们的影响力却相当大，也相当持久（若翰也可能属于此派？）厄色尼派因了他们对信仰的热诚，又因了他们神修生活的严厉，曾吸引了不少人士。

这段充满波折的犹太历史，为所有有信仰的人士是一个很好的反省题目。这一时代，实在是各方面显示信仰的时代，由为天主而殉道的最高峰，直到偏离正道，还称之为圣战。

希望的信息

(达尼尔书)

达尼尔书与玛加伯上、下完全不同。有些学者认为此二书写于同一时代。他的写作是为给在受迫害的人心中有个希望的信息。本书作者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出色的讲故事的人。他前六章的记述，使我们感到透不过气来；但由第七章起，又使我们甚感困惑。因为，他所描述的神奇而又复杂的异象，有些相似厄则克耳。不过，厄则克耳的书名是以作者的名命名，达尼尔则是书中的主角，按某些学者的意见，认为作者另有其人。

唯一天主的大能

在迫害时期，决不能直接暴露谁是一本书的负责人，因而作者把自己放在以前的暴君的场合里，以证明信仰如何时常获得胜利。在四个世纪以前，拿步高曾占领了耶路撒冷，毁坏了圣殿，将人民掳去。并且，居鲁士和达理阿也逝世已久，但他们的名字还在人的记忆里。人们也记得在被掳的人中，有些是忠于天主的人，达尼尔即是其中的一个。

作者便依据这些过去的事件，来描述目前不敢直说的时代，借以吸取某些教训，来训示同时代的人。讲述某些富有意义的事件时，通常都具有同样的模式：暴君执政，为了某

些宗教理由，来与有信仰的人争斗。目前是与达尼尔和他的同伴争斗。这些人坚信天主，天主便保护他们，赐予他们胜利。



在王宫里（第1章）

拿步高征服了许多地方，被掳到巴比伦的青年人，来自许多不同被征服的民族。国王便叫人选拔一些容貌俊美，受过教育，身壮力健的青年，到王宫里受“教养三年，期满以后，他们便可侍立在君王左右。他们中为犹太后裔的，有达尼尔、阿纳尼雅、米沙耳和阿匝黎雅”。第一个服侍君王的记号，即是给他们每人起一个外邦人的名号。但是，他们的宗教身份，却遇到了很严重的威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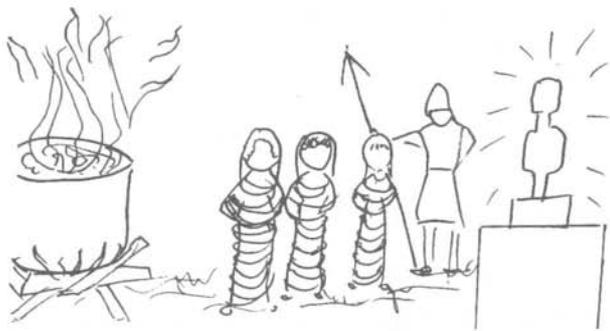
拿步高为他们指定了“君王的食物和君王饮的美酒”。一个忠于法律和食物规律的犹太人，怎能容许使自己玷污，

而分食外邦人的食物？达尼尔遂要求宦官长免除他们享用这些美物。但他反对说：如果犹太青年不吃君王所指定的食物，因而消瘦了，谁负这个责任？达尼尔坚持说：“请你一连十天试一试你的仆人们，只给我们蔬菜吃，清水喝；然后你亲自观察我们的容貌，和那些吃君王食品的青年的容貌，就照你所观察的，对待你的仆人们吧！”……十天以后，他们的容貌比那些吃君王食品的青年显得更为美丽，肌肉更为丰满。于是便准许他们按他们的规定只吃蔬菜。“至于这四个青年，天主赐给了他们精通各种文字和学问的才智与聪明”。三年期满后，他们便被引到拿步高王前。拿步高发现他们在“知识和学问”上都超过其他的人。为公元前二世纪的犹太人来说，这段事迹的教训很清楚：希腊化的人，连同他们那些吸引人的文化，决比不上那些保持信仰，尊重法律，为天主所教导的，具有真智慧的犹太人。所以，决不应让步妥协，应如达尼尔和他的同伴那样坚定……或如老厄肋阿匝尔一样，坚决拒绝作假，佯作听从邪恶者的命令。

金像（第3章）

达尼尔和他的同伴的智慧及见解，使他们获得了君王的宠幸；君王便赐予他们高位，有一天，君王忽然异想天开，想竖起一尊高大的金像，要他的属下“各民族、各邦国、各异语的人民”，都要在金像前叩拜，违者就必投在火窑里，大部分人民都服从所下的命令。当他们听到各种乐器齐奏的

信号时，便俯伏在金像前叩拜。



有些加色丁人来见君王说：“有几个你所委任管理巴比伦省政务的犹太人，即沙得辣客、默沙客和阿贝得乃哥（即阿纳尼雅、米沙耳和阿匝黎雅），大王！他们不尊重你的谕令，不恭敬你的神，也不朝拜你所立的金像。”拿步高勃然大怒，遂下令传他们来，向他们说：“现在你们准备好……若是你们不朝拜，你们就立刻被投入烈火窑中，看有什么神能由我手中将你们救出？”答话是一段美妙的宣信的话：“如果我们所恭敬的天主肯救我们，大王！祂必会救我们脱离火窑和脱离你的手；如果祂不肯，大王！你应当知道，我们仍然不愿意恭敬你的神，也不朝拜你所立的金像”；换句话说：你无论做什么，都是我们的天主的旨意予以完成；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决不放弃相信祂，我们决不背叛祂，而敬拜偶像。

以后的记述都很熟悉：冒火的拿步高使人把火窑烧到最高点，然后把三个青年人捆起来，投入窑里。但是“他们在火焰中来回走动，歌颂天主，赞美上主”。

阿匝黎雅的长篇祈祷，以承认以色列的罪过开始，承认是天主把他们交在邪恶人的手中，受公义的惩罚。但是：

不要废除祢的盟约，

为了祢的朋友亚巴郎，

祢的仆人依撒格，

和祢的圣者以色列，

求祢不要使祢的仁爱离开我们……

恩主啊！由于我们的罪过，

我们比任何民族都渺小；

我们今天在全世界上成了微贱的，

目前，我们没有元首，没有先知，没有领袖，

没有全燔祭，没有祭祀，

没有供物，没有馨香祭，

没有地方可以给祢荐新，

好蒙受祢的仁爱。

……

以祢的奇能拯救我们！

上主，愿光荣归于祢的名！

愿那些迫害祢仆人们的人们都蒙受羞辱……

好叫他们认识祢是上主，

唯一无二的天主，

在全世界上应受光荣。

当加色丁人使火窑更加猛烈的时候，猛火却把他们卷去烧死了。年轻的犹太人却由天主那里得到了清凉的甘露，使他们避免火烧：“于是他们三人在火窑中同声歌颂、光荣、赞美天主……”，邀请全体受造物，同他们一起咏唱赞美歌。这实在是一首长篇美丽的赞美歌。最后以感恩作结束：

请赞美上主，
歌颂称扬祂，直到永远！
因为祂由阴府中救出我们，
从死亡的掌握中抢救了我们；
由烈火窑中救出了我们，
从火焰中拯救了我们。
你们要称谢上主，
因为祂是美善的，
因为祂的仁慈，
永远常存！

(达 3: 88-89)

在公元前 167 年至 164 年间，耶路撒冷的情况是怎样的？圣殿被劫夺了，被褻渎了，国王安提约古在圣殿里竖立了一座偶像……“目前我们没有元首，没有先知，没有领袖，没有全燔祭，没有地方可以按法律的规定给天主献祭……”那么，信众能作什么呢？达尼尔书答复说：仍应照常宣示自己的信仰，拒绝敬拜邪神，不惜任何代价。天主会拯救那些忠信于祂的人，如果天主不在迫害者前保存他们现世的性命，必赐予他们永生（达 12: 2）。信仰天主应是完整的，决不附任何条件：“祂救我们或者不救我们，我们决不恭敬你的神，也不朝拜你所立的金像！”

在狮圈中（第 6 章）

另一段插曲也归结到同样的结论。因为，达理阿王对达尼尔特别重视，官员们便妒忌他，设了一个诡计来陷害他：他们设法使君王达理阿签署一道“不可更改”的谕令：凡不

向国王，而向其他任何神或任何人祈求的，都应被投入狮子圈内。以后他们便窥察达尼尔，发现他向着耶路撒冷，每天三次屈膝祈求天主，一如往常一样。他们便立刻通知国王。国王虽然难过，但不得不执行谕令：“于是下令，将达尼尔逮捕，投入狮子圈内”（第 17 节）。但是第二天，达尼尔生活如常！“达尼尔从狮子圈里被提出来……他身上丝毫没有受到损伤，因为他信赖了自己的天主”（第 24 节）。



玛加伯书虽然没有提到狮子圈，但也告诉了我们当时的宗教迫害是多么厉害。安提约古第四如何多次挑衅：他的姓氏“厄丕法乃”是可憎恶的，他抢劫圣殿，以后将圣殿变为敬拜邪神的地方，强迫犹太人每月 25 日，即他的生日上，向自己敬拜……如此可以了解：达尼尔书的作者为何要在较远的历史中，去找“玛待王达理阿”的事迹，好鼓励亚巴郎的子孙去抵抗宗教压迫。

生活天主的证人

在达尼尔书中最美妙的篇章，是写君王的皈依：如拿步

高和以后的达理阿，先是邪恶的迫害者，但由于受迫害者的坚定信仰，大胆地为他们的信仰作证，使他们认识了天主：“现在，我拿步高要称颂、赞扬和光荣天上的君王，因为祂的一切作为是真理，祂的道路是正义；凡行动傲慢的，祂都能压伏”（4：34）。关于达理阿，他“诏告居于普世的各民族，各邦国及各异语人民……都应在达尼尔的天主前起敬起畏：

因为祂是生活永在的天主，

祂的王国永不灭亡，

祂的王权永远常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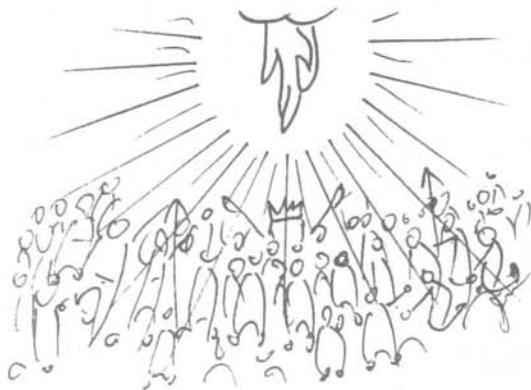
祂拯救施援，

在天上地下实行神迹奇事；

是祂拯救达尼尔脱免狮子的爪牙。

（6：26—28）

天主对忠于祂的人是忠信的，祂常拯救他们，救助他们……这是本书的重要信息之一，尤其是放在皈依的外方人的口中，更有价值。



但很可惜，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拿步高，或者是达理阿，都没有归顺于犹太人的天主。不过，圣经经文愿意给我们指出：殉道者作证的力量，实可使“普世的各民族，各邦国及各异语人民”认识上主。

天主——历史的主宰

在一个暴君的统治之下，要通传一部宣布他王国的崩溃与灭亡，属下重获自由的书籍，根本是不可设想的。但是如果借一些朦胧的异象，并且放在遥远的时空里，再混合一些幻想的形象，很可以造成一扇美丽的屏风，在其后开展其真正的信息。好似在一幅以粗线条划出的巨大壁画上，烘托出天主是历史的主宰。其实作者告诉我们：是天主统治整个世界，尤其在人的王国都崩溃之后，才更为彰显。

拿步高的梦（第2章）

有一天早上，国王醒来，因所做的噩梦而十分忧郁：他什么也不记得，只是十分忧戚。那时，他便召巫师和占星者前来，要他们把梦说出来，并加以解释。但是他们喊说：“请大王给你的仆人们说出梦来，我们好给大王解释那梦的意义”。在国王坚持之下，他们回答说：“世上没有一个人能说出大王所问的事，从来也没有一位君王，不论他如何伟大，有势力，向任何巫师、术士和占星者询问过这样的事。大王询问的，确是件难事，没有谁能告诉大王，

除非那不与血肉之驱同居的神祇。君王因此生气，大发雷霆，下令消灭巴比伦所有的智者（占卜者）”（2：10—12）。当谕令发出之后，达尼尔应许要提供答案，不过要给他一段少许的时间。他便回到家里，同自己的同伴一起祈祷。“于是在夜间的神视中，这个秘密就启示给达尼尔了；达尼尔遂赞美上天的大主说：愿天主的名，从永远直到永远受赞美……因为祂洞悉黑暗中的事，因为光明居在祂内。我祖先的天主，我称谢赞颂祂，因为祂赐给了我智慧和能力……”（19—23节）



达尼尔便去见君王说：“大王所问的奥秘，不是智者、术士、巫师和占卜者所能告诉大王的；但是在天上有一位启示奥秘的大主！祂已将那日后要发生的事晓谕给大王。”大王所作的梦是如此：“大王！你梦见一尊巨大的立像。这尊立像异常高大，非常光辉灿烂，立在君王面前，相貌可怕。这尊立像，头是纯金的，胸和臂是银的，腹和股是铜的，胫是铁的，脚一部分是铁的，一部是泥的。大王，你在观望，忽有一块石头，未经手凿即滚下，击中了立像，

把铁泥的脚打得粉碎；同时铁、泥、洞、银和金立即完全粉碎，有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去，无踪无影；那块击碎立像的石头却变成了一座大山，占据了全地”（2：27—35）。

以后达尼尔便作解释说：属金的头是拿步高和强盛的巴比伦帝国，以后有另外的国家继续兴起，直到“国家分裂”，“一部分是铁，一部分是泥”，即一部分强，一部分弱。那时“上天的大主必要兴起一个永不灭亡的国家，她的王权也决不归于其它民族，她要粉碎和毁灭这一切邦国，唯独她永存弗替，就如你所见的那块未经手凿，即从山上滚下的石头，把铁、铜、泥、银和金打得粉碎一样。伟大的天主已晓谕了大王，今后将要发生的事”（2：36—45）。

这一“预示”的梦必定使安提约古厄丕法乃同时代的犹太人很高兴！他们知道：巴比伦帝国（金）、玛待波斯大帝国（银）、希腊大帝国（铜）都前后相继崩溃了。他们现在看到了继大亚历山大位的分裂的国家的脆弱（铁和泥），因此，他们把全心的希望，放在“上天大主的王国”身上，这一王国永远常存。

不过，在这王国兴起之初，有一块没有经过人手而滚下的小石头。这块石头是谁？是怎样的？没有人知道。只知道抛这块石头的是天主。

最后一点要解释的，就是这一王国“不是属于这世界的”。这句话很难解释。在玛加伯王朝崩溃之后差不多一个世纪，耶稣的门徒还在梦想，询问耶稣：“是此时要给以色列复兴国家吗？”（宗 1：6）

四巨兽（第7章）

由第7章开始记述达尼尔的大神视。由此，表达的方式亦很不相同：“他”变成了“我”：“我夜间见了一个异象”，达尼尔在描述他所见的奇特巨兽之前这样说。达尼尔看见由海里出来的“四种巨兽，各有完全不同的形状”，一个接一个上来，每一个轮班统治场面，但最后那只兽，是最令人害怕，最具破坏性的。在这令人恐怖的世界里，布景突然转变：

我观望，

直到安置了宝座，

上面坐着一位万古常存者，

祂的衣服洁白如雪，

祂的头发洁白如羊毛。 (第9节)

这数行旧约经文在新约中数次引用，但附有一种新的意义。玛窦福音（17：2）、马尔谷福音（9：2、3）和路加福音（9：29）即是引用达尼尔书这段话来形容耶稣显圣容的一幕：“祂的衣服发光，那样洁白，世上没有一个漂布的能漂得那样白”。

祂的宝座好似火焰，

宝座的轮子如同烈火。

一道火河涌出，

从祂面前流下，

有千万服事祂的，

有亿兆侍立在祂面前的。

这段话如何能不使我们想起依撒意亚（第6章）和厄则克耳（第1章）所见的神视，具有上主的宝座，祭坛上的火炭，以及带火的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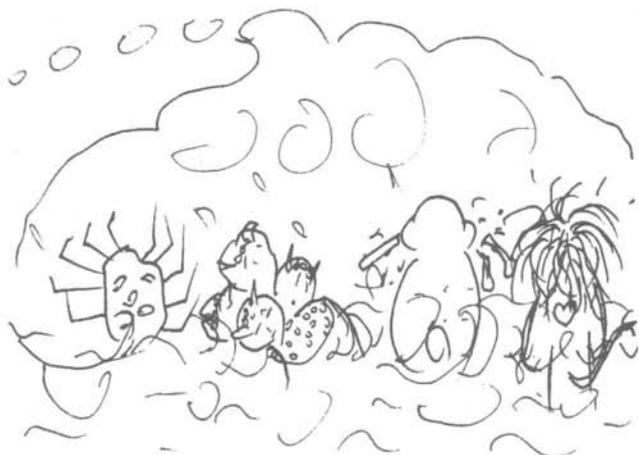
审判者已坐堂，
案卷已展开。

.....

“那时，我……观望，一直观望到那兽（第四只）被杀，它的尸体被撕毁，被投入火内。至于其余的兽，它们的统治权被剥夺，至于它们的寿命，也被注定直到某一个时候和期限”。

我仍在夜间的神视中观望：
看见一位相似人子者，
乘着天上的云彩而来，
走向万古常存者，
遂即被引到祂面前。
祂便赐给似人子者统治权、
尊威和国度，
各民族、各邦国及各异语人民，
都要侍奉祂；
祂的王权是永远的王权，
永存不替；
祂的国度永不灭亡。 （7：9—14）

对抗这些由海中上来的恶兽的（海是敌对上主势力的象征），是一个由天而来的神秘人物“人子”，天主把永久掌管整个宇宙的王权交给了祂。



此后的章节是这一神视的解释。但是，这一部分，并非达尼尔作解释——有如他给拿步高解梦一样，而是谦虚地询问：

我达尼尔，因此心中忧愁，我所见的异象使我烦乱；我遂走近一位侍者，问他关于这一切事的实情；他便告诉了我，使我知道这些事的意义；他说：这四个巨兽就是将在世界上兴起的四个君王；但至高者的圣民要承受王国，永远占有，直到万世万代。当时我又想知道有关那第四个兽的实情，因为它与众不同，非常可怕……

侍者告诉我说：这第四个兽

就是将在世界上兴起的第四个国，
她与其它各国不同，

她要并吞、蹂躏且粉碎天下。

……由此国将兴起十个君王；

他们以后，将兴起另一位君王；

他与以前者不同，
他要制胜三个君王；
他要说亵渎至高者的话，
企图消灭至高者的圣民，
擅自改变节庆和法律；
圣民将被交在他手中。 (7: 15-25)

于公元前 167 年到 164 年间，犹太人毫无困难地认出这位比以前更恶的国王是谁，他自比为天主，“擅自改变节期和法律”，即嘲笑以色列的礼仪年历和法律，并使至高者的“圣民”殉道致命。不过，这只限于一段时期，因为：

审判者要坐堂，
夺去他（安提约古）的统治权，
将他永远消灭，
将王国的统治权，
和天下万邦的尊威，
赐给至高者的圣民：
祂的国是永远的国，
一切邦国都要服事祂，顺从祂。

(7: 26-27)

“此事叙述至此结束”，不过，经文又加：“我达尼尔心中十分烦乱，面色都改变了，但我仍将此事存在心中” (7: 28)。

这一神视实在使人“心中烦乱”。但其中也多么富有意义！这意义不但在于对当时的历史的解释，而且更由于照

亮了整个人类的命运。王国过去而消逝，唯有天主永在，这是其基本主要的。那些贪图权势的国王彼此间的战争是可怕的——具有令人生畏的有角兽——不过，它们若与独一无二的永远的王国，即上主与祂被选者的王国相比，则就微不足道了！

公绵羊和公山羊（第8章）

这一神视与上一神视有些相似；不过，这次不是怪兽，而是一只公绵羊和一只公山羊。达尼尔说：“我观看这异象……我举目仰视，看见有一只公绵羊……它有两只角，这两只角都很高，但一只角高于另一只角，且那较高的是较晚长出来的（解释参阅第20节：两只角是玛待和波斯，波斯很快掌握了主权）。我见那只公绵羊向西、向北、向南牴撞；走兽中没有能抵御它，能摆脱它势力的；它任意行事，自高自大”（8：2—4）。



但是，大亚历山大已在进军，“由西而来的公山羊”，他“在两眼之间，有一只显著的角”。“我见它走近公绵羊前愤怒地抵撞它，将它的双角撞断，那公绵羊再无力抵抗，公山羊把它击倒在地，用脚践踏，竟没有谁能救公绵羊摆脱它的势力。后来，这只公山羊长得极其强大；正当它极强大的时候，它那只高大的角被折断了，代替这角而生出来的是四只卓绝的角，向着天下四方（参阅第 22 节：由这一王国兴四个王国，但没有前一个那样强盛）”（8：5—8）。

以后出现了正戏：“在他们王国末期，恶贯满盈之时，要兴起一位面貌凶恶，诡计多端的君王”；他即是安提约古厄丕法乃。这“一小角”逐渐增高，超过其它的一切。他征服一地又一地，以后攻击“光华之地”（即犹太），最后攻击天主，“直达天像之君”：“取消了祂的日常祭，破坏了祂的圣所”（8：9—11）。

当这场灾难发生之后，出现了一个使人焦虑的问题：“关于废除日常祭，招致毁灭的罪孽，圣所和天军（即事奉天主的信众）遭蹂躏的异象，要延长到何时呢？”——“要延长二千三百昼夜（差不多三年），以后圣所再要恢复原状”（8：13—14）。至于这位“起而攻击万君之君”的，“终于未经人手而自趋崩溃”（8：25）。这最后一句与 2：33 的意义相同（见前），即由天主的干预而兴起的“王国”。

被选者的胜利

达尼尔所见到的每一个大神视，都以一个预许作结束。

有些神秘，都指向未来。因此，在受迫害痛苦的时候，人们能希望那要来的“永不灭亡的王国”（2：44）。当那四个恶兽由海中上来的时候，“相似人子者乘着天上的云彩而来”（7：13），祂以上主的大能而获胜。“至高者的圣民”，即是信众，为信仰天主而殉道的人，最后都要赖祂得救，获得赏报：压迫他们的人要消逝。而他们要“承受王国，永远占有”（7：18）。

在天主获得最后胜利之前，祸患与痛苦要达到极点：那将是一个灾难的时期……是从未有过的（第12章）。在最后的决斗中，一方是“恶者”，一方是代表天主的“大护守天使弥额尔”。被选的人将幸免于难：“凡是名录在那书上的，都必得救”（书即“生命册”，圣经中屡见不鲜，参阅依4：3）。那时“许多长眠于尘土中的人，要醒起来：有的要入于永生，有的要永远蒙羞受辱。贤明之士要发光有如穹苍的光辉；那些引导多人归于正义的人，要永远发光如同星辰”。（在此我们可以记起达尼尔一名的意义：达尼尔按希伯来文，意即“天主是我的审判者”。）

复活、永生……这些光明灿烂的启示，实在给众信者无限的希望——这是圣经中第一次如此肯定（达尼尔书写于玛加伯书之前）。对那些忠信的以色列人，即那些坚定于信仰，宁愿舍生而不愿否认天主的人，起了一些新名称：称之为“被选者”或“至高者的圣民”，他们正与“盟约的褻渎者”相敌对。他们也亲眼看见了敌对的势力如何“褻渎了圣殿”，如何废止了日常祭，以及如何圣殿里安放了“可憎恶的邪

物”（参阅加上第1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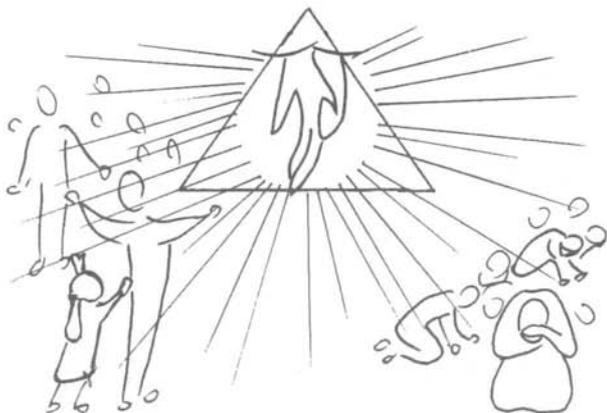
许给信众的王国是与默西亚的希望连接在一起的。这开创了一些新的远景，但是这个王国没有国王吗？达尼尔书的经文对这一点很不清楚，因为，达尼尔书从未提及达味王朝，也从未对纳堂先知的预言提及过一次；其实，正是这一预言逐渐在民众中根深蒂固。

现在要回到达尼尔书 7：13、14 两节，和其它散见于各处的补充词句……不过，按达尼尔书的作风，很少一下子就事情说得清清楚楚的。如此，达尼尔曾宣布有一位人子由天而来，而后在第 10 章又说“有一个人身穿麻衣”有如司祭，“腰束金带”有如王室的人，全身发光如火，走向上主面前。天主赐给了祂掌管宇宙的统治权（7：14）。那么，这位人子是谁？

这一种称呼为基督徒很是熟悉，耶稣不是用过了差不多八十次来自称吗？不过，还需要认清祂给予这一名称的意义。达尼尔书中的“人子”，同时是代表人类，他藉天主战胜了恶势力，因此统治整个受造界。新约更明确地指出了言及的统治和胜利，是怎样的统治和胜利。

福音中曾多次提及人子光荣的来临。玛窦福音第 24 章在描述了大灾难和恐怖的时期之后，随之而来的是胜利，好像回应了达尼尔的神视：“那时，人子的记号要出现在天上；地上所有的种族，都要哀号；要看见人子带着威能和大光荣，乘着天上的云彩降来。祂要派遣祂的天使，用发出洪声的号角，由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聚集祂所拣选的人”

(玛 24: 30、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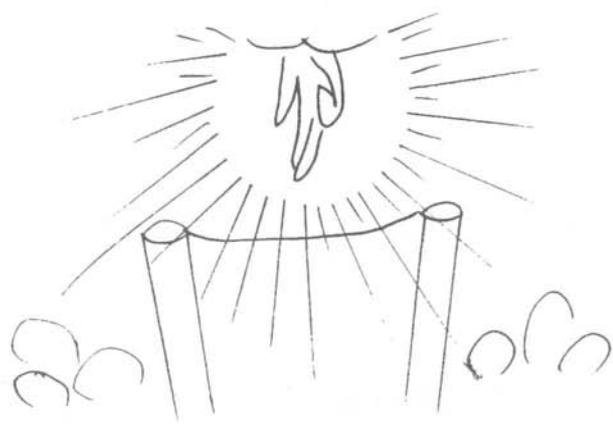
基督的门徒是否也梦想过他们自己身为“被选者”要分享这一胜利？不错，一定的，因为犹太人都在等待一个充满奇迹和光辉的默西亚。不过，耶稣不愿他们陷于这种虚假的希望里：“当人子在自己的光荣中，与众天使一同降来时……”（玛第 25 章），当祂审判人类时，祂将自比为最穷苦的人：“我父所祝福的，你们来吧！……因为我饿了，你们给了我吃的……我作客，你们收留了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了我穿的……”（玛 25: 31—46）。到底谁是被选的呢？“人子来，是为寻找及拯救迷失了的人”（指匝凯，参阅路 19: 1—10）。

耶稣既然取了达尼尔的词汇，祂便使之更为圆满，更为确定——并且，祂所刻画出来的轮廓，又好似依撒意亚所描述的受苦的上主的仆人：“耶稣便开始教训他们：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司祭长和经师弃绝，且要被杀害；但三天以后必要复活……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背着自

己的十字架，跟随我；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但，谁若为我和福音的原故，丧失自己的性命，必要救得性命……谁若……以我和我的话为耻，将来人子在祂父的光荣中，同诸圣天使降来时，也要以他为耻”（谷 8：31—38）。

看！这是人子的真正光荣：奉献自己的生命：“人子受光荣的时辰到了”，这是耶稣在受难前夕说的（若 12：23）。

最后，在困难的时辰，很易使人想起达尼尔书的时代。圣若望即在默示录中，用了同样的表达方式，用了差不多同样的词句，为同样遭难的信众传达希望的信息：“我看见有似人子的一位，身穿长衣，胸间佩有金带。祂的头和头发皓白，有如洁白的羊毛，又如同雪；祂的眼睛有如火焰；祂的脚相似在烈窑中烧炼的光铜；祂的声音有如大水的响声……祂遂把右手按在我身上说：不要害怕！我是元始，我是终末，我是生活的；我曾死过，可是，看，我如今却活着，一直到万世万代……”（默 1：12—18）。恶势力，恶兽很能攻击祂，但一无所获：“祂却要战胜他们，因为祂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祂在一起的蒙召，被选和忠信的人，也必要获胜”（默 17：14）。



10

在外邦人中

(卢；友；艾；多；纳)

纲要

天主临在于日常生活中

一、卢德传：热爱信仰

一个外邦女子

在犹大地

赎主

耶稣的祖先

二、友弟德传：信仰的胜利

以色列受威胁

城遭围困

祈祷的武器

“祂举扬了卑微的人”

三、艾斯德尔传：受迫害者的报复

散居各处的团体

策略与诡计

普陵节

四、多俾亚传：天主陪伴

二人的祈祷连结在一起

信仰与爱情的双重危机

彼此相救

五、约纳书：外邦人的先知

出乎意料的使命

令人困惑的悔改

天主的心

约纳的征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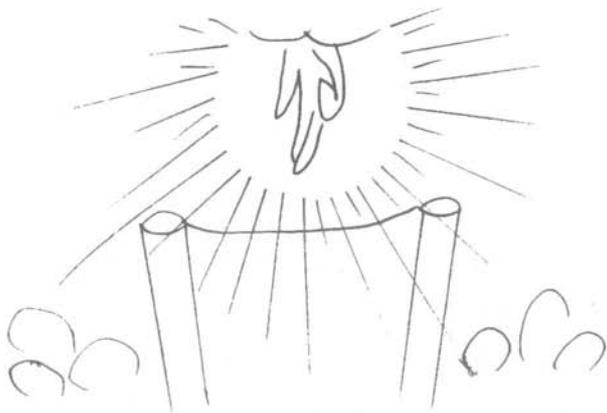
天主临在于日常生活中

卢德传、友弟德传、艾斯德尔传、多俾亚传和约纳书，大概写于公元前 500 年至 200 年间。这些书与其它圣经经文不同的地方，是这些书不是记述辉煌的战争或伟大的神视。如果说每一本记述的中心是对天主的信仰，那么，这些书是将对天主的信仰放置在家庭的内部生活里，并且多次具体化于一个女人——妻子、母亲或女英雄身上。如此刻画出了圣经中有关女人和家庭的模范。

这五本书虽然由来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目标，即教导生活在外邦人中的犹太人，并愿肯定他们所信仰的天主，为了祂的子民的幸福，必定施予干预。每一本书与某一事件，或某一历史上的事实有关：达味与摩阿布家族有联系，一个名叫卢德的，是他的老祖母；犹太人的哈奴卡（建殿节）使人记起友弟德的英雄行为；在以色列列王时代有一个名叫约纳的先知（列下 14：25）；玛加伯下曾提及摩尔德开节（15：36）；多俾亚传把书中的主角与智者阿希加联系在一起。这位阿希加在俗世文学中是一篇伦理故事中的主角。

在我们的时代里，某一段轶事，或某一人物，或某一事实，便可作为电影或小说的蓝本，作者加以想像力的穿插与编排，便成了一部杰作。圣经这五本书，当然常是为启示天主的真理，不过，一件史事也可用来作为一个比喻的契机：耶稣为影射大黑落德的儿子的历史，讲了米纳的比喻（路 19：11—28）。我们这五本书卷的记述也可说是如此。这五本书的作者各按他自己的方式来描述，以带出基于信仰的伦

理教训。每一位作者，把所知道的人物名称或城镇名称搬上舞台，再加上一些详细的情节，放在某固定的历史框架里，引起读者的想像力，使读者屏息于这段戏剧性的记述。因作者不断地强调这一英雄人格，使读者自然参与他的忧伤、痛苦与喜乐，尤其是他的信仰。这些书籍与普通俗世间的史诗的最大区别，是在于这些书籍的目标，是要引起宗教与灵性的反思。



这些记述都是出于虔诚的犹太人的手笔，连他们自己也在外邦人的地区里生活，离耶路撒冷或巴勒斯坦相当遥远。这一时代也是出现一些“智者”的时代，他们能读能写，“日夜默思上主的法律”，努力去了解天主盟约的预许，如何在他们所经历的事件里予以实践。为作表达，他们用了一种特别的方式，与先知所用的冒火的语言，和编纂法律者所用的精细的语言大不相同。他们的用语却是口语，因为这些记述首先是为讲述的，以后，受了希腊文化的影响，才出现了一些华丽辞藻的词句。总括来说，这些书的语气都是快乐人

心的，在圣经所有的著作中，都是最容易诵读的。

在这几个世纪里，他们所常谈的一个问题，是犹太人如何与外邦人——圣经称之为“异民”互相来往。这五本书各以不同的方式，来阐述这一“来往”，或者好像是一种威胁，或者好像是一种充实。每一本书都对所有的犹太人常发生的问题试作答复：“我们是选民，但是我们四散在外邦人中生活，我们应如何把我们的信仰生活出来？”在怀恨和想消灭仇敌的思想之后，现在出现了另一新的心态；在外邦人中，不也是有许多男女皈依亚巴郎的天主吗？从那时起，便有人开始宣布耶路撒冷的光芒要普照大地，圣城的门要为地上万国开放（依第 60 等章，参阅第 8 章“欢乐回国”中的“噢！耶路撒冷！”）。

虽然这一时期的犹太人所写的经文，多多少少都在讨论同样的题目，提出同样的问题；但是，圣经的书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即明确肯定天主的临在和天主的行动，常在犹太民族的历史中，且在他们的生活中心；他们常信任上主，因为，只有上主能帮助以色列脱离一切险境；因为，天主不断向全体子民，而且向每一份子，显示祂的大能和慈爱，无论是在特殊的境遇中，或者是在日常的生活中。

这些书即告诉我们：天主常在我们生活的每一时刻内。

卢德传：热爱信仰

卢德传本来是一本古老的书，不过，与厄斯德拉和乃赫米雅时代发生了关系：因为，正在此时，犹太团体的负责人，为了卫护信仰和民族的纯洁，认为必须禁止犹太人与外邦女子通婚。说故事的人以巧妙的方法，引用了犹太人的另一条法律，说明一个外邦女子也能成为团体的一份子，并且，她还得到了一个重要位置，成了达味的老祖母，因而也成了默西亚的先人。

作者给了本书人物中的每人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名字：“纳敖米”意谓“我的亲人”，她是一个出于犹大支派的男人的妻子，他名叫“厄里默肋客”意即“我的天主是君王”。因为饥荒肆虐他们居住的地方，他们便带领两个儿子移居摩阿布地方：一个名叫“玛赫隆”——“病夫”，一个名叫“基肋雍”——“消费者”。父亲死了以后，他们都娶了摩阿布女子为妻：一个名叫“敖尔帕”——“转背者”，一个名叫“卢德”——“爱人者”。过了十年，“玛赫隆和基肋雍二人也相继去世，只剩下了那妇人，没有儿子，也没有丈夫”（1：5）。

一个外邦女子

三个男人死了以后，纳敖米只剩下独自一人，无依无靠，且侨居外邦之地。当她听说犹大地的饥荒已停止，便决意回自己的出生地——白冷去。当她起身时，对自己的儿媳

说：“你们去吧！各自回娘家去！愿上主恩待你们，如同你们待了死者和我一样。愿上主赐你们在新丈夫家里，各自安身！”（1：8—9）她很坦率地认为她应任凭她们各自自由：因为犹太人的法律，规定一个寡妇可以嫁给她丈夫的任何一个兄弟，但是纳敖米再没有别的儿子。从此以后，她不能再传生她所进入的家门的后代：这为她来说，是一种痛苦，是一种羞辱；所以，她不愿加在她的两个年轻媳妇身上，更何况她们还不是犹太人。

卢德和敖尔帕都放声大哭，要求纳敖米让她们与她作伴，但是她拒绝说：“我的女儿，你们回去吧！……她们于是又放声大哭。敖尔帕吻了自己的婆婆，便回自己的家乡去了；卢德对婆母仍依依不舍”（1：11—14）。



“纳敖米向她说：看，你的嫂子已回她的民族和她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你的嫂子回去吧！”但是卢德坚持忠信：因为她爱她的婆母，愿意追随她，甚至在信仰上也是如此：

你到哪里去，

我也到那里去；

你住在哪里，
我也住在那里；
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
你的天主，就是我的天主。 （1：16）

卢德下了决心，遂离开本国，与纳敖米同行，一起生活，直到“死使她们分离”。

这句充满情深意浓的话，不是夫妻在彼此宣誓时所向往的吗？

在犹大地

“她们来到了白冷，正是开始收大麦的时候”（1：22）。这正是好的季节，她们可以在收割人的后面拾麦穗，以维持生活。她们没有别的收入，她们又不能耕种属于厄里默肋客的田地：同村的人虽然同情她们，但也不能帮助她们多少。卢德年轻力壮，便去庄田收集麦穗，维持她们二人的生活。

放弃割过的地里的麦穗是古代的习俗。在以色列民族中成了条法律，目的是为互相帮助：留下的麦穗不要再拾取，要留下给外方人、孤儿和寡妇（申 24：19）。不过，拾麦穗的人可能遭受收割庄稼的人的污辱。

“卢德就去了。可巧，她正来到了厄里默肋客家族人波阿次的田地里”（2：3）。波阿次在白冷是一个知名人士，作者把他描述成一个豪爽正直的典范。为他来说，只是细心遵守法律还不够。他不但接受一个外邦女子到他田地拾麦穗，而且还鼓励她、保护她：“我女，你听我的话，你不

要到别人的田地里去拾取……我已吩咐了仆人们不要难为你。你渴了，可到水罐那里去喝仆人打来的水”（2：8—9）。



卢德为了他这样关心一个“外方的女子”很受感动，波阿次给她解释说：“自你丈夫死后，你怎样待了你的婆婆，以及你怎样离开了你的父母和故乡，来到这素不相识的民族中：这一切事，人家都一一告诉了我。愿上主报答你的功德，愿你投奔于祂翼下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赐予你的报答是丰富的！”（2：11—12）以后，波阿次不但给她一份食物，而且还吩咐收割的人，故意遗留下一些麦穗，好让她拾取。

如此，在短短一两页中，描述了主要的人物：每人——连摩阿布女子在内——都是遵守犹太人法律的模范。现在要提出另一条法律：

赎 主

晚上，当卢德背着满袋大麦，高兴地回家以后，把波阿

次如何大方地对待她的事，一一给自己的婆婆说了。纳敖米便赞颂上主，然后解释说：“这人是我们的亲人，且是个有至亲义务的人”。意思是说：这人是个有权利（也有义务）使厄里默肋客必有个后代，而有优先权获得他的田地的人。

“赎回法”为犹太人具有重大的意义，甚至第二依撒意亚用这一名词来表达天主对自己的人民的爱：天主要作祂百姓的赎主、救主、拯救者（这三个名词具有同样的意义；参阅第七章“严厉的考验”中的“以色列的拯救者”）。

但是，厄里默肋客的家庭相当复杂：纳敖米能够变卖她的田地，但她过于老迈，不能为她的丈夫立嗣，当然也不能成为他至亲的妻子，只有卢德可以。但是又不知波阿次是否愿意履行他为赎主的义务。纳敖米便打发她的儿媳谨慎地去试一试。卢德便去躺在睡在庄田上的波阿次的脚旁，设法叫他了解自己尚没有男人。波阿次便答复她说：

“你行的仁爱，后者实胜于前者，以致贫富的少年，你都没有跟随……”意即：卢德不但忠于她的婆母，随她而来，而且也忠于她的公公，要为他立嗣。“的确，我是你的至亲（赎主），不过还有一位至亲。比我更近……如果他不愿意——上主永在！我必对你尽至亲的义务”（3：10-13）。

第二天，波阿次便到审断案件的地方——城门口——去与第一个应尽至亲义务的人相见。他便在十个证人面前说出他的案件，并询问他是否愿意取得厄里默肋客的田地，和他的儿媳？但是那人拒绝，波阿次便对长老及所有在座的民众说：“今天你们作证，我从纳敖米手中购得了属于厄里默肋客的一切产业；同时我也取得了玛赫隆的妻，摩阿布的女子

卢德为我的妻室，好给死者在嗣业上留名”（4：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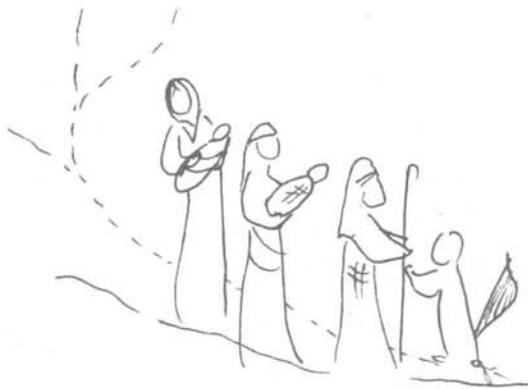


卢德传在许多方面，阐明了犹太法律，丈夫的至亲应娶寡妇的义务（记得：撒杜塞党人关于死人复活给耶稣所讲的七兄弟的故事——玛 22：23-33；谷 12：18-27；路 20：27-40）。赎主的义务，尤其法律中这一条的恒常性，都是为保护弱小者和贫穷人。卢德传全部历史都是围绕着一个外邦妇女，因她对家庭的忠信，而得进入天主的选民中。天主也让她具有犹太人一样的权利，分占祂的恩惠，承认她为自己的人，一生降福她：“上主赐她怀孕，生了一个儿子”（4：13）。

耶稣的祖先

波阿次和卢德的结合，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敖贝得，他是叶瑟的父亲，而叶瑟又是达味的父亲（参阅编上 2：13）。敖贝得被列入达味的祖先中。玛窦福音在耶稣基督的祖谱中，直接明确指明：“波阿次由卢德生敖贝得”（1：5）。这明显是为摩阿布妇女作证，借着她，基督的救恩及于“异民”——外邦人。

卢德传并不是写一个寻常犹太家庭的历史，有它的困苦和喜乐，有它的德行与赏报！而是为当代肯定一项新的真理：天主与祂的民族所订立的盟约，并不排除其它的民族；所有的人都有份于许诺的实践。因为，天主的忠实并不只保留给犹太人，天主对忠于祂的人都是忠实的。为等待达味的后裔——默西亚的犹太人来说，一个摩阿布的女子，在他的祖谱中存在，是一件重要的事件。为基督徒来说，玛窦在他所列的名单中，提及一些外邦妇女，是要强调基督救恩的普遍性。



这位耶稣的祖先而又是耶稣提前的门徒，这位年轻的摩阿布女子，实具有伟大的勇气，为了热爱自己的婆母，宁愿放弃一切，来帮助这位孤苦伶仃而又身无分文的老妇。

友弟德传：信仰的胜利

友弟德传具有许多人名地名，还有些大人物的名字——一个国王，一个统帅——也具有许多历史和地理上的详细情形。此外，还有许许多多……但是，很是奇怪，如果去参考一本古代的历史书，或一本地图，便可看出：所写的人物并非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地方，并且有些地方根本在地图上找不到在哪里。连故事发生的中心——拜突里雅亦不知其所在。

虽然如此，书中所记述的事件，一定出于古老的圣经经文，所叙述的必有历史的根据。本书写作的目标，首要的是鼓励那些对抗入侵的外邦人；并向他们表明只有信赖天主才可以得到胜利。很久以后，圣若望在第一封信中曾写说：“得胜世界的胜利武器，就是我们的信德”（5：4）。

以色列受威胁

“亚述王拿步高”决意要向东方扩展自己的王国，要求西方的附庸国支持（其中就包括巴勒斯坦）。但是，西方各国都加以拒绝。“拿步高对这些国家大怒，即指着自己的御座和帝国发誓，必雪此恨……”（第1章）。敖罗斐乃是“总司令兼居全国次位”，遂“召集亚述的众将领、司令和武官，依照主上所命的，数点了出征的精兵，约十二万人，骑兵射手一万二千”（2：14—15）。

随即开始出征。在亚述大军之前，使人恐怖的消息传了出去：“住在犹太的以色列子民，听说亚述王拿步高的统帅敖罗斐乃对异民所行的一切，如何抢劫破坏了他们的一切庙宇，就万分害怕，为耶路撒冷与上主他们的天主的圣殿十分担心”（4：1—2）。耶路撒冷大司祭便写信给两个具有战略价值的城镇的居民，要“他们把守上山进入犹太的道路”。位于撒玛黎雅 的拜突里雅便是其中之一，这就是故事发生的地点。但是，主要的并不是在于一场战争的赌注。作者邀请我们更深入一层，要我们发现他所关注的问题，是在于天主在外邦人面前彰显祂的光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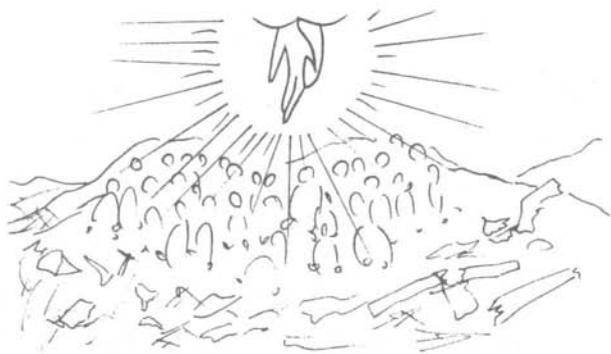
“全以色列人都恳切呼号天主，极力自卑自谦……全犹太和耶路撒冷境内的百姓，在全能上主的圣所前，禁食多日”（4：9—13）。

面对他们的虔诚，是敖罗斐乃的褻渎。首先，使人惊奇的是，一个外邦人来解释选民的心态，并向他们的天主表示敬意。当战争的统帅询问这一民族是什么民族，竟敢准备反抗他（这是第一次有人敢反抗他），“他们的力量和勇气，究竟在什么事上”时，阿孟子民的统帅阿希约尔便答复他（5：5—21）；他便简略地首先概述这个出于加尔底亚人的民族的历史，以后要敖罗斐乃小心提防：

“当他们不犯罪得罪自己的天主时，便常享幸福，因为，有一位嫉恶的天主，与他们同在。但当他们离开天主给他们所指示的道路时，便在战争中受到歼灭，被掳到异乡，他们天主的殿宇也被毁为平地，城市都为敌人所占据。可是现在，自从他们归向天主以来，就由散居的地方回来，

收复了他们的圣殿的所在地耶路撒冷，现在已变为荒芜的山地。”

“主帅！假使这个民族作恶，得罪他们的天主，如果我们发觉他们有这‘致命伤’，就可上去进攻，必能战胜；若是这民族没有什么不法的事，请我主放过他们，免得他们的上主天主庇护他们，使我们在全世界成为人的笑柄”（5：20-21）。



敖罗斐乃即刻反应说：“拿步高外，还有谁是天主？他打发他的兵力，要从地面上将他们消灭，这不是他们的天主所能施救的”（6：2）。由此，战斗便凭自己真正的实力，即信仰的实力。敖罗斐乃为给对以色列的天主的信仰作证的阿希约尔判刑，把他赶出营外，交与拜突里雅居民，而拜突里雅居民听了他的报告之后，却信任了他，欢迎他，设宴招待他。

城遭围困

由此时起，拜突里雅被围了起来。如果敖罗斐乃直接攻

打此城，必定很快便可攻下，因为，他的军队多得无数。但将领却建议了另一个解决方法：即截断供给拜突里雅居民的食水，使他们因口渴而败亡。

“拜突里雅居民所有的蓄水器都已空了，蓄水池都干了。人没有一天可得畅饮……”（7：21）。在被围困的第三十五天，居民都要求投降。但首领之一，敖齐雅劝勉他们不要失望：“弟兄们！振作精神，再忍耐五天，也许上主我们的天主，在这个时期内，向我们再施行祂的仁慈，因为祂决不会永远抛弃我们！如果过了这日期，仍得不到救援，我就依照你们的话办理”（7：30—31）。难道他们不能等到四十天（圣经中很重要的象征数字），而得见天主的显现吗？

那时，在拜突里雅有一个年轻寡妇，名叫友弟德（即犹太友人之意），容貌美丽，尤其以虔诚与对天主的信仰著称：“她听说百姓因为缺水，精神颓唐，向首长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友弟德又听说，敖齐雅向他们所说的话，如何向他们发誓，五天以后，必将城市交给亚述人”（8：9）。

友弟德对天主的信心是全面的，对这种措施十分愤慨，遂与城中的首领交谈，指责他们给天主限期是试探天主（8：11—17）：“兄弟们，不可触怒上主我们的天主！如果祂在五天内，不肯前来施救，祂仍有权力在祂愿意的时日保护我们，或在我们仇敌前将我们消灭……因为天主不同人一样可以受威胁，或如人子一样可以受支配。为此，我们只有等待祂的救援，呼求祂来援助；如果祂愿意，必会俯听我们的呼声”（8：11—17）。

以后，她在第 18—27 节内继续发挥她希望的理由：以色列人中已经很久没有人再去敬拜偶像，并且，人民都忠于上主，所以，可以肯定：天主一定救援属于祂的人。如果拜突里雅失陷，全犹太地也必为敖罗斐乃大军所蹂躏，耶路撒冷要被占领，圣殿要被污辱。友弟德继续说：天主绝不愿意如此，也不会将不应受的惩罚降在我们身上，只不过要考验我们，如同昔日考验亚巴郎、依撒格或雅各伯一样。所以，现在需要显示我们抵得住考验，以信德来作回应。



敖齐雅赞同她所说的话，不过，只是采取消极的态度，说：“请为我们祈祷……上主必降甘霖，注满我们的池沼，使我们不再渴得发晕”（8：31）。于是友弟德作出决定说：“请听我说，我要作一件在我们民族的子孙中万世流芳的事……”（8：32）。她不能提前说出她的计划，只要求一件事：放她夜里自由离开拜突里雅城。

祈祷的武器

友弟德并不是一位战士，她也不是一个爱好冒险的人，

而是自她守寡以来，不断长年祈祷默想，使她了解到信赖天主的真实意义：为脱离一个困难的处境，只是求上主的救助不够，还需要时时准备好由天主接受如何进行的方法，和完成应行的事的力量。友弟德如何准备自己去行事描写得相当详细（第9章），实在值得一谈，因为这是旧约中最美丽的祈祷文之一。

最初，她先呼求她出生的西默盎支派祖先的天主，同时追忆天主如何帮助他们战胜了仇敌；然后，她更明确地指出上主是历史的主宰。无论是过去的，或现在的，或将来的，都是祂所计划的，都在祂的掌握中。随后，她便嘲笑亚述人自己仗恃自己的“雄厚军队”，“自恃坚甲利兵”，岂不知上主要使他们一时便化为灰土！

祢看他们的骄傲，

愿祢的震怒，降在他们的头上，

赐我这寡妇的手有能力，

去完成我所图谋的事！

愿祢用我口舌的巧言花语，

去打击他们的奴仆和主人，

主帅与官员！

愿祢用一个女人的手，

去减灭他们的威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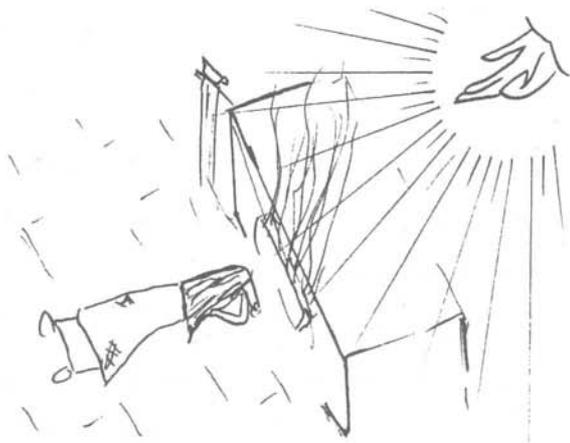
祢的力量，不在乎人多；

祢的威能并不靠强力；

但祢却是谦卑者的天主，

弱小者的扶助，
无力者的保护，
无靠者的依赖，
失望者的救主。

(9: 9-11)



如此，在亚纳的诗歌之后（撒上 2：1-10），在圣母的谢主曲之前（路 1：46-55），有另一个犹太妇女，提及上主如何保护弱小者，而赐予他们力量，抗拒残暴的人。

祢的确是我祖先的天主，
以色列祖业的天主，
天地的主宰，
水的创造者，
万有的君王，
祢俯听我的祈求吧！
愿祢使我巧妙的言辞，
去伤害，去杀死那些想出阴谋，

破坏祢的盟约、圣殿、熙雍山，
和祢子民所占居的家乡的人！
愿祢使祢的众民族，众支派都知道：
祢是天主，万能全权的天主；
除祢以外，
以色列族没有别的保护者。

(9: 12-14)

在这篇祷文中，已将即要发生的情节全部描写了出来。

“祂举扬了卑微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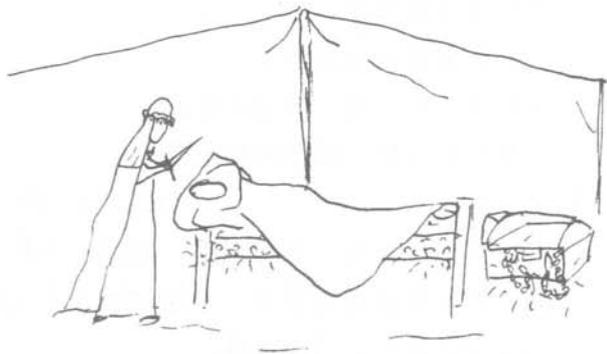
友弟德所扮演的角色，是犹太妇女的化身，这点十分重要。全以色列子民，他们的生命和敬礼完全系于她手中。因为，拜突里雅陷落了，耶路撒冷也必陷落，那么一切便完了。本书的作者就是要表达一个妇女便可拯救以色列民族。这为我们来说，是一项预告，预报几个世纪以后，将有一个纳匝肋的年轻犹太女子，当她接受作默西亚的母亲时所扮演的角色。

由第 10 至 13 章，一连四章，以生动的文笔描述友弟德的冒险行动，只以她的美色与信仰为武器，带领她的使女面对敖罗斐乃。她细心打扮好，身穿锦衣，佩带各种饰品……她打扮得如此花枝招展，亚述军人一见她向他们走来，都为之折服。前哨士兵便带她到营中，众人见到她，“都惊讶称奇”，便带她到敖罗斐乃的营幕内。敖罗斐乃一见倾心，便设法引诱她。

但是她早已计划好如何行事：她利用阿希约尔的话作取得信心的策略，然后说出犹太人因被围困而陷于饥荒，决意违犯法律，食用奉献给天主的食品。那时——有如阿希约尔所肯定的——天主必惩罚不忠的百姓，把他们交与仇敌手中。敖罗斐乃让她单独自由行事。友弟德便向他保证：不需要战争便可获得胜利。

友弟德在营中过了三天，专心事奉天主，每夜出营祈祷，没有一个亚述士兵敢惊动她。的确，她的作风在人看来，是大胆并且愚蠢；但是，她要彰显天主的保佑，因为，“祂从高座上推下权势者，却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路1：52）。

“到了第四天，敖罗斐乃设宴……”，被邀请的人很少，但都是精选的，都是保密的人物。友弟德一被邀请，便毫无恐惧地接受了，打扮好，便入了席。“敖罗斐乃一看见她，即心不守舍，神魂颠倒……遂开怀畅饮；有生以来，没有一天，喝过这么多的酒”（12：10—20）。当官员回到自己的营帐时，敖罗斐乃已断头醉乡。友弟德取了敖罗斐乃的短剑，砍下了他的头，装进她的食袋里。



在此要注意的，是本书的女英雄，并非出于一个大支派（也不比艾斯德尔和多俾亚大）；天主行事，常是顾及全以色列各支派。天主的子民是一个整体，超越犹大、肋未、厄弗辣因或玛纳协各大支派。

此外还有，天主不但只在选民中行事！阿孟人阿希约尔胆敢在外邦人面前，为以色列的天主作证，归光荣于天主，连他自己也皈依了天主“……受了割损、皈依了以色列家”（参阅 14：5—10）。摩阿布人卢德在他以前已皈依了以色列家……虽然申命纪 22：4 曾规定：“阿孟人和摩阿布人永远不得进入上主的集会”，但是，经过了数个世纪，犹太人逐渐看清天主的旨意，遂拓扩了他们的视野，开放给普世万民。超越法律，并非废除法律，而是使之成全，正如基督所说的。

艾斯德尔：受迫害者的报复

艾斯德尔传——连普陵节包括在内——能够在犹太人的生活中占如此重要的位置，是因为此书正表达了常受迫害的犹太团体的深切愿望：消灭迫害者。这种愿望当然不合乎福音精神，但也可由其中抽出爱国或寻根的教训。

本书所记述的事件是发生在波斯帝国时代。本书作者对波斯帝国的习俗和宫殿中的生活情节相当熟悉。薛西斯是当时的波斯帝国君王之一，但是，历史从未提及艾斯德尔，有如未曾提及瓦市提皇后一样。不过，我们知道：犹太人由公元前二世纪起，已在一定的日子上，庆祝摩尔德开节，即本书所记的普陵节（加下 15：36）。

散居各处的团体

艾斯德尔传所描述的环境，是居住在“散居地”的犹太人的处境，即散居在各民族中的犹太人的生活情况。摩尔德开是于公元前 597 年由耶路撒冷被掳去的犹太人之一。当时耶肋米亚曾向他们建议：“你们应建筑房屋居住，种植田园，吃田园的出产；自己娶妻，生养儿女……你们应寻求当地的平安，为当地祈祷上主，因为你们的幸福是有赖于当地的安宁”（28：5—7；另参阅第七章“严厉的考验”）。

犹太人在各大城市——如巴比伦、稣撒、厄克巴塔纳等城，勉强安定了下来。但是他们决不能与本地的居民同

化：有许多事使他们与他们分离，只由遵守法律开始，便可了解：由食物的规定，到禁止与非犹太人联婚，中间还有许多多大节日，在会堂中聚会等等，都在肯定自己是属于犹太人的团体。虽然还不能称为“封闭的小圈子”，或“少数民族聚居的特区”，但情形差不多是如此。其实，犹太人也必须与外邦人隔离，以保护自己固有的身份，自己的信仰生活，因而外邦人常因了他们不同的表现，而猜疑他们。并且，因为犹太人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一定的影响，所以难免引起掌权者或平民对他们有所敌视。

犹太人自从散居各地之后，无论在地方上或社会生活中，都不能适应，所以常受人恐吓、欺压、攻击，甚至遭灭族的威胁。艾斯德尔传即是记载犹太人，以及以后的兄弟姊妹所面对的反犹太主义的攻击。

策略与诡计

在这场戏剧中有四个主要角色：国王、王后、外邦的迫害者和模范的犹太人。有如友弟德传一样，全民族的得救系于一个女人的行为，以色列的仇敌所设的毒计正落在自己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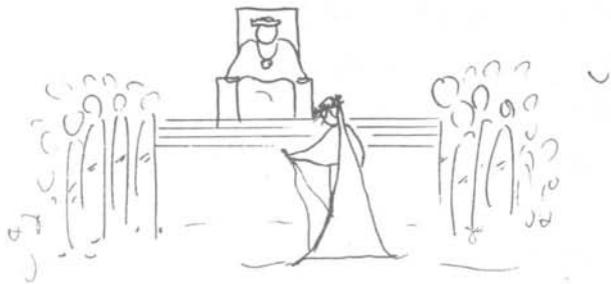
作者在前两章以生动活泼的手笔，给我们描述了薛西斯国王，以及王宫和大摆宴席的情形；并且也给我们描述了国王的任性，甚至把拒绝前赴醉汉宴会的瓦市提王后休退。国王正在盛怒，官员在旁推波助澜，由于自私，遂向全国下令：“传遍整个版图广阔的国土时，全国的妇女，不拘尊卑，对自己的丈夫务必表示尊敬”（1：20）。

为了要接替瓦市提的后位，人们便把各地的年轻美女聚

集到王宫里，经过一年的准备之后，呈献于国王面前，由他任选新后，那时“在稣撒禁城内，有一个犹太人，名叫摩尔德开……他抚养了他的堂妹阿斯德尔……这女孩身材标致，容貌美丽”。阿斯德尔很得监护嫔妃太监的欢心，被引到王宫里。阿斯德尔听从摩尔德开的建议，没有说出自己属犹太人的身世。但摩尔德开最初一年的时间，常来打听阿斯德尔的消息。

摩尔德开因为常来王宫，竟然发现了两个想向国王下毒手的阴谋家，他便告诉了被选为王后的阿斯德尔，要她转告国王。那两个阴谋家便“被悬在木架上，处以极刑。此事的原委，当着君王的面，记录在年鉴内”（2：23）。因此，一个犹太人和一个犹太女人在表面看来，居于高位，并得到了君王的欢心，但选民并没有因此而免除威胁。

不多时以后，“薛西斯王擢升……哈曼……位居所有同僚公卿之上”，并下令：“都应向哈曼俯首下拜”；但是，摩尔德开是一个忠信的犹太人，拒绝下拜。他在祈祷中曾说出了拒绝的理由：“……我这样作，是不愿将人的光荣置诸天主的光荣以上；并且，我的上主，除了祢以外，我决不叩拜任何人”（补录丙4-5节）。



为哈曼来说，违犯国王的命令正给他一个意外的收获，他乘机向君王进言说：“在你全国各省内，有一个民族，散居在各民族之间，他们的法律和各民族的都不同，又不遵守王法；容留他们，于君王实在不利。若君王赞同，可谕令把他们灭绝……”（3：8-9）。国王薛西斯便授予他全权。于是立刻宣布将在“12月13日”——抽签抽出来的日子——把全波斯国所有的犹太人灭绝。

“此时在各省里，凡是谕文与敕令传到的地方，犹太人都哀号、禁食、哭泣、悲痛”（4：3）。摩尔德开因为身穿苦衣，不得进入御门内，便设法通知艾斯德尔，求她帮助。艾斯德尔一知道要去向君王求情，一时踌躇不安，因为，任何人未奉召见，谒见君王，一律处死。摩尔德开仍坚持要求：“……谁知你之所以得涉足朝廷，不正是为了挽救现在的危机呢？”（4：14）一个犹太女子出人意外地被选为波斯的王后，岂不是天主愿意借她来拯救祂的民族呢？

艾斯德尔接受了在薛西斯王前转求的要求，不过，她先禁食三日，向天主作了长篇的祈祷：

求祢使他们的阴谋伤害自己，
祢为那谋害我们者的鉴戒。
上主！求祢纪念我们，
在这灾难之时，求祢显现！
神明的君王，全能的主宰，
求增我勇气！
赐我在猛狮前（国王），
口能说动听的话；

求祢转变他的心意，
去憎恨我们的仇人，
使那人和与他同谋的人，
同归于尽。
唯愿祢亲手拯救我们！
上主！求祢援助我这孤苦无告的人，
除祢以外，我没有别的依靠。

(4: 16-19)

“唯愿祢亲手拯救我们！”这是有信仰的人由心中自然吐露的祷词。上主必会回应。在人方面来看，只有危险；但信仰却给我们露出天主的干预。艾斯德尔将整个自我投入天主手中，犹太民族必会由屠杀之中获得拯救。

事情接二连三地接踵而来。艾斯德尔获得了国王两次驾临，与她共食。第一天夜晚，薛西斯失眠，令人诵读年鉴，当他听到摩尔德开揭发那两个企图杀害国王的阴谋时，他便问：他得到了什么报酬？仆役答说：没有得到什么。国王便决意补偿这一不公道的事。

第二天早上，哈曼上朝，正想要求国王处死摩尔德开。但薛西斯王先问他说：国王想要光荣一个人，应怎么对待他呢？哈曼以为要光荣自己，便得意地说了一系列的光荣办法。国王表示赞同，便下令按照他所数点的，一一实现在摩尔德开身上。哈曼心中忿恨，但一一实行了。

以后，哈曼赴了皇后的盛宴。皇后便乘薛西斯王高兴之际，勇敢地为她的同胞说情：

“大王！如果我获得你垂青宠爱，如果大王欢喜，请饶

我一命，这是我的恳请；也饶我民族一命，这是我的要求；因为，我和我的民族，已被人出卖，快要遭受蹂躏、屠杀、毁灭”（7：3-4）。以后更清楚地说：“这仇人和死敌，就是这败类哈曼。”



王一下令，哈曼便被悬在他为摩尔德开所准备的木架上，并把他的家业赐给了艾斯德尔王后，并且，摩尔德开也获得了国王的宠幸。为犹太读者所得到的结论很清楚：人无论如何阴谋设计，天主却是主宰，来拯救祂的百姓。

普陵节（第9章）

抽签——普陵——所定的为灭绝犹太人的日子，按国王的谕令，成了犹太人消灭他们仇敌的日子。对迫害者报复，为有信仰的人，只是彰显天主的正义；

“十二月，‘阿达尔’月十三日，是该执行君令和上谕的那一天，也是犹太人的敌人原想歼灭犹太人的日期，却变成了犹太人制服敌人的日子……没有一个人能敌挡他们，因为所有人民都害怕他们。各省的首长、御史大臣和省长，以及为君王服务的人，都拥护犹太人，因为害怕摩尔德开……这

样犹太人就用刀屠杀，消灭了一切敌人……”很明显地，叙述者所向往的这种对压迫者所施行的报复，也要我们同他一起向往。



犹太民族对要消灭他们的人所获得的胜利，即刻成了一个节日，因为在这同一的日子，“化忧为喜，化凶为吉”。为犹太人来说，命运或抽签——“普陵”，全在全能的天主手中（我们在宗徒大事录中也读过，以抽签的方式选定了玛弟亚）。这一次，又是主借一个女子的手拯救了祂的民族。

这一节日直到今日，在犹太人中还甚为普遍。在自动自发的欢乐中，他们所要表达的，是天主必时常由各种迫害中拯救祂的百姓。在化装的戏剧中，扮演丑角的，常是哈曼，他是在历史中所有想要消灭犹太人的化身。很可惜，我们也很清楚知道，文书中所描写的情景并非是虚构的……

多俾亚传：天主陪伴

多俾亚传的背景，有如艾斯德尔传一样，是发生在散居在外的犹太人中，不过，这些犹太人并非生活在暴力的迫害之下，只是行事需要谨慎，暗地里履行他们信仰的任务。另一方面，这次所叙述的事故，并非是有关全民族的事件，而是有关两个家庭，给犹太人所有的家庭示范，如何连在磨难中也忠于天主，忠于法律。

“多俾亚”（天主是善的）一名，在犹太人中甚为普遍（大部分圣经经文称父亲为“托彼特”，称儿子为“多俾亚”）；辣古耳（天主的朋友）、亚纳（慈惠）和撒辣（公主）亦是如此。他们中没有一个在世界上是有权势的，或伟大人物；他们只是生活在极平凡、平淡无奇的生活中，但其中显露出天主的存在和天主圣爱的运作。

二人的祈祷连结在一起

托彼特是一个热心而又忠信于天主，被掳至尼尼微的人。他对所有遭难的人都具有很大的同情心，凡来有求于他的，他决不拒绝，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按犹太人的法律，去埋葬为君王所屠杀的同胞。

但是，这个义人为天主所试探，成了个瞎子，因而感到为人所弃；他不能再维持家庭的生活，因而他的妻子应该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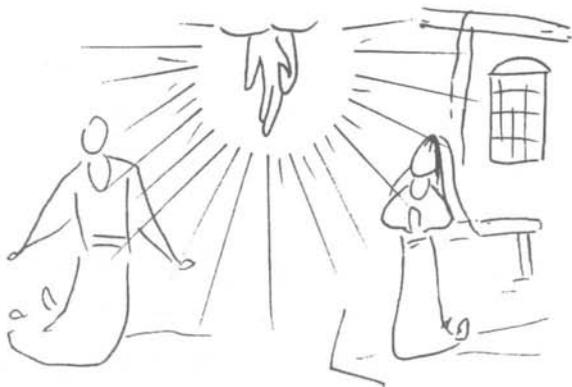
担这一任务。他觉得失去了作丈夫的尊严。

有一天，颇为丧气，他为了琐碎小事竟然动怒，连他自己也感到面红，即是两老夫妻吵架。托彼特颇为失望……但他是个有信德的人，便把他的困苦交托于天主手中（3：1—6）。

“祢因我和我祖先的罪行而加给我的种种刑罚，都是针对事实的，因为我们没有遵守祢的诫命，在祢面前没有忠诚行事。如今，请祢按祢的圣意对待我吧！请祢收去我的灵魂，使我从地面上消逝，化为灰土，因为死比生为我更好！因为我听见了虚伪的辱骂，我心中很是忧伤。上主，请祢救我脱离这种苦难吧！”

托彼特说：天主是公义的，真实的，表面看来，有时受苦是毫无理由的，但为天主却是有理由的——也许是为了过去的罪过——但是当祂干预时，祂必拯救不幸的人脱离危险。

在远处玛待地方（约有两个月的行程），住着另一家，这家是前一家近亲。这一家也生活在磨难中：辣古耳的女儿，撒辣，曾嫁给了七个男人，但他们都被“恶魔阿斯摩太在他们按礼俗与她合房之前，一一杀死了”（3：8）。撒辣独自一人，情形比寡妇更为恶劣，又永远不得生育，按当时人的思想，她只有是必受诅咒的牺牲者！当她受人污辱，必如托彼特一样，感到失望。她曾想到自杀，但她感念她是老父的爱女，遂抛弃了这一意念，一心投靠天主，祈求天主怜悯可怜她。



“……我是我父亲的独生女，他没有别的儿子来继承，他也没有近支的兄弟或近亲，可以让我嫁给他为妻。我的七个丈夫业已死去，我为什么还活着呢？假使祢不愿叫我死去，那么，上主！请祢垂顾可怜我，使我再不见辱骂吧！”
(3: 15)

诚然，“天主使一切协助那些爱祂的人，就是那些按祂的旨意蒙召的人”（罗 8: 28）。托彼特的盲目，撒辣受屈，为有信仰的人，都是走向上主的道路，认出是“天主旨意”的启示。“二人的祈祷，在荣耀的天主前都获得垂允。所以天主打发辣法耳来医治他们二人”（3: 16-17）。使者的名称“辣法耳”，意即“天主医治”；这足以说明因祂的干预，他们二人都得到了救援。

信仰与爱情的双重危机

托彼特自信濒于死亡，便想把最宝贵的东西交托给自己的儿子。他便藉口要向住在玛待地的加贝罗索回那笔款项，

说出了这篇大道理（第4章），为多俾亚最主要的是：祖先的信仰和传统；这是他要实在给青年人所传授的产业：

“你要一生想念天主……你当用你的财产，救济一切行义的人……对一切穷人不要转面不顾，这样天主也总不会转面不顾你……你应戒绝一切淫行……”（5-12）。然后，托彼特提醒他的儿子，有关为犹太人所规定的婚姻条例（不可娶外方女子），并教导他社会正义——使人想起亚毛斯先知——尤其坚持要求对人要仁慈和慈爱：“你厌恶的事，不可对别人做……该把你的食物施于饥饿的人，把你的衣服分给裸体的人……”（15-16）。无论发生什么事，在任何处境，“你该时时赞美上主天主，求祂使你的道路正直，使你的前途与计划顺遂”（19）。奉行这一切的基础，用一句肯定的话来说，即是“我们是先知的子女”（宗3：25），因为犹太人与天主有一种特殊的关系。

少年多俾亚便起程走向玛待，不但有先人的信仰作领导，而且有天主所派遣的同伴在路上同行，即天使辣法耳。由此可以看出，被迫生活在外邦人中间的全体犹太人，他的行事，一方面有他们的信仰和传统作领导，另一方面，也有天主借祂所派遣的使者而亲自临在照顾。作者以生动活泼的文笔所描述的多俾亚的行程，教训他的弟兄们应如何在天主的真理中往前进行。

第一天晚上，多俾亚在河边洗脚时，捉住了一条鱼。借这一平凡的事件，天主要显示祂无所不能的大爱。首先，鱼可以作行旅的食品，其次能驱逐阿斯摩太魔鬼，最后可使托彼特恢复视觉。饱饫人们，驱逐魔鬼，疗人疾病，这

三方面，都是耶稣一生借以显示的天主的救恩的层面。（初期教友都以鱼来作基督的象征，因“鱼”按希腊文作“IC-TUS”即“耶稣”、“基督”、“天主”、“子”、“救世者”五个名词为首的字母所组成，为此以“鱼”字来指基督，作为隐语。）

当他们到达了玛待，辣法耳便告诉青年人“应住在辣古耳的家里，他是你的亲戚，他有一个女儿名叫撒辣……你与他的亲属关系比别人更近，所以，你有权利娶她为妻”（6：11-12）。以后，天使形容那年轻女子的性格，多俾亚的心便起了恋慕之情。当天晚上，便向那女子的父母求婚，但他们的心感到不安，难道这第八个受灾祸的人要再来打击他们？多俾亚坚持不让，充满信心，因为辣法耳曾以上主的名向他肯定过：“因为从永远她就命定配与你了；你要救她”（6：18）。辣古耳亦对天主有同一的信心，便让步说：“好！我决定按照梅瑟书上所规定的，把她嫁与你；她嫁与你也是上天命定的”（7：12）。



接着便举行家庭仪式：“辣古耳叫了自己的女儿撒辣来

……他便握着她的手，递给多俾亚说：按照梅瑟书上的法律与规定，你娶她为妻吧！她已归你所有，你领她平安地到你父亲那里去，天上的大主必使你们平安顺遂！”（7：13）以后便写下婚书，按照应完成的规定，表达了宗教的意义：这是以对天主的信仰和对法律的遵行所奠定的婚姻。

彼此相救

到了晚上，“他们要睡觉去……”（8：1）。撒辣的父母掩饰着自己的忧虑，而那年轻女子（经文未提），可能已达到惊惶失措的地步。但多俾亚却平安无事：因为天主的使者已告诉他如何行事；他只有完成天主的旨意，才能挽救他和他的妻子。他便燃火把鱼肝烧起，即刻把死神赶走。以后，两个青年得了解放，将他们的爱情放在上主的保护之下，因为，他们结合并不与外邦人一样，而是以天主子女的身份：

我们祖宗的天主，
祢是应受赞美的！
祢的名号是世代代应受颂扬的。

……

是祢造了亚当，
是祢造了厄娃作他的妻子，
作他的辅助和依靠，
好从他们二人传生人类。

祢曾说过：
一人独处不好，

我要给他造个相称的助手。

.....

求祢怜悯我和她，

赐我们白头偕老！

他们互相答说：阿们！阿们！随后便睡了一夜。

(8: 5-8)

全章都在刻画婚姻的目标，天主将男女赐予对方作夫妻，引入一个共同的命运与目的，犹如天主赐予亚当和厄娃的一样。天主所祝圣的这一结合，使得夫妻二人彼此相救：多俾亚救了撒辣，撒辣成全了多俾亚。他们这一对将走向托彼特的家中。



另一方面，辣古耳在恐惧中，偷偷起来挖掘了一个坟墓：无论发生什么事，至少邻人一无所知！但当他知道天主所愿意的爱情胜利了，便感谢天主（8: 15-17）“怜悯了这两个独子独女”，即刻吩咐人从速填满坟墓。

幸福的道路现在展开了。辣法耳自己去索回所存放的财物。托彼特和他的妻子亚纳的等待即将结束。对这位认为自己的儿子已死的母亲的忧伤，写得十分动人（10：1—7）；同样，撒辣的父亲训言以及对这对小夫妻的离别词也十分感人（10：8—13）。

他们到达尼尼微的喜乐有多么大，可想而知（第11章）。多俾亚还活着，现在回来了，也完成了他的任务，并且还“娶了辣古耳的女儿撒辣为妻！”儿子所做的第一件事，即是医治他父亲的眼睛。他便按照辣法耳的指示，把鱼胆敷在他父亲的眼上，托彼特便大叫：“孩子，我眼中的光！我看见你了！”遂赞颂上主，感谢天主怜悯了他。以后，隆重、喜悦地接待了他的儿媳。

盛宴过去了，难道不应该考虑如何报答那位一路上陪伴同行的可贵的同伴吗？他们父子二人都同意把所索回的财物的一半送给那人……但辣法耳“暗地里叫了他们二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该赞美天主，感谢祂，颂扬祂！该在众人前把祂为你们所做的一切好事归功于祂”（12：6）。为坚定此事，他遂引用了不久之前，托彼特教训他儿子的话说：“祈祷与斋戒固然是善功，但秉义施舍却超过前二者……施舍救济，胜于储蓄黄金，因为，施舍救人脱于死亡，且涤除一切罪恶”（12：8—9）。

再提出伟大的启示：“我给你说实话，一点也不隐藏；我被差遣来是为试探你，同时天主也派遣我来医治你和你的儿媳撒辣”（12：11—14）。因为天主决不会抛弃他们二人，常常看守着他们每一个人，虽然考验他们的信德，但常保证

祂的救助；虽然拒绝他们求死，但赐予他们一个向导，使
他们知道如何按照天主的旨意去生活。如此，他们才能由天主
得到医治。



托彼特在一首绝妙的诗歌中（第 13 章），颂谢他的救主
天主，“因为祂惩罚而又怜悯”；他也向以民宣扬他生活的经
验：痛苦是天主准备祂的百姓回归于祂的道路：

祂惩罚你们，

是为了你们的不义；

但祂要怜悯你们众人，

把你们这些分散于各民族中的人

聚集起来。

若是你们全心全灵归向祂，

在祂面前履行正道，

祂必转向你们，

不再掩面不顾。

（13：5—6）

他好像在神视中遥见了将来的耶路撒冷，是万民的光辉，是平安和幸福之地。他作了依撒意亚书最后数章的回应，也宣告了圣若望的默示录。托彼特隐约地看见了光荣的将来，所有的以色列子民，都要由远处归来，住在“归属于上主天主圣名之下”的圣城中，大地四极的无数人民都要涌向圣城！

基督徒读者，可以在本书中见到降生的迹象：天父派遣祂的圣子来到外邦人中；圣子取了人性，在祂救赎了人类以后，能引领他们与祂的父同住在一起（若 14：2—3）。

约纳书：外邦人的先知

约纳书，乍看来，好像是一部讲述天主与祂所拣选的先知之间的斗争，有趣而又生动的故事书：天主给了人使命，但他先予以拒绝，最后，虽不甘心，但仍完成了他的使命。

实际上，是再一次驳斥有些犹太团体应向外方人宣讲，却仍怀有狭义的民族主义，因为天主召叫了所有的人获得救恩。历史的插曲或者有些奇特，但约纳的心态甚为普遍：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要承认，当天主对待某些人格外仁慈的时候，我们总认为有些过份。

出乎意料的使命

以色列的先知，大部分都是天主派遣了为自己的百姓，他们多多少少都接受了自己的使命；但约纳所接受的使命，却是向尼尼微宣告斥责的话与惩罚：“他们的邪恶已达到我前”上主说（1：2）。先知心想：向外邦人宣告上主的话，（他想上主只是犹太人的天主），岂不是冒生命的危险？决不能去！约纳毫不犹豫地登上了船，走上相反的方向。

但是人能逃躲开天主吗？

“上主却使海上起了大风，海中风浪大作，那只船眼看就要被击破，水手们都惊惶起来，每人呼求自己的神，并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里，为减轻载重。约纳却下到船舱，躺下沉睡了。船长走到他跟前，向他说：怎么，你还在睡觉？起

来，呼求你的神吧！你的神也许会眷顾我们，使我们不致丧亡。



他们彼此说：来，我们抽签，以便知道，我们遇到这场灾祸，是谁的缘故。他们便抽签，约纳竟抽中了”（1：4—8）。他承认了自己的过失，并建议把他抛到海里。他们如此做了，海便平静了。

“上主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纳：约纳在鱼腹里，三天三夜，约纳从鱼腹里，祈求上主，他的上主”：

我在患难中，呼求上主，
 祂便应允了我；……
 当我奄奄一息时，
 我记起了上主；
 我的祈祷达于衿前，
 达于衿的圣殿中……
 救恩属于上主。

（2：1—10）

“当时，上主命令那鱼，那鱼便将约纳吐在陆地上”
(2: 11)。

令人困惑的悔改 (第 3 章)

约纳由被投入的深渊中救出之后，又接到了往尼尼微去的命令，又有什么好讲的？他便起身去了。“尼尼微是座大城，需要走三天的行程” (3: 3)。尼尼微为犹太人是迷人而又令人恐怖的一座城：因为军队由那里出发，毁灭了北国，并将许多以色列人掳去……数个世纪以来，她常为强大的仇敌以及毁灭者的化身。尼尼微尤其以怙恶不悛著名。

约纳走遍全城，大声宣布：“还有四十天，尼尼微就要毁灭了！” (3: 4) 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尼尼微城的居民，竟接受了这一宣告，犹如由天主而来，遂决意悔改。这一悔改是具普遍性的，连国王也谦卑自下，下令全体禁食，并转离自己的邪路：“谁知道，天主也许会收回自己的烈怒，使我们不致灭亡” (3: 9)。



在此可以发现按照天主的心意悔改的五个步骤：接受天主的话（尼尼微的居民没有抗拒约纳）；接受天主的定断（他们认为天主的话——断定处罚他们的话是真实的）；悔改（禁食）；祈祷（“恳切呼求天主”3：8）；回心转意（决意改变生活）。修和圣事向我们要求的，也是走同样的路线。

其实，这些外邦人的心态和他们对天主的信赖，正合乎先知们的教训。厄则克耳先知（参阅第7章“严厉的考验”），比其他的先知更强调这一基本真理：天主愿意人悔改，天主愿意人生活：“我岂能喜欢恶人的丧亡——吾主上主的断语——我岂不更喜欢他离开旧道而得以生存？”（则18：23）但天主向犹太人显示这种仁慈时，他们还难以接受……那么，现在有谁能想到外邦人反先受其惠？

“天主看到他们所行的事，看见他们离开了自己的邪路，遂怜悯他们，不将已宣布的灾祸，降在他们身上”（3：10）。



约纳便发起怒来：这些外邦人，本来都理当应受所宣布的惩罚，但突然一时转变，便在上主眼中获得了宠幸，竟以之与尽力去保守自己信仰纯洁的选民同等看待，这实在太不公！忠信于主又有什么好处？他的祈祷其实是一片怨言：“我知道祢是慈悲的、宽仁的天主；是缓于发怒，富于慈爱，怜悯而不愿降灾祸的天主。上主，现在，求祢从我身上收去我的性命，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4：2-3）。

天主的心

约纳出了城，独自一人独居，好像一个赌气的小孩子。他搭了一个棚子来遮太阳……当然不够，“天主遂安排了一棵蓖麻，使它长得高过约纳，为他的头遮荫，消除他的烦恼。约纳很喜爱这棵蓖麻”（4：6）。但第二天，那棵蓖麻干枯了，热风又吹来，太阳又晒，约纳实在忍受不住，便又大失所望：“我死了比活着还好！”那时他由上主学到了这一课：“你为这棵蓖麻，并没有劳过力，也没有使它生长，还怜惜它：它不过是一夜出生，一夜死去的植物；对尼尼微这座大城，其中有十二万多不能分辨自己左右手的人……我就不该怜惜他们吗？”（4：10-11）

如此，在天主的心中，仁慈是无限的、普遍的。约纳，并且借着他，全犹太民族应当吸取上主的这一启示，但很不容易。厄则克耳的信息，由他自己也重复了很多次，但只是慢慢地、很费力地，才进入了人的心中。现在天主要他们自我开放，走上一个新的阶段，认清天主的爱是为众人的，救恩是为所有的人，盟约，众人都可参与，外邦人与犹太人一

样，新皈依的和选民完全相同。

耶稣在荡子的比喻里，不是也给我们说了同样的话：“因为你这个弟弟死而复生，失而复得，我们应当欢宴喜乐”吗？（路 15：32）长子与约纳一样，不了解父亲因儿子离去所感受的苦恼——父亲希望看见儿子回来，同样，天主希望看见外邦人的皈依。长子是站在狭小的“正义”水平线上，而他的父亲——我们的父——却生活在另一水平上：即爱的水平上。



约纳的征兆

“群众集合拢来的时候，耶稣开始说：这一世代是一邪恶的世代：它要求征兆，除了约纳的征兆外，必不给它任何其它征兆。因为，有如约纳为尼尼微人是个征兆，将来人子为这一世代也是这样”（路 11：29—30）。为要完全了解这段令人惊奇的话的深意，应先读一次这一章的前一段经文：

一方面，耶稣教导人作真正的祈祷，如你信靠天主，尤其是对上主的话有信心；另一方面，耶稣显了一个奇迹，只有对天主有信仰的人承认是奇迹，其余的人则加以否认。

由此可见，奇迹不能使坚硬的心悔改……但是仍有些人要求更大的奇事，他们称之为“征兆”。耶稣有些发火，祂的用词也很严厉：“邪恶的世代”！祂遂引用了约纳先知，这位奇特的先知，他的全部活动只在于向尼尼微重复一句话。但这句话是天主的话，使听到的人都悔改了。征兆就在于此：天主召唤了外邦人，他们便为这召唤所感动，放弃了自己的罪行，真正悔改了。这为以色列，第一个被选的民族，是个征兆，但他们不接受向其它民族的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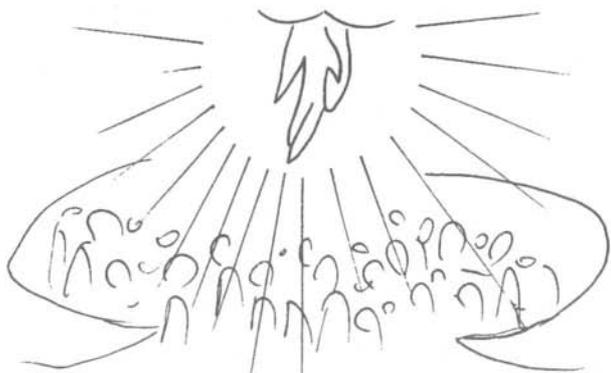
对基督同时代的人，由祂所教导，向之宣讲福音的人说什么呢？“尼尼微人在审判时，将同这一代人起来，定他们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因了约纳的宣讲而悔改了，看，这里有一位大于约纳的！”（路 11：32）听耶稣宣讲的犹太人，有许多显得不能了解，而“没有悔改”，反而外邦人因了他们的信德使耶稣赞叹不已。最初的基督徒团体都是由非犹太人组成的，是圣保禄向他们传播福音而形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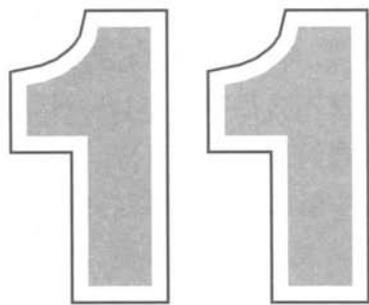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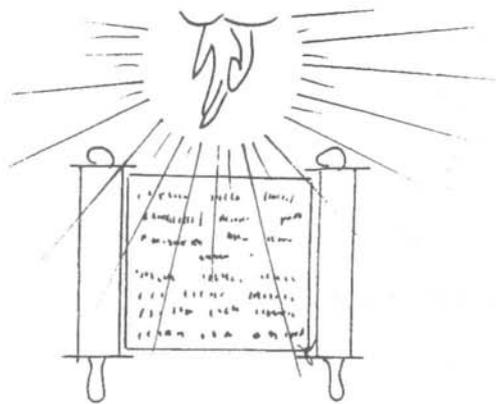
天主是藉祂的话给我们征兆，我们只能以信仰并在信仰中来聆听：

“出于天主的，必听天主的话；你们所以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天主”（若 8：47）。

玛窦福音又加一句说：“有如约纳在大鱼腹中三天三夜；同样，人子也要在地里三天三夜”（12：40）：在基督死亡与复活之间正是三天。

这一肯定，表面看来，比以前的话又简单又正确，并没有对约纳的征兆有所解释：但其实人若不“听天主的话”，也不能相信复活的基督；若听天主的话而不悔改的人，也不能相信复活：由逾越节清晨起，即是如此……





以色列人中的智者

(箴；约；训；德；智)

纲要

- 一、箴言：民间的智慧
- 二、约伯传：义人受试探
- 三、训道篇：信者的不满
- 四、德训篇：识得生活的人
- 五、智慧篇：突破死亡的思想
- 六、耶稣：智慧和完成

以色列人中的智者

在以色列的漫长历史中，我们见有圣祖，如亚巴郎；有拯救者，如梅瑟；有民长，如三松；有国王，如达味；有先知，如厄里亚和依撒意亚。我们认识他们，应感谢那些“书记”、“御史”或一些文人，他们初次出现于撒罗满为王时代。首先，他们是为执行行政或管理的工作，同时，也编纂了他们民族的年鉴，写下他们历代口述的传授：在他们当中出现了一些智者。有些智者，如本息辣，给我们留下了他们的大名；有些把他们的著作附属于大人物，如撒罗满的名下；另有些由始至终埋没自己的姓名，如约伯传的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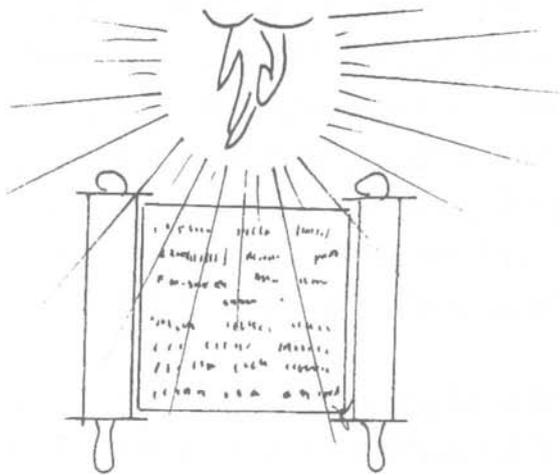
我们如果连续地去读这些作品，不免有些困惑。至少可以说，他们对一些大问题，如生死的问题，并没有一致的意见。不过，这些著作仍然被放置在圣经中，有如其它不同的著作——历史、法律、情歌一样，因为都是出于选民的历史中。

这些智者的著作都在显示以色列子民生活的深度，他们并不忽视日常生活的事件；但是他们的反思，却不断地由默想法律所照耀。因此，他们与埃及的智者或希腊的哲学大师不相同，因为他们首先是有信仰的人。他们所面对的生命迫切问题是：既有一个公义的天主存在，祂愿意与祂的百姓立约，那么，为什么正直的人受苦？而坏人顺遂？有权势的人耀武扬威？幸福是可能的吗？如何获得？生命有意义吗？值得去生活吗？

箴言：民间的智慧

以色列的写作者把不同时代的箴言搜集在一起，于第五世纪集成了一本书。这些箴言都是出于民间的智慧。这部箴言一开始即隆重地说：

“以色列王达味之子撒罗满的箴言：是为教人学习智慧和规律，叫人明了哲言，接受明智的教训……”



在这小引之后，我们认为可以读到高超的神修指导。其实，这些经过数个世纪所集成的箴言，都是些帮助人如何得到幸福，给人出些“秘方”，在我们看来，实也平淡无奇。比如：

顾客常说：“不好！不好！”

但一离去，赞不绝口。

(20: 14)

本书中有许多格言，都是出自细心观察的人所作的反思，以讽刺或讥笑的形式来作表达。比如：为懒惰的人有以下的评价：

懒汉，你去看蚂蚁，

观察它的作风，

便可得些知识：

.....

在夏天却知准备食粮，

在秋收时积贮养料。 (6: 6-8)

人应该工作，犹如创 1: 26, 2: 15 所说。工作是智慧的一个要素。

有人将箴言比作一个仓房，每一时代都留些痕迹放于其中。在这广博的陈旧杂堆里，人多次可以发掘到宝藏。

在所收集的格言中，多次要我们爱穷困的人，努力帮助他们。

怜悯苦人，才是有福。 (14: 21)

嘲笑穷人的，

是凌辱他的造主。 (17: 5)

向穷人施舍，

是借贷于上主；

对他的功德，

上主必要报答。 (19: 17)

目光慈祥的，

必蒙受祝福，

因他将食粮，
施舍给穷人。

(22: 9)

(参阅：箴 14: 31, 19: 7, 22: 2, 28: 6, 29: 7)

我们在此发现申命纪中的大诫命，并且也发现福音所宣布的教训。

为那些具有观察力的人，人也是一个奥秘：

心头的愁苦，
唯有自己知；

心中的喜乐，
他人无分享。

(14: 10)

刚毅的精神，能忍受病苦；

若精神萎靡，有谁能支持？

(18: 14)

人心不同，

犹如其面。

(27: 19)

但是：

忧郁使人心消沉，

良言使人心快活。

(12: 25)

晶莹的目光，

使人心旷神怡。

(15: 30)

谁觅得了贤妻，

便觅得了幸福，

得了上主恩眷。

(18: 22)

最后，连人也不认识自己是什么：

世人的脚步，

由上主支配。

(20: 24)

有谁能说：我保持了心灵的洁净，

我是纯洁无罪的？ (20：9)

归根结蒂，人要在天主面前深深地谦卑自下：

智慧只与谦逊人相处。 (11：2)

谦卑自下，是荣耀的先声。 (15：33)

任何智慧，才略或计谋，

都不能与上主相对抗。 (21：30)

以上所举的例子都是箴言篇中的珍珠——当然还有其它珍珠。这些警句比出自大先知的语句更令人注意，因为这些警句大都是先知们宣讲的回应。以简短的语句方式，来表达一个民族的信仰，说明一个有信仰的民族，应如何处世、如何工作、如何接待穷困的人……



箴言，不消说，都是大家所公认的指示，也是大家自然引用的成语，但在实际实践上，却寥寥无几。其实，就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如此。我们接受了福音，也常予以引用，但具体在日常生活中，却很少实践，可能甚或相距甚远！

在全世界上——与在以色列选民中一样——有好人，也

有坏人（智者和愚者）。不过，每一个人都很知道：天主主要审判每一个人的品行：

上主的眼目，处处都在，

善人和恶人，祂都监视。（15：3）

但是，天主如何干预呢？按照传统的意见来说：恶人的幸福只是短暂的；箴言也是如此回应：

上主不忍义人受饥，

却使恶人大失所望。（10：3）

看，义人在地上还遭受报复，

恶人和罪人更将如何？（11：31）

义人常无往不利，

恶人却备受灾殃。（12：21）

人人都如此肯定；但实际却与此相反！天主如果允许罪人欺压义人，谁又敢讲话？结果如何？箴言没有提出这一问题。但其它的智慧书——首先是约伯传——却提出了这一问题来讨论。

约伯传：义人受试探

几十个世纪以来，即有一种呼声传到我们耳中：这是令人心碎，痛不欲生的呼声，也是因得不到答案而困扰整个人类、在黑暗中摸索的问题：即好人，无罪的人，为什么受痛苦的问题。在一篇长诗中，它喊出同一的呼声——这篇长诗被人们列为世界文学中最感人，也最美妙的诗歌之一：

愿我诞生的那日消逝，

愿报告“怀了男胎”的那夜灭亡。

愿那日成为黑暗，

愿天主从上面不再寻觅它，

再没有光烛照它！

愿黑夜和阴影玷污它，

浓云遮盖它，

白昼失光的晦暗惊吓它！

……

我为何一出母胎没有立即死去？

为何我一离母腹没有断气？

为何两膝接住我？

为何两乳哺养我？

不然，现今我早已卧下安睡了，

早已永眠获得安息了。

……

叹息成了我的食物，
不停哀叹有如流水。
我所畏惧的，偏偏临于我身；
我所害怕的，却迎面而来，
我没有安宁，也没有平静，
得不到休息，而只有烦恼。（第3章）

有什么事情发生在这痛苦的人身上？约伯传前两章可作为序言，给我们述说：约伯“为人十全十美，生性正直，敬畏天主，远离邪恶”。他过着一个美满幸福的生活——这也符合以色列人的传统道理。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家畜有七千只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且有很多仆人”。这人又是“当时东方人民中最伟大的人物”，很细心照顾他儿女们的圣洁。总而言之，他是一个“义人”，毫无瑕疵：连天主也亲自为之作证。

天主曾允许撒殛去试探约伯。撒殛是谁？他并不是天主的对敌，也不是新约中所提及的“这世界的首领”，而是“公诉人”或“检查官”，以千方百计的阴谋，来使有德行的人受试探。他出现在“天主的众子”之中，所以能以家庭的方式来起诉。

他便开始行事：约伯失落了家畜、仆人和他的儿女。当时，人都认为：按正理：天主必使好人成功。那么，约伯是否应如撒殛在悲剧序幕里所说的：“应当面诅咒天主？”

当约伯听到了这些可怕的消息，就起来，撒裂了自己的外氅，剃去头发，俯伏在地叩拜，说：

我赤身脱离母胎，
也要赤身归去；
上主赐的，上主收回。
愿上主的名受到赞美！

就这一切事而论，约伯并没有犯罪，也没有说抱怨天主的话（1：20—22）。

另有一种试探等待着约伯，他患了恶毒的脓疮，虽然他的妻子催促他诅咒天主，但“约伯没有犯失言的过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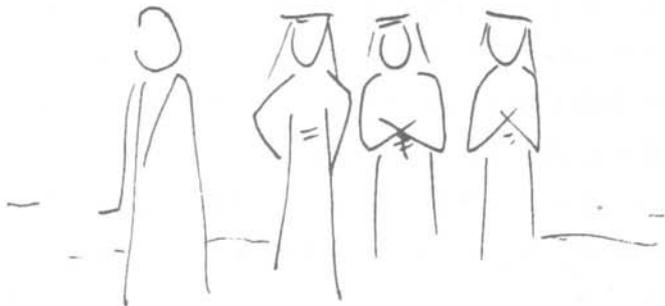


戏剧的主要成分现在上演。这位伟大作品的作者——这部著作并不是一本历史书，而是一篇宗教诗辞——一开始即提出涉及当时一般意见的问题：天主在这世界上，按照个人的品行予以赏罚；但是为什么却有许多好人遭受灾祸……难道天主不公道吗？或者善变吗？在这一问题的背后，其实是因为人们有见于道德和宗教沦于丧亡的社会里，善良的人受苦，下流的人却顺利，惯常的解释不足以满足人心的原故。那么，关于人的处境和天主行事的态度将作如何解释呢？

很久以来，以色列人相信：天主只有在今世予以赏报或惩罚，因为，死后是幽暗的：人们设想人死后，无论好人或坏人都有如阴影混杂在一处；那么，恶人在世界上便受不到惩罚！另一方面，当时的人认为：代代是有连带关系的，所以当时人们也有一种流行的思想：一个人的过失——比如国王——也波及所有的民众，天主也能惩罚下一代。因此，有一句俗语说：“祖先吃了酸葡萄，而子孙的牙酸倒”。

可是因了先知，尤其厄则克耳先知极力强调：“上主说：在以色列决不能再容许这俗语流行。所有的生命都属于我，祖先的生命与子孙的生命全属于我，谁犯罪，谁丧亡”（则18：3-4）。有关赏罚的问题，在民众的良心上，进展了一大步。

由此，赏罚的问题由个人负责，不过，仍是在现世生命的框架里。个人的命运属于个人的良心，更属于人的内心，确实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种对传统观念的改变，逐渐成了一种官式的见解；善人在此世受赏报，恶人亦在此世受惩罚。但是，约伯的作者，却认为这种思想不能接受。



以色列人所写的辩论书，都是以历史的形式写出，其中有插曲，有演说，有约伯的三个朋友来探访他。开始时，三人对他所受的痛苦极为悲伤，在他身旁静坐了“七天七夜”。以后，便开始轮流发言。其实，他们所说的长篇大论，只是重复传统上的答案：约伯之所以在痛苦灾难中，是因为他必定在某一方面犯了罪，虽然他自己不知道。他的第一个朋友特曼人厄里法次所提出的意见，其实都是大众所通有的观念：

请想：哪有无辜者丧亡？

哪有正直者消逝？

照我所见：那播种邪恶的，必收邪恶；

散布毒害的，

必收毒害。 (4: 7-8)

他给约伯出的主意，即是要他承认自己是罪人，因为，他受苦痛不可能有其它原因：

的确，天主所惩戒的人是有福的，

全能者的训戒，你不可忽视。

因为，祂打伤了，而又包扎伤口；

祂击碎了，而又亲手治疗。

(5: 17-18)

第二个发言的，是叔亚人彼耳达得；他也具有同样的思想：只有恢复纯洁无罪，以前的幸福才可恢复：

你若急切寻觅天主，

哀求全能者；

你若纯洁正直，

祂必亲来护守你，
恢复你正义的居所。 (8: 5-6)

约伯面对这些斥责的话，答说，他完全知道这一切。不过，问题不在于争论天主具有审判大权。另一方面，抗辩又有什么好处？这位使人不可理解的天主，好像可望而不可及，对于祂的受造物所受的痛苦好像看不见；对于他们的呼声好像听不见。面对这种不可理解的态度，看来又好像残忍的心态；被压碎的人又能作什么？一切抗辩岂不都是白费？

人怎能同天主讲理？

.....

祂所作的大事，不可胜数.....

谁能问祂说：

祢作什么？.....

我怎敢回答，

我怎敢措词与祂抗辩？

纵然有理，

也不敢回答，

唯有哀求我的判官开恩。

我向祂呼求，

纵然祂答应我，

我仍不相信祂会听我的呼声。

(9: 2-16)

这是第一次看来约伯好像受了动摇。他常相信自己是正

义的，但面对这位静默的天主，好像是被处罚一样，怎能不生疑心？

我虽自以为正义，
 祂的口却判定我有罪；
我虽自觉无辜，
 祂却证明我有偏差，

.....

我若是有罪，
 又何苦白费心血？ （9：20、21、29）

约伯目前不知所措，但他拒绝声明自己有罪或无罪：他让天主判断！但由他自己来说，他看不出他作了什么恶事；他有什么行为相反了天主的旨意。他不想设法为自己辩护，但他苦诉他自己的命运，并恳求判官怜悯他：

我实在厌恶我的生活，
 我要任意苦诉我的怨情，
倾吐我心中的酸苦。

我要对天主说：不要定我的罪！
请告诉我：祢为何与我作对？
 祢对亲手所造的，
加以虐待和厌弃，

 却显扬恶人的计划，为祢岂有好处？

（10：1—3）

这一回答，约伯的友人不感满意，因为他们坚持肯定：约伯一定有罪，因为他受了痛苦的惩罚。现在借第三者的

口，即纳阿玛人左法尔，来指责他的高傲自大：

你说过：我的品行是纯洁的，

我在祢眼中是清白的。

但愿天主讲话，

开口答复你！……

那么你便知道，

天主还忽略了你的一些罪过。

(11: 4-6)

约伯不愿加入这一逻辑的辩论，只是嘲笑他那些假冒安慰他的友人自以为是的智慧：

的确，只有你们是有知识的民族，

那么，你们一死，智慧也与你们一同丧亡。

其实，我和你们有同样的心理，

我并不亚于你们！

谁不知道这些事？

(12: 1-3)

若果有人能证实约伯有罪，缺乏正义，约伯准备好一切来签署这一传统的道理，承认自己的过失；但愿天主向他说明：他在哪一方面犯了罪。

唯有二事，祢切莫向我作，

我就不回避祢：

请将祢的手由我身上撤回，

莫让祢的威严恐吓我。

那时祢若召唤，

我必回答；

或者我说，

祢回答我。

我的邪恶罪过，究有多少？

让我认识我的过犯和罪过。

祢为何遮掩祢的面容，

将我视作祢的仇人？ (13：20—24)

辩论仍是按照这一论调继续下去。约伯的三个朋友仍坚持自己的意见，指责约伯顽固，但是约伯仍镇定地回答他们：“像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他决不能反对真理。他虽然失掉了一切，但没有说出一句褻渎的话。他决不能放弃他正直的良心：正是这一点，使他能以抵抗反对他的人；也正是这一点，使他连在天主面前也胆敢证实自己的高贵。

几时我还有气息，

我鼻中尚有天主赋予的生气，

我的口唇决不说谎言，

我的舌头决不讲虚话。

若叫我说你们有理，

那决办不到；

到我断气，

我决不放弃我的纯正。

我坚持我的正义，决不罢休；

对于已往的生活，我问心无愧。

(27：3—6)

约伯的哀诉其实是提出了一些重大的问题：天主是公义的吗？外表看来，好像是不公，那么为什么只有约伯一个表达了这样的问题？他在两难之中自我斗争，或者是遇到天主，或者是失落天主。其他人只关心讲论天主——他们讲得很好，不过都是由书本学来的。约伯的三个朋友，连后来参加的年轻人厄里乌，都没有真正投入问题。没有一个人真正设身处地替约伯着想。他们的善言善语都空洞无味。真正困扰着约伯心灵的问题，根本没有进入他们的脑海里。



越听约伯讲话，越为他的忠信而受感动。他决不愿违背真理，他明知自己无罪，他不能承认自己是罪人。他看到义人并非常常得到酬报，他也看到恶人却往往享尽好运。事实确是如此，他与其他的人都确实知道，但只有他一人指出：事实与理论相悖：

恶人为何享受高寿而势力强大？

他们在世时，子孙昌盛，
亲眼看见子子孙孙。
他们的住宅平安，无所畏惧……
他们幸福地度过天年，
平安地降入阴府。 (21: 7-13)

天主是否答复了这一问题？约伯传的作者在书末第 38 章至 42 章给了答复。但这是一个答案吗？天主扩大了辩论的题目，向约伯显示了全世界的奇迹异事。约伯想对自己的遭遇予以解释，但感到无法了解。那么，他又怎能深入了解宇宙万物的奥秘呢？

天主不愿在约伯前自辩，祂只给约伯显示一切受造物的繁多，以及彼此之间的紧密结构。如此彰显出天主与人之间的观点根本不成比例：天主的智慧是这样高深，人根本不必去试想领悟：

我奠定大地的基础时，你在哪里？你若聪明，尽管说吧。(38: 4)。

你有生之日，何尝给晨光出过命令，又何尝使曙光知道它之所在？(38: 12)

你曾否到过海的源流，走过深渊的底处？(38: 16)

你岂能拴住昂星的纽结，解开参星的绳索？(38: 31)

你能否一发令，闪电就发出，且向你说：我们在这里？

(38: 35；更好参阅第 38-39 两章全文。)

那时约伯回答上主说：

看，我这么卑贱，我能回答什么？只好用手掩口。我

说过一次，再不敢重复；我再说一次：我不敢再说什么。

(40: 3-5)



天主又开口发言，提出两种只有天主能控制，而完全不受人控制的怪物。这些怪物象征着恶势力，而正是这些恶势力得势，使得约伯反感。天主在此好像给约伯说明，这些恶势力如果没有祂的准许，决不能有所作为，并且，完全受制于祂。由此，也给了约伯对于受试探的意义一个答复。

总而言之，天主的答复可作如此了解：“我是世界的主人，我是恶的统治者，你怕什么？为什么你的问题使得你如此恐惧？在你的试探中，唯一适合的心态，即是信德。”

约伯现在意识到他的创造者的全能和不可探测的智慧，是祂使其生活在如此无限而又奥妙的万有之中；他也理解到，在天主面前，唯一纯真的心态，便是信心、谦虚和崇敬：

我知道祢事事都能，
 祢所有的计划，没有不实现的；
 是我以无知的话，
 使祢的计划模糊不明；

是我说了无知的话，

说了那些超越我智力的话……

以前我只听见了有关祢的事，

现今我亲眼见了祢…… (42: 2-6)

现在我们已接近了书末，再没有其它可供的答复。不过，重要的问题已提了出来：为什么义人受苦？那三位理论家的长篇大论都是废话，约伯实在有反抗的理由。天主在斥责约伯的反对者的话中也承认这一点：“你们讲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讲论得正确”。换句话说，约伯的申诉实在表达了一个真正的问题，你们所给的答复都是虚伪不实的；为这个原故，他在克胜了他的试探之后，他成了他们所需要的转求者：“我的仆人约伯将为你们祈祷”（参阅 42: 7-9）。

由以上所述，约伯传的教训，是告诉我们：在超过人力的问题面前，在遭受打击而又不明白理由面前，要保持的唯一心态，是信仰，是完全的信赖。这是人的伟大处，得以反抗不正义；这是信者的希望，常想不论发生什么事，天主常在爱他。不管怎样，全心信赖天主，这是约伯传所传的信息。

按照传统的道理。书的结尾回应书的前言，告诉我们：约伯又恢复了他的一切财产。这明显地显示出：这只是一个试探，并非惩罚。这一结论，好像不太适合全书的内容，但并不阻止我们因听到了约伯的尖叫，而提高了犹太人的思想境界。

训道篇：信者的不满

约伯传大概写于公元前第五世纪前半叶，训道篇大概写于公元前第三世纪中叶（训道篇的作者自称为“训道者”，按原文意即：在集会中讲道的人）。虽然前后经过了两个世纪，但视野并没有什么转变：都常探讨生命的意义，重复相传的道理，很想了解生命为什么不断常为事故所冲击。

训道篇如约伯传一样，都没有给予一个现成的答复。作者知道当时的理论在实际生活上站不住脚；但他更深一层的心态，却与约伯很不相同：约伯喊怨，训道者却沉思、观察、讥讽。全书累积了一些人生的观察，对人的要求幸福不抱任何幻想，所以，全部著作的气氛是悲观的。对于“生命有意义吗”的问题，作者的答复是：“我看不出来”，他提出他自己的经验，他毫无犹豫地常提及“我”，好像在办告解一样。他不依靠启示，有如先知一样；他也不以祈祷的方式来作表达，有如圣咏的作者一样，发表些热心的谈话。他只基于自己的观察，使读者提防一些虚伪的安全感，不切实的幻想，对某些生存的问题太过容易的答案。

本书一开始，即提出一个主要的争论问题：

虚而又虚，万事皆虚。

人在太阳下辛勤劳作，
为人究有何益？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

大地仍然常在。

太阳升起，太阳落下，
匆匆赶回原处，从新再升。

风吹向南，又转向北，
旋转不息，循环周行……

……

往昔所有的，将来会再有，

昔日所行的，将来会再行；
太阳之下决无新事。

若有人指着某事说：
看，这是新事。

岂不知在我们以前早就有过。
只是对往者，没有人去追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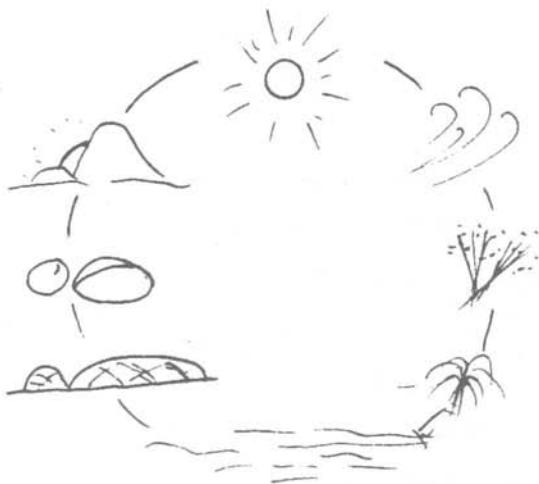
同样，对来者，

也不会为后辈所纪念。 (1: 3-11)

我们看，作者一开始，即是满口悲观的口吻。作者在第2章里，明显是在代表撒罗满说话。照犹太人看来，撒罗满可以说达到了人类成功的顶峰。他得到了人在此世所希望的一切幸福：出身、财富、权势、智慧，应有尽有。实在，在人间能以感到满足和幸福的人，除了他，还有谁？但是……

我心下自语：来，试一试快乐，享受一下福乐！
看，这也是空虚。我称欢笑为“疯狂”，我对喜乐说：
这有何用？我遂决意喝酒……使我的肉身畅快，……但

我的心仍为智慧所引导，并决意迷于狂妄的事，直到我看清，世人在天下一生有限的岁月中所做的事，有什么好处为止。



我于是扩大我的工程：为自己建造宫室，栽植葡萄园，开辟园圃，在其中栽植各种果树，挖掘水池，以灌溉在生长中的树木。

买了奴婢，还有在家中出世的僮仆；又有许多牛羊，多过我以前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我还聚敛了大批金银，及各王侯各省份的财宝……

但我仍没有丧失智慧。凡我眼所希求的，我决不加以拒绝；凡我心所愿享受的快乐，我决不加以阻止；因为，我的心对我的一切劳苦工作，实在满意；其实，这也是我由劳苦工作应得的报酬。

但当我回顾我所作的一切工作，以及工作时所受的

劳苦，看，一切都是空虚，都是追风；在太阳之下，毫无裨益。
(2: 1-11)

“一切都是空虚”，并不是说世界毫无价值——这对天主不公道，因为是祂所创造——而是人弄错了，因为他太过于注重此生和地上的财物。

人是否必须依赖金钱？

爱钱的，钱不能使他满足；爱财的，进益不能使他满足；这也是空虚。钱财增多，消费的人也随之增多；财主除饱享眼福外，能有什么益处？工人不论吃多吃少，总睡得甘甜；饱食的富人，却难于安眠。

(5: 9-11)

人是否可在社会生活方面，或者人类团体之中，找到一些安慰？在那里也只有失望和虚幻：

我又转目注视在太阳下所行的一切暴行：看，受压迫者眼泪汪流，却无人安慰；压迫人者手中只有权势，却无人加以援助。于是我声称那已死去的人，比现今还活着的人更为有福……我也看出各种劳苦和一切工作的技巧，都是出于人彼此间的竞争：这也是空虚，也是追风。
(4: 1-4)

训道者也提出了困扰着约伯的矛盾问题：义人受不公道的痛苦，为约伯来说，这是令人气愤，向天主质询的悲痛问题；但是为训道者，更是失望：成功与劳绩并不相配合，成功好像是碰运气：

在我虚度的岁月内，我见了许多事：义人在正义地

中天亡，恶人在邪恶中反而长寿。（7：15）

我又在太阳下看见：善跑的不得竞赛，勇将不得参战，智者得不到食物，明白人得不到财富，博学者得不到宠幸，因为，他们都遭遇了不幸的时运。（9：11）



无论是义人，是恶人，
是好人，是坏人，
是洁净的人，是不洁净的人，
是献祭的人，是不献祭的人，
都有同样的命运。（9：2）

太阳之下所发生的一切事中，
最不幸的，是众人都有同样的命运。

（9：3）

如果众人都相同，这是什么命运？人的命运岂不与禽兽的命运没有什么区别？“既都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3：20）。

如果虚幻伸展到彼世，那么，死后便毫无希望：
活着的人至少自知必死，

而死了的人却一无所知；
他们再得不到报酬，
因为连他们的纪念也被人遗忘了。
他们的爱好，他们的憎恨，他们的热诚，
皆已消失；
在太阳下所发生的一切事，
永远再没有他们的份。 (9: 5-6)

一切看来，能给人带来点幸福的，都在抛弃之例；那么不免要问：在这位冷酷的批评家的眼中，到底什么可以使人得到宠幸？至少智慧可以破例吧！因为，说这话的是位智者，至少智慧在他看来，应是真正幸福的根源——可能是唯一的根源。

不错，在训道篇中，智慧实在表达了积极的一面：

我看透智慧胜于昏愚，
像光明胜于黑暗。 (2: 13)

智慧人的心倾向右，
愚人的心偏向左。 (10: 2)

但是，细心观察，却显示出人并不尊重智慧的真正价值：

智慧远胜过武力，然而贫贱人的智慧却被人轻视，
他的话却没有人听。 (9: 16)

但是很多次，这种醒悟的反思常为意想不到的结论而中断：

我所认为幸福美满的事，是人在天主所赏的少数岁

月内，有吃有喝，且享受他在太阳下一切劳碌所得的福乐，这原是他应得的一份…… (5: 17)

这一形式，或多少予以发挥，来回引用过六次，好似成了选句一样。这种智慧的选句是：应当知道，我们应当在自己的范围内知道，因为，最后，我们生命中的喜乐，都是天主的恩赐。

但是，这一选句有时还表达出一种哀怨，因为，作者要求一种更高一层的喜乐。有如几百年后，圣奥斯定所说的：“主，祢造了我们是為了祢，我们的心除非安息于祢，决不会得到安宁。”

训道者的失望，并不是完全的失望。如果他对人间可能发生的事不怀任何幻想，仍然会坚于信赖天主的大能和智慧：

你应观察天主的作为；

 祂所弯曲的，谁能使之正直？

幸福之日，你应欢乐；

 不幸之日，你应思虑：

幸与不幸，

 都是天主所为。 (7: 13-14)

因为，人是由天主而来，要回归于天主：

 灰尘将归于原来的土中，

 生气将归于天主，

因为，原是天主之所赐。 (12: 7)

.....

因为，天主对一切行为，
连最隐秘的，

不论好坏，都要一一审判。（12：14）

总而言之，训道者对于人生悲观的看法，并没有像约伯所受的那么大的痛苦，甚至使人去咒骂天主或抛弃天主。最多，他只是说出人虽然具有信德，仍不能明了人生命运的意义：

我观察了天主交予人类所应从事的事务，得知：天主所行的一切事宜，都很适时，并赐给人认识时事的经历，但人仍不能明了，天主自始至终所做的工作。

（3：10-11）

人可以由两种方式谈论天主：由世界积极的一面，或由消极的一面。这两条路都可引人走向天主。训道者所走的是第二条路。虽然他有使人迷惑的一面，但对我们来说，仍有其很大的价值：将一切相对的事相对化，清除一切虚幻的根源，抛弃所有能成为偶像的一切。他写这本书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放弃地上的一切世物。他给我们清除了一切能以阻碍我们接受福音信息的障碍。

他引导我们怀念绝对。当我们遇到耶稣时，这岂不是预备我们去接受耶稣的最好方法吗？

德训篇：识得生活的人

训道篇写完之后约一百年，在耶路撒冷另有一人开始写作，他是息辣之子。因为他的著作常在集会中诵读，拉丁通行本称之为“教会经典”（ECCLESIASTICUS），因为古时教会常以本书作教训慕道者的课本，因其内容包括“诸德智训”，我国教会遂以“德训篇”命名。大约五十年之后，作者的孙子在埃及亚历山大里亚港将之译为希腊文。在此城中住有一个很大很重要的犹太团体，免不了与希腊文化相接触，有如他们的祖父时代，在耶路撒冷也受了同样的影响一样（参阅第9章“赴汤蹈火”）。

谁是这位息辣之子？他应属于一个富裕的家庭，自幼就受了良好的教育。

当我年轻时……

我公开以祈祷来寻求智慧。

我曾在圣殿前，

恳求过智慧；

对智慧，我要寻求到底，

因为她的花，开得有如成熟的葡萄；

我的心喜悦智慧。

我的脚总踏在正直的路上；

自我青年时，我就到处追求她。

我稍微侧耳倾听，就接受了她。

为我自己找到许多教训，
因了她，我得到许多利益。

(51: 18—22)

他也常出外旅行：

我旅行时，见过许多事情……

我虽然明白，却不能用言语来形容出来。

(34: 12)

这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是一个热心虔诚的人：他喜爱圣殿里的礼仪，也显示出他个人的热诚。他精通法律，在聚会中具有相当的权威。他也是受人尊重的人。他的著作使人感觉到，他对自己的有产阶级身份有些自满，因为他想：劳苦的人和工人，只忙于自己的工作，因而得不到智慧。



下一段记述，可能即是他对自己的描述：

那将自己的精神，专注于敬畏至高者，

专注于认识生命的法律的人，就迥然不同。

明智人必考究历代古人的智慧，

必专务先知的预言，
必保留名人的言论，
必领悟比喻的妙理，
必考究箴言的真谛，
必玩味喻言的微妙。
他出入伟人之中，
出现于王侯之前；
周游异民的邦国，
考察人间的善恶。

.....

他的纪念总不消失，
他的美名永世常存。

(38: 39—39: 5、13)

德训篇的作者，提起笔来，并不像约伯传一样，只是哀怨；或如训道篇一样，期望摆脱苦恼；他只是以平静的手笔，给我们描述一个正直的人，在天主前和人前所应有的态度，且以格言的方式描绘。

他不是看不见正直的人受苦，但他认为这只是暂时的试探或磨练。这不是他反省思索的主题。他的计划是要给人，无论在道德生活、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上，提出一些规律。他由所接受的文化和他亲身的经验开始，讨论了许多主题。他是一个保持传统的人，同时也是一个适应时代的人。他面对传到耶路撒冷的一些希腊文化的新事物，不像某些人一样，一概拒绝。他的态度可用一句话来表明：“有些事物要

保持，有些事物要防御。”

此人虽忠于过去，但事事具有分寸，甚至连丧期的悲哀都包括在内：

我儿，对死者，你应流泪痛苦，
有如受重苦的人开始痛苦；
又要按死者的身份，安葬他的遗体，
不可轻忽对他的丧仪……
为避免人的非难，
你要按死者的身份，
追悼一天或两天，
以后便要节哀；
因为悲伤令人早死……
心中的忧苦，使人精神颓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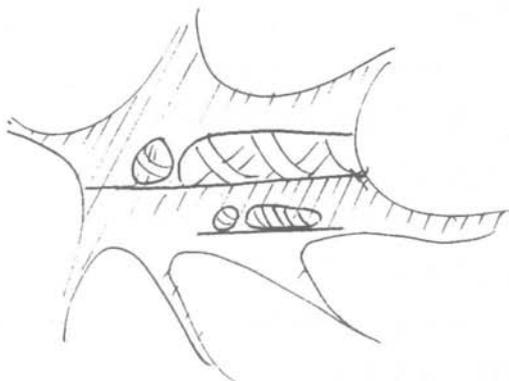
(38: 16—19)

训道者询问人是否能够得到幸福。息辣之子探索人如何才能得到幸福。他给我们建议了一种生活的艺术，即万事要平衡，不应被不适时的问题，或为人太难的问题所困扰。因为，那不是智慧所能答复的问题，无论这智慧是由传统而来，或出于经验，甚或是由敬畏天主所保证的。

关于死亡又如何呢？那是摆在眼前的事实，人决不会不提。

在息辣之子时代，人都以为在死者居住的地方（阴间），无论好人或坏人，都只有一个昏暗和麻痹的存在。约伯传和训道篇的作者，认为阴间完全控制在天主的公义之

下。息辣之子不反抗此点，认为这种毫无希望的处境是自然的事：



凡有血肉的，有如衣服，逐渐陈旧，

因为，自古以来的定案是：你一定要死；

又如葱茏的树上发的枝叶，

有凋零的，有发芽的；

有血肉的种类也是如此：

这人死去，那人出生。（14：18—19）

不要怕死亡的定案……

你不论活十年、百年，或千年，

在阴府里，

对生命的长短，再没有怨尤。（41：5—7）

因为死后再没有什么所期待的，因此，最重要的，是在此世好好地生活，以得幸福：

我儿，该按你所有，好待你自己，

并向上主奉献相称的祭品，

要记住：死亡决不迟延，
阴府的约期，你又无从得知。
未死以前，你要厚待你的朋友，
按你的力量，伸手加惠于他。
不应取消你佳节的喜乐，
连一点好希望，也不要轻易放过。
难道你把你劳碌所得的留给人？
难道把你辛苦所得的，叫别人抽签分得？
(14: 11-15)

如果要悔改，也只限于在现世赔偿，因为，以后就太迟了：

你应归向上主，离弃罪恶；
你应在祂面前祈祷，并减少你的过失。
你应归向至高者，
远离邪恶，痛恨一切可憎恶的事。

.....

因为在阴府里，
有谁代替活着而称赞祂的人，
颂扬至高者呢？.....
唯有那活着而健在的人，
能赞美上主。
(17: 21-27)

正直的人也受苦，并且，死后也得不到正义的赏报，这一事实，并没有妨碍息辣之子的乐观。因为，这也正符合他的性格和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当然，如果一个人没有遭受痛

苦，平心静气地来讲论，比较容易；但是他这种乐观主义，也是由他长期的反省思索，观察天主无论在大自然界，或在犹太民族的历史中的照顾工作之所致。这一主题在第42章至50章内发挥得淋漓尽致。息辣之子所得的最后结论，是天主常将一切转变为善。因此，智者还有什么可怕的？人应该时时依恃上主的忍耐和仁慈，因为，祂使人在此世受苦，只是为纠正人的行为，提醒人遵守法律。

人是什么，他有什么用途？

对于天主，他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害处？

人的年龄，至多一百岁，

就像海水的一滴，沙中的一粒，

在永远的日子里，连一千年，也不过如此。

为此，上主忍耐他们，

在他们身上倾注自己的仁慈

……

为此，天主对他们大加宽恕……

人的慈爱只朝向自己的近人，

而上主的怜爱，

却临于一切有血肉的人。

上主劝告、惩戒、教训世人，

领他们回来，

正如牧人领回自己的羊群。

(18: 7-13)

息辣之子在全书中，尽量描述人在各种处境中待人接物

的态度。他确信“上主的祝福，是虔敬人的赏报”（11：24），并相信“在死亡之日，依照人的行径报应人，为上主是一件容易的事”（11：28），他再没有什么可加添的了。如果一个人生活正直，天主使他一生幸福，当死亡来结束他的生命时，他只有为世界的和谐而感谢天主：

现在，请你赞颂万有的天主，

因为祂处处行了伟大的工程，

祂从母胎时，就增加了我们的岁月，

按祂的仁慈恩待了我们。

愿祂赐给我愉快的心灵，

并使以色列现时平安，

永远平安。

（50：24—25）

智慧篇：突破死亡的思想

智慧篇是全部旧约最后写的一部书。写于公元前一个世纪内，差不多到耶稣时代，它给我们开启了一个崭新的视野。约伯曾使我们心身不宁地说：“今后还应有些事，但是什么事呢？”训道者自问说：“的确应有些事——但是否真有其事？”息辣之子，在箴言之后，以镇定的乐观态度答复说：“没有，再没有什么，除了在今世好好地生活，全心只依赖天主的公义外，再没有别的幸福。”智慧篇解开了这一局面，肯定地说：“天主的公义决不停留在死亡的门槛上”。

智慧篇连在书写的方式上，也与其它的书不同。它并非有如箴言、训道篇或德训篇一样，收集了一些各种不同的格言。相反，它是围绕着一个主题来作讨论的一部著作。主题是：天主的公义和其与人的功行之间的关系。并且，借撒罗满之名发言，来发挥这一主题。

本书另一固有的特色，是在希腊文化的气氛中直接以希腊文写成的。因此，或者有人要问：如果此书充满了希腊思想，是否还全符合犹太民族的经验？其实，希腊化的影响，只表现在表达思想的方式上，骨子里完全是清一色的犹太宗教思想或信仰。因而本书实具有其独有的风格：一位以色列的智者，虽然能让自己充满了异族的文化，却没有背弃自己的固有思想。道理完全是属于旧约的，但到处穿上了一件希

腊化的衣服。

现在我们打开本书，一开头，智慧即据有尊崇的地位，即刻邀请读者与她处于联系的境地。

智慧不进入存心不良的灵魂里，

也不住在一个屈服于罪恶的身体内。

(1: 4)

智慧是爱人的神，

口出咒语的人，她必惩罚。 (1: 6)

任何事物都不能逃避上主的神：

上主的神充满了世界，

包罗万象，通晓一切语言……

恶人的思念，

必将受审讯；

上主听到他的言语，

必惩罚他的罪行。 (1: 7-9)

就智慧书中的道理而言，智慧篇并没有什么真正崭新的道理。但忽然间，出现了这一惊人的肯定：

天主并未造死亡。 (1: 13)

智慧篇的作者默想过创世纪：在创世纪第3章上记载：死亡并非出于天主，而是出于人的罪过。这一观念，息辣之子也曾提过：

罪恶的起源，来自妇女；

为了她，我们都要死亡。 (德 25: 33)

但对于来世，并没有得出一个结论。智慧篇大胆地又提

出这一问题，宣布：

天主并未造死亡，

也不乐意生灵灭亡。

祂造了万物，为叫它们生存；

世上的生物都有生命力，

本身都没有致命的毒素，

阴府在地上也没有权势；

因为，正义是不死不灭的。 (1: 13-15)

不死不灭，是天主与世人建立的爱的关系。天主以永远的爱来爱世人。天主不断地向人提出与人订立盟约，但是，只有“义人”予以接受，因为，他们时常仰合天主的旨意。天主对这种忠信的回应，并不只止于现世，而是永垂不朽的。至于那些拒绝接受盟约的人，即“不义的人”，他们也是永远自绝于外，自判归于虚无。为智慧篇的作者来说，还没有达到来世受刑（地狱）的地步。

不义的人，因自己的言行自招死亡，

与死亡相爱相恋，结立盟约，

实堪作死亡的伴侣。

恶人们胡思乱想自语说：

我们的生命又短促，又多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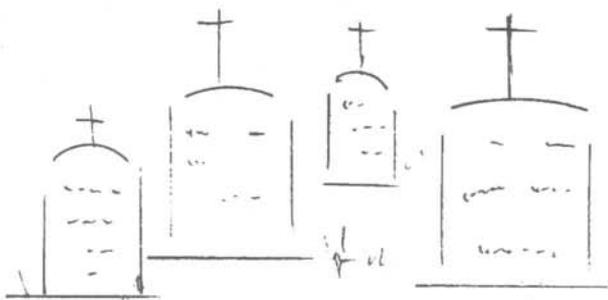
人的死期一到，又没有办法补救，

也从不见有人从阴府回来。

我们原是偶然而生，

过后我们又好像未曾生存过……

(1: 16-2: 2)



实在，我们的时日，有如疾驰的阴影；

我们一死去，再不得返回，

因为一经盖印，

无人再能返回。

所以，来！让我们享受现有的美福，

趁年青及时消受这世界。

我们要痛饮美酒，浓施香液，

莫让春花空空溜过……

凡是乐事，我们不要错过，

到处要留下我们欢乐的痕迹，

因为，这是我们的名份，我们的运命。

(2: 5-9)

恶人们说：“我们原是偶然而生，过后我们又好像未曾生存过”，因而下结论说，要尽力享受此生：“我们要痛饮美酒，莫让春花空空溜过”。这种想法每一个时代都有。圣保禄也引用了当时流行的俗语：“我们吃喝吧！明天就要死了”（格前 15：32）。

恶人只享受今生还不够，还要压迫正直的人，因为他们

的行为为他们常是一种指责。智慧篇的作者将他们说的话放在经文里，正可应用在那卓越的义人——基督身上：

我们要陷害义人，
因为他太令我们讨厌，
反对我们的作为，
指责我们违犯法律……
自夸认识天主，
自称是上主的仆人，
自充我们思想的裁判员，
我们一见他，就感觉讨厌；
因为他的生活与众不同，
他的行径与人两样。 (2: 12-15)

耶稣也同样被祂同时代的人所憎恨，因为他们不能追随祂的足迹，不能了解祂的言论；因而迫害祂，使祂的希望落空。那么，这位自称天主子的，受天主保护的，面对侮辱、酷刑、死亡，有什么反应呢？

我们基督徒不能不为下面所录的这段经文而感到震惊，因为它提前描述了基督的苦难：

他声言义人有幸福的结局，
且自夸有天主为父。
我们且看他的话是否属实，
看他究竟有什么结局。
因为，如果义人是天主的儿子，
天主定要帮助他，
拯救他脱离敌人的手。

来罢！我们用耻辱和酷刑试验他，
查看他是否温良，
考验他是否忍耐。
我们判他受可耻的死刑，
看他是否蒙受眷顾，
如他所说的一样。 (2: 16-20)

智慧篇的作者，十分接近耶稣的时代（相隔几十年），已瞥见了新的希望。他是第一个答复了约伯所期待而无人敢希望的答案。恶人认为是判决了义人，其实是判决了自己，因为他们不明了天主对人的计划：

他们这样思想真是荒谬，
因为邪恶使他们丧失了理智，
不明了天主的奥理，
不希望圣德的酬报，
也不赏识无罪灵魂的奖赏。
其实天主造了人，
原是不死不灭的，
使他成为自己本性的肖像。

(2: 21-23)

义人的灵魂在天主手里，
痛苦不能伤害他们。
在愚人看来，他们算是死了，
认为他们去世是受了惩罚，
离我们而去，仿佛是归于泯灭；
其实，他们是处于安宁中。

虽然在人看来，

他们是受了苦；

其实，却充满着永生的希望。 (3: 1-4)

死后，天主决不会抛弃忠于祂的朋友：这确实在智者的反省中是一新的思想。这一新的发现，为那些只顾在此生享乐的人，实在构成了一大震撼。一个人，如果不相信有来世，自然对那些凡能阻碍他长寿，或借多数的后裔而繁衍，便是一种诅咒。但是，智慧篇说：真正的幸福在别处，在于修德立功，天主必以不死不灭来加以赏报：

荒胎无罪……的妇女是有福的，到灵魂受眷顾的时候，她必有果实。 (3: 13)

神性的生产远超过肉身的生产。这也为那些阉人平反了，因为他们受轻视，甚至不能参加敬礼：

不生育的男人，

手若不作非法的行为……

是有福的；

天主见他忠贞，

必赐给他特赏，

在上主的圣殿中，

赐给他更称心的一份。 (3: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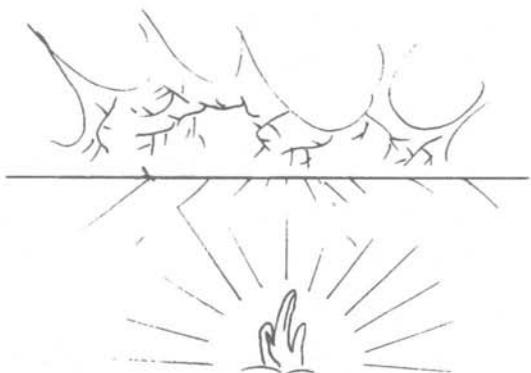
由此，以色列人那牢固不破的信念，被打得粉碎。智者更强调说：

更好是无子而有道德，

因为道德的纪念，永存不朽，

常为天主和世人所赏识。

有道德在，人都效法；
 道德不在，人都期待；
 道德在永远加冕奏凯……（4：1-2）



对死后得到酬报和光荣的信仰，推翻了以前生活方式的标准和前瞻。对幸福与祸患的定义亦大为不同。忧虑和苦恼的问题能变成希望的动机。不义的人认为死亡是生命的结束，尽量在世狂欢；但义人无论在顺境或逆境中毫无惧色。依智者看来，长寿本身并非是可羡慕的事；年岁并非重要，而是灵魂的品质，长寿可能使人堕落。因此，正直的人如果夭折，并没有可痛惜之处：

义人纵或夭折，
 亦必获享安息。
 因为，可敬的老年并不在于高寿，
 也不在于以年岁来衡量；
 其实，人的老年是在于有智慧，
 高寿是在于生活纯洁。
 这样的人悦乐了天主，为天主所爱，

因他生活在罪人中间，
所以天主把他接去。
他被接去，
免得邪恶改变了他的心意，
虚伪迷惑了他的心灵；
因为罪恶的蛊惑，使人丧失天良；
情欲的风暴，毁坏纯朴的心灵。
他在短期内成为完人，
与满享高寿无异。
他的灵魂使天主悦乐，
因此，天主迅速将他从邪恶之中提去。
世人见了，并不明了，
也不存心细想……
这般人虽然看到智慧人的结局，
却不明白上主对他有什么计划。

(4: 7-17)



由此，以色列的智者心中所常反省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因为天主作报酬：

至于义人却永远生存，

在上主那里，有他的报酬。 (5: 16)

这是智慧篇的信息。这一信息证明了作者是一个具有特殊信仰的人。因此，天主特选了他说出旧约的最后启示。

大道从此开启了，只等待耶稣基督亲口直接的启示。

耶稣：智慧和完成

旧约最后一页翻过之后，以色列的智者给主耶稣的门徒让了位。一个新的理想出现了：要生命成功，先要丧失才可获得生命。由于“真福八端”，幸福完全转变了它的意义，幸福反而被痛苦所充实。借这“真福八端”，基督的奥秘得以光芒四射。

再不需要天主来答复约伯，依撒意亚在“受苦的上主的仆人”诗歌里，所宣扬的那位杰出的义人——耶稣基督，并没有给予义人受苦的合理解释，而只是亲自接受，给了痛苦一种意想不到的丰富意义。对于那永远的疑问：在痛苦中如何生活？祂答说：借着爱，接受在自己身上。

宗徒们像他们的老师一样，知道此世生活的困难和空虚；也看到死亡统治着世界，但在他们看来，基督的复活完全把这一切翻转过来。从此时起，受默感的经师们——直至智慧篇的作者——所一向关注或不敢注目的痛苦和死亡，已不再是黑暗的深谷。这些惨痛的事实，实可成为走上光明之路，去追随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愚蠢成了至高无上的智慧。

其实，基督——天主圣言——本身即是智慧。祂所开启的天国完全变化了今日的生命。这股喜乐的气息遍布在全部福音里，在复活的黎明逐渐扩大，直到五旬节日变成了暴风。福音中的幸福是反乎常理的，推翻了人间的虚伪智慧，开启了更广阔的道路。以色列的智者注意到人与天主的相似

处，但基督徒的信仰却满足了寻求天主者的期望，给他们启示了祂已降生成人。“智慧”创世之初已在天主面前欢跃，现已取了人的形体，因为祂乐与世人共处（箴 8：27—31），居住在我们中间，而且与我们共处，直到今世的终结。

旧约的作者搜集了古代的智慧，寻求以人的尺度来衡量幸福。但是，天主的尺度超越无比，吸引人注视更具伟大幸福命运的未来。由此，智慧、真理、确信、喜乐，都集中在一个名字上，那就是耶稣基督。



12

贫穷的人真有福

纲要

一、天主的大能与人的弱小

在人眼中的弱小者

以色列，你是我的仆人

二、以色列的穷人

人的呼喊与信仰之歌

受压迫者的呼声

病者的呻吟

狱中的怨声

被撤职的肋未人的祈祷

充军者的忧苦

由反叛至默观

热爱正义

为自己的案件进行辩护

天主是唯一的庇护

对天主的渴望

救恩出于贫困的人

苦难的预言

上主的仆人

三、天主举扬谦虚的人

贫穷的人接受了默西亚

上主的婢女

贫穷的人是有福的

为了贫苦者的委屈，
 为了穷困者的叹息，
 我要立刻站起——上主说。 （咏 12：6）

当弱小者，受压迫者——自从希伯来人在埃及受奴役，直到耶稣的时代，那些“有如无牧之羊”的失落者——的痛苦呼声响起时，天主便亲自保护那些向祂呼求的贫穷的人。先知们不断地呼吁：那时，地上高傲的人必被贬抑，上主必受举扬：

万军的上主必有一日，
 要攻击所有骄矜自夸和自高自大的人，
 并加以抑制……

……

我必要攻击一切高塔，
 和一切坚固的城墙，
 塔尔史士的一切船只，
 和一切美观的画舫。

人的傲慢必被屈服，
 人的骄矜必被抑制：

到那一日，
 唯有上主受尊崇。 （依 2：12—17）

那些仗恃自己力量的人，决站立不住；只有依赖天主的人，才能得到救恩：

地上所有遵守祂法律的卑微人！
 你们应寻求上主，

你们要寻求公义，

要寻求谦和。

(索 2: 3)

只有那些正义而不高傲的人，才能组成天主的子民，证实天主无限的爱：

我必在你们中间，

留下谦逊和贫苦的百姓，

他们必依赖上主的名号。

以色列的遗民不再行邪恶，

也不再说谎言；

在他们的口里，

也再找不到欺诈的舌头：

的确，他们或是牧放，

或是休息，

没有人来恐吓。(索 3: 12-13)

对这一贫苦的百姓，天主将派遣一位谦和与和平的君王，祂将骑在一匹小驴驹上而来：

熙雍女子，你应尽量喜乐！

耶路撒冷女子，你应该欢呼！

看！你的君王到你这里来，

祂是正义的、胜利的、谦逊的，

骑在驴上，骑在驴驹上。(匝 9: 9)

如此，自从以色列历史开始，先知即为犹太子民和我们展开了一个远景，通向耶稣的教训。他们的神谕实已构成了福音的前奏。

天主的大能与人的弱小

在全部犹太子民的历史中，全部圣经所报导的，先知们明明所宣布的，即是救恩：这一救恩是天主大能的表现，借弱小的人，并为弱小的人而实现的救恩。

许多经文，描述那些似乎被高举的事例或情况，却被贬抑，以使唯一的上主受举扬。在天主与人的往来中，常有一条定律：即是：上主为完成自己的计划，常拣选那些弱小、卑微、贫穷、谦虚和受压迫的人，因为祂的大能，只有在人看来是弱小无能的人身上，才完全毫无疑问地彰显出来。

如此，全部圣经的描述，好像一个画廊一样，皆以活生生的画面，将与我们日常生活很相类似的场面，一一绘画出来。圣祖、国王、先知、男人和女人：由亚巴郎的孙子雅各伯，一直到依撒意亚先知所描述的神秘的“上主的仆人”的人物名单，简直无法胜数。现今只举出几个实例来以概括其余。

在人眼中的弱小者

厄撒乌和雅各伯虽是孪生兄弟，但雅各伯后生于世；外表看来，他不是如此健壮，也并不适合于统治。但是，雅各伯继承了天主向亚巴郎所作的预许（参阅第2章“亚巴郎动身”）。

若瑟（参阅第2章）是雅各伯的幼儿，他被他的兄弟所抛弃，被卖为奴，以后又被诬告，陷于狱中。但上主借了欲置他于死地的兄弟之手，利用他拯救了自己的百姓：“天主

派遣我在你们以先来，是为给你们在地上留下后裔，给你们保全多人的性命。所以叫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而是天主”（创 45：7—8）。天主以大能在受压迫者的生活中行事。

在梅瑟的历史中，更辉煌地显出天主的行为（参阅第 3 章“迈向福地”）：他一出世，即逃脱了不可避免的死亡；一个奴隶之子，竟在王宫里受抚育长大；某日，因卫护自己的同胞，杀死了一个埃及人，不得不逃亡旷野；正在那里，这位亡命之徒、谦虚的牧羊人，遇见了天主，天主竟要他成为祂选民的领袖，走向许地。

卢德（参阅第 10 章“在外邦人中”）本是属罗特和他的长女结合所生的摩阿布人的一份子（创 19：37），被拒于犹太团体之外。尤其她又是寡妇，毫无保障。但是天主在她的绝望中，拣选了她成为达味的曾祖母，因而成了基督的先人。

亚纳在贫困中成了撒慕尔先知的母亲（参阅第 4 章“达味为王”），她的贫困属于另一种性质：她素不生育。天主回应了她热切的祈祷，赐给了祂一个婴儿。她为了上主无限的慈爱，感谢天主说：“上主使人穷，也使人富；贬抑人，也举扬人；上主由尘埃中提拔卑贱者，从粪土中高举贫穷者，使他与王侯同席，承受光荣座位”（撒 2：7—8）。

撒乌耳也说明了自己的卑微情况：“我岂不是本雅明人，不是以色列最小的一支派吗？我的家族在本雅明家族中，不也是最小的吗？”（撒 9：21）但是，天主也借抽签拣选了他作以色列第一任君王（参阅第 4 章“达味为王”）。可是因为他对上主没有完全投靠信赖的心，也没有完全执行天主的旨意，因而他的王权被褫夺了去。

那时，撒慕尔被天主派遣到白冷叶瑟那里去，他是卢德的孙子，有七个儿子。那最小的儿子，不论在身量方面，在力量方面，都远不及撒乌耳：“他是一个有血色，眉清目秀，外貌英俊的少年”。达味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上主向先知说：“给他傅油，就是这一位”（撒上 16：12）。这位小牧人成了以色列的君王，他在许多时机上，表现了他对天主的信赖，和他的谦虚。当他面对巨人哥肋雅时，他没有携带武器上阵，只带了他的投石器。但是他肯定地说：“上主不赖刀枪赐人胜利，战争胜负只属于上主，祂已把你们交在我们手中了”（撒上 17：47）。



以色列，你是我的仆人

天主时常召叫那些弱小的人和罪人，为显示祂的大能和神圣。以色列子民即是如此。祂在万国中是如此弱小，如此无关重要，并且，又时常背叛上主，但在她的历史中，为上主的全能的仁爱作了坚实的见证。

天主的子民应承认这一事实：“上主喜爱你们，拣选你们，并不是因为你们比其余的民族人数众多；其实你们在所有的民族中是最少的一个；而是由于上主对你们的爱，为履行祂向你们祖先所起的誓，上主才以大能的手解救你们，将你们由为奴之家，由埃及王法郎的手中救出来”（申7：7—8）。

天主使这弱小的民族成了祂的选民，纯粹是出于天主的恩赐，因为，决不是他们应得的：“上主你的天主，把这肥美的土地赐给你作产业，并不是因了你的义德，因为，你原是一个执拗的民族”（申9：6）。他们在埃及的奴役之下，在痛苦中向上主呼求，天主怜悯了这些受苦的人：“我看见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痛苦，听见他们因工头的压迫而发出的哀号；我已注意到他们的痛苦。所以，我要下去拯救百姓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离开那地方，到一个美丽宽阔的地方，流奶流蜜的地方”（出3：7—8）。

当选民定居于许地之后，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存在，必须停留在天主的手中，成为弱小的。但当选民逐渐成长，相信独自能够面对强盛的四邻时，上主必使他们记起赐予胜利的、赐予拯救的是上主。每当以色列人好似忘记了此事时，

必有先知的声音代天主发出呼吁：



“祸哉，那与自己的制造者争辩的！瓦器岂能与搏泥者争辩？陶器岂能对陶工说：你做的是什​​么啊！……以色列的圣者、安排将来的上主这样说”（依 45：9—11）。希望选民在拯救他们的天主前，承认自己的软弱和罪恶：“雅各伯啊！你要记住这些事！以色列啊！你也应记住，因为你是我的仆人，我造了你，是我叫你作我的仆人。以色列啊！我决不会忘了你！我消除了你的罪过，有如烟消；我消除了你的愆尤；有如云散；皈依我吧！因为我救赎了你”（依 44：21—22）。

亚毛斯大声向以色列子民疾呼，不要妄自尊大，而要全心依赖天主：因为“敌人要围困此地，推翻你的堡垒，抢掠你的宫殿”（亚 3：11）。

但是，在“执拗倔强的百姓中”有许多人不听从先知的呼吁，只有少数的人民忠于上主，向上主归顺。这少数的忠

信人物，亚毛斯、依撒意亚、米该亚和索福尼亚称之为“遗民”。这些人是“雅各伯家幸免于难的人”；他们在敬拜偶像的气氛中保持了他们的信仰；他们曾在巴比伦充军之地定居下来，但即刻放弃了一切，回归耶路撒冷，重建了圣殿，为自己的民族，开创一条迈向神圣新约的憧憬。

“你是我的仆人，是我骄矜的以色列”（依 49：3）。这是犹太民族的主要角色。犹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及的那些“弱小者”，圣经中给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男女的大名，他们一生常在宣扬上主对那些信靠祂的人的忠信与慈爱。

以色列的穷人

一般来说，当人讲授一个民族的历史时，大都倾向于提及那些伟大的人物和重要的事迹：比如国王与战争，宫殿的建造，科学的发明，著名的作者或艺术家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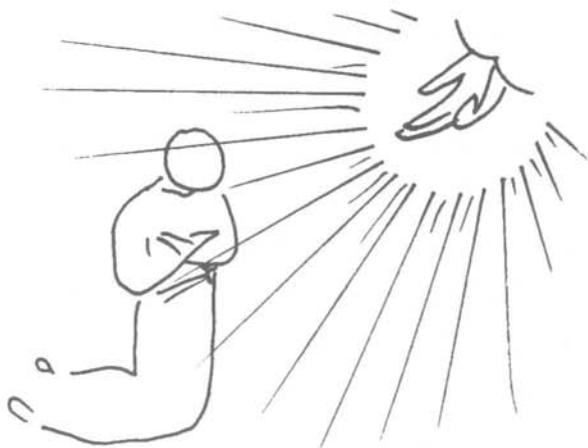
同样，在圣经的书籍中，也记载了一些有关圣祖、先知、国王、大司祭和著名的智者的历史。同时也记载了一些如何战胜仇敌，天主如何显示了祂的大能等事迹。这一切都是以色列历史中的一些大事。

但是，犹太民族具有一种特色，即是关心穷人。这一热情使他们经过了历史上的许多大波动，因为正是这一关心穷人的热情，使他们认清：当他们在痛苦中向天主呼吁时，天主必予以拯救。

希伯来文有一个名词特别指定这些穷人，即 ANAV，复数 ANAWIM。这一名词不但只指物质上的贫乏，而且也指人生所处的各种困境，比如：缺乏健康、家庭、朋友等。这一名词逐渐取得了很广的意义，成了遭患难、受压迫、受欺压、谦虚、弱小的同义字。

首先，贫穷的人是指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在圣经的传统中，由亚巴郎起，富有常被认为是上主的祝福。梅瑟法律有许多规定，以消除贫困，克服不平均等毛病。“既然在这地上总少不了穷人，为此，我吩咐你说：对你地区内困苦贫穷的兄弟，你应大方地伸出援助之手”（申 15：11）。

全部圣经——尤其申命纪、先知书和圣咏集亦是如此——列出了一连串穷苦人的名单：如外方人、孤儿、寡妇等。天主要求人对这些人予以特别的关怀：“不可侵犯外方人或孤儿的权利，不可拿寡妇的衣服作抵押；应记得你在埃及曾做过奴隶，上主你的天主曾将你由那里救出……”（申24：17-18）



贫苦的人，更是那些遭受强暴和不义的人，那些被人轻视的人，那些遭受压迫而无处诉苦的人。梅瑟法律虽然有明文规定，但人们并非常常遵守，且有许多人置之不理。

因而，上主不时兴起一位先知，以上主的名义，来维护那些弱小和受欺压的人的案件。我们所知道的，如纳堂先知卫护乌黎雅（撒下12：1-14），厄里亚先知卫护纳波特等（列上第21章）。此外，还有许许多多制造历史的无名英雄，而圣经没有记载的，对于这些被人所遗忘的贫困的人，却常被天主所助佑。天主赐予了他们一种特殊的宗

教心态，使他们逐渐把自己的一生，完全放在天主手中。由此，贫困一词，除了指物质上的贫困以外，更具有一种更丰富更广阔的意义：竟具有一种心灵的彻底悔改，归向于天主的意义。

这些只有天主所认识的贫困的人，在圣经中留下了一些重要遗迹：他们的诗歌，他们的哀怨，他们的祈祷，组成了圣咏集的一大部分。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我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可以发觉他们的心态，他们的深思，他们的信仰。这些圣咏可以帮助我们反思，好像他们一样，去寻求上主，全心依赖上主。

圣咏的言词，喜乐中的歌唱，忧苦中的呼吁，都是由作者的心底发出来的。天主的圣言，也以特惠的方式，回应了他们。同时天主的大能也完全展现在人的软弱上，天主圣神也帮助这些贫困的人向天父祈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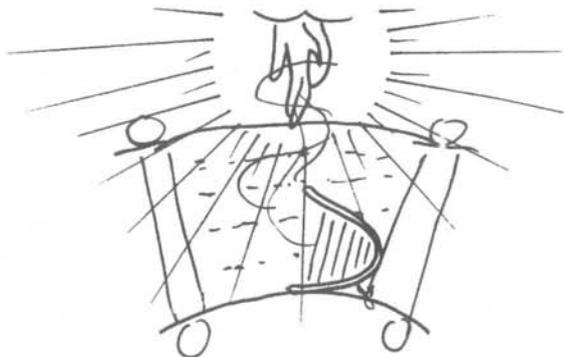
人的呼喊与信仰之歌

人的呼喊与信仰之歌——圣咏可使我们与其作者的生命发生共鸣。不但如此，而且可使我们直接参与他们各自走向天主的历程而作的祈祷。

在圣经中另有许多属于圣咏式的祷文，但并不具圣咏之名，像这样的祷词在许多书籍中，都可以发现：如依撒意亚或耶肋米亚等。

在圣咏集中，有许多圣咏是无名的，也有一些具名达味或其他的人物。有时有些圣诗还写下了它产生的时机：比

如：达味在受撒乌耳迫害要逃难时所作的祈祷。



圣经中的圣咏集共有一百五十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与拉丁译文的篇数分法不同，请注意）。我们发现其中有些圣咏是属于默西亚的圣咏，王家的诗歌，智者的训诲，圣殿中举行礼仪时所唱的诗歌，或者走向耶路撒冷时所唱的诗歌。

另有些圣咏，是贫苦人的祈祷：有如被囚者、充军者、病人等等。他们在极大的痛苦中，向天主表达他们的信仰，或向天主呼救。在他们的诉苦中，不但有痛苦的呼声，而且更具有获救的希望。这些圣咏，开始时是些私人的祈祷，逐渐为团体所接受，日后逐渐成名，散布在会堂中，最后在正式的礼仪中加以应用，遂与皇宫中或圣殿中产生的圣咏收集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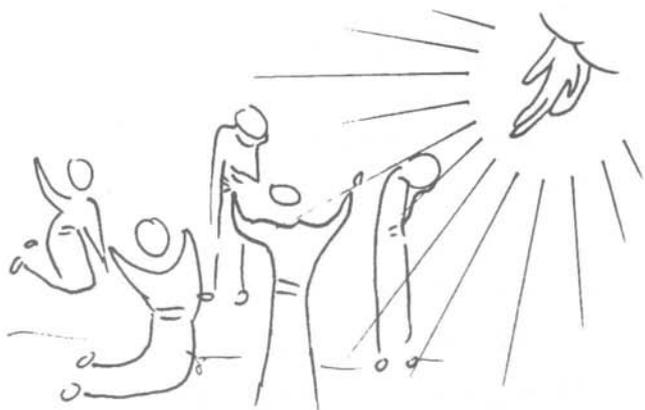
受压迫者的呼声

第94篇圣咏的作者是当权者的牺牲品。他在轻视人权的国王淫威之下大感不平，遂向天主的公义呼吁：

上主，祢是伸冤的天主，

伸冤的天主，求祢显出！
 审判大地的天主，请祢起来！
 给骄傲人施以应得的祸灾！
 上主，恶人洋洋得意，要到何时？
 歹徒沾沾自喜？要到何时？
 他们大言不惭，要到何时？
 作恶的人自夸，要到何时？
 上主，他们蹂躏祢的百姓，
 他们磨难祢的子民，
 屠杀寡妇与旅客，
 将孤儿置于死地，
 他们还说：上主看不见，
 雅各伯的天主决不管。
 民间的愚昧者！你们应该知悉，
 糊涂的人！你们何时才能明白？……
 谁肯奋起替我攻打行凶的人，
 谁肯站起替我抵抗作恶的人？
 若不是上主扶助了我，
 我的灵魂已归冥所。……
 然而上主必定作我的堡垒，
 我的天主作我避难的磐石。
 祂必以他们的罪过来报复他们；
 必要用他们的凶恶来消灭他们，
 上主我们的天主必要消灭他们。

受人欺压的牺牲者决不宽恕压迫他们的人，因而痛苦的呼吁变成了报复的呼求。甚至在不公义之前，要求天主来作证。耶肋米亚曾抗议说：“为什么恶人的生活总是顺利？”然后要求说：“你决不可饶恕他们的罪行”（12：1—4）。甚至很多次，贫困的人，受压迫者的祈祷变成了诅咒：作恶的人应予以消灭：



愿他们的筵席变成网罗，
 为同席的友人变为圈套！
 愿他们的眼睛昏迷失明，
 使他们的双腰颤抖不停！
 求祢向他们倾泄祢的盛怒，
 让祢的怒火把他们笼罩住。
 愿他们的居所变成荒土，
 愿他们的帐幕无人再住！
 因为他们继续打击祢所打击的人，
 他们另加苦害祢所伤残的人。

愿祢在他们的罪罚上增加罪罚，
不要使他们在祢面前称义自夸。
愿他们从生命册上全被涂去，
不要让他们与义人同被录取。

(咏 69: 23—29)

像这样的祈祷，可能使我们起反感……但犹太人在会堂里诵读这些圣咏时，都以最低的声调读出。教会在礼仪的祈祷中，保存了这些圣咏，她并不以这些圣咏作模范，只是愿表示她对受压迫的人共融，与世上受苦的人共同发出呼声而已。

其实，这些穷苦的人，在世上只有受压迫，没有地方可以求助，只有向天主呼救。他们虽然反对世界上有权势者，但决无意反抗天主的行事态度，因为他们知道，天主正是借着他们软弱无能显示出祂的慈爱。

病者的呻吟

病痛为有信仰的人是另一种试探。这已不再是向天主要求报复那些轻视人权的人，反而更好说，是向天主表示不断的信赖，因为天主所赐的生命如今受到了威胁。

圣咏第 102 篇在原文的标题中保存这段话：“受压迫者在忧心悲愁时，向上主诉苦诉怨的祈祷。”作者大概是一家之长，是已上了年纪的人，他可能患了重病，不能安睡，不思饮食，日渐衰弱。他同时担心：因了他的脆弱，可能连累到他子孙的将来。于是他转向天主，赞美祂的大能，赞美祂

的永恒。这一思想使他坚强起来，怀有莫大的希望：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的子孙必有所依靠：



我的日月消散如云烟，

我的骨髓枯焦如火煎。

我的心憔悴得像枯草一般，

因此我也忘记了吃我的饭。

因为我哀伤得过度，

我已仅是皮包骨头……

我吃灰尘当食粮，

我喝涕泪当水汤；

为了祢的义愤与震怒，

祢把我举起，将我抛去。

我的日月像倾斜的阴影，

我的本身好像禾草枯萎……

我说：我天主，莫让我中年夭折，

但愿祢的岁月永留万世万代。

在起初祢奠定了下地，
上天也是祢手的功绩。
天地必要毁灭，而祢永远存在；
万物必要如同衣裳一样衰败，
有如衣服更换，都要新陈代谢；
但是祢却永存不变，
祢的寿命无尽无限。
愿祢仆人的子女居家安康。
愿他们的子孙在祢前永昌。

(4-6、10-12、25-29)

如此，人虽然应当死亡，但天主永存。因天主永在，病者和死者的后裔也必存留下来。

在这一祈祷中，确定相信天主永在，天主无所不能。人或生或死，健康或病弱，富有或贫穷，完全在天主的手中。

狱中的怨声

连义人，因了判断的错误，被投入狱中，并非罕见的事。当时的监狱多半是古老的蓄水池，囚犯在池底的泥泞中辗转生活。

耶肋米亚先知被控告与加色丁人通敌，即遭受了如此的囚禁：“他们便将耶肋米亚丢在王子玛耳基雅在监狱庭院里有的蓄水池内，用绳将他放下去；池内没有水，只有污泥；耶肋米亚就陷于污泥里”（耶 38：6）。

被囚禁的人最初的感觉，好像被困于污泥池沼之中，周

围为忧苦所缠：

天主，求祢从速拯救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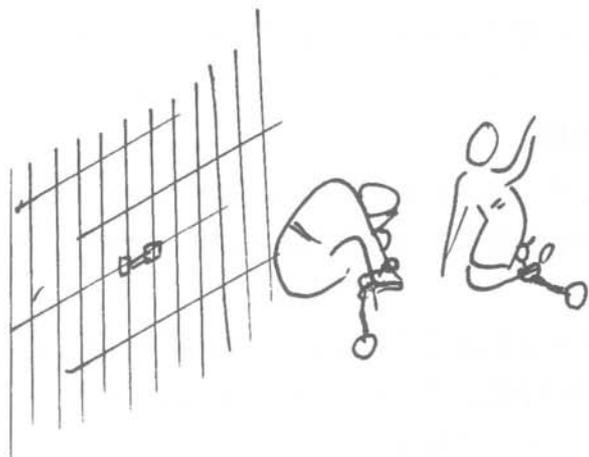
因大水已到我的颈脖。

我陷于泥泞中，没有立足的处所；

我沉入深水中，波涛已掩盖了我。

(69: 2-3)

这个不幸的人被投入监狱中，到底曾作过什么不法的事。表面看来，好像是被控告犯了抢夺或盗窃的罪；其实他并没有犯过。但这些控诉的人有权势，人人都听他们的话；如果审理案件，他们必获胜诉；不幸的人只有向上主祈祷苦求！但是，有时徒然，终于被定了罪刑。全村的人都相信他是罪人，都毫不留情地讥笑他，挖苦他，只有他自己一人，单独处于困境痛苦之中。



由蓄水池中上升了这一长篇苦诉：

我呼号得筋疲力竭，我已咽喉焦干；

我常期望我的天主，我已望眼欲穿。
无故憎恨我的人，比我的头发更繁，
无理敌对我的人，比我的骨头更坚；
我没有抢夺过的，
我反而应该偿还。 （咏 69：4—5）
我含泪斋戒克己苦身，
竟成了我受辱的原因；
我身上穿着麻布当作衣裳，
也竟成了他们取笑的对象。
闲坐门口的人，对我议论纷纷，
喝醉烈酒的人，对我歌唱戏弄。
上主，在这困厄的时日，
我只有求救于祢；
天主，求祢按祢丰厚的慈爱应允我，
求祢以祢救援的忠诚俯听我。
求祢救我于污泥中，不要让我沉没。
救我脱离恨我的人，走出大水旋涡，
求祢不要让波浪淹没我，深渊吞灭我，
也不要让地窖合上自己的口埋葬我。
上主，求祢照祢和蔼的慈爱俯允我，
求祢按祢深厚的仁慈眷顾我。

（咏 69：11—17）

虽然如此，被囚禁者仍保持信任天主的心，仍坚信天主必定俯允他：

因为对贫苦的人，上主常予以俯听；

对祂的俘虏，祂决不会看轻。

(咏 69: 34)

这种被囚禁者的哀诉，这种要求天主干预的呼声，在犹太人的历史过程中，屡见不鲜，尤其在他们受压迫的时代里。耶稣自己也可能应用过这篇圣咏作为自己的祈祷。因为，路加圣史在他所叙述的受难史中（路 23: 36），曾引用过第 22 节：“我口渴时，竟递来酸醋要我下咽”。

被撤职的肋未人的祈祷

一个曾热情率领信众在圣殿中举行礼仪的人，在孤寂中反省自己的不幸的诱惑是很大的，第 42 和 43 篇圣咏的作者，可能是一位被撤职的肋未人。他的作品充满了怀旧的伤感：

我想起昔日周旋在欢乐的群众里，

在群众欢呼赞颂的歌声里，

领他们朝觐天主的圣殿时，

我的心不免感到忧伤哀悲。 (42: 5)

被人赶走之后，他向天主求助说：

天主，求祢为我伸冤，

驳斥残酷的人民，

求祢救我脱离，

欺诈和邪恶的人。 (43: 1)

当他远离了圣殿，他感觉非常忧伤，因为，他认为离开

了圣殿，即是离开了“天主的颜面”，即是丧失了天主。这位热心的犹太人认为在别处不能接近天主，不能与天主相遇。他被人由耶路撒冷赶走，居住在约旦河畔，一心一意渴望回归圣殿：

天主，我的灵魂渴慕祢，

真好像牝鹿渴慕溪水。

我的灵魂渴念天主，生活的天主，

我何时来，能把天主的仪容目睹？

有人终日向我说：“祢的天主在哪里？”

我的眼泪竟变成了我昼夜的饮食。

(42: 2-4)



虽然如此，这位肋未人却没有丧失对天主的完全依靠，他不断地重复这句叠句：

我的灵魂，你为何悲伤，为何忧苦？

期望天主！因为我还要向祂颂祝，

因为祂是我的救援，是我的天主。”

(42: 6、12, 43: 5)

赖天主的助佑，使他再获得了在圣殿里祈祷的幸福：

求祢发出祢的光明和祢的真道：

引导我，带我到祢的圣山和居所。

我就要走近天主的祭坛前，

走近我最喜悦的天主面前。

天主，我主！我向祢弹琴颂赞。（43：3—4）

数个世纪以来，教会在举行弥撒圣祭之前，神父诵念这数节经文。

充军者的忧苦

充军在外，无论为谁，都是很大的灾难。但是，为一个由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得以住在天主所赐的土地的民族，被逐出本土，这种灾祸是无法比拟的，是天大的灾祸，好像天主否认了他们是自己的民族，抛弃了他们一样。

有许多以色列子民经历过充军之苦，尤其是耶路撒冷的居民，在圣城被加色丁人毁灭后，被俘掳到巴比伦地，遭受的痛苦更大。在他们中有些人，如司祭厄则克耳起来，尽力鼓起人民的勇气。但是，谁能在远离耶路撒冷之地唱歌？不过，他们在充军的痛苦中，作了这首动人的哀歌：

当我们坐在巴比伦河畔，

一想起熙雍即泪流满面。

在那地的杨柳间，

挂起我们的琴弦。

因那些俘掳我们的，要我们唱歌，

那些迫害我们的，还要我们奏乐：

快些来给我们唱一支熙雍的歌！

但我们身处外乡异域，

怎能讴唱上主的歌曲？

耶路撒冷！我如果将你忘掉，

愿我的右手枯焦！

我若不怀念你，不以耶路撒冷为喜乐，

就宁愿我的舌头紧紧贴在我的上颚！

（咏 137：1-6）

充军在外的人，很多次感到失望，甚至不了解为什么天主好似放弃了祂的百姓？祂不是常忠于盟约吗？



天主，我们亲耳听说过，

祖先也给我们述说过：

昔日在他们那一时代，

祢手所行的伟业……

然而现今祢抛弃我们，使我们蒙羞受辱，

祢也不再与我们的军队，一同出征为伍；

反而使我们在敌人前，转身败走，

让那些憎恨我们的人，劫夺俘掳。

祢使我们有如待宰的羔羊，

祢使我们漂流而逃亡异邦；

祢将祢的子民贱价出售，

祢由售价并未多得财富……

我们虽然从未把祢忘记过，

从来没有违背过祢的盟约，

但我们身受了这一切灾祸。

我们的心志从来没有萎靡退缩，

我们的脚步也未偏离祢的正道……

如果我们忘却了我们天主的圣名，

并举起我们的手朝向外邦的神明；

难道天主究查不出这事？

因为，祂洞悉人心的隐密。

（咏 44：2、10—13、18—19、21—22）

作者甚至向天主质问：祂对依靠祂的人的忠信到哪里去了？祂的子民眼看被消灭了，难道上主能置之不理？

醒来！我主，祢为什么依旧沉睡？

起来！祢不要永远把我们抛弃……

因祢的慈爱，拯救我们。（咏 44：24、27）

在世界文献里，有许多由痛苦灾难中发出的呼声，但只有在圣经中，这部信仰的书中，在基督之前数个世纪，就由痛苦中迸发出了这种信仰之歌。

由反叛至默观

因为上主喜爱自己的百姓，
赏赐谦虚的人凯旋而得胜。
愿圣徒因所受的光荣而喜庆，
在自己的床榻上欢呼而歌颂。
愿赞美天主的歌辞在他们的口中，
愿双刃的宝剑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为向异邦报仇雪耻，
为向列国进攻袭击，
要用锁链捆住他们的国君，
要用锁镣锁住他们的缙绅，
为向他们施行经上的审讯：
这也就是一切圣徒的光荣。

(咏 149: 4-9)

在这首圣咏中，好像在其他许多圣咏中一样，混合着许多不同的情感：如对天主的信靠，能以被列为忠信于主的人的喜乐，对天主工程的赞美与赞赏，对敌人要求报复，眼见压迫人的人受惩罚的快意等等。在这些圣咏中，借人心的反应，显露出天主是万民的天主，是特别关心弱小贫困者的天主。

热爱正义

在圣咏中可以发现到有许多诅咒的语句，那是因为贫困

弱小者热爱正义的原故。他们认为：他们虽是受压迫的牺牲品，但受损害的是天主的正义。他们如此大力地维护自己的权利，都是为了彰显天主的正义：比如第 69 篇圣咏那种气愤的呼吁，正是一种信仰的表达：当贫困的人遭受不正义的同时，天主也遭受了轻视和侮辱：



因为，我为了祢已饱受欺凌，
 羞愧已经笼罩了我的面容。
 连我的兄弟们都以我为外宾，
 我母亲的儿子都拿我当客人。
 我对祢殿宇所怀的热忱把我耗尽，
 并且，那侮辱祢者的辱骂落于我身。

(69: 8-10)

当贫困的人遭受人的讥讽或侮辱时，他知道大权是掌握在天主的手里：天主的正义必获胜利，因而信赖天主的人，大声欢呼天主的丰功伟绩，一方面赞颂，一方面感谢：

我仍不断地期望祢，
 每日加倍地赞美祢。

我的口要传述祢的宽仁，
 终日不断宣扬祢的救恩，
 因为我不知它们的数额。
我要称扬我天主的伟大奇能，
 上主，我要传述祢独有的宽仁。
天主，远自我幼年时，祢已教导了我，
 直到今日，我仍宣示祢的微妙。
天主，即使我发白年老，
 求祢也不要离弃我，
直至我将祢的威力宣示给这一代，
 将祢的奇能传述给下一代。
天主，祢的仁慈直达天际，
 天主，祢行大事谁可比你？……
当我歌颂祢时，我的双唇要欢腾，
 我那为祢所救的灵魂，也要欢腾。
我的舌头也要终日申述祢的仁慈，
 因为谋图伤害我的人蒙受了羞耻。

(71: 14-19、23-24)

为自己的案件进行辩护

圣咏中包含了人的各种反应，但都是贫困的人向上主的自然吐露。他们哀怨，他们痛哭，他们气忿，有时竟控诉天主遗忘了他们，抛弃了他们在灾祸之中。不过，他们总是转向天主，向天主呼救，因为他们确信，天主必会俯听他们在痛苦中的呼声。他们时常怀着依恃和确信的心，为自己的案

件进行辩护。他们自觉清洁无罪，有时给人一种高傲自大的感觉，但绝不可立即如此下判断，因为他们常宣称：唯有天主能够赦罪，人人都应向天主交账：

上主，求祢替我主持正义，
因我行动无辜，
我曾毫不犹豫地，
全心依赖了上主……
原来祢的慈爱常摆在我眼前，
我常遵照祢的真理行走盘桓。
我决不与虚伪的人同坐，
也决不与欺诈的人合作……
我却一向行动无辜，
求祢救我，求祢怜恤。

(26: 1, 3-4, 11)



上主的穷人也明明承认只靠自己的力量决不能在正途上前进。他认清自己的罪过和软弱，时常要求天主宽恕，并愿

天主慈爱的大能，引领他们时常在“真理之路”上前进：

上主，求祢使我认识祢的法度，

并求祢教训我履行祢的道路。

还求祢教训我：引我进入真理之路；

我终日仰望祢，因祢是救我的天主。

上主，求祢忆及祢的仁慈和恩爱，

因为它们由亘古以来就常存在。

我青春的罪愆和过犯，求祢不要追念；

上主，求祢纪念我，照祢的仁慈和良善。

因为上主仁慈又正直，

常领迷途者归回正路，

引导谦卑者遵守正义。

教导善良者走入正途。 (25: 4-9)

贫困的人具有如此的信赖，正表示他们对上主的真诚的坚信。圣保禄也写道：“我赖加强我力量的那位，能应付一切”（斐 4: 13）。

天主是唯一的庇护

贫苦的人面对压迫他们的人，找不到真正的救助，除非到天主面前求助。他们深深感到，并且自认是受天主保护的人。天主是他们的唯一靠山，是他们安全的保证：

投奔到上主的怀抱，

远远胜过信赖同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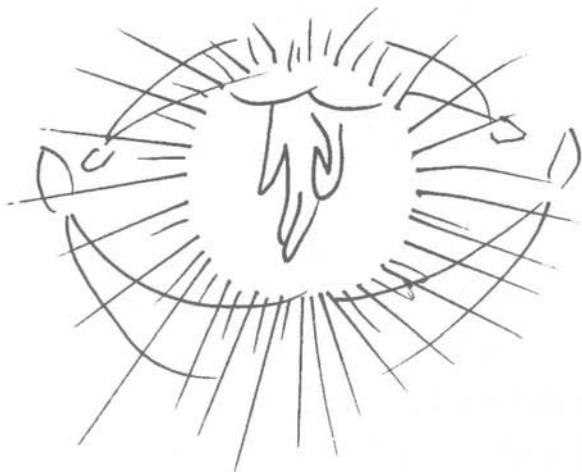
投奔到上主的怀抱，

远远胜过信赖官僚。 (118: 8-9)

我常将上主置于我的眼前，

我决不动摇，因祂在我右边。（16：8）

贫苦人的财富是他们深信全能天主的爱，是他们的安全网。关于这点，圣咏第 91 篇表达得特别清楚。这大概是一篇晚间的礼仪祈祷：



你这在至高者护佑下居住的人，

你这在全能者荫庇下居住的人，

请向上主说：“我的避难所，我的碉堡，

我的天主，我向祢投靠……”

你不必怕黑夜惊人的颤栗，

也不必怕白天乱飞的箭矢，

黑暗中流行的瘟疫，

正午毒害人的疟疾……

你既知道上主是你的避难所，

你就该以至高者为你的碉堡；

灾殃不会走近你的身边，
 祸患也不临近你的帐幔。

(1-2、5-6、9-10)

贫困的人常是有权势的人欺凌的对象。他们软弱无能，
 决不能自卫。但是天主的临在使他们能坚定不移：

我的灵魂，你只安息在天主内，
 因为我的期望全是由祂而来。
 只有祂是我的磐石，我的救星；
 祂是我的堡垒，我决不致摇倾。
 我的救恩，我的光荣全在于天主，
 我的堡垒，我的护卫全基于天主。

(62：6-8)

对天主的渴望

“我的灵魂渴望天主，生活的天主；我几时才能见到天主的慈颜？”贫苦的人自知为天主所爱，为回应这一大爱，他要把整个所有投于天主：他需要与主相遇，默观天主，生活在祂身边。他渴望与天主共融：“我的幸福，就是与天主同在！”

这种与上主结合的渴望，可以说，布满了全部圣经。梅瑟或厄里亚的一些祈祷，表达得更为热烈。在许多圣咏中也是如此丰富：圣徒日夜不断地希望与天主作密切的交谈：

天主，祢是我的天主，我急切寻觅祢；
 我的灵魂渴慕祢，我的肉身切望祢，
 我有如一块干旱涸竭的无水田地。

昔日我曾在圣殿里瞻仰过祢，
为看到祢的威能，和祢的光辉；
因为祢的慈爱比命更为宝贵，
我的唇舌要时常称颂祢。
我要一生一世赞美祢，
我要因祢的名把手举起！
我的灵魂好似饱享了膏脂，
我要以欢愉的口唇赞美祢。
当我在床上想起了祢时，
我便彻夜不寐地默想着祢。
因为祢曾作了我的助佑，
我要在祢羽翼下欢舞。
我的灵魂紧紧追随祢…… (63: 2-9)

救恩出于贫困的人

不但天主卫护穷人的案件，而且穷人也为天主的工程服务：就是借着他们，天主实现了祂的救恩。他们成了天主与人类交往的历史中心，而这历史的结局，在十字架上完成了。

苦难的预言

圣咏第 22 篇是表现得特别有力的一篇圣咏，一个受仇人百般折磨的人的苦诉。他虽身受百般痛苦，但无人前来给予一点帮助。他独自一人在那里受煎熬的痛苦。他口渴得喉

咙已干，但无人给他一滴水喝。他的近人，不但不在他的痛苦中来安慰他，鼓励他，反而讥讽他，讪笑他信靠天主，讥笑他祈祷无用。看见他濒于死亡，提前瓜分了他的衣裳。他身在这种处境，实在无法忍受。他在这种苦痛的深渊中，由心底向上主呼求：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

你为什么舍弃了我？

你又为什么远离我的恳求，

和我的哀号。

我的天主，我白天呼号，祢不应允；

我黑夜哀祷，祢仍默静……

至于我，成了微虫，失掉了人形；

是人类的耻辱，受百姓的欺凌。

凡看见我的人都戏笑我，

他们都撇着嘴摇着头说：

“他既信赖上主，上主就应救他；

上主既喜爱他，他就该拯救他。”

是祢使我由母腹中出生，

使我在母怀里享受安宁。

我一离开母胎，就已交托于祢。

尚在母怀时，祢已是我的天主。

因为大难临头，求祢不要远离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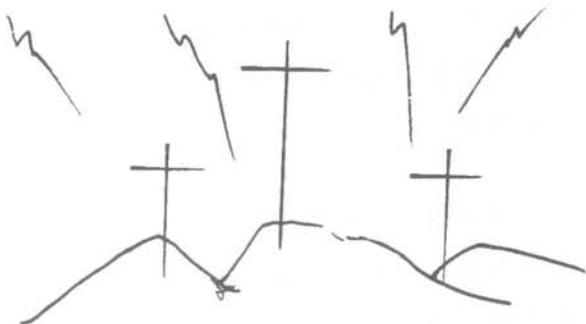
求祢来近，因为无人肯来扶助我……

我好像倾泻的水一般，

我全身骨骸都已脱散；

我的心好像是蜡，
在我内脏中溶化。
我的上颚枯干得像瓦片，
我的舌头贴在咽喉上面；
祢竟使我于死灰中辗转。
恶犬成群地围困着我，
歹徒成伙地环绕着我；
他们穿透了我的手脚。
我竟能数清我的骨骼；
他们却冷眼观望着我。
他们瓜分了我的衣服，
为我的长衣，他们拈阄。
上主！请不要远离我，
我的勇力，速来助我……

(22: 1-3、7-12、15-20)



这人虽受尽折磨，濒于死亡的边缘，但他的祈祷终于被俯允；他得了救援，喜出望外，可能亲赴会堂，高声颂谢上主：

我要向我的弟兄，宣扬祢的圣名，
在盛大的集会中，向祢赞美歌颂：
你们敬畏上主的人，请赞美上主，
雅各伯所有的后裔，请光荣上主，
以色列的一切子孙，请敬畏上主！
因祢没有轻看或蔑视卑贱人的苦痛。
也没向他掩起自己的面孔，
他一呼号上主，上主即予俯听。
我在盛大的集会中要向祢颂赞，
我在敬畏祢的人前还我的誓愿。
贫困的人必将食而饱饫，
寻求上主的人必赞颂主；
愿他们的心灵生存永久！（22：23—27）

愿众人都欢喜踊跃，因为天主施行了救恩：这个贫苦的人愿作证，愿公开地光荣他的上主。他的祈祷是如此地美妙，甚至团体也加以应用，并且，可能收集在圣殿礼仪歌集里。如此，这篇圣咏逐渐更有一番深意，扩大了视野。本来这篇圣咏是谈及一位贫困的人为天主所救，现在成了向众人宣布救恩，即宣布天国的喜讯。下面数节即是表达普世获得救恩的喜讯：

整个大地将醒觉而归顺上主，
天下万民将在祢前屈膝叩首；
因为，唯有上主得享王权，
唯有祢将万民宰治掌管……

我的灵魂存在生活只是为了祂，
我的后裔将要事奉上主，
向未来的世代传述我主，
向下代人，传扬祂的正义说：

这全是上主的所作所为！ (22：28—32)

为基督徒来说，这篇默西亚诗歌，成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作的最后祈祷，且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不错，基督只念了几句，不过，为犹太人来说，引用最初几句即等于引用了全篇，这种例子在旧约中屡见不鲜。这篇圣咏在耶稣的口中，并不是一个失望者的呼喊，而是一个义人的祈祷。祂确信天主的爱，祂确信祂的工作必定成功，纵然要经过无数的痛苦。最初的基督徒团体是如此了解，尤其圣史们也作如此了解，因为他们将这篇圣咏的话，看作是基督苦难的提前描述：“他们穿透了我的手脚……他们瓜分了我的衣服，为我的长衣，他们拈了阉”（玛 27：35；若 19：24）。

上主的仆人

人称为第二依撒意亚先知的“安慰书”中，也给我们通传了同样的信息；不过更具有使我们震惊的色彩。先知在宣布将有一个神秘人物来临时，他取了一个使人惊奇的面貌来形容这位带来决定性救恩的“上主的仆人”（参阅第七章“严厉的考验”）。

这位仆人是一位谦虚受天主教导的学子（依 50：4、5），是一位没有仪容的人（依 53：2）。但是，上主却借这位穷苦

的人实行了大事：

他给万民传布真道，
 他不呼喊，不喧嚷，
 在街市上也听不到他的声音。
 破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将熄的灯心，他不吹灭；
 他将忠实地传布真道。
 他不沮丧，也不失望，
 直到他在世上奠定了真道，
 因为海岛都期待着他的教诲。 （42：1—4）

这位温和但坚忍不拔的仆人将成为万民的光明，穷人的救援：

我，上主，因仁义召叫了你，
 我必提携你，保护你，
 立你作人民的盟约，
 万民的光明，
 为开启盲人的眼目，
 从狱中领出被囚的人，
 从牢里领出住在黑暗的人。 （42：6—7）

仆人虽受人虐待，但他知道上主必扶助他，确信自己必站立得住；为此，才让他身受这样多的冒犯和打击：

我将我的背转给打击我的人，
 把我的腮转给扯我胡须的人；
 对于侮辱和唾污，

我没有遮掩我的面。

因为吾主上主协助我，

因此，我不以为羞耻……

请看！有吾主上主扶助我，

谁还能定我的罪呢？（50：6—7、9）

这位穷苦人中的苦人，好像没有一个保护他的人。他受欺压，受人抛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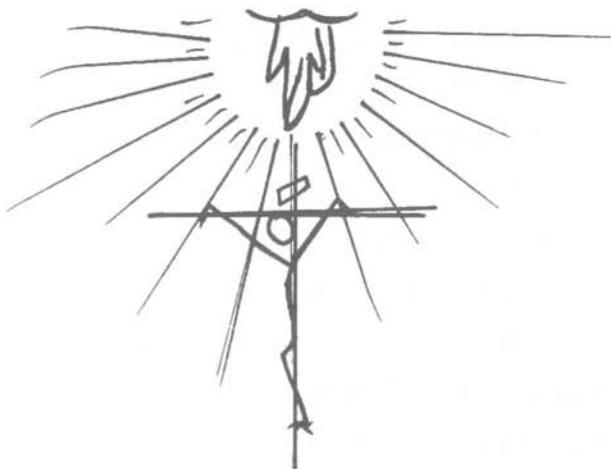
他受尽了侮辱，被人遗弃；

他真是个苦人，熟悉痛苦；

他好像一个人们掩面不顾的人，

他受尽了侮辱，

因而我们都以他不算什么。（53：3）



但是，他神秘的关键则是：他受苦并非因了自己的过犯，而是背负了他兄弟的罪过：

然而他所背负的，

是我们的疾苦；
担负的，
是我们的疼痛；
我们还以为他受了惩罚，
为天主所击伤，和受贬抑的人。
可是他被刺透，
是因了我们的悖逆；
他被打伤，
是因了我们的罪恶；
因他受了惩罚，
我们便得了安全；
因他受了创伤，
我们便得了痊愈……
但上主却把我们众人的罪过，
归到他身上。 (53: 4-6)

这是“上主的穷人”，这是“上主的仆人”，他完全履行他被遣发的使命：

他受虐待，仍然谦逊忍受，
总不开口，如同被牵去待宰的羔羊；
又像母羊在剪毛的人前不出声，
他也同样不开口。 (53: 7)

这位义人受尽了百般污辱之后，上主却举扬了他，光荣了他：

在他受尽了痛苦之后，

他要看见光明，
 并因自己的经历而满足；
我正义的仆人要使多人成义，
 因为，他承担了他们的罪过。
为此，我把大众赐予他作报酬，
 他获得了无数的人作为猎物；
因为，他为了承担大众的罪过，
 作罪犯的中保。 (53: 11-12)

就是在这些穷困的人中，在这些为救恩作证的人中，天主兴起了“那位穷苦的人”——耶稣基督，祂是众人的救主。

天主举扬谦虚的人

玛窦圣史在他所写的福音的开端，给我们记述了亚巴郎之子，达味之子，耶稣基督（默西亚）的族谱。他把基督的族谱分成了三个十四代：

——由亚巴郎到达味，是一系列的圣祖，在其中曾提及雅各伯和卢德，在这两个弱小者的身上，天主施展了祂大能的爱；

——由达味到充军巴比伦，是一系列国王的名单：这些人留下了他们的伟绩，也留下了他们的弱点；

——由充军巴比伦起，记载了一系列默默无闻的人士，直到若瑟，“玛利亚的丈夫，玛利亚生耶稣，祂称为基督”（玛 1：16）。

如此，在圣祖和国王的名单之后，在基督的祖谱中出现了一些贫苦人士。这些人没有留下正式的历史，只留下了他们的名字（尽管玛窦与路加的名单大不相同）。关于这些人的历史，我们虽然一无所知，但天主拣选了他们，为给成为血肉的圣言一个法律上的身份。在默西亚的这些贫穷的祖先中，我们只认识一位，即若瑟。他并非生活在达味出生的白冷，也并非生活在达味为王的耶路撒冷，而是生活在纳匝肋，一个默默无闻的加里肋亚省的小镇——一个不同民族杂居的地方；若瑟即在此作木工营生。

贫穷的人接受了默西亚

耶稣“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为应当把持不舍的，却使自己空虚，取了奴仆的形体，与人相似，形状也一见如人”（斐 2：6—7）。耶稣基督的降生给我们显示出：天主子降生成人，成了一个穷人；祂生在穷人之中，为穷人所接受。祂的亲人也都是些简朴平凡的人。路加福音曾给我们记载了这些事迹。

首先是若翰的父母，依撒伯尔和匝加利亚。依撒伯尔如同撒慕尔的母亲一样，是个不生育的石女。不过，天使加俾额尔显现给匝加利亚，报告给他，他的妻子要给他生一个儿子。但是匝加利亚不相信，要求一个征兆。而这征兆也是一个可怜的征兆：“我奉命来向你说话，报给你这个喜讯。看，你必成为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些事成就的那一天，因为，你没有相信我的话；但，我的话届时必要应验”（路 1：19—20）。

当依撒伯尔产生了她老年之子，要给他起名的时候，匝加利亚写下了他的妻子所选的名字：“若翰是他的名字”，意思是“天主施恩”。匝加利亚一写出这个名字，“他的口和舌立时开了”。匝加利亚遂即赞颂上主，感谢天主在祂的选民中所行的大事，实践了祂的预许：

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

因祂眷顾救赎了自己的民族，

并在自己的仆人达味家中，

为我们兴起了大能的救主。
正如祂借历代诸圣先知的口所说的，
拯救我们脱离敌人和仇恨我们者的手。
祂向我们的祖先施行仁慈，
记忆起祂自己的神圣盟约；
就是祂向我们的祖宗亚巴郎宣布的誓词，
恩赐我们从敌人手中被救出以后，无恐无惧，
一生一世在祂的面前，
以圣善和正义事奉祂。（路 1：68—75）

匝加利亚“充满了圣神”，宣布了即将完成的大事：这个小孩，若翰，将宣布另一个大人物——默西亚的来临，祂为祂的百姓带来了救恩：

至于你，小孩，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
因你要走在上主前面，为祂预备道路。
为使祂的百姓认识救恩，
以获得他们罪恶的宽宥：
这是出于我们天主的慈怀，
使旭日由高天向我们照耀。
为光照那坐在黑暗和死影中的人，
并引我们的脚步，走向和平的道路。

（路 1：76—79）

匝加利亚的赞美歌，不但表达了为人父的喜悦与幸福，而且更显出了一个热诚的犹太人的感恩心情，同时也爆发了他们获得了希望终于满全的喜悦：即上主的穷人多少世纪

以来所等待的天主的干预，彰显了天主对他们的特爱。

当耶稣出世时，是这般穷人——白冷的牧童——先获得了这件大事的报告，并被邀请予以接受：“今天在达味城中，为你们诞生了一位救世者，祂是主默西亚。这是给你们的记号：你们将要看见一个婴儿，裹着襁褓，躺在马槽里”（路2：11—12）。天主的救恩不但显示在一个新生的婴儿身上，一个软弱无能者的身上，而且还躺在马槽里。祂实在是一个穷人，人应以穷人的心才可认出祂是救主，以信仰来接受祂诞生的宣告：“一个为全民族的大喜讯”（路2：10）。



这并不是偶然的事，耶稣的一生，常是为贫穷的人，简朴的人，虚怀若谷的人明认出来。首先在献于圣殿时，由一个寡妇和一个老人辨认出来：亚纳“前来称谢天主，并向一切希望耶路撒冷得救的人，讲论这孩子”。西默盎确信他的希望已满全了：

主啊！现在可照祢的话，
放祢的仆人平安去了！
因为，我亲眼看见了祢的救援，
即祢在万民之前早准备好的：
为作启示异邦的光明，
祢百姓以色列的荣耀。（路 2：29—32）

以后，有一些葛法翁的渔夫，来到约旦河岸，聆听若翰的呼吁，认罪悔改，这些谦虚的人，在历史上无名的人，在路上与纳匝肋人耶稣相遇，而成了祂的门徒。

天主就是向这些穷人的世界呈现了祂的救恩，新约即由此而开始。这些“弱小的以色列遗民”，在磨难中，经过了长期的等待，经受了天主的耐心教育，已准备好接受天主全能大爱的最后启示。这爱显示在躺在马槽里的新生的婴儿身上，显示在被钉在十字架上受人抛弃的人身上。

上主的婢女

最后，这一大爱彰现在一个弱小的童女身上：她即是纳匝肋的玛利亚，曾许配给属于达味家族的若瑟，当她接受了加俾额尔的邀请，要作天主子的母亲时，她自称为“上主的婢女”，以完整的信赖接受了天主所要求她的一切。

当玛利亚一知道她的表姐依撒伯尔将要生子时，便自动前往。当依撒伯尔得到启示，高兴地看出天主全能的大爱出现时，遂大声喊说：“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你的胎儿也是蒙祝福的。吾主的母亲驾临我这里，这是我哪里得来的

呢？看，你请安的声音一入我耳，胎儿就在我腹中欢喜踊跃。那信了由上主传于她的话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路1：42—45）。

天主与人间所订立的新约的光辉已照耀整个世界。上主的预许已经实现。穷人的祈祷得到了俯听。现在轮到上主的婢女，来赞颂天主的伟大慈爱：“我的灵魂颂扬上主”。这一诗歌可说综合了以色列子民的信仰，把以前所有的祈祷歌咏，集了大成：

我的灵魂颂扬上主，

我的心神欢跃于天主，我的救主，

因为，祂垂顾了祂婢女的卑微，

今后万世万代都要称我有福；

因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

祂的名字是圣的；

祂的仁慈世世代代于无穷世，

赐予敬畏祂的人。

祂伸出了手臂施展大能，

驱散那些心高气傲的人。

祂从高座上推下权势者，

却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

祂曾使饥饿者饱餐美物，

反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

祂曾回忆起自己的仁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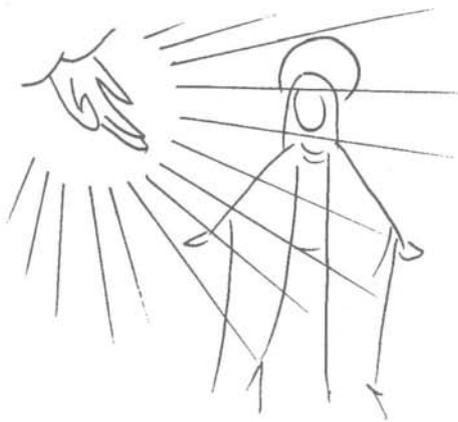
扶助了祂的仆人以色列。

正如祂向我们的祖先所说的恩许：

施恩于亚巴郎和他的子孙，直到永远。

(路 1：46—55)

玛利亚充满了圣神，具有充足的信心，向上主说出了投入她一生的“是”，歌颂了天主为祂的人民所完成的一切伟大事业。有如亚巴郎说出了他的“是”（参阅第二章“亚巴郎动身”），使天主建立了一个民族；同样，玛利亚说出了她的“是”，给了这一民族所等待的救主。为这个缘故，应由上主的婢女来宣布：“祂扶助了祂的仆人以色列”，也由她宣布：“祂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她成了除天主外没有其它依靠的穷人的最后模范。



因了玛利亚，先知们所传报的默西亚的许诺成了活生生的实现：

上主的神临于我身……

祂派遣我向穷人传报喜讯。

(路 4：17—18)

耶稣即借用依撒意亚先知书上的这段话，来说明自己的使命，并使祂的人认出祂是谁。

这位生于穷人中，生活有如穷人，受人轻视，受人压迫的耶稣，“贬抑自己，听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斐 2：8）。就是这位耶稣，这位杰出的穷人，彻底转变了所有受欺压的人、受鄙视的人的命运，大声疾呼说：

“你们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你们的”（路 6：20）。



光启圣经丛书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内部资料准印证(2007)第078号
工本价:每套二册 32.00 元